



Мухомов

普希金文集

高尔基



普希金文集

ПУШКИ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

羅果夫主編

戈賓權負責編輯



時代書報出版社

一九四九年

878.47
760
(482)=3

普希金文集序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 ПУШКИНСКОМУ СБОРНИКУ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俄國大詩人普希金逝世的一百十週年祭，在中國是用兩件大事來紀念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一九四七年的十二月，在上海重建起普希金的紀念碑。這個紀念碑原來是十年前當詩人逝世百年祭時由上海的俄國僑民集資興建的，後來上海淪陷時，銅像為日寇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間所毀，現在上海的蘇聯僑民爲了永久紀念這位大詩人起見，又重募基金，把紀念碑修建起來，並在花崗岩的台座上安放上大詩人的新的銅像。第二件大事，就是我們這本中文的『普希金文集』的問世。這本厚厚的『普希金文集』，將會在中國讀者的書架上佔着一個榮譽的位置。

俄國天才大詩人普希金的創作，已經在全世界的文學運動中獲得了一個廣泛的反響。他的詩作在全世界文學中的意義，也隨着歲月在不斷地增長起來。全世界各民族的新生代，都在普希金的詩作中找到了更新的更新的深度，和發現了這位詩人的偉大創作中與自己的時代相共鳴的永不凋萎的人道主義的思想。這種情形，在中國是更爲顯著。在中國的文學的蒼穹上，普希金、果戈理、奧斯特羅夫斯基、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契訶夫、高爾基等許多人，就像是俄國文學的一個永不會暗淡的星座，在愈來愈明亮地閃着光芒。而普希金作品的中譯，也與年在俱增起來。

普希金在西方的同時代人（如梅里美〔P. Merimee〕、密茲凱維奇〔A. Mickiewicz〕等人）和在東方的同時代人，都曾經明確地講出他們自己的時代對於普希金的詩作的意見。像法國名作家梅里美最初讀到俄文的普希金的作品時，他這樣講過：『俄國語言是爲詩歌而創造的，它異常的豐富，特別是以它所表現的各種色調的精緻性著稱』。又如爲東方各民族所尊崇的十九世紀偉大的土爾克詩人米爾查·費特—阿里·阿洪多夫（Мирза Фетх-Али Ахундов），曾經稱普希金是『詩人神聖的頭頂』。他在自己所寫的一首悼念普希金之死的詩中，這樣描寫出了他和自己內心的對話：

3

4



3 1771 8891 3

「難道你這個對世界無知的人，
竟沒有聽見過關於普希金——這位詩人神殿的頭頂的鼓嗎？
關於這位普希金，全世界的人士，
爲了他活潑地流傳着的詩歌，
曾千百回地響出了讚美之聲。
關於這位普希金，
祇要他還留失掉自己的潔白，
只要他的筆能在它的面上劃上字樣。
在他的幻想裏，
正像在孔雀的動作之中
現着文字的成千種的虹彩的光輝」。

——引自一八三七年拜斯士謝夫（А. А. Бестунев，即瑪爾林斯基〔Марлинский〕）的譯文——

各民族的詩人和作家對普希金的論述，我們可以舉出無窮無盡的來。

究竟是什麼東西組成這位俄國大詩人的文學光榮呢？

這就是他的詩歌天才的偉大的力量，和他的創作的崇高品質。普希金的詩作的這兩個特點，會傳之永世而不朽的。它們對於俄羅斯的人民是永不會凋萎的。各國的民族疆界，也在它們的前面讓開了路，好讓它們更爲全世界各國的讀者所熟悉。

在十九世紀的死氣沈沈的窒息的俄國社會裏面，在沙皇統治的各種條件下（當時俄國人民的命運的決定者，是沙皇和農奴主），俄國的文學會起了一個完全特別的作用。沙皇統治剝奪了人民的一切最基本的政治自由。對國外講，沙皇俄羅斯是「歐洲的憲警」；對國內講，沙皇俄羅斯則是「各民族的牢獄」。在這種情形之下，社會思想只能以掩蔽的形式，在藝術的形象中和典型中，以及在美學問題的討論中表現出來。俄國有教養的社會中的優秀的進步的代表人物，都羣趨向文學。而以許多偉大的文學巨匠爲代表的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本身就形成爲進步的革命民主運動的一條最有力的洪流。無論每一個作家的個人的命運是怎樣不同，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都是這條洪流的一個組成部分。正因爲這樣，高爾基說過：「我們的文學——是我們的驕傲，是我們民族所創造出的最好的東西」。

俄國文學中的許多偉大作家，對文學的態度正像對偉大的社會服務一樣，要求文學必須真實，必須具有崇高的思想性，和充滿對人的愛。

這也就正是俄國文學與詩歌的優點之所在。

『我所以永遠能和人民親近，
是因為我會用我的詩歌，喚起人們的愛心，
在這殘酷的世紀，我歌誦過自由，
並為那些沒落了的人們，祈求過憐憫同情』。

普希金這幾句不朽的詩，成了他的生活和創造的旗幟。這幾句詩，又是俄國文學社會性的崇高傳統的源泉。人道主義就像一條永遠不斷的紅線似的，穿過了自普希金同時代起的許多俄國作家的作品，一直到今天蘇聯的新起的年青作家的作品為止。

十九世紀的俄國作家，以自己的作品，以永不凋萎的美麗的形象，以人道主義的號召，以表現英雄主義與善良情感的榜樣，創造出了偉大的俄國文學——這是俄羅斯人民和全人類的一份無法估價的寶藏。

可是他們生活的悲劇，就在於他們的聲音所傳到的範圍，只限於一個有限的小羣人的圈子。

俄國文學的激情，俄國作家的詩的形象和比喻，是靠了在沙皇及農奴主統治束縛下的千百萬人民愛自由的精神的偉大激發而培養起來的。

普希金是第一位俄國的民族詩人，他不只用人民的主題，他還靠了利用人民的生動的語言而豐富了自己的詩作。普希金奠定了俄國文學中的人民性發展的基礎。在近一百五十年的俄國文學當中，這個富有美、智慧與真實的文學的人民性的原則，把我們的文學更向前推進。

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充滿了對於光明的未來的幻想。它在自己的樸素性中，在與沙皇制度及農奴時代『黑暗的王國』所作的英勇鬥爭中，表現出了自己對自由的摯愛。

由於這些原因，我們的俄國文學，就成為世界文學中一種最愛自由和最人道主義的文學。

俄國文學在外國，特別是在中國的普遍流行，正證明普希金在文學中的傳統，對於世界各愛自由的民族的文學都是接近的。

普希金過去只能幻想：

『我的名聲將傳遍整個偉大的俄羅斯，
它現存的一切語言，都會讚賞我的名字』。

事實上，普希金的詩的敏感，並沒有欺騙了他的期望。假如說，在普希金逝世之後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八十年當中，在沙皇俄羅斯只用十一種語言，出版了將近一千一百萬本普希金的著作，那麼在從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六年的二十九年當中，在蘇聯

就以七十二種蘇聯各民族的文字，出版了三千三百萬本普希金的著作。

在今天的蘇聯，可說是『現存的一切語言』，都在譯着他的名字了。



我們希望這本『普希金文集』，能幫助中國的讀者更深入地認識普希金的作品和他的創作生活的傳記。中國讀者對於普希金的作品興趣，其增長的速度，較之普希金作品的完整的中譯本的出現還更為迅速。作家所寫的研究普希金的著作還很少。同時，以中文繙譯普希金的詩歌的困難，也造成這樣一種情形，就是中國讀者所知道的這位大詩人，主要地還是位散文作家。繙譯普希金的散文，當然比繙譯詩歌容易。正因為這個原因，他的散文作品差不多都已經譯為中文，而他的詩歌作品，則還只譯了很少的一部分。

在這本集子裏，我們企圖用新的譯文和比舊譯較好的譯文，將普希金創作的各個部門都呈現出來。在編印這本集子之前，普希金的詩被各位不同的繙譯者譯為中文的，還不足百首。在我們現在這本集子裏，我們發表了戈實權新譯的他的四十首詩和兩篇故事詩。我們首先想表示出普希金是位詩人。當然這個任務還遠沒有完成，但我們企圖在這本集子當中儘可能地多刊他的詩作，好借此根本改正中國讀者對於這位詩人的一個錯誤的認識。

舊有的普希金作品的中譯，大部分都不是根據俄文，而是由中國的繙譯者根據英文、法文、日文、德文，甚至根據世界語譯出來的。在我們這本集子裏所發表的普希金的作品，都是直接從俄文譯出的。爲了造就普希金詩歌的繙譯者，這是需要好多年的事，因此即使我們的繙譯還不够完美，但我們已向這一個方向前進。像本集中戈實權所譯的許多詩，不僅接近原文和免除了許多文意上的曲解，而更重要的，就是這些詩是基於對普希金詩歌的瞭解而譯出的。第一，當戈實權繙譯這些詩時，並不是根據其他文字的曲解了的譯本，而是根據蘇聯『學院』版的原文；第二，在他繙譯這些詩之前，他先對這位俄國大詩人的創作和傳記作過多年的深刻的研究；第三，這些新譯的詩，是根據他多年來繙譯俄國與蘇聯詩歌的經驗而來的。

我們這本『普希金文集』的第二個特點，——是企圖搜集中國作家及詩人關於普希金的各種論述文字。在編輯這本集子時，我們特別重視『中國作家及詩人論普希金』這一部門。在這個部門裏面，我們第一次搜集了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鄭振鐸、耿濟之、胡風、呂焚等人的文字，和詩人臧克家及景宋所寫的紀念普希金的詩。中國畫家所作的普希金畫像，也是這個部門的一個組成部分。戈實權所寫的『普希金在中國』及『普希金作品中譯本編目』，則將中國年青的普希金的研究作了一個總結。

中國讀者對於俄國文學和普希金的作品興趣是異常濃厚的。我們希望這本文集，在中國普希金學者和翻譯者全面地研究普希金這位大詩人的創作與文學遺產時，能有所幫助。

中國讀者對於普希金的作品愛好與認識，已經達到這樣的程度，就是應該是以完整的譯文來出版他全部不朽的作品的時候了。還在鞏固中蘇兩國的文學交流上，將是更新的一步。

最後在結尾時，我要特別感謝戈寶權先生。沒有他一年來在編輯這本文集的工作中，所表現的那種熱忱和勤勞，那麼這本文集是永不會出版的。

羅果夫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五日於上海

經過將近整年的準備與編譯工作，我們終於能將這本文集呈現在讀者的面前了。在編譯這本文集的過程中，承各位榮譽顧問給了我們許多寶貴的指示，承茅盾、胡風、臧克家、景宋、呂焚若先生為我們撰文寫詩，承沈同衡、戎戈、刃鋒諸先生為我們作畫，又承梁香、水夫、磊然、草嬰等人為我們抽暇趕譯普希金的作品，現特一併在此對他們的幫助表示誠懇的謝意。

羅果夫 戈寶權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普希金略傳

(БИОГРАФИЯ ПУШКИНА)



學生時代的普希金

B. 法服爾斯基作(1935年)

普希金文集

羅果夫主編

戈賓權負責編輯

目 錄

羅果夫 普希金文集序	3
魏列薩耶夫 普希金略傳	(戈賓權譯)10
一 童年和少年時代	11
二 在彼得堡	14
三 在南方	16
四 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	20
五 在沙皇的監護下	24
六 高加索之行	26
七 在莫斯科和波爾金諾	29
八 結婚以後	30
九 被俘於宮廷	33
十 決鬥	38
十一 臨終	41
十二 葬禮	43

一 普希金作品的中譯

詩 選	(戈賓權譯)50
譯者前言	51
我的墓誌銘	53
給娜泰霞	54

玫瑰.....	56
給黛麗亞.....	57
再見吧，真誠的鱗樹林.....	59
致察爾達耶夫.....	60
哀歌.....	62
繆斯.....	63
囚徒.....	64
只剩下我孤獨的一個人.....	65
真誠的希臘女郎呀！.....	66
小鳥.....	67
荒原中的自由底播種者.....	68
蝗蟲飛呀飛.....	70
致大海.....	71
致巴赫切莎拉伊宮的水泉.....	75
給凱恩.....	77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79
酒神祭歌.....	80
冬天的黃昏.....	81
風暴.....	83
先知.....	84
致普希欽.....	86
致西伯利亞的囚徒.....	88
夜鶯.....	90
三泉.....	91
阿里昂.....	92
給奶娘.....	94
美人，不要在我的面前再唱.....	96
預感.....	98
一朵小花.....	100
頓河.....	101
冬天的早晨.....	108
我曾經愛過你.....	108

致詩人.....	106
茨 岡.....	108
回 聲.....	110
夜 鶯.....	111
我又重新造訪.....	113
紀念碑.....	116
長 詩	
茨 岡.....(嬰秋白譯)	121
後 記.....(錫 金)	143
故 事 詩	
漁夫和金魚的故事.....(戈寶權譯)	151
砂師和他的工人巴爾達的故事.....(戈寶權譯)	159
戲劇作品	
波里斯·戈都諾夫.....(林 陵譯)	169
石 客.....(耿濟之譯)	208
散文作品	
驛站長.....(水 夫譯)	235
村姑小姐.....(磊 然譯)	245
暴風雪.....(梁 香譯)	259

二 論 普 希 金

俄國作家及詩人論普希金.....(梁香譯文，葆卷譯詩)	271
萊蒙托夫：悼念詩人之死.....	272
果戈理.....	275
拜林斯基.....	276
赫爾岑.....	278
屠格涅夫.....	280
魏察洛夫.....	282
契爾尼謝夫斯基.....	283
杜勃羅留波夫.....	284
	399

尼克拉索夫.....	284
奧斯特羅夫斯基.....	286
托爾斯泰.....	287
陀斯妥耶夫斯基.....	290
薩爾蒂柯夫·錫且德林.....	291
柯羅連科.....	292
契訶夫.....	292
高爾基.....	292
魏列薩耶夫.....	295
布洛克.....	297
勃留索夫.....	298
盧那恰爾斯基.....	298
馬雅柯夫斯基.....	299

蘇聯作家及詩人論普希金

塞爾吉耶夫斯基 普希金與蘇聯文學.....(章 嬰譯)	302
江布爾 普希金頌.....(梁 香譯)	309
巴格里茲基 普希金.....(林 陵譯)	311

中國作家及詩人論普希金

魯 迅 論普希金與拜倫.....	316
巽秋白 論普希金的『弁爾金小說集』.....	318
耿濟之 普希金與俄國歷史小說之發展.....	320
鄭振鐸 論普希金的長篇小說『甲必丹之女』.....	323
郭沫若 向普希金看齊！.....	326
茅 盾 記列寧格勒的普希金博物館.....	330
胡 風 A. S. 普希金與中國.....	333
呂 焚 詩的氣質.....	338
景 宋 頌普希金.....	342
臧克家 豎立了起來.....	344

中國畫家所作的普希金畫像

沈同衡 普希金像(墨筆畫).....	348-349
戎 戈 普希金像(木刻畫).....	348-349
刃 鋒 普希金像(木刻畫).....	348-349

三 普 希 金 在 中 國

戈寶權 普希金在中國	351
戈寶權 普希金作品中譯本編目	356
編目補遺	381
羅果夫 普希金紀念碑在上海	383
戈寶權 普希金生活與著作年表	391

★

插 圖：

學生時代的普希金（鉛筆畫）	B. 法服爾斯基作	10—11
皇村中學全景		14—15
普希金在皇村中學升級考試時，當眾朗誦其所作「皇村 回憶」一詩（油畫）	И. 雷 賓作	14—15
普希金在卡曼加村參加十二月黨人的集會（鋼筆畫）	Л. 卡爾多夫斯基作	18—19
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全景		22—23
普希金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訪問普希金	H. 蓋作	22—23
拉泰利亞·龔佳羅娃像	A. 布留洛夫作	26—27
普希金在波爾金諾村（墨筆畫）	И. 勒拜爾格作	30—31
普希金夫婦參加宮廷舞會（油畫）	H. 烏里雅諾夫作	34—35
普希金的妻子拉泰利亞·龔佳羅娃（水彩畫）	B. 加烏作	36—37
普希金和丹特士決鬥（油畫）	A. 拉烏莫夫作	40—41
聖山嶽教堂中的普希金的墳墓（石版畫）	A. 卡普倫作	44—45
普希金在夏園中（油畫）	B. 塞羅夫作	48—49
三山村的大櫟樹（木刻畫）	Л. 希任斯基作	58—59
「再見吧，自由的原素！」（油畫）	И. 雷賓及 И. 阿伊索夫斯基作	70—71
「在西伯利亞礦坑的底層」（鉛筆畫）	H. 德米特科夫斯基作	86—87
普希金的奶娘的房子（木刻畫）	Л. 希任斯基作	94—95
莫斯科中心普希金廣場上的普希金紀念銅像（照片）		116—117
茨岡（石版畫）	K. 克里曼曼娃作	126—127

普希金的『茨岡』的手稿	144
程秋白先生的譯稿的第一頁	145
『漁夫和金魚的故事』(木刻畫)	JL. 克拉索夫斯基作 156—157
『牧師和他的工人巴爾達的故事』(木刻畫)	JL. 克拉索夫斯基作 160—161
『波里斯·戈都諾夫』(插圖一)	C. 加拉克傑翁諾夫作 174—175
『波里斯·戈都諾夫』(插圖二)	C. 加拉克傑翁諾夫作 192—193
唐光和唐娜·安娜(銅筆畫)	A. 雅柯布森作 222—223
『驛站長』(其一, 兩幅)	M. 杜勃靜斯基作 238—239
『驛站長』(其二, 兩幅)	M. 杜勃靜斯基作 240—241
『驛站長』(其三, 兩幅)	M. 杜勃靜斯基作 242—243
『村姑小姐』(炭筆畫)	II. 希瑪林諾夫作 254—255
『暴風雪』(炭筆畫, 其一)	II. 希瑪林諾夫作 262—263
『暴風雪』(炭筆畫, 其二)	II. 希瑪林諾夫作 266—267
普希金像(油畫)	B. 特羅比寧作 269—271
普希金像(墨筆畫)	沈同衡作 348—349
普希金像(木刻畫)	戎 戈作 348—349
普希金像(木刻畫)	刃 鋒作 348—349
普希金畫像(蝕銅畫)	B. 馬岱作 350—351
普希金逝世百年祭及一百一十週年祭時的各種請柬與節目單(照片)	352—353
普希金逝世一百一十週年紀念在上海(照片)	354—355
普希金作品的幾種最早的中譯	362—363
普希金逝世百年祭時所出的幾種研究普希金的書刊	368—369
普希金逝世一百一十週年祭時所出的幾種有關普希金的書刊	376—377
被日寇盜去銅像後的普希金紀念碑(照片)	384—385
普希金彫像	B. 多瑪加茲基作 386—387
普希金銅像揭幕典禮(照片)	388—389

ПУШКИ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В. Н. РОГОВА и ГЭ БАО-ЦЮАНЯ

В. Н. Рогов —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 Пушкинскому сборнику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3
В. В. Вересаев —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в переводе Гэ Бао-цюань)	11

1. ПУШКИН В КИТАЙСКИХ ПЕРЕВОДАХ

СТИХИ (в переводе Гэ Бао-цюань)

От переводчика	51
Моя эпитафия	53
К Наташе	54
Роза	56
К Делии	57
Простите, верные дубравы	59
К Чаадаеву	60
Элегия	62
Муза	63
Узник	64
Один, один остался я	65
Гречанка верная!	66
Птичка	67
Свободы сеятель пустынный	63
Саранча летела	70
К морю	71
Фонтану Бахчисарайского дворца	75
К А. П. Керн	77
Если жизнь тебя обманёт	79
Вакхическая песня	80
Зимний вечер	81
Буря	83
Пророк	84
И. И. Пущину	86
В Сибирь	88

Соловей	90
Три ключа	91
Арион	92
Няне	94
Не пой, красавица, при мне	95
Предчувствие	98
Цветок	100
Дон	101
Зимнее утро	103
Я вас любил	105
Поэту	106
Цыганы	108
Эхо	110
Соловей мой, соловейко	111
Вновь я посетил	113
Памятник	116
ПОЭМЫ (в переводе Цюй Цю-бо)	
Цыганы	121
От редактора	143
СКАЗКИ	
Сказка о рыбаке и рыбке (в переводе Гэ Бэо-цюань)	151
Сказка о попе и о работнике его Балде (в переводе Гэ Бао-цюань)	159
ДРАМАТИЧЕСК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 (в переводе Лянь Лин)	169
Каменный гость (в переводе Гэн Цзи-чжи)	208
ПРОЗА	
Станционный смотритель (в переводе Шуй Шу)	235
Барышня-крестьянка (в переводе Лэй Жэнь)	245
Метель (в переводе Лян Сян)	259
II. О ПУШКИНЕ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и поэты о Пушкине (в переводе Лян Сян и Бао-цюань)	
М. Ю. Лермонтов	272
Н. В. Гоголь	275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276
А. И. Герцен	278
И. С. Тургенев	280
И. А. Гончаров	282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283
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	284
Н. А. Некрасов	284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286
Л. Н. Толстой	287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289
М. Е.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291
В. Г. Короленко	292
А. П. Чехов	292
М. Горький	292
В. В. Вересаев	295
А. А. Блок	297
В. Я. Брюсов	298
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	298
В. В. Маяковский	299

Совет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и поэты о Пушкине

И. Сергеевский — Пушкин и 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переводе Цао Ина)	302
Д. Джамбул — Песня о Пушкине (в переводе Лян Сян)	309
Э. Багрицкий — А. С. Пушкин (в переводе Лян Лин)	311

Китай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и поэты о Пушкин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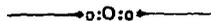
Лу Синь — О Пушкине и Байроне	316
Цюй Цю-бо — О повестях Белкина	318
Гэн Цзи-чжи — Пушкин и развит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романа в России.	320
Чжан Чжань-дэ — О повести «Капитанская дочка»	323
Го Мо-жо — «Смирно! Стоять с Пушкиным!» (Речь на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м собрании, посвященном памяти А. С. Пушкина в Шанхае, 10 февраля 1947 г.)	326
Мао Дунь — Посещение Пушкинского Дома в Ленинграде.	330
Ху Фын — А. С. Пушкин и Китай.	333
Люй Инь — Несколько слов о поэтическом творчестве Пушкина	338
Цэин Сун — На память Пушкина.	342
Цзян Кэ-цзя — Возносится не памятник, а Пушкин сам.	344

Пушкин в рисунках и гравюрах китайских художников

Шэн Тун-хэн — портрет А. С. Пушкина	348-349
Жун Гэ — А. С. Пушкин (гравюра на дереве)	348-349
Жэнь Фын — А. С. Пушкин (гравюра на дереве)	348-349

III. ПУШКИН В КИТАЕ

Гэ Бао-цюань — Пушкин в Китае	351
Гэ Бао-цюань —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перечень китайских переводо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Пушкина	356
В. Н. Рогов — Памятник А. С. Пушкину в Шанхае.	383



Гэ Бао-цюань — Даты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А. С. Пушкина	390
--	-----

魏列薩耶夫
(В. Вересаев)

普希金略傳[⊖]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

一 童年和少年時代

亞歷山大·塞爾格耶維奇·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於一七九九年舊曆五月二十六日(即新曆六月六日)，生於莫斯科。

他的父親塞爾格·勒伏維奇(Сергей Львович)，是一個自舊貴族家庭出身的地主，但不從事經營生產，因而從自己荒蕪的田莊上所得到的進益就非常有限。塞爾格·勒伏維奇生活得很安閑，耽於世俗的享樂。他善於用法文和俄文寫詩，愛好文學，擁有豐富的藏書，主要是法文書籍，並且還和當時許多有名的俄國作家：卡拉姆金(Карамзин)、德米特里耶夫(Дмитриев)、茹柯夫斯基(Жуковский)和維亞

⊖ 魏列薩耶夫(1867-1945)是蘇聯一位著名的普希金學者，編有『普希金在生活中』(«Пушкин в жизни»)及『普希金的友朋』(«Спутники Пушкина»)等書。一九三七年普希金逝世百年祭時，魏列薩耶夫曾寫過一本通俗的普希金傳，流傳非常之廣，並譯為各國文字；後來作者又將這本傳記擴充改寫過，於一九四五年由蘇俄國家兒童文學書籍出版社出版，並得到蘇俄教育人民委員會所舉行的最佳兒童讀物競賽的散文作品的頭等獎。此地所譯的這篇略傳，主要是依據前者，間亦參照後者，略加增補。

柴姆斯基(Вяземский)等人交遊[⊖]。

普希金的母親娜傑伊達·奧西波夫娜(Надежда Осиповна)，是『彼得大帝的黑奴』——阿伯拉姆·漢尼巴爾(Абрам Ганнибал)的孫女[⊕]。漢尼巴爾原是阿比西尼亞一位有權力的親王的兒子，被質於君士坦丁堡，後來再被從那兒帶到俄國來的。彼得大帝給他受了洗禮，加以教育，並且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宮庭裏。因此普希金在外表上，就保有了他這位非洲先祖的很多特徵。

普希金的父母很少關心子女們的教養，他們都是在法蘭西家庭教師的手中撫養大的。普希金對功課既不勤勉而又懶惰，尤其不喜歡數學。但他很早就酷愛詩籍，時常偷偷地鑽進他父親的藏書室，在那兒一連消滅好幾個鐘頭，讀他所能拿到的每一本書。八歲的時候，他就開始用法文寫詩。在普希金的家庭裏，也正像在當時一般的貴族家庭中一樣，法文是家常的語言。普希金從童年時起，法文就比俄文講得更為流利。他是一個聰慧、機敏和頑皮的孩子。他的父母不喜歡他；他也從沒有得過他們的愛撫和同情。

一八一一年，普希金被送到皇村中學(Царское-сельский лицей)去，這是當時在彼得堡近郊皇村(現名普希金城)中專為特權階級子弟新創辦的一所學校。

一年之後，學校的教員和學監們給他作了這樣一個正式的舉行考語：『他有着華而不實的才能，和激情與纖細的但又並不深沉的智慧。……他僅見長於那些不費腦力的功課，因此他的進步就很小……。非常不用功……。機智是有的，但可惜僅用於空談……。生性浮躁』。

這就是普希金一生中給與那些膚淺的和不大深知道他的人們的印象。實際上，他在中學的時代，就已經寫作、閱讀和思索過很多了。像在一八一四年所寫的『小城』(«Городок»)一詩中，普希金就列舉出了許多他心愛的作家的名字。這使得每個人都會驚奇，就是這個十五歲的小孩子是多麼博學。他喜愛的作家，是荷馬(Homer)、魏及爾(Virgil)、荷拉士(Horace)、泰索(Tasso)、莫利哀(Moliere)、拉辛(Racine)、伏爾泰(Voltaire)、盧梭(Rousseau)、巴爾尼(Parny)——在俄國作

⊖ 卡拉姆金(1766-1826)是當時的名作家及歷史家，代表作有悲傷主義的小說『可憐的廢莎』，六卷『一個俄國旅客的書簡』及十卷『俄國史』。

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詩人，寫過很多寓言詩。

茹柯夫斯基(1783-1852)，詩人，曾任皇室的師傅多年，譯有荷馬的史詩，及席勒、司各脫、拜倫等人的作品。創作的詩篇有『史維特羅娜』(«Светлана»)。

維亞柴姆斯基(1792-1878)，詩人及批評家。

⊕ 普希金曾於一八二七年寫過一篇題名為『彼得大帝的黑奴』(«Арап Петра Великого»)的小說，就是講他這位外曾祖父的。

家中，就有傑爾若文（Державин）、馮維辛（Фонвизин）、卡拉姆金、德米特里耶夫和克里洛夫（Крылов）^①。

有幾個同學不喜歡普希金，因為他的嘴尖刻，但他也有許多非常熱愛他的同學。在後一類的同學當中，就有伊凡·普希欽（Иван Пущин，未來的十二黨人）、德里維格男爵（Барон Дельви́г，未來的詩人）和熱狂的維里亞。丘黑里拜克爾（Вилия Кюхельбекер）。普希金對學校當局的態度是完全獨立不羈的，在第一年當中，他就已經成爲學潮的煽動者，結果驅逐掉了一個最不平衆望的學監馬爾丁·皮列茲基（Мартын Пилецкий）。

在中學裏，當時出了幾種手抄的刊物，很多的學生都爲這些刊物寫詩。其中特別出名的詩人有兩個：就是伊里契夫斯基（Илличевский）和普希金。普希金一年比一年地獲得更多人的推崇，同學們都懷着敬意注意着他蓬勃發揚的天才。在中學裏他寫了很多的東西。並且從他初期的試作中，識者就感覺到 he 像是一頭年青的鷹，充滿信心地展開自己強有力的雙翼，準備直飛雲霄。

一八一五年正月八日，中學裏舉行了一次低級生從初級班升至高級班的公開考試。在參加這次考試的貴賓中，就有一位十八世紀俄國最有才能的詩人——老前輩傑爾若文。普希金被點名召進去。他站在離傑爾若文只有兩步遠的地方，朗誦他用傑爾若文愛國頌歌體寫成的『皇村回憶』（«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Царском Селе»）。這首詩引起了全場人的興奮。傑爾若文眼睛裏含着眼淚，衝出來想吻這個孩子。可是羞澀得不知所措的普希金早已逃跑掉了，傑爾若文就讀道：

『這就是那將要接替傑爾若文的人！』

普希金這時也日益開始引起當時著名的作家們的注意。卡拉姆金、巴丘希柯夫（Батюшков）^②、茹柯夫斯基和維亞柴姆斯基公爵，都對他抱有很大的希望。一八一六年春天，卡拉姆金的和維亞柴姆斯基公爵，還有普希金的叔叔——詩人華西里·勒伏維奇·普希金（Василий Львович Пушкин）^③，一同去參觀皇村中學。他就把普希金叫到自己面前來，說道：

『你要像一頭鷹翱翔呀，但不要在途中停止飛行』。

① 傑爾若文（1743—1816），俄國十八世紀著名的抒情詩人。

馮維辛（1745—1792），俄國十八世紀的名劇作家，代表作有喜劇『旅團長』及『未成年者』。

克里洛夫（1769—1844），俄國大寓言作家。

② 巴丘希柯夫（1787—1855），詩人。

③ 華西里·勒伏維奇·普希金（1701—1830），曾以幽默詩『危險的敵人』聞名。

在小學的高級班時，普希金認識了駐紮在皇村的騎兵近衛團中的幾個軍官。近衛團中大多數的軍官，對政府都抱着極端反對的態度。經由這些軍官，普希金就讀到了當時的祕密的宣傳品。

其中有一個軍官，對於他有很大的影響，這就是後來出名的一個傑出的思想家和特別有修養的人——察爾達耶夫（П. Я. Чаадаев）^①。他在當時充滿革命情緒，在普希金的政治教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察爾達耶夫對於普希金的教育和思想的發展上，都有很大的影響。據普希金一位同時代人的看法，他在這一方面所給與普希金的，要比整個中學時代所給與他的還多。

一八一七年六月，普希金和他的同學們就從皇村中學畢業了。

二 在彼得堡

普希金作爲一個成績不很優良的學生從中學畢業，只得到十等文官的官銜。（成績優良的，在畢業時可以得到九等文官的官銜）。他被派到彼得堡的外交部去服務，年俸七百盧布。在當時，年青的貴族們供職，只是掛個空名：他們什麼事也不做，差不多完全不到差辦公，他們這樣供職，只不過是爲了升官而已。因此，普希金有的是空閒時間。

他的父母在幾年之前遷居到彼得堡來，普希金就與他們一同住在卡林金橋（Калинкин мост）附近的楓塘卡（Фонтанка）。由於親戚的關係和交遊，他就側身到當時上流社會的上層人的圈子裏去。在這種上流社會裏混，就需要化錢；他的微薄的薪俸是不夠用的。而他父母的境況，正像往常一樣地貧困。再加上他的父親又是小處着眼吝嗇成性。

普希金這時候沒頭沒腦地投身在彼得堡沸騰的社會生活裏。他在舞會上跳舞，鬧戀愛，好游蕩。喝起酒來，總要充身漢，表示不落人後。還又盛氣凌人地去向人家挑戰。在戲院裏，他就像他後來所寫的詩體小說『葉甫格尼·奧尼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裏的主人公與奧尼金一樣，『踏着人家伸在座位當中的腳上』，或者就站在一排排的座位中間，擋住觀眾的視線，要是有人請他讓開，他就口出粗言。他可以爲了每一件極小的事情向人家挑戰決鬥，但在大多數的場合都因爲他的朋友的調解了事。同時，他和遷居到彼得堡來的察爾達耶夫又一同消磨了許多夜晚，和他討論各種最嚴肅的問題，或者就訪問卡拉姆金，以他的智慧和博學啓動在座的人。

① 察爾達耶夫（1794—1856），是位哲學家及政治家，曾著有『哲學書簡』，發揮反對沙皇暴政的思想。普希金後來曾寫過『致察爾達耶夫』一詩獻給他。



上圖：皇村中學全景

下圖：普希金在皇村中學升級考試時，當眾
朗誦其所作「皇村回憶」一詩。

И. 雷裏作(1911年)

最奇怪地，就是他怎樣還有那麼多的時間來寫作，並且還又寫得很多。他一章接着一章地完成了『羅斯朗和露德米拉』（«Руслан и Людмила»）和寫了許多抒情詩。老作家們都懷着狂喜的心情，注意着他的天才的迅速發展。茹柯夫斯基這樣寫給維亞柴姆斯基道：『驚人的天才！是怎樣的詩呀！他的天賦像魔鬼一樣地苦惱着我！』

一八二〇年三月，普希金完成了『羅斯朗和露德米拉』。這個詩篇的出版，成為當時文壇上的一件大事。輕快而典雅的詩句，畫面的藝術性，性格描寫的清楚明晰，樸素、不加修飾而又不避用最『通俗化』的表現的語言，——所有這一切，都是俄國詩歌中一個完全異乎尋常的現象。

可是同時，暴風雨已經聚集在普希金的頭頂上。沙皇亞歷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的政策，愈來愈反動。內政部的頭目是阿拉克契耶夫伯爵（Граф Аракчеев），他幻想把俄國變成一所兵營。國家因為不斷的戰爭而日益貧困。那些參加過國外戰役的青年將校，尤其是到過在不久之前剛發生過資產階級大革命的法國的人，他們有機會可以看到西歐較為自由的政治制度。這就引起了他們對於政府抱着一種極端敵視的態度。在自由主義的貴族當中，就產生了許多以限制專制政體為宗旨的祕密集社。普希金本人就正像一個敏感的回響似的，反映出了社會中這種反抗情緒。他把他的許多的諷刺詩撒到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和他的奴才們的頭上去；在『自由頌』（«Вольность»）當中，他對那些自稱為『蒙上帝的恩惠』的統治者沙皇們說道：

『君主們！授與你們皇冠和寶座的
是法律，——而不是大自然——
你們站在人民之上，
但高過你們的是永恆的法律』。

在『鄉村』（«Деревня»）一詩中，普希金用明顯的色彩，描繪出農奴生活的可怕情況。他又這樣寫給察爾達耶夫：

『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
就要上升，射出光芒，
俄羅斯要從噩夢中甦醒，
並在專制暴政的廢墟上，
將會寫上我們姓名的字樣』！

這幾行詩句相互傳抄立即迅速地傳遍了全俄羅斯。甚至軍隊中稍識幾個字的旗手，沒有一個人不讚賞這幾行詩。

最後，他的自由的詩歌終於傳到政府裏面去。彼得堡的總督米洛拉多維奇伯爵（Граф Милорадович）就把普希金召到自己面前來。普希金去了。米洛拉多維奇當

密地詢問，命令警察局長去搜查他的住宅。普希金曉得還是怎麼一回事，就說道：

「伯爵！你這樣做是枉然的。那兒你找不到你所要的東西！還是拿紙筆來給我吧，我在此地都給你寫出來」。

普希金坐下來，寫出了自己所有非法的禁詩。

事態急轉直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決定把普希金充軍到西伯利亞去，或者是把他囚禁在白海孤島上的索洛維茲基修道院（Соловец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裏。普希金的許多朋友都為之驚愕。由於卡拉姆金和茹柯夫斯基兩人奔走的結果，才改變了把普希金充軍到西伯利亞或是索洛甫柯夫島的決定，而把他改送到南俄的葉加傑林諾斯拉夫（Екатеринослав——現名聶泊彼得羅夫斯克〔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去，在南俄殖民總督英索夫將軍（Генерал Инзов）麾下服役。

一八二〇年五月六日，普希金就離開了彼得堡。

三 在 南 方

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額耶夫斯基騎兵上將（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аевский），是拿破崙戰爭時期中的一位著名的俄國將領，這時正從彼得堡出發，到高加索礦泉區去旅行。伴着他同行的，是他的兩個小女兒和幼子——近衛騎兵團的大尉尼古拉（Николай）。普希金在彼得堡時，就和額耶夫斯基一家人相識，而和尼古拉結交為朋友，則是當他還在皇村中學讀書時的事，當時近衛騎兵團正駐紮在皇村當中。

這家人在葉加傑林諾斯拉夫停下來休息。尼古拉知道普希金被放逐到當地，就出去尋找他。結果他在城市近郊一家可憐的猶太人的陋舍裏找到了他。普希金正患瘧疾，鬍鬚滿面，蒼白而又瘦削地躺在一張板凳上。在這種情況下，他給了尼古拉一個非常傷感的印象。普希金本人也因為高興而流出眼淚來。

額耶夫斯基將軍得到了英索夫的允許，就帶着普希金一同到高加索去了。

普希金和額耶夫斯基一家人在礦泉區度過了整個夏天，洗礦泉；八月初，應額耶夫斯基一家人的邀請，又隨着他們到克里米亞（Крым）去，和他們同在占爾諾夫（Гурзуф）過了三個星期，——這三個無限幸福的星期，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九月初，普希金跟額耶夫斯基將軍離開了占爾諾夫。這時候，英索夫將軍的辦事處已經由葉加傑林諾斯拉夫遷到拜沙拉比亞（Бессарабия）的吉辛達夫（Кишинев），普希金就向當地出發。在旅途中，他又發了瘧疾的毛病；行經巴赫切沙拉伊（Бахчисарай）時，病得很厲害，可是他還扶病遊覽了可汗的皇宮和有名的「淚泉」（«Фонтан слез»），九月二十一日就到達吉辛達夫。

南方軍的一個師團的參謀部，當時正駐紮在吉辛遼夫。師長就是秘密集社『幸福會』的會員米哈伊爾·費多羅維奇·奧爾洛夫將軍（Генерал Михаил Федорович Орлов）。他在自己的各國隊裏，實行所謂蘭卡斯特制（Lancaster）的教練法，極力反對體刑。普希金得到奧爾洛夫將軍的熱烈歡迎。他在這兒認識了奧爾洛夫師團的許多軍官，其中有不少非常聰明而富有才能的人。像烏拉地米爾·費多塞耶維奇·賴耶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Федосеевич Раевский，與賴耶夫斯基將軍並無親戚關係），就是這些軍官當中一個最傑出的人物。他也是『幸福會』的一個會員。他是一個非常有教養的人和不屈不撓的革命家，在俄國，他是第一個人在士兵中間進行革命宣傳工作的人，雖然還在當時並沒有列為秘密集社的策略工作之一。

『幸福會』共分為兩派：一派的中心在彼得堡，另一派的中心在南方的杜爾欽（Тулчин），就是南方軍總部的所在地。彼得堡的北方派，反映了自由主義貴族階級的情緒，他們希望能有一個保持貴族特權和地主土地所有權的憲法。比較激烈的南方派，則主張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完全取消貴族的特權，在政治權利上則是一切人民平等。

南方派的領袖是派斯傑里上校（Пестель）。當他到吉辛遼夫城來的時候，普希金方在當地和他相見。一八二一年四月九日這一天，普希金在日記中寫道：『我和派斯傑里一同消磨了早晨的時光。……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富有獨創智慧的一個人』。

普希金又有好幾次從吉辛遼夫到基輔去，訪問賴耶夫斯基將軍母親的富庶的領地卡曼加村（Село Каменка）。她再嫁後所生的兒子華西里·勒伏維奇·大衛多夫（Василий Львович Давыдов），是南方派的一個最活躍的份子，就住在當地。每年在十一月底時，秘密集社的所有會員就假借慶祝他母親的生日（十一月二十四日）的名義，到卡曼加來集會。普希金有一次偶然碰到這樣的集會，並且又重新見到過去在彼得堡相識的雅庫希金（И. Д. Якушкин）。雅庫希金也是秘密集社的一個積極的活躍份子。

和當時這些卓越的革命份子的來往接觸，對於普希金的政治發展是有很大的益處的。他的反抗情緒更加堅強起來，而當時在歐洲所發生的事情，也給了他以鼓勵。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那波里已經燃起革命之火，希臘也起來反對土耳其。普希金狂熱地注意着希臘人民的起義，並且夢想自己也參加進去。

一般地講起來，普希金從沒有像這個時期這樣充滿革命的情緒。他寫道：

『你，狂風，暴雨，掀起巨浪，
摧毀那死亡的堡壘吧——
你，雷雨，那自由的象徵，正在那兒？』

高飛過不自由的水浪上吧』。

在吉辛遼夫時，普希金寫了一首革命詩『短劍』（«Кинжал»），號召實行革命的恐怖手段。他的另一首辛辣地諷刺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詩——『在鼓裏長大的……』（«Воспитанный под барабаном……»），也是在這個時期中間寫成的。普希金還草成了一個劇本的計劃，在這個劇本裏寫一個主人在賭牌時怎樣輸掉了自己忠心的老僕人；他又開始寫一篇爲了偉大的新城（Новгород）的自由解放而鬥爭的傳說中的戰士——瓦傑姆（Вадим）的詩篇。在表示個人對於政治的意見時，普希金也正像在彼得堡一樣，絲毫不謹慎。秘密偵探們就向彼得堡報告，說『普希金公開地，甚至在咖啡館裏，不只是罵軍官，而且還要罵政府』。

普希金雖然在觀點上和情緒上，接近秘密集社，但他自己並不是它的一員。後來那裏在革命運動史上以十二月黨人聞名的許多陰謀者，從沒有一個人把秘密告訴普希金；一方面是大家都害怕他的輕率和不謹慎，另一方面是大家都愛惜他的偉大的天才，認爲他用他的筆就足夠爲他們的目的盡力了。

普希金在彼得堡的朋及們，都儘力爲他設法，想將他從吉辛遼夫調到另一個文化較高的城市裏去。正在這時候，一位有教養的人物伏隆卓夫伯爵（Граф М. С. Воронцов）被任命爲奧德薩總督。由於俄國歷史家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屠格涅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Тургенев）的轉說^①，外交部長就把普希金從吉辛遼夫調到奧德薩去，而伏隆卓夫也允許做他的保護人，並給他的天才以最適宜的發展條件。

普希金懷着愉快的心情拋開了吉辛遼夫，首途到奧德薩去。伏隆卓夫伯爵非常殷勤地招待他，並邀他常去看他，介紹他和自己美麗的妻子弗麗薩威泰·克莎威勒夫娜（Елизавета Ксавьерьевна）相識。在普希金的前面，又重新敞開了他所喜歡的上流社會的大門。

普希金的經濟情況並不很好。他在伏隆卓夫伯爵的辦公廳供職，每月的薪俸不過五十八盧布多一點。由於普希金不善於節用，在他生活的那種闊場面中，這一點兒的錢當然是不夠的。

環境又逼得普希金走上一條在當時貴族作家認爲新而又不屑走的路。在普希金所屬的這個有錢的貴族社會中，靠自己的文藝作品來賣錢，被視爲是件可恥的事。這就等於說是『出賣靈魂』。普希金堅決地反對這種貴族的成見：『靈感不能出賣，但可以出賣文稿』，——這是他的一句名言。

普希金在南方時，寫了很多的東西。這時候，正像他自己所承認的，『因爲拜倫而發了狂』。

^① 屠格涅夫（1784—1845），史學家及考古學家。



普希金在卡曼加村參加十二月黨人的集會

Л. 卡爾多夫斯基作(1934年)

他的『高加索的囚徒』（«Кавказский пленник»）、『巴赫切沙拉伊的水泉』（«Бахчисарайский фонтан»）、『強盜兄弟』（«Братья-разбойники»）等詩篇，都是在拜倫的影響之下寫成的，並且描繪出了許多具有狂烈的熱情和深遠的體驗的憂鬱迷人的英雄人物來。在當時，醉心於拜倫已成爲一種普遍的時尚。普希金用美的詩句，和充滿了華麗與明顯的藝術畫面而寫成的詩篇，會獲得很大的成功；批評界狂熱地讚揚他，讀者把他的詩都熟記在心裏。普希金的名聲一年一年地增長起來。當在奧德薩時，他就開始了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詩體小說『葉甫格尼·奧尼金』。

到奧德薩來訪問普希金的許多吉辛遜夫的朋友們，都覺得他一個月一個月地愈來愈加陰鬱和易怒了。他和伏隆卓夫伯爵的關係，非常不融協。在當時的俄國行政長官中，伏隆卓夫伯爵是以自己的教養、精力和才幹出色的。但他是個陰謀家和過度的自私自利者，冷酷而又背信，充滿了繁瑣的自尊，愛河談和詭譎。在伏隆卓夫的衙門裏，普希金只是一個小吏，但他却保持着獨立的身份，要求平等的待遇，不肯阿諛伏隆卓夫，不像其他那些專門挑選的訓練優良彬彬有禮的青年官員們那樣討他歡喜。伏隆卓夫就開始對普希金表示冷淡和傲慢。

一八二四年五月，伏隆卓夫把普希金當作自己衙門裏的一個屬員，給了他一個正式的委任狀，派他到各縣去搜羅有關發現蝗蟲的消息，並設法把它們消滅掉。普希金差不多氣得發瘋。這就是說，伏隆卓夫想把他變成一個真實的官吏。普希金拒絕這個任命。他的朋友們都勸他不要這樣做。普希金就動身了，當他回來的時候，據說他向伏隆卓夫作了這樣的一個報告：

『蝗蟲飛呀飛，
飛來就落定，
落定一切都吃光，
從此飛走無音訊』。

普希金立刻就提出了辭呈，決定此後靠文學寫作來生活。

充軍者的不自由的生活，伏隆卓夫的壓制，由於檢查制度而無寫作的自由，——所有這一切，都逐漸使得普希金決意逃出俄國。他準備乘船潛逃到君士坦丁堡去。有幾個朋友幫助着他。但是由於某些原因，這個逃跑的計劃終於未曾實現。

因爲普希金是在外交部正式供職的，他的辭職書就轉呈到彼得堡去。可是同時伏隆卓夫也沒有忽視這件事。他接二連三地送了許多關於普希金的謠報到彼得堡去。他竭力想使得政府相信：奧德薩的社會對於普希金是絕對危險的，它能使他沾染了『迷誤和危險的思想』，最好是使普希金遠離他的崇拜者的河談，因爲這些人擾昏了他的頭腦，使得這個年青的人相信他是一位傑出的作家，其實『同時，他不過是拜倫爵士的一個淺

薄的換做者，至於這個作家也很少有益處可說』。

普希金靜候着附職書的批准。但在他頭頂上的烏雲，是愈來愈濃密了。莫斯科的警察局長截留了他寫給朋友的一封信，因為他在這封信中寫了一些不相信有上帝的存在和靈魂不朽的話。同時伏殊卓夫也接到彼得堡的命令：普希金行爲不端，立即撤職，並押送到普斯科夫省（Псков）他父母的領地，交由當地長官監視。當人家把沙皇的命令拿給他看時，普希金茫然不知所措。這個命令的嚴厲，也使得他所有的朋友感到驚訝和憤慨。一八二四年七月三十日，奧德溫的衛戍司令就把普希金解送到普斯科夫省去了。

四 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

普希金啓程了，依照官廳的命令，沿途任何地方不得停留，這樣在八月九日他就到了他父母的領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Село Михайловское）。

在這個鄉村裏，世和他的老奶娘河林娜·羅地翁諾夫娜（Арина Родионовна）孤獨相處地度過了將近兩年，他早晨起身後先以冷水沐浴，然後就坐下來寫作。午飯吃得晚，飯後出去騎馬。晚上因爲煩悶就獨自一個人打彈子，或者是聽老奶娘講故事。有一次他愉快地寫給他的朋友們道：『那些故事是多麼美麗呀！每一個故事都是一首敘事詩……。奶娘——這就是泰靜雅娜的奶娘的原身[⊙]。她是我唯一的女友，只有和她在一起時我才不寂寞』。

遇逢節日時，普希金有時就穿上俄國式的紅襯衫，腰裏繫一條皮帶，到鄰近的聖山教堂（Святогор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的市集上去；和盲眼的乞丐們坐在一起，聽他們唱關於拉撒路[⊙]或是堤者河[⊙]的聖歌，並且還把它們記錄下來。

普希金和鄰近的地主們不往來，只結識了鄰村三山村（Село Тригорское）的女地主普拉斯柯維亞·亞歷山德羅夫娜·奧希泊娃（Прасковь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Осипова）。她的年紀已經不小了，但却非常有教養和聰穎。普希金非常愛她，終身都和地保持著友誼關係。

普希金因爲憂鬱和寂寞而苦惱着。他一向是喜歡熱鬧、活動、上流社會和緊張的智識氣氛的。他從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出來的信都寫滿了這一類的話：『我得了憂鬱症，我的頭腦裏一點兒思想都沒有』，『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對於我是太氣悶了』，『我們這裏時常下雨，刮風，樹林喧響着，喧鬧而又寂寞』等等。他心裏極端怨恨政府不斷的迫

⊙ 泰靜雅娜（Татьяна）是普希金所寫的詩體小說『葉甫格尼·奧尼金』中的一位女主人公，普希金就將自己的情願的形象，都體現在泰靜雅娜的這位奶娘的身上。

⊙ 出典自『聖徒』、『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害，把他從這處地方放逐到另一處地方去。於是在普希金的面前，又重新浮現出那個作為唯一出路的逃到外國去的思想。

一八二五年正月月中旬，普希金在中學時代的老同學伊凡·伊凡諾維奇·普希欽（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Пушкин）^①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來探望他。他是清晨到的。普希金從窗裏看見這位老友의來臨，還沒有穿好衣服，僅僅著了一件睡衣就冒着嚴寒去迎接友人。他們兩個人都因為這次相見異常地高興。普希欽帶了一本格里波耶多夫（Грибоедов）的喜劇『聰明誤』（«Горе от ума»）的手抄本^②，給他的朋友作禮品。在午飯之後，他們就坐下來朗誦這個劇本。

他們的談話也涉及到秘密結社。普希欽是秘密組織北方派中的有力的份子。在這之前，他是把自己參加秘密結社的事情掩瞞着普希金的。現在他隱約地暗示了他：他是秘密結社的一員。普希金激動得從椅子上跳起來。他回想起他吉辛達夫時代的朋友賴耶夫斯基少校，被監禁在梯拉斯波爾斯克堡壘裏已經五年了，但他們從他的嘴裏還不出什麼口供來。

「不錯，這一切都和賴耶夫斯基少校有關！」普希金叫道。接着他平靜下來，又再補充說道：「不過，親愛的普希欽，我並不勉強你說出來。也許，你是對的，你不能信任我。的確，我有許多輕舉妄動的地方，不值得你信任」。

他們一直坐著談到深夜。普希欽的馬已經備好。兩個朋友互相擁抱告別——從此就永遠分別了。這一年的年底，就是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的起義之後^③，普希欽被逮捕，充軍去做苦役。

鄉村中的那些平靜而寂寞的生活的歲月，對於普希金的創作是非常有益的。他寫了很多的東西，對自己的要求也更大了，他這樣說道：「我覺得，我的實力已達到了全熟的程度，我可以創作了」。

一八二四年十月，普希金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完成了他在南方就已經開始的長詩『茨岡』（«Цыганы»）。他在這個村子裏，又完成了一部化了很多時間和心血的大作

① 普希欽（1793—1839）是位十二月黨人，於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彼得堡起義失敗後被捕，監禁，判處二十年苦役徒刑，充軍至西伯利亞。後曾寫有『關於普希金的雜憶』（«Записки о Пушкине»），記述他們學生時代的生活和這次會晤。

② 格里波耶多夫（1795—1829），俄劇作家，以諷刺俄國貴族社會的喜劇『聰明誤』聞名。這個劇本係作於一八二二年至二三年間，在當時未得檢查當局的通過，只能以手抄本秘密流傳於讀者之間。

③ 即指十二月黨人的起義。這次起義不幸被沙皇的饑餓所鎮壓，五個主要的領袖被處絞刑，其他很多的人都被判處徒刑，充軍到西伯利亞去做苦役。

品——歷史悲劇『波里斯·戈都諾夫』（«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在這之前的俄國文學中，是無所謂悲劇的。劇場完全是靠了『俄國拉辛們』^①所寫的一些小玩意兒來維持場面，——這都是些模倣法國偽古典主義形式而沒有任何藝術價值的作品。普希金主張要把戲劇推動到莎士比亞所開闢的道路上去。他寫道：『我堅決地相信：我們陳舊了的戲劇形式，需要加以改造，因此我就按照我們鼻祖莎士比亞的體系來寫自己的悲劇』。『我模倣莎士比亞的地方，是在他對於人物的自由與寬廣的性格描寫，是在於典型的平凡而單純的配合，以及樸素性……』。『我深信，對於我們的戲劇最適切的，是莎士比亞戲劇的人民原則，而不是拉辛悲劇的宮廷風習』。『時代的精神，需要在活劇舞台上有很大的轉變』。

一八二五年秋天，普希金完成了『波里斯·戈都諾夫』。他對自己高聲朗讀了一遍，然後拍手高興地叫道：『啊呀呀，普希金呀！啊呀呀，你這個狗崽子呀！』

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的時候，普希金繼續寫作在奧得薩就已經『始』的『葉甫格尼·奧尼金』。他完成了第三章，開始寫第四章和第五章。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中旬他化了兩個早晨的功夫又寫好長詩『魯林伯爵』（«Граф Нулин»）。

一八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舊歷），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突然逝世。他的繼承人本該是他的兄弟康斯坦丁（Константин），但他早已就放棄了繼承皇位的權利。可是不知爲了什麼原故，這件事始終是保持着秘密的。於是就應該由再次的一個兄弟尼古拉（Николай）來繼承。軍隊最後對康士坦丁宣誓，尼古拉本人也對他宣誓過；繼而他們又向尼古拉宣誓。秘密集社的會員就決定利用這次所發生的混亂局面，舉行軍事政變來達到限制或者甚至是推翻沙皇政權的目的。他們就暗示軍隊，說康士坦丁是被迫離位的，在十二月十四日這一天，就率領軍隊到元老院廣場（Сенатская площадь）去反對尼古拉。可是這次起義，終爲尼古拉的砲火所鎮壓。

新皇的登位頗引起了普希金心中極大的希望。他決定呈請准其自由。可是選在這個時候請求是並不適當的。不錯，普希金本人並不是秘密集社的一員。但在差不多所有被捕的人身上，都有着他所寫的革命詩歌。根據所有這些文件，政府就非常清楚地看出：在這次起義的準備醞釀上，普希金是起着很大的煽動作用的。大家也許覺得奇怪：爲什麼當時他們竟沒有議到普希金，爲什麼沒有把普希金作爲這次運動的最危險的鼓動者而加以懲罰？據說是因爲卡拉姆金和茹柯夫斯基兩個人想拯救普希金，就向沙皇尼古拉提議，最好是設法把普希金爭取到自己的一邊來，利用他的筆來作有利於政府的事情。因此，沙皇就接受了普希金的請求書。

謀叛案已經審訊結束。五個主要的十二個黨人被處絞刑（其中有派斯傑里和李列耶

① 拉辛（Jean Racine 1639—1699），法國偽古典主義的劇作家。



上圖：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全景

下圖：普希欽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訪問普希金，
坐於後方者為普希金的老奶娘。

H. 畫作(1875年)

夫〔Рылеёв〕)⊖，一百多個人被充軍到西伯利亞去做苦役。普希金和大部份處絞刑的人都相識，並且還認識很多被充軍的人。這些人被處嚴刑，在普希金的身上留下了一個震駭的印象。他這樣寫道：『處絞刑的人都被絞決了，但是一百二十個朋友、兄弟和同志去做苦役，那也是可怕的』。在這件事發生之後很久，普希金又在自己的原稿上加了一個紋架，上面掛了五個人的屍體，並且若有所思地寫着：『我也會……』『我也會……』。

一八二六年九月三日，普希金在三山村的隣人家裏消宵了一晚。天氣非常好。普希金很愉快，和姑娘們一同散步；夜晚十一點鐘的時候，她們才沿着大路把普希金送回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第二天黎明時，普希金的老奶娘阿林娜·羅地翁諾夫娜就披頭散髮，驚慌失色和流淚滿面地奔到三山村去。她告訴他們，該夜裏面有一個人騎馬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來，也不知道是軍官還是士兵，把普希金帶到什麼地方去了。

就在這時候，普希金正和沙皇的傳令兵乘着馬車向莫斯科急馳而去。他們日夜趕程。九月八日就到了當地。他們既不讓普希金休息一會兒，也不讓他換一換衣服和剃一剃鬍鬚，就把這位忍受着飢寒和滿身污泥的普希金，一直帶到皇宮中尼古拉的書房裏去。

沙皇尼古拉非常仁慈地接待了他。接着在他們之間就是一場很長的談話。沙皇問他：

『普希金，假如你在彼得堡，你也會參加十二月十四日的那次起義嗎？』

普希金大膽地回答道：

『一定的，皇上。我所有的朋友都參與事謀，我不會不參加的。只因為我不在當地才得免於難』。

尼古拉又問起他的思想方式是不是改變啦，假如給他自由的話，他能不能改變他的思想和行動。普希金沉默了很久，最後允諾了。

沙皇又問道：

『你現在寫什麼呢？』

『差不多什麼都沒有寫，陛下，因為檢查太嚴厲了』。

『那你為什麼要寫檢查通不過的東西呢？』

『檢查也不放過那些最無辜的東西』。

『噯，好吧，那麼我自己來當你的檢查官。把你所寫的東西都送到我這兒來』。

沙皇挽着在激動中的普希金的手，走出了書房，並且向那些聚集在旁客廳裏的侍臣們說道：

⊖ 李列耶夫(1793-1826)，十二月黨的名詩人，於一八二六年七月十三日被處絞刑。普希金非常稱讚他的作品。

『諸位先生們！還是一位新的普希金。讓我們把舊的忘掉吧』。

但還不過只是尼古拉的一些空話。普希金的一切行動都證明出，他並沒有成爲『新的』。

在請求書裏，普希金講到自己的『真誠的改悔』，但他並沒有背棄他的過去，沒有責備他的朋友，也沒有對沙皇的寬仁表示感激，而是在勸搖着、懷疑着……。

很明顯地，他永不會變成一個傑爾若文，卡拉姆金或是茹柯夫斯基^①，沙皇也永不能安心對他表示信賴。

五 在沙皇的監護下

普希金獲得了自由之後，就在莫斯科定居下來。莫斯科狂熱地歡迎着普希金。當他第一次在戲院裏出現時，各排的座位上都發出了一陣轟響，重複叫着他的名字；所有的視線，所有的望遠鏡都對着他，誰也不聽着舞台了。在各種集會和舞會上，全部的注意也集中在他身上，婦女們包圍着他，不斷地跳着科梯翁舞或是瑪茹爾卡舞^②。每天早晨，普希金的會客室裏都擠滿了訪問者。全城都知道他，全城都對他感興趣。最出名的人，都以和他相識爲榮。

此後的幾年當中，普希金有時住在莫斯科，有時住在彼得堡。他醉心於大都會的享樂。同時，他還寫作得非常多。『葉甫格尼·奧尼金』一章接着一章地寫出來。一八二八年陰霾多雨的秋天，在兩三個星期中間他就寫成了『波爾泰瓦』（《Полтава》）全詩。的確，當他寫這首長詩時，是『充滿了香醇與沉醉的心情的』。他天天不斷地寫。甚至在睡夢中也呼着詩句，因此他有時在夜裏從床上跳起，立刻就在黑暗中把它們寫下來。凡是來不及寫成詩句的構思，他就先用散文寫出來。然後再仔細地分章斷句，塗改，重寫，又再塗改。一句話，普希金對於自己的作品是下過很多功夫的。他的原稿上，縱橫地塗滿和寫滿多次修改過的字句。

自從放逐歸來之後，普希金對於沙皇和政府的關係，務求做到不至於引起任何非難。不管他當時對於專制政體的真實態度怎樣，但決沒有給沙皇以口實，疑惑他是一個政治上的嫌疑犯。可是沙皇尼古拉一世對他仍然是極不信任。普希金不久就確信沙皇尼古拉一世賜給他的那些『仁慈』是完全虛幻的。這些仁慈，從普希金身上剝奪了甚至是一個普通人所能享受的一切權利。

① 這三個人俱是當時的宮廷文人，故有此語。

② 科梯翁（Cotillon），是種法國式的八人四班的跳舞。瑪茹爾卡（Mazurka）是種流行的波蘭舞。

普希金和沙皇之間的中間人，就是當時直屬朝廷的著名的「第三科」的主任官——憲兵長官班肯多夫將軍（Генерал Бенкендорф），他是沙皇最親信的人。在莫斯科時，普希金在他的朋友之間讀了他所寫的『波里斯·戈都諾夫』。班肯多夫那裏立即送來一個通知，說事先沒有經過沙皇的審查，普希金無權用任何方法『傳播』自己的作品。由此可知，普希金似乎比其他任何人處在一種更為優越的地位，實際上他得不到事先的批准甚至就不能向自己的朋友誦讀自己的作品！

為了沃意將『波里斯·戈都諾夫』付印，普希金就把自己的劇本送給沙皇審查。他很快地得到了班肯多夫的通知，說皇上非常高興地讀了他的劇本，並且在簽奏上寫下了他對於這個劇本的意見：

『我認為，假如普希金先生把他的喜劇加以必要的修削，改成類似華爾透·司各脫（Sir Walter Scott）的歷史小說或是說部，那麼他的目的就能完全達到了』。

這位愚昧無知的沙皇，竟想向這位詩人建議，按照他的指示來改造他的天才的作品。假如我們還記得，普希金寫『波里斯·戈都諾夫』的主要目的，是在於改造俄國的戲劇，那我們就可以知道沙皇的這個愚蠢的意見是多麼滑稽可笑了。不久之前我們才弄清楚，原來尼古拉甚至沒有讀過這個劇本，而是班肯多夫交給自己辦公廳裏的人寫意見的；根據各種材料推測，這個意見是當時在第三科供職的一位專事告密的新聞記者布爾加林（Булгарин）所寫的。尼古拉就在自己的決定中，重複表示出這個建議將悲劇改為長篇說部的意見。普希金就以辛辣的諷刺口吻回覆班肯多夫：『我很同意皇上的意見，就是我的詩劇與其說是悲劇，無寧說是更接近歷史小說。惋惜的，就是我没有力量能改寫我已經寫好的東西』。專制暴君的忠告就等於命令；因此劇本付印的事就只好擱置起來。

這樣就開始了憲兵與萬惡的君主對於這位天才詩人的監視，直到他死為止。被監視的不只是他的文藝活動，而且也包括他生活的一舉一動。

當時在審判中，又從兩個軍官身上搜查出了普希金所寫的『安德萊·謝尼愛』（«Андрей Шенье»）一詩被審查掉的部分，題名為『紀念十二月十四日』。普希金因為這首詩被提到案，受到一番審訊。這個案子拖了將近兩年。普希金終於證明出這

① 司各脫（1771—1832），蘇格蘭小說家，即『撒克遜超級英雄略』（«Ivanhoe»）的作者。

② 布爾加林（1789—1859）是個沙皇當局雇用的無恥文人，寫過兩本長篇小說，並創辦有『北方蜜蜂』雜誌。

③ 謝尼愛（Andre Chenier, 1762—1794），法國詩人，一七九〇年參加法國大革命的工作，接近吉倫特派黨人，一七九四年三月被捕，在獄中仍繼續寫詩，七月二十五日上好頭台，普希金曾寫過詩（原題為『牢獄中的安德萊·謝尼愛』）紀念他。

首詩的斷片與十二月黨人的起義無關，而是遠在十二月十四日之前很久就寫成的。結果他的作品在沒有事先得到審查的許可時，嚴格禁止「公開宣佈」，而他本人則被交給警察廳秘密監視。

當這一件案子還沒有結束時，另一件更嚴重的反對普希金的新案件又發生了。普希金在吉辛遼夫所寫的一首嘲笑基督聖胎的詩『加甫利亞德』（«Гаврилиада»），又傳到了政府當局的手裏。爲了這首褻瀆上帝的詩，普希金有被終身禁閉在一所最可怕的教堂牢獄中的危險。在多次的審問當中，普希金堅決否認這是他所寫的，但他的內心却是異常不安。從『預感』（«Предчувствие»）一詩中，我們可以看出普希金當時是多麼疲於這些不斷的追求：

『烏雲又重新在霧中
聚集在我的頭頂上；
毀滅的命運又重新要拿與厄
來把我威脅……
我要對命運保持著蔑視嗎？
或者就用我驕傲的青年時代的
不屈不撓與忍耐的精神
去和它對抗？

我因爲狂蕩的生活而疲乏，
現在平心靜氣地等待颶風暴……』

可是後來因爲某些不十分明瞭的原因，這件案子就中斷沒有再進行。

六 高 加 藥 之 行

二十年代末時，普希金的親友們發覺他的性格中起了某種變化。他不大再高興到交際場中去，開始覺得需要守在一個角落裏過家庭的生活。

一八二八年在莫斯科的一次舞會上，他認識了一位十六歲的小姑娘拉泰利亞·尼古拉耶夫娜·龔佳羅娃（Наталья Николаевна Гончарова）。這是一位莫斯科小姐，她所有的學問，就在於講一口流利的法國話和跳一手好舞。但是她的美却是驚人的。普希金狂熱地愛上了她，見過她的父母，經常在他們家裏出入。據說在當時，拉泰利亞·尼古拉耶夫娜甚至從沒有讀過普希金的作品，一般地講起來，她一生中對詩歌都是極



拉泰利亞·龔佳羅娃像

A. 布留洛夫作(1831年)

其冷淡的。在她和普希金之間，並沒有任何精神上的共鳴點。他直覺地感到她，「虔誠地拜倒在神聖的美麗之前」，為愛情所燃燒着，但是他也感覺到，這個女孩子對他是冷淡的，他沒有什麼可以使她發生興趣和吸引她的地方，而當他和她在一起時，他有些害羞，胆怯，就好像初戀時的小夥子一樣。

一般地講，在薩佳羅夫的家庭裏面，他感到冷淡與拘束。女孩子的母親拉泰利亞·伊凡諾夫娜（Наталья Ивановна）並不喜歡普希金。他曾經多次地表示出他對於宗教和對於過世的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那種自由的看法，而拉泰利亞·伊凡諾夫娜却是非常篤信宗教的，並且對亞歷山大一世非常恭敬。普希金不顧這一切，就在一八二九年四月底向拉泰利亞·尼古拉耶夫娜求婚。當時大家都沒有直接地拒絕他，只是說拉泰利亞還很年輕，等一些時候再說。

這一天夜裏面，普希金就啟程到高加索去，參加到正在當地作戰中的部隊裏去。

這時候，俄國正和土耳其交戰。在高加索戰場上的總指揮巴斯克維奇（Паскевич），已經衝進土耳其的邊界，進攻愛爾塞魯姆要塞（Арзерум）。普希金的老友——尼席高羅德騎兵團的團長小額耶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аевский-младший），正在他的軍隊中供職，普希金的弟弟萊夫（Лев）又是他的副官。五月底，普希金到了梯夫里斯（Тифлис），在那兒勾留了兩個星期，就啟程去追趕部隊，及至趕上時，遇見了巴斯克維奇，就在額耶夫斯基的營帳裏住下來。

普希金急於參加作戰。不久就有了這樣一次機會。土耳其的騎兵襲擊俄國軍隊的前哨陣地。當聽到這個消息時，普希金就衝出營帳，跳上馬，飛馳而去。担着心的額耶夫斯基就派了兩個軍官去尋覓普希金。這時候哥薩克人正和土耳其的騎兵激戰，龍騎兵向土耳其人的側翼急馳過去。這兩位軍官看見普希金離開了龍騎兵，單獨一個人手持長矛向着迎面而來的土耳其騎兵衝過去。剛從後方來的槍騎兵追得土耳其人退却，而那兩個軍官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把普希金從前線上拖回來。

普希金非常喜歡野營的生活。他這樣寫道：「大砲在黎明時把我們喚醒。營帳裏的睡夢特別熱。午飯時，我們吃亞洲風的烤羊肉，喝用塔塔里山的靈冰凍過的英國啤酒和香檳酒」。

普希金騎着哥薩克馬，手裏拿着鞭子。身上穿着黑色的大禮服，頭上帶着圓筒帽，在軍人中間顯成一種奇象。兵士們都把他當作是一位外國牧師。

軍隊在一八二九年六月二十七日開抵愛爾塞魯姆，並沒有任何抗拒就佔領了它。普希金在愛爾塞魯姆城住了三個多星期。城裏面發現了瘟疫，他就決定啟程離開當地。巴斯克維奇想留住普希金，請他目睹戰爭的更進一步的發展。但顯然地，普希金已經完全明瞭這次戰爭的性質，就向巴斯克維奇告別了。

★

當普希金的創作愈加成熟和愈加深入，並且他愈向前進時，批評界就開始愈來愈不理睬他，讀者對他的態度也愈來愈冷淡。

『波爾泰瓦』就沒有得到一般人士的熱烈歡迎，布爾加林辦的『北方蜜蜂』（Северная Пчела）幸災樂禍地寫道：『一般讀者對於『波爾泰瓦』的冷淡，清楚地證明出某些盛名的迷惑力已經消失了』。

在一八三〇年終於獲得出版的『波里斯·戈都諾夫』，也遭到了淡遇。批評界這樣寫道：『詩歌是種創造；而在這個劇本裏面，絲毫沒有一點獨特的創造。至於波里斯和潘斯基（Панский）兩個主角，只不過是從卡拉姆金的有韻的散文改編為詩句而已』。關於『葉甫格尼·奧尼金』最好的一章——第七章，他們稱它是『一個完全的失敗』！

普希金蜷居於冷淡而寂寞的孤獨之中，他這樣寫道：

『詩人！不要重視一般人的愛好。
狂熱的讚美的喧嘩，瞬息就會消逝；
你會聽到愚人的批評和冷淡的眾衆的嘲笑，
但你應該堅決、鎮靜而沉着』。

普希金對於社會與人生的觀點的轉變，還還是遠在十二月黨人起義之前就已經發生的事，現在是愈來愈加顯淺了。

他依舊悲切地同情那些被放逐了的十二月黨人，希望他們能夠得到赦免，並且向西伯利亞的十二月黨人們致熱烈的敬禮，預言著那幸福的日子到來臨：

『沉重的枷鎖會掉下，
陰暗的牢獄會衰亡，
自由會愉快地在門口迎接你們，
弟兄們會把利劍送到你們手上』。

他還又把自己描寫成爲一位沈舟時得救的歌者阿里昂（Арион）：

『舵手死了，水手們也死了！——
只剩下我一個認認的歌者，
被暴風雨擲向海岸，
把我潮濕的衣裳，
曬乾在太陽下的岩石旁』。

現在他對於舊日的那些讚美詩，已再沒有信心。他認爲十二月黨人的事件是無望的收場了。

七 在莫斯科和波爾金諾

一八三〇年初春，普希金的一位莫斯科的朋友，在舞會上和拉泰利亞·麗佳羅娃，還有她的母親談起了普希金。母女兩個人都對普希金表示好感，並請他代為致意。普希金的心神重又興奮起來，立刻就整理行裝啟程到莫斯科去。他訪問了麗佳羅夫一家人。他們親熱地接待了他。從此普希金又常到他們家裏去，四月六日就再度求婚。這一次，普希金的求婚終被接受了。

一八三〇年五月六日，普希金和拉泰利亞·尼古拉耶夫娜·麗佳羅娃正式舉行了訂婚典禮。普希金的父親爲了他的婚事，還把尼席高羅德賓吉斯坦涅夫村有着兩百個沒有被贖的「農奴」的領地，分給了普希金。秋初時，普希金就到尼席高羅德賓去，接受產業和處置業務。他打算在那兒只耽擱一個很短的時間。可巧當時在伏爾加河上游一帶，發生了瘟疫。在離開莫斯科的第二站時，普希金就知道瘟疫已經流傳到尼幾尼·諾甫哥羅德城。及至當他抵達他父親的領地波爾金諾村時，鄰近的村子已被衛兵封鎖，到處都設立了檢疫站，人民怨聲載道，各處地方發生了騷動。

一個星期接着一個星期地過去了，一個月接着一個月地過去了，普希金還是滯留在波爾金諾。瘟疫到處蔓延着，一直傳到莫斯科附近，防疫站阻斷了所有的大路，莫斯科全被軍隊的警衛綫包圍起來，傳說瘟疫已蔓延到莫斯科城中。普希金非常關心他未婚妻的健康和安全；此外還又傳來一種謠言，說是婚事另有變卦，拉泰利亞·尼古拉耶夫娜已經嫁給另外一個人。他想衝到莫斯科去，兩次已自波爾金諾啟程，渴望能越過檢疫站的封鎖綫，但兩次都逼得退回來。

普希金在波爾金諾村度過了整個秋天。他覺得秋天是最宜於寫作的時期。他許多最重要的作品，差不多都是在秋天寫成的。在這個波爾金諾的秋天裏，普希金的創作高潮是異常驚人的——他的創作就像從一個永遠無盡的噴泉裏湧流出來一樣。在波爾金諾村滯留的三個月當中，他寫了四個「小悲劇」：「吝嗇的騎士」（《Скупой рыцарь》）、「莫扎爾特和沙萊里」（《Моцарт и Сальери》）、「瘟疫流行時的宴會」（《Пир во время чумы》）和「石客」（《Каменный гость》），全部「拜爾金小說集」（《Повести Белкина》）一篇「柯洛姆拉的小屋」（《Домик в Коломне》）、「葉甫格尼·奧尼金」的最後兩章，還寫了將近三十首抒情詩。當我們看這些作品的寫作日期時，那我們簡直不敢相信：十月五日完成長詩「柯洛姆拉的小屋」，十二至十四日完成小說「射擊」（《Выстрел》），二十日完成「暴風雪」（《Метель》），二十三日完成「吝嗇的騎士」，二十六日完成「莫扎爾特和沙萊里」等等。因此普

希金稱這個秋季是「多產的秋季」。

普希金在這一時期所寫的作品，不僅以數量之多和質量之高驚人，同時還以從這一種情緒轉變為另一種情緒的易變性驚人。像他所寫的『村姑小姐』（«Барышня-крестьянка»）、『暴風雪』等明快的小說或是『柯洛姆拉的小屋』，和『容齒的騎士』、『莫扎爾特和沙萊里』及『瘟疫流行時的宴會』等深刻嚴正的劇本，就都是更遜地寫出來的。他在這個秋天所寫的抒情詩，也充滿着多樣的而又相互異立的情調。

最後，他只有在十二月間才能離開波爾金諾。十二月五日就到了莫斯科。

婚禮是一八一三年二月十八日在大尼吉茲卡亞街（Большая Никитская，現名赫爾岑街〔Улица Герцена〕）的大昇天教堂（Церковь Большого Вознесения）裏舉行的。和前一週時期的情形恰好相反，普希金是愉快的，高興的，親切地接待女人和笑着。當舉行儀式交換戒指時，普希金的戒指掉在地上。接着他手裏的蠟燭又熄滅了。迷信的普希金臉色發白，並且囁語道：

「這一切都不是好兆呀！」

八 結 婚 以 後

普希金打算和他的妻子留居在莫斯科。他們就在阿爾巴特街（Арбат）上租了一所舒適的帶傢俱的房子。這所房子一直保留到今天；它的號數是五十三號。普希金當時這樣寫給普萊特涅夫（Плетнев）◎：『我結婚了，非常快活。我唯一的願望，就是在我的一生中不要有什麼變動；更好的是不再期望了。這種情況對於我是這樣新鮮，就好像我再生了一樣』。但是他和岳母的不睦是愈來愈厲害了，拉泰利亞·伊凡諾夫娜常促使自己的女兒去反對普希金，並儘可能地誹謗他。這些口舌之爭使得普希金再不能容忍下去。他於是就放棄了莫斯科的那所住宅，在五月中旬帶着妻子到彼得堡去。他決定在當地住下來。他們還在彼得堡近郊的皇村中，租了一間消夏別墅過夏。

普希金很愛他的妻子。但在他們兩個人之間，絲毫沒有一點精神的共同點，並且也不可能。拉泰利亞·尼古拉耶夫娜最感興趣的，只是時髦的裝束和上流社會中的成功。她對於丈夫的緊張的創造工作和精神生活，絲毫不能有任何幫助。當普希金充滿了創造的激情，跑到她面前去，把自己的新詩讀給她聽的時候，她就叫道：

『我的天哪，普希金，你爲什麼總是拿自己的詩來麻煩我！』

在冬天沈息下去的瘟疫，又以新的力量跟着春天捲土重來，向彼得堡蔓延過去。沙

◎ 普萊特涅夫（1792—1865），作家及詩人，並在彼得堡大學擔任俄國文學史教授一職，是普希金最親近的朋友。



普希金在波爾金諾村

И. 勒拜爾格作(1936年)

皇尼古拉和宮廷都遷到皇村去。普希金寫給普萊特邁夫道：「皇村沸騰起來了，變成了京城」。

有一次在皇村公園裏，普希金遇到了沙皇尼古拉。尼古拉待普希金極爲親熱，問起他的工作，並且還提出了一個問題：爲什麼他不供職？普希金回答道，他準備供職，但是除掉文學的職務之外，他是什麼都不懂的。這時候沙皇就向他建議，要他寫一本彼得大帝的歷史。

普希金的美麗的妻子，非常得到皇后的歡心；沙皇遠在莫斯科時，就在各種宴會上見過拉泰利亞·尼古拉耶夫娜，當時她還是一個小姑娘，沙皇那時就已經覺得她可愛而又有趣了。皇后並且表示了這樣的願望，希望拉泰利亞·尼古拉耶夫娜到宮廷裏來。

一八三一年的秋天，普希金從皇村遷至彼得堡。他被正式派到外交部，不久就晉陞一級，規定年俸爲每年五千盧布。但對於普希金當時的需要，這個數目是太少了。宮廷因爲他妻子的美麗而全體在狂歡中；拉泰利亞·尼古拉耶夫娜馬上就成了彼得堡上流社會的一個最時髦的女人。而上流社會的漂亮的女太太們，都必須要有典雅的服裝，漂亮的馬車，寬大的住宅，和建在附近時髦島嶼上的消夏別墅。這樣一來，用費的預算就完全不可思議了：普希金每年要有兩萬五千到三萬盧布才敷家用。

拉泰利亞·尼古拉耶夫娜的生活，是在不斷的娛樂、歡宴和舞會中消磨掉的。她早晨四五點鐘才回家，起身很遲；晚上八點鐘進午餐；午餐之後，拉泰利亞·尼古拉耶夫娜就換裝，再出門去。丈夫就伴着她。對於普希金，熱中於跳舞的時候是早已就過去了。但又不能讓妻子一個人單獨出門。他每晚都是在舞會中度過去的：站在牆邊，困倦地看著跳舞的人，吃着冰淇淋和打着呵欠。有一次他對一個庸俗的女人嘆氣說道：

『拘束呀，拘束呀，這貴族的宮廷！』

就只有站着吃，坐着飲！』

朋友們日益耽心着普希金現在所生活的那種可怕的不利於創作的環境。果戈理寫道：『除掉他在舞會上，什麼地方都找不到他。他就這樣消磨掉了他全部的生活』。而普希金本人也懷着憂慮寫給世莫斯科的朋友拉雪金（Нащокин）道：『對於生活的顛慮，使得我無暇感到寂寞。但是我失掉了寫作所必需的那種自由獨身的生活的閑暇。我的妻子總是打扮得入時地在社會裏混，——這一切都需要錢，而錢只有靠了我的寫作才弄得到，而寫作就必須要有安靜的生活』。普希金沒有安靜的生活好讓他寫新的作品

① 即『死魂靈』的作者。

② 拉雪金（1800—1834），普希金最親近的一位朋友。

；爲了出版已經寫成的作品，也有各種阻礙，這就是由於沙皇對普希金表示的那種「仁慈」所產生出來的，——要將自己的作品送給沙皇審查。

普希金曾經以爲這會是他的特權，但現在却變成他的義務了。他這樣寫給班肯多夫：『茲有一事，胆敢懇求開恩：此後小作品能否送至普通檢查機關審核』。看，普希金當時所請求的，是怎樣的恩呀！

普希金在文獻檔案保管處努力工作，搜集他所奉命編輯的彼得大帝歷史的材料。但這時候另一件歷史工作，把他從準備彼得大帝的歷史工作中吸引開去了，普希金對十八世紀哥薩克農民暴動的領袖——布加喬夫很感到興趣^①。他想寫一本以布加喬夫暴動爲題材的長篇小說。爲了這樣，普希金就必須去訪問俄國東部布加喬夫起事一帶的地方。普希金得到了四個月的假期，一八三三年七月十七日他就從彼得堡啓程出發了。緊跟在他後面，他所要訪問的幾個省區的首長都得到沙密的訓令：『通令各地機關派密警察，監視九等文官普希金在居留期間之生活情形與行動等』。

普希金訪問了喀山（Казань）、奧倫堡（Оренбург）和烏拉爾斯克（Уральск）。向老年人們探詢關於布加喬夫的事蹟，觀察了他軍事行動的地方。他從奧倫堡就到了拜爾地村（Станица Берды），在過去這是布加喬夫的京城，在拜爾地，他找到了一個親自和布加喬夫相識的七十五歲的老太婆。普希金和她坐談了整個早晨，詢問她，讓她唱歌，臨別時還給了她一塊金洋。

普希金走了之後，拜爾地村的庸人們就起了疑心：這個異常熱心地詢問關於強盜的事情的人，是爲了什麼事來的呢？他爲什麼給了老太婆一塊金洋？事情是可疑的，最好不要惹出什麼不幸的事情來吧！他們就備車趕到奧倫堡去，帶着那個拿了金洋錢的老太婆去見當地長官，並且報告道：

『昨天有一個外鄉的紳士到我們那兒來。是這樣的一個人：身材不很高，頭髮是黑而鬚曲的，面帶淺黑色，詢問布加喬夫暴動的事情，還翻以金洋；大概這是個反基督的人，因爲在他的手上長着的不是指甲而是長爪』（大家都知道，普希金是留着很長的指甲的）。

一八三三年十月一日，普希金到波爾金灣去，住下來從事寫作。他早晨七點鐘醒過來，喝了咖啡，就倚在床上一直寫到三點鐘。然後出去騎馬，五點鐘洗澡，吃午飯，此後就讀書一直讀到九點鐘才睡覺。這是一個最適宜的環境，他的創作又像泉水重新湧流出來。他心滿意足地寫給他的妻子：『我正在寫，並且已經寫了很多東西了』。

有滯留在波爾金塔村的一個半月當中，普希金寫成：『漁夫和金魚的故事』（«Сказка о рыбаке и рыбке»），『死公主的故事』（«Сказка о мертвой»）
① 布加喬夫（約1744—1775）。

царевне》）、『安吉洛』（Анжело），編譯了密茲凱維奇（Мицкевич）的兩篇敘事詩[⊖]，完成了布爾喬夫史，寫了他晚年生活中最好的兩篇作品——長詩『銅騎士』（«Медный всадник»）和中篇小說『黑桃皇后』（«Пиковая дама»）。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中旬，普希金就回返彼得堡。

九 被俘於宮廷

安尼奇柯夫宮（Аничков дворец）裏，經常要舉行皇室近親的晚會，照例被邀請參加的，僅是那些有宮廷官銜的人。沙皇尼古拉有意給拉泰利亞·尼古拉耶夫娜打開一道參加這種晚會的方便之門，就在一八三四年新正前夜的除夕下了一道命令：『茲恩賜外交部九等文官亞歷山大·普希金以本宮宮廷近侍銜』。尼古拉靠了任命普希金為宮廷近侍，立即達到了兩個目的：一來是使自已有可能常和拉泰利亞·尼古拉耶夫娜見面；二來是更低地貶降了他心頭痛恨的普希金的地位：因為被任命為宮廷近侍的，一向都是些年青的人，而年紀三十五歲和頭髮已經斑白的普希金，夾在這一羣青年人當中，一定會造成一種非常可笑的現象。

當普希金知道這頂榮任的消息時，他差不多氣得發瘋。朋友們只好向他的臉上噴冷水。他這時失了常態，滿臉怒火，嘴上還吐着唾沫，就想闖進皇宮裏去斥責沙皇的無理。他深知這種任命的原因，並且小心地在日記裏寫道：『我被任命為宮廷近侍，這對於我的年紀是太不相稱了。但是宮廷（其實應該理解為皇上）希望拉泰利亞·尼古拉耶夫娜常到安尼奇柯夫宮去跳舞』。拉泰利亞·尼古拉耶夫娜則是歡天喜地，因為這個任命向她開了一條出入宮廷的途徑。

普希金的心裏非常不愉快，並且混亂如麻。他並沒有向任何人訴說他自己沉重的生活，但他的朋友常可以從他的臉上看出他那種陰鬱不安的心情。他時常碾起嘴唇，兩手插在寬大的長褲的衣袋裏，陰沉地重複講着：

『憂愁呀！鬱悶呀！』

現在差不多再不能看到他快活而無心事的樣子了。他愈來愈加更少像以前那樣地談話和胡鬧了。

普希金的寫作生活所處的孤立狀態，也愈來愈加厲害。他的詩作的嚴謹和含蓄的模稜性，他的散文作品的簡潔的明澈性，都不能滿足當時大多數的讀者，大眾只沉醉於菲涅傑克托夫（Бенедиктов）[⊖]傷情音樂效果的詩句和瑪爾林斯基（Марлинский）的

⊖ 密茲凱維奇（1793-1855），波蘭大詩人。

⊖ 菲涅傑克托夫（1807-1873），詩人。

華麗的散文^①，而對普希金則異常冷淡。批評界重現這種公眾的態度，就更加對普希金大施攻擊。

普希金寫作得很少了，發表得則更少，因為他對自己的作品要求得更嚴。有許多作品被檢査禁止。普希金一生的最後六年當中，出版的僅有的大作品，就是『黑桃皇后』和『甲必丹之女』（《Капитанская дочка》）。

上流社會中的一般人士都不喜歡他，害怕他那絕不吝嗇的諷刺詩句，因此他在上流社會中就結下了許多不共戴天的仇人。

★

一八三四年謝肉祭的狂歡過時，拉泰利亞·尼古拉耶夫娜因為跳舞操勞過度而得了病，健康恢復之後，就帶着孩子們到卡路加省（Калуга）自己的親弟弟那兒去，一直住到秋天。

普希金一個人留在彼得堡，監督『布加喬夫亂叛史』（《История пугачевского бунта》）的排印工作。突然間，他接到茹柯夫斯基從皇村寄來的一封報^②的信，說普希金有一封信落在沙皇手裏，以致引起皇上的盛怒。原來這是莫斯科的郵局拆閱了普希金寫給他妻子的一封信，就把這封信轉呈給第三科。普希金在這封信裏寫着，說他打算參加皇太子成年的慶祝典禮，並且對自己的宮廷近侍的官銜表示非常的輕視。但這件事終由茹柯夫斯基和了了事。

普希金就開始打算辭職。他在一八三四年的六月二十五日就向班肯多夫提出辭呈，可是這却引起沙皇的極端的憤怒。沙皇把普希金請求辭職的事情告訴了茹柯夫斯基。茹柯夫斯基為之驚愕失措。他絲毫不知道普希金所寫的這個辭呈，就問沙皇道，能不能設法彌補一下。沙皇回答道：

『爲什麼不能？我從來不想硬留什麼人，我可以允許他退職。但從此之後，我們之間的關係就算完結了。或者，他還可以收回他的信』。

茹柯夫斯基是個好的詩人和善良的人，非常有好評。他在宮廷裏面處於很高的地位——他是皇太子的師傅，住在宮廷裏，年俸四萬。沙皇非常喜歡他，雖然常因為他給那些失寵的作家和朋友們兇憤而皺眉頭。茹柯夫斯基於是就從皇村接二連三地寫信責備普希金，說服了他要他收回自己的請求。

爲什麼沙皇政府對普希金的態度是這樣仇視和猜疑呢？從本質上講起來，普希金是不能見容於沙皇專制政體的。專制政體善於珍視那些爲它服務的文化力量。像蘇瑪羅柯

① 瑪爾林斯基（1795—1837），係十二月黨人拜斯士諾夫（Бестужев）之筆名，曾編過『北極星』文藝叢刊。



普希金夫婦參加宮廷舞會 H. 烏里雅諾夫作(1936年)

夫(Сумароков)①，傑爾若文、卡拉姆金、德米特里耶夫、茹柯夫斯基都熱心為專制政體創造光輝燦爛的詩的榮譽，因此他們就得到政府當局的關切和尊敬，得到官銜、勳章和恩俸。那麼為什麼普希金在過去又會「承認了」專制政體呢？其實他們所需要的，並不是承認它，而是毫無批評、毫無保留、毫無後悔的狂熱地愛它和禮揚它。普希金在他的『告俄羅斯的誹謗者』(«Клеветникам России»)和『波羅金諾週年祭』(«Бородинская годовщина»)等頌歌中，開始走上這條路，但他馬上就掉過頭來，不再重蹈舊轍了。為什麼尼古拉需要這個創造「單純」的天才作品的「單純」的天才詩人呢？普希金不能就專制政體的醜，這並不是因為作為它的敵人，也不是作為革命家，而是因為他是一個超越了它的範圍的巨大的文化現象。同樣地，普希金也不能就宮廷上流社會的醜——這並不是因為他是它的否定者，也不是作為革命家，而是因為一個具有高深文化修養和充滿優秀素質的人，不善於成為宮廷的奴僕。沙皇看到了這一點，因此覺得普希金是個「不屬於自己的外人」。

普希金在逝世的半年前，曾寫了一首「紀念碑」(«Памятник»)的詩，——從他對於詩學所採取的態度和他對於自己詩學的功績的評價來講，這是一首驚人的和簇新的詩。從形式上講，它是傑爾若文的一首同名的詩的模倣；傑爾若文在自己的「紀念碑」一首詩裏面，列舉出了他認為那些足以使他有權留給後人紀念的功績。這位「費麗細亞女神」(Felicia，即指女皇加塞林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的歌者所見到的功績，就在於：

『我第一個人敢於用有趣的俄文的音節
來讚揚費麗細亞女神的美德，
以衷心的坦白談論上帝
而且含笑向沙皇們述說真理』。

加塞林時代的大詩人，就是這樣建立起他的光榮的。普希金則強調地指出他正和傑爾若文相反，而另樣地建立起他本人的光榮的權利。他驕傲的地方，就在於通到他的紀念碑的那條小路上——因為來往的人多，踏得青草不再生長，並且這個紀念像還抬起不肯屈服的頭，高聳在一切帝王的紀念碑之上。他為了什麼在等待着人民的承認呢？他這樣寫道：

『我之所以能永遠和人民親近，
是因為我會用我的詩歌，喚起了人們的良心，
在我這殘酷的世紀，我歌頌過自由，

① 蘇瑪羅柯夫(1718-1777)，俄國十八世紀的宮廷文人及劇作家，寫過一些悲劇、喜劇及歌劇。

並為那些沒落了的人們祈求過憐憫同情」。

這幾行詩，引起許多研究者的誤會。而「紀念碑」一詩結尾的幾句，則引起了更大的誤會：

『哦，詩人穆斯，聽從上帝的意思吧。
既不要畏懼俾塔，也不要祈求桂冠，
讚美和諷刺，都平心靜氣地容忍，
也不要和那愚悶的人來作爭論』。

假如我們在這首詩中所見到的，不僅是普希金為他以往的詩歌活動作了一個總結，並且還為他轉變到全新的詩歌立場上去作了一個堅決的聲明，那麼這首詩的結尾的一段就更加容易瞭解和更為適當了。『喚起人們的善心』，『歌頌自由』，『為沒落了的人們祈求憐憫同情』，——所有這一切，就是普希金在自己過去的活動中所日益開始重視的東西，也就是他為了將來的事業所看到的『上帝的意志』。當他走上這條新的道路時，他準備了去受愚悶者的嘲笑，去遭受侮辱和諷刺，在這條道路上，他不需要讚美，也不需要桂冠。

普希金現在想和拜林斯基（Белинский）接近^①，他背着自己的許多貴族朋友，把自己編的『現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雜誌寄給他，並打算請他參加這個雜誌的編輯工作。這時候普希金在自己的詩中，又開始響起那早已遺忘掉的音調。

★

普希金的經濟情況是愈來愈糟了。在彼得堡居住，再加上宮廷生活和他的妻子在上流社會的闊綽社交所需的費用，已經完全不是他所能供應的了。普希金到處舉債，甚至向他的朋友和不很熟識的人借錢。他欠書店、馬車行、時裝店，甚至雜貨店和自己當差的錢。債主們圍困着他的住宅，討債的信件更像雪片一樣地飛來。

一八三五年夏天，普希金又企圖從彼得堡逃避開去。他寫信給拜爾多夫：『我覺得我非將這些浪費告一個結束不可，因為這些浪費只有加重我的債務，並且還為我的將來造成異常的不安和困難，即使不是造成窮困和絕望的話。在鄉村居住三四年，可以給我以可能重新回到彼得堡，再為了報答皇恩而服務』。

沙皇依然是拒絕了他的請求，只允許借給他三萬盧布，並從他的薪俸中扣除。這筆錢僅夠清償那些最緊急的債務，普希金從此不再領取薪俸，而收入一唯一的來源，就是依靠文學寫作了。但他現在所陷入的那種永遠焦慮和不快的情況，又不讓他有可能寫作。他寫給他的父親道：『在彼得堡，除掉受氣之外，就什麼都幹不了』。

① 拜林斯基（1811—1845），俄國大文藝批評家，對普希金的作品有很高的評價，曾寫過一厚卷『論普希金的著作』（«Сочинения Александра Пушкина»）。



普希金的妻子拉泰利亞·龔佳羅娃 B.加烏作(1844年)

每逢秋季普希金都要到鄉下去寫作的，現在就是在鄉村裏他也不能寫了。一八三五年他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去過秋天，住了一個月之後他寫給他的妻子道：『這樣一個毫無收穫的秋天，是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的。寫的東西都不成樣子。爲了有靈感，就必需要有衷心的安靜，而我却完全不能安靜』。他又這樣寫給他的妻子：

『我早就幻想着那可羨的命運——
我這個疲乏的奴隸，早就想逃到
那工作和純潔安樂的遙遠的處所』。

但是拉泰利亞·尼古拉耶夫娜對於他們這種『逃避』，完全不表同情。她受不了鄉村的生活，她一生中從沒有一次跟普希金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或是波爾金諾村去過。爲了消夏，他們就在彼得堡附近的某一個漂亮的島上租一所貴的別墅，因爲在那兒可以和冬天一樣地過着喧鬧而愉快的上流社會的生活。拉泰利亞·尼古拉耶夫娜在社會上的聲譽，一天一天地高上去。現在已不是普希金的聲名在替她增光，而是這位人人所激賞的絕世佳人，在替他這位低微的九等文官和『作家』在增光了。

★

一八三四年有一位名叫喬治·丹特士男爵（Baron Georges d'Anthes）的年青的法國人來到彼得堡，他是法國布朋（Bourbon）王朝的黨羽之一。一八三〇年的法國七月革命推翻布朋王朝之後，他就不願再留在法國服務了。在彼得堡，他藉着各方的聯絡，得直接在全國第一的近衛騎兵團中任軍官之職。在上流社會當中，他也立刻就佔了一個顯著的地位。他身材高大，是個長着一對果敢睿目的眼睛、自負不凡、活潑而又非常機警的美男子，因此到處受人歡迎。

普希金在丹特士抵達彼得堡之後不久，就和他相識。丹特士的那種法國人的活潑，愉快和機智，還是普希金最喜歡的地方。丹特士常到他的家裏去。他在普希金交遊甚密的那些人家，——卡拉姆金、維亞柴姆斯基等家庭中，也受到親熱的接待。他們兩個人時常見面。丹特士就愛上了普希金的妻子。她也非常喜歡他。丹特士善於講話，使她覺得和他在一起的時候很愉快；同時他也正像她一樣，對於普希金所從事的這些詩歌、文學、刊物和政治，是絲毫都不感興趣的。他們這兩個人都被熱狂的旋風所捲住，頭腦也因爲相戀而昏糊了。

丹特士寸步不離地緊追着拉泰利亞·尼古拉耶夫娜，凡是她所到的地方，都必有他的蹤跡，在舞會上他也只和她一個人跳舞。這樣，一八三六年夏天，在藍爾金島（Елангин остров）上舉行過一兩次公開舞會之後，整個彼得堡的上流社會都在談論着丹特士追求普希金的妻子。普希金和拉泰利亞·尼古拉耶夫娜作了一番解釋，並且拒絕了丹特士登門。但是這兩個惡人，還是繼續在公開的熟朋友聚宴和上流社會的舞會上相

見。

於是「烏龜」⊖這個可怕的字眼，就像討厭的秋蠅一樣，愈來愈執拗地釘在普希金的頭上。某一次舞會上，一位名叫杜爾高魯柯夫（Долгоруков）公爵的無賴青年，還驕着眼睛把丹特士指給朋友們看，並且在普希金的頭後面用手指裝出烏龜的樣子⊖。

十 決 鬥

悲劇正在迅速地醞釀成熟。

普希金向來信任自己的妻子，從不會對她的貞節有所懷疑。但是社會上有人把「烏龜」這個角色惡意地加在他的身上，這就使他氣得發瘋。並且社會上所議論的，還不僅只是丹特士一個人。沙皇尼古拉就一向不斷地公開追求拉泰利亞·尼古拉耶夫娜。普希金曾經告訴他的朋友拉雪金，說尼古拉像一個下級小軍官在追求他的妻子，每天早晨好幾次故意地打她的窗前走過，到了夜晚在舞會上，更問她為什麼經常垂掛着窗簾。

一八三六年十一月四日早晨，普希金接到由本城郵局寄來的一封信用法文寫的改了筆跡的匿名毀謗信，內容是這樣的：

「最光榮的烏龜團各大騎士，司令官及武士，頃在大團長拉里希金主席之下，舉行全體會議，並一致通過，推舉亞歷山大·普希金為烏龜團副團長及會史編修」。

同樣的信，也分寄到普希金的許多熟朋友家裏去。信中提及的拉里希金（Д. Н. Нарышкин），就是多年來與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有着密切關係的美人瑪利亞·安東諾夫娜（Мария Антоновна）的丈夫。毀謗信中推舉普希金為拉里希金的副團長，完全明顯地指出，就是普希金和沙皇尼古拉的關係，正有如拉里希金和沙皇亞歷山大的關係一樣。現在已經判明了，這封毀謗信是杜爾高魯柯夫公爵寫的；但在他的背後却站著普希金在上流社會中的成羣的敵人，顯而易見地，其中就有當時的教育部長烏瓦羅夫（Уваров），他是被普希金在「祝魯古拉恢復健康」（«На выздоровление Лукулла»）一詩中嘲笑過的。但不知道為了什麼原故，普希金當時却懷疑到這封毀謗信，是荷蘭公使格克倫（Геккерен）寫的。格克倫本是個淫蕩之徒和惡毒的好撒弄是非的人。他非常鍾愛丹特士，並在半年之前將他收為義子，因此丹特士就襲承了格克倫男爵的稱號。普希金認為向公使挑戰不大方便，因此就向丹特士下了挑戰書。

老格克倫非常害怕這場決鬥，因為它對於他和他的義子的前程會有各種不好的後果。拉泰利亞·尼古拉耶夫娜的姊姊葉加傑林娜·瑪佳羅娃（Екатерина Гончарова）⊖，⊖「烏龜」一名阿保意譯，原文為«Рогоносец»，直譯為「帶角人」，意譯為「鹿角之夫」。又最後一句話如直譯，即為「用手指裝出長角兩隻的樣子」。

早就愛上了丹特士。現在，爲了要擺脫因爲普希金的挑戰所造成的這個難境，他們就揚言說，丹特士所追求的並不是拉泰利亞·尼古拉耶夫娜，而是她的姊妹，並且準備和她結婚。於是普希金只好收回自己的挑戰書。

一八三七年正月十日，丹特士和葉加傑林娜·奧佳羅娃結婚。這樣一來丹特士就成了普希金的親戚。他就到普希金家裏去作新婚後的拜訪，但是普希金沒有接見他，並且吩咐下人告訴他說不願和他有任何關係。

可是他們在上流社會的舞會上和共同的朋友家裏還是經常相遇。丹特士更加頑強地繼續向拉泰利亞·尼古拉耶夫娜追求，甚至差不多達到了無恥的地步。普希金的憤怒反而使他高興，他還當着普希金的面特別熱心地向拉泰利亞·尼古拉耶夫娜獻殷勤。這就造成了一種印象，好像他想表示出，他之所以結婚並不是因爲害怕決鬥，假如普希金不喜歡他的行爲的話，他隨時隨刻都準備接收因此所造成的一切後果。

這時普希金氣得差不多發狂。

一八三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普希金寫了一封充滿最可怕的侮辱話語的信給老格克倫。在這封信之後，決鬥是不可避免的了。普希金也正要求這樣：他覺得除此之外，他再也找不到能擺脫這紛擾境遇的另一條出路。格克倫和丹特士協商之後，丹特士就向普希金提出挑戰書。普希金接到挑戰書之後，心境就完全安靜下來了。決鬥指定在第二天舉行。

普希金清晨很早就起了床。他還是像昨天一樣地愉快而平靜。喝過了茶之後就坐下來寫東西。這時候，丹特士的決鬥助手——達爾夏克（d'Archiac）^①所寫的信送來了。他請求普希金派自己的助手去和他磋商一切。但是普希金什麼人都還沒有找到。他就出門去找助手。在潘傑萊蒙諾夫斯克大街（Пантелеймоновская улица）上，他偶然地碰到一位中學時代的同學，現任工兵中校的唐扎斯（К. К. Данзас），就請他擔任助手之職。唐扎斯一口答應了。他就到達爾夏克那兒去，兩個人擬定了決鬥的條件。然後唐扎斯把書面的決鬥條件帶給普希金。普希金讀也沒有讀，就完全表示同意，並托唐扎斯去買手槍。他自己就愉快地坐下來處理【現代人】雜誌^②的編輯事務。隨後又打開伊希莫娃（Ишимова）所寫的【俄國歷史童話】（«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в рассказах для детей»）來讀。

在預定的時刻之前，他和唐扎斯在尼夫斯基大街（Невский проспект）轉角的

① 達爾夏克是法國大使館的一位隨員。

② 是普希金於一八三六年所創的一種文藝月刊，普希金死後即由普察特達去接編。一八四七年由詩人尼克拉索夫接手，此後如拜林斯基、奧爾尼爾夫斯基、杜布羅羅波夫等批評家，均曾參加編撰工作。

一家伙爾夫糖菓店裏相會。他們坐上了雪橇，就向指定的地點——黑溪（Черная речка）的衛戍司令官別墅（Комендантская дача）出發。

他們和敵人正好同時到達。於是大家走進矮樹叢，選擇了一片空地。地面上全蓋滿了白雪。兩位助手和丹特士就開始在雪地上踏出了一條寬大的道路，作為兩位敵人對壘之地。普希金裹着熊皮大衣，坐在雪堆上，不聲不響地等待着。兩位助手在道上用脚步量好距離，並把他們的大衣放在雪上作為兩道障礙物，然後就裝上手槍的子彈。普希金不聲不響地問道：

『噢，怎麼樣？弄好了沒有？』

一切都準備好了。兩個敵人被安置在相當的地點上，並把手槍遞給他們。唐扎斯揮了一揮帽子，作為信號。

普希金迅速地表到障礙物前，站定了之後就準備放槍。但這時丹特士在還沒有跑到障礙物一步之前的地方就開了槍。普希金癱倒倒在作為障礙物的大衣上。他面孔朝下一動也不動地伏着。兩位助手和丹特士就跑到他面前來。普希金蘇醒過來了，他抬起頭來說道：

『等一等。我覺得我還有足夠的力量開槍。』

丹特士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側身站着，並且用右手護在胸前。普希金爬起身來跪着，半斜着身子，就準備開槍。他瞄準了好久。槍聲響起來了。丹特士倒地。普希金向空中拋出手槍叫道：

『好呀！』

接着又重新失掉知覺倒在雪地裏。可是丹特士僅因為一陣有力的挫傷倒下來：子彈穿過他手上多肉的部分，一直碰到彈子的鈕扣上；就是這個鈕扣救了他的命。

普希金在醒過來的時候就問達爾夏克：

『我打死他嗎？』

『沒有，你只是傷了他』。

『真奇怪』，普希金說道，『我想，我一定可以痛快地把他打死的，但我現在才覺到並沒有……。反正都是一樣。等我們恢復了的時侯，那時再來』。

兩位助手共同用力把普希金扶上雪橇。他們在衛戍司令官別墅跟前找到一輛馬車，那是格克倫打發來以備不時之需的。丹特士和達爾夏克就向唐扎斯建議，將這輛馬車供普希金用。唐扎斯接受了他們的建議。他沒有告訴普希金是誰的馬車，就把普希金扶進車，同他一起駛進城。

拉泰利亞·尼古拉耶夫和她的妹妹亞歷克山德林娜（Александрина）剛散步回來不久，正等普希金吃午飯。突然間唐扎斯不經通報就跑到進來，並且竭力駛出騾靜的



普希金和丹特士決鬥

A. 拉烏莫夫作(1884年)

樣子報告道：普希金剛和丹特士決鬥受了傷，但很輕微。

拉泰利亞·尼古拉耶夫踴躍進門廊，這時普希金已由人用手抬進來了。她當時就昏厥了過去。

他們把普希金安放在他書房裏的一張長椅上。蘇醒過來的拉泰利亞·尼古拉耶夫婦想走進來，但是普希金高聲地叫道：

『不准進來！』

他不願意她看見他的傷，只有當他換好衣服和安臥著的時候，才叫她進來。

一個個的醫生來給他診視，他的朋友——茹柯夫斯基、普萊特涅夫、維亞柴姆斯基，屠格涅夫也都來探視他的病況。

十一 臨 終

普希金痛苦得很，但他還時常問起他的妻子：

『她這個可憐的人 無辜地忍受一切，可能還要遭到人家的議論。』

他又告訴她本人：

『不要因為我的死而責備自己。這只是與我個人有關的事情。』

他請求外科御醫阿倫德（Арендт）轉呈皇上，不要追究唐札斯參加決鬥的事。唐札斯沒有離開過他。他告訴普希金，說他要向丹特士挑戰決鬥，為他復仇。普希金皺起眉頭道：

『不要，不要！講和，講和！』

近幾個月來不斷在他心裏沸騰着的惡意和憤怒，現在都消逝了；他變得安靜、溫良而和平。有幾個朋友都有這樣一種印象，就是普希金在尋求死，樂於死，作為是擺脫他自己這種無出路的絕境的一個最好的方法。

普希金的腹部裏面留著骨頭的碎片，內臟受傷很重。在這種情形之下，醫治的第一要義，——就是要使得病人的內臟完全休息，並用鴉片來制止它的運動。可是那位外科御醫却根據不可解的理由，命令為病人灌腸。結果當然是非常可怕的。普希金的兩隻眼睛露出兇惡的光芒，就像它們要從眼眶裏面跳出來似地，滿面都是冷汗，兩隻手也變得冰冷。雖然他竭力想抑制自己，但還是高聲叫喊起來，使得大家都為之震駭。那個被震壞了的當差就去告訴唐札斯，說普希金吩咐他把寫字檯上的小抽斗拿給他，然後就退出去，而在這隻抽斗裏面正放著手槍。唐札斯趕忙跑到普希金面前去，想奪他的手槍，而他已經把手槍藏到被單下面去了。普希金承認他想自殺，因為這種痛苦實在難受。

清晨時分，痛楚稍減，普希金又恢復原來的樣子。他直到臨死之前，既沒有呻吟一

聲，也沒有號叫一聲表出自己的痛苦。

普希金住宅的門前擠滿了人。熟識的和不然識的都擁擠在門口，不斷地探問：「普希金怎麼樣啦？他好了一點兒嗎？是不是還有希望呢？」

大眾的人阻塞了普希金住宅前的那條街道，以致無法能擠到他的門前。但在這羣人當中，却沒有一個來自上流社會的人。

普希金每小時都在衰弱下去。死亡逐漸逼近了，他自己也清楚知道這一點。朋友們都對他說：

「我們都存着希望，你也用不着灰心。」

普希金回答道：

「不，這個世界上沒有我活的地方。我一定會死的，顯然地，並且應該這樣。」

正月二十九日傍午，普希金要了一面鏡子，照了一下，揮了一下手。脈搏低落下去，一會兒就完全消失。兩隻手也開始僵冷起來。突然間他又張開眼睛，要人家把糖漬過的洋莓拿給他。當拿給他的時候，他又清楚地說道：

「叫我的妻子來，讓她喂我吃。」

拉泰利亞·尼古拉耶夫娜就兩膝跪在普希金的枕邊，把小調羹遞到他的嘴邊，又把自己的面孔接近他的額角。他輕輕地撫着她的頭說道：

「嗷，嗷，沒有什麼，謝天謝天，一切都好！」

此後，普希金就開始進入昏迷的狀態了。醫生兼作家的達里（В. И. Даль）^①時時刻刻都守在他的身邊，普希金非常愛他。垂危的普希金，好幾次把手伸給他，握着手說道：

「嗷，把我抬起來。我們一同去，更高，更高，——嗷，我們一同去！」

當他蘇醒過來的時候他又說道：

「我做了一個夢，就好像我跟你一齊沿着這些書和書架爬上去，爬到高處去，——因此我的頭都發昏了」。

有幾次他注視着達里，問道：

「你是誰？你？」

「是我，我的朋友。」

「爲什麼我不能認識你。」

他不講話了，閉上眼睛，又在找尋達里的手，拖着他的手說道：

「嗷，我們一同去，請，我們一同去！」

^① 達里（1801—1872），作家兼語言學家，編有『俄語大辭典』（1861—1871）及『俄國諺語辭典』（1867年）等書。

普希金開始覺得鬱悶。他要人家把他的身子翻到右邊去。達里和唐扎斯仔細地抬着他的兩腋，把枕頭纏到他的背後面。突然間，他好像醒來的樣子，迅速張開眼睛，面孔更加明亮起來，他說道：

『完結啦生命！』

達里沒有聽清楚他的話就回答道：

『是的，弄完啦。我們已經把你翻轉過來』。

普希金又清楚地重覆了一句：

『生命完結啦！』

他的呼吸愈來愈慢。最後的一息。生命從此長逝。在場的朋友，永世都不能忘記的，就是普希金死時面孔上所流露出來的那種偉大的幸福的莊嚴相。

十二 葬 禮

在莫伊卡（Мойка）河邊上，就是普希金逝世的那所房子的門前，發生了一種在當時是完全異常的情況。所有那些想向普希金的遺體致敬的人，就像潮水湧漲一樣不斷地增加起來。據目擊當時情況的人說，到普希金的靈柩前來弔唁的，有三萬至五萬人之多。車輦從城市的各方向莫伊卡駛過來。雇車的時候只要對車夫說一聲：『到普希金家去』就行了。—

在普希金的靈柩旁，並沒有上層顯貴們的蹤跡。擁擠向靈柩的，都是些大學生、自由職業者、下層官員、商人、和新興的急進民主階層而後來被稱為『平民階層』（«Разночинцы»）的『庶民』。在普希金的葬禮中，這個階層最初出現於社會活動的舞台，並且覺得自己是一種社會力量。

普希金最後的幾年，無論在社會方面、精神方面、文化方面、文學方面和家庭方面，都是生活在一個可怕的孤獨的圈子裏。『一個人孤獨地過活吧！』他對自己這樣辛酸地說道。但他卻沒有覺察，就是在他遭受磨折以至於死的那個圈子之外，他有着成千萬的熱情懇摯的朋友。

死使得所有的人感覺到普希金的偉大的無法補償的價值與必要性。他們高聲地、堅決地、不用空話而用他們自己的一切行動表示出：

『普希金是我們的！』

就在這時，萊蒙托夫（Лермонтов）這位差不多還不大知名的詩人所寫的一首傾激的詩：『詩人之死』（«На смерть поэта»）出現了——這是篇火般的詩的宣言。它異常迅速地被抄傳和流行着，所有的人都重覆背誦着他的詩句：

『你們，站在寶座周圍的這食裝的一羣，
全是自由、天才與光榮的劍子手！
你們藏匿在法律的蔭庇之下
在你們面前，法庭和真理——都靜默閉口！
但是，你們這些荒淫的權臣呀，有着上帝的法臨，
有着威嚴的審判官，他正在等候，
他不能用金錢賄賂，
他預先見到了一切思想與行爲。
那時你們的毀謗是枉然無用：
它不能再幫助你們，
你們也不能用你們的烏血
去把詩人的正義之血洗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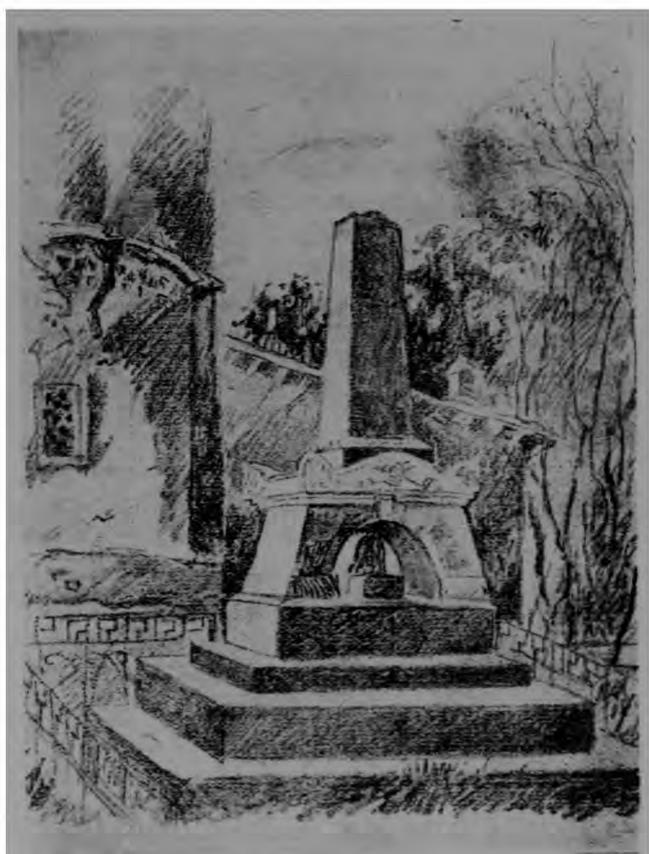
社會憤慨的激發，也使得沙皇尼古拉吃驚和感到害怕。他起先對普希金的死是冷淡漠視的，並且還完全認可了丹特士的行爲。可是自下而上的這種壓力，使得沙皇瞭解到，問題不只在於涉及一個低微的『作家』，一個他的宮廷裏的小官宮廷近侍，而是一個爲全國廣大民衆所高高敬仰的人物。

尼古拉不得不改變了他對於這件事情的態度，假裝着說他非常重視普希金的死，認爲這是國家的一個莫大的損失。丹特士被貶爲士兵，因爲他隸屬外國籍，就把他驅逐出境，格克倫公使由於沙皇的請求，也由荷蘭政府將他從公使任上撤調回國。

另一方面，尼古拉又急忙地阻住一切足以成爲社會熱烈憤慨情緒所要表達的路綫。嚴令各報對普希金的死，『保持應有的溫和與適切的態度』。有一家報紙因爲上面寫着『我們詩壇的太陽殞落了』、『他是死在他偉大行程的半途』等語而遭到處分。普希金住宅鄰近的房子，都安置了步哨，在他的住宅的大門口和住宅裏面，都有暗探來往徘徊着。

在移靈的前夜，正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夜間，人羣散去之後，普希金的住宅裏只剩下他的幾位近友；這時候憲兵團參謀部長杜拜里特（Дубельт）將軍帶着憲兵前來。他們並不把靈柩移到第二天要舉行奠禮的伊薩吉耶夫斯基教堂（Исаакиевский собор）去，而移到馬棚教堂（Конюшенная церковь），在舉行奠禮的這一天，教堂入口處都佈滿了警察，只允許那些被邀請參加的人進去。祭奠完畢之後，就把靈柩放到教堂的地下室裏去了。

二月二日至三日的夜間，有三部靈車和兩輛馬車開到教堂門口。一輛馬車裏面坐着憲兵長官，另一輛馬車裏面坐着普希金的朋友屠格涅夫，他是奉命把普希金的遺體護送



聖山鎮教堂中的普希金的墳墓 A.卡普倫作(1936年)

到普斯科夫省，距離米哈伊洛夫斯克村不遠的聖山嶽教堂去安葬的。他們把棺材裝上靈車，就急速地駛出城去。普斯科夫省的省長預先接到皇上的命令，當棺槨經過時，「禁止一切特殊表示，一切迎接，總而言之，禁止一切儀式即是」。

這個特別的葬禮行列，日夜兼程地在雪地裏飛馳前進；就好像罪犯們，想急忙祕密地了結掉自己所作的勾當一樣。

在一處驛站上，一位過路的教授夫人看見這些鬼鬼祟祟的憲兵們，在督促車夫趕快為一照蓋着蘆草的車子換馬，在這輛車子上就放着一個用草蓆蓋着的棺材。他就問一位在旁邊守望的人，這是怎麼一回事。

「天曉得這是怎麼一回事。聽說，一個什麼姓普希金的人被打死了，他們就把他包在蘆草和蓆子裏沿驛站飛奔——願上帝寬恕我，就像拖着石頭死狗一樣」。

尼古拉朝的沙皇俄羅斯就這樣埋葬了這一位最偉大的俄國詩人。

★

自從普希金逝世以來，已是一百多年了。殺害他的沙皇政體已經崩潰，而一些人勞苦和受難，另一些人什麼事都不幹在過着幸福的日子的那種社會制度，也已經崩潰了。全人民對於普希金的敬愛是與年俱增。他對於一切的人都是必要而又無限珍貴的。大家之所以需要他與珍愛他，就是因為他的詩的天才，他的不屈不撓的反叛性，他對於真理的不知疲倦的追求，他用來灌注生活的那種歡樂與美麗，他的深刻的人性與文化，他的語言的無比的音樂性，和他的文字的高貴的明朗性與樸素性。

普希金曾經幻想過的那條通到他紀念碑前的人民的小路，已經變成了寬闊堅實的康莊大道。他的著作被印成千百萬冊，並且立刻為羣衆所吸收，好像瀚海裏的乾沙在吸收雨水一樣。一切的人都知道他。他的作品被譯成蘇聯境內許多在過去為落後的民族的文字。普希金的預言實現了：

『我的名聲將傳遍整個偉大的俄羅斯，
它現存的一切語言，都譯着我的名字，
無論是驕傲的斯拉夫人的子孫，是芬蘭人
以及現在還是野蠻的通古斯人，和草原上的朋友——卡爾梅克人。

(戈寶權譯)





普希金作品的中译
(ПУШКИН В КИТАЙСКИХ
ПЕРЕВОДАХ)



普希金在夏園中

B. 塞羅夫作(1899年)



詩 選
(СТИХИ)

譯者前言

普希金一生的著作是異常豐富的，他對於俄國文學的貢獻也是異常巨大的，正因為這樣，他就被尊稱為「偉大的俄羅斯詩人，俄羅斯文學語言的創建者和新俄羅斯文學的奠基人」。在今天，他的無數卷的著作，不僅成為蘇聯人民的一份寶貴的財產，同時也成為全世界各國人民的一份珍貴的文學寶藏了，這我們只要從他的著作不斷被譯為各國文字的情形中就可以看出來。在中文方面，他的散文作品早已就被介紹過來，並且差不多全部被譯為中文，但是他的豐富的詩作，也許由於翻譯較為困難的原因，直到目前為止被介紹過來的還只限於很少的一部分（不足百首），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作為散文作家的普希金，是我們非常熟悉的，而作為詩人的普希金，則還生疏得很。

在俄國文學史上，普希金主要地被認為是位大詩人。他從八歲時起，就開始用法文寫詩。一八一一年被送至皇村中學後，他在學校裏更以詩才聞名，老詩人傑爾若文（Державин）聽了他在升級考試時所朗誦的「皇村回憶」（«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Царском Селе»）一詩後，會感嘆地講到：「這就是那將要接替傑爾若文的人！」另一位大詩人茹柯夫斯基（Жуковский）在讀到他於一八二〇年所完成的第一篇長詩「羅斯朗和露德米拉」（«Руслан и Людмила»）時，曾送了一張自己的畫像給他，並且題着這樣一行字：「一個失敗的先生，贈給一個成功的學生」。至於他後來所寫的長詩「葉甫格尼·奧尼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更是俄國詩歌中的不朽之作，俄國大批評家拜林斯基（Белинский）給了它很高的評價，稱它是「一部俄國生活的百科全書」。從這許多地方，我們就不難看出詩人普希金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普希金留給我們的詩作，最早的可以追溯到一八一三年，這正是他在皇村中學讀書的第三年。從這一年起直到他逝世前一年的一八三六年為止，他一共寫了將近八百首詩和十幾篇長詩，這些詩的形式和韻律都是多樣化的^①。其中一八一三年至一八一七年的

① 蘇聯的「學院」（«Академия»）出版社，在一九三四年出版了一本「普希金詩作韻律與聲（«Ярхо, Романович и Лапшина: Метрический справочник к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м Пушкина»），曾對於這個問題作了專門的研究。

六月為止，是他中學生活的時代。他這個時期中的詩，多半還是些模倣的習作，偏重於辭藻和修飾，但這時他已為自己的詩的創造立定一個基礎，開始走上自由創作的道路。從一八二〇年至一八二三年，還是他被放逐在南俄的時代。這時他的詩才蓬勃地發展起來，尤其是深受了拜倫的影響，甚至他自己也承認：『因為拜倫而發了狂』。接着這之後，他又被沙皇當局押送到他父母的領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Село Михайловское），禁居兩年（一八二四年七月至一八二六年九月）。這兩年的寂寞的鄉居生活，給了他更多的時間從事寫作，一八二四年他寫了五十一首詩，一八二五年他寫了五十二首詩，這是一生中寫得最多的兩年，也是他的詩作達到全熟之境的階段。此後，一八三〇年秋季滯留波爾金諾村（Болдино）時，他又在三個月當中寫了三十首抒情詩，這就是他稱爲的『多產的秋季』。及至他一八三一年結婚後，他所寫的詩的數量就逐漸減少下去。他最後五六年的生活中，每年平均只有一二十首詩，一八三一年較少，只寫了八首；一八三四年更少，只有兩首，其中一首還是不全的。這正好表示出了他晚年生活的悲劇性：這時他一方面被囚於宮廷，一方面又忍受着由於家庭所引起的一切不幸，終於走上決鬥而死的路程。他在逝世半年前所寫的『紀念碑』（«Памятник»）一詩，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首詩，因為他用這首詩爲他全部的詩的創造生活作了一個總結。

在中文方面，普希金的詩過去一部分是從俄文直譯的，一部分是從英文、法文、日文和世界語轉譯的，已讓我們的讀者對普希金的詩歌有一個認識。我現在特又從俄文選譯了卅四十首詩，其中除掉個別幾年未選外，其他的許多年代差不多每年都選了幾首，並且按照編年的次序排列：一來好讓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創造的發展的過程，一來也可以看出這些詩和他的生活的密切聯繫。我譯詩所據的版本，是一九三六年蘇聯『學院』出版社所印的六卷本紀念版的『普希金全集』，註釋是參照『學院』版所附的蔡甫洛夫斯基（Цявловский）的註釋和兒童叢書出版社版『普希金全集』所附的史洛尼姆斯基（Слонимский）的註釋編成的。

最後，就是在編譯的時候，承夏清雲兄（Валерий Перелешин）抽暇爲我用原文校對過全部的譯文，並且還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特此表示謝意。

譯者

一九四七年十月

我的墓誌銘

(МОЯ ЭПИТАФИЯ)

這兒埋葬着普希金；他和年青的繆斯，[⊖]
愛情與懶惰，共同消磨了愉快的一生；
他沒有做過什麼善事——可是在心靈上，
却實實在在是個好人。

——一八二五年——

(註)這首詩是普希金在十六歲時寫的，當時正盛行着這種幽默的墓誌銘。

⊖ 繆斯 (Muse)，詩神。

給 娜 泰 霞

(К НАТАШЕ)

美麗的夏季衰萎了，衰萎了；
明明的日子正飛逝過去；
陰霾的雲霧
在松林微暈的蔭影中蔓延着。
豐收的田地荒蕪了；
嬉戲的溪澗寒冷起來；
濃茂的樹林斑白了；
連蒼穹也顯得暗淡無光。

娜泰霞——我的光亮！[⊖]你現在那兒？
我怎能不流着辛酸的淚？
難道你就不肯和你心頭的朋友
共處一會兒時光？
無論在起着波濤的湖上，
無論是清晨黎明的時分
在菩提樹的清香覆蓋下，
我都遇不見你。

不久，不久，冬天的寒冷
就要將橡木林和田野造訪；

⊖ 在俄文中，光亮 (СВЕТ) 亦可作脫人語。

在充滿煙氣的茅舍裏，
馬上就會射出明亮的燈光。
我看見我的美人啦！
我將像關在窄籠裏的一隻金絲雀，
坐在家裏面悲傷，
和想着娜泰霞——我的光 ！

——一八一四年——

（註）這首詩是做德米特里耶夫（И. И. Дмитриев）的感傷歌體寫成的。據普希金中學時代的同學普希欽（И. И. Пущин）在回憶錄中說，詩中所提的娜泰霞（Наташа），就是指伏爾孔斯卡亞公爵小姐（Княжна Волконская）的美麗的侍女娜泰霞而言。伏爾孔斯卡亞是宮廷的女官，每年夏季攜侍女隨皇室至皇村消夏，入秋即返京城，當時普希金正熱愛娜泰霞，故在夏去秋來時寫成此詩。

玫 瑰
(P O S A)

我們的玫瑰在那兒，
我的朋友們？
玫瑰凋謝了，
這曙光之子。
不要說：
『青春就這樣衰萎了！』
不要說：
『這就是人生的歡樂！』
要向花兒說：
『再見吧，我憐惜你！』
並且指給我們看
百合花正在那兒開放。

——一八一五年——

（註）這首詩的前六句，是受了維亞柴姆斯基公爵（Князь Вяземский）的「致友人」（«К друзьям»）一詩的暗示而寫成的。在那首詩中，維亞柴姆斯基講到作為青春之象徵的玫瑰，說玫瑰「清晨以自己的美色為驕傲」，但「到了夜晚的時候，美麗的花兒就凋謝了」。在後四句詩中，普希金用百合花的形象來和玫瑰相對立，因為百合花是象徵永不凋謝的美和生命力的。這個形象，大概是取材自卡拉姆金（Карамзин）的「一個俄國旅客的書簡」（«Письма рус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а»）的第三十四封信。現在此地這首詩，是根據一八一九年的改正稿譯出的。

給 黛 麗 亞

(К ДЕЛИИ)

哦，親愛的黛麗亞！
快來吧，我的美人；
愛情的金色的星辰
已經出現在天空啦；
月亮靜悄悄地滾過去；
快來吧——你的阿爾古斯[⊖] 遠遠走開，
深夢已經把他所有的眼睛緊閉上。

在樺樹林靜寂的
隱秘的蔭影下，
一條孤寂的小溪
滾着銀色的波瀾
避和憂鬱的夜鶯[⊗] 一齊歌唱，
那是鼓情的愉快的隱避所，
又照耀着月色的清光。

黑夜把自己的暗影
籠罩在我們身上，

⊖ 阿爾古斯 (Аргус) 是希臘神話中的百眼巨人，此處又作敏銳的守護人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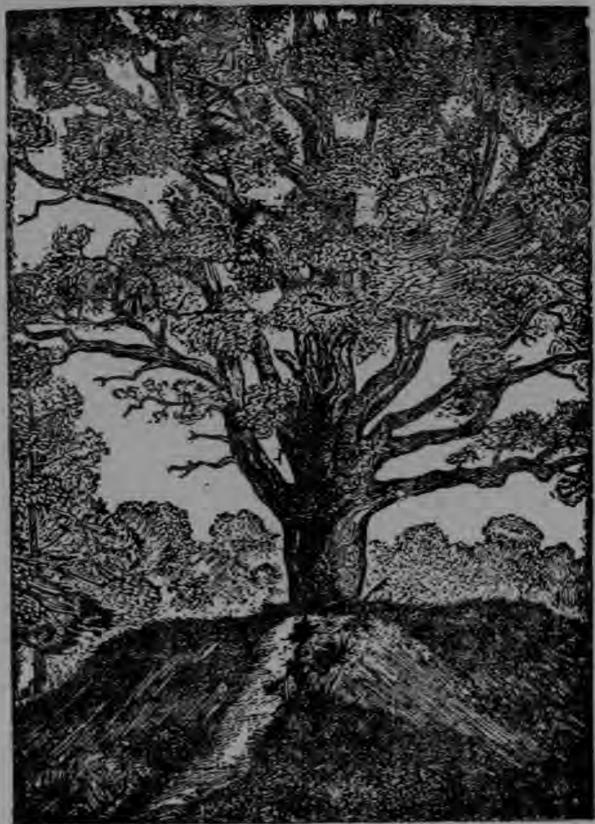
⊗ 此字原文為菲洛美拉 (Филомела)，據希臘神話傳說，菲洛美拉本係羅奧某王之女，後變為夜鶯。

灌木林的蔭影微睡，
愛情的瞬息迅速飛逝，
我全身都燃燒着慾望，
快來相會吧，哦，黛麗亞！
快來到我的懷抱中吧。

——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一七年——

（註）黛麗亞（Делия）本來是羅馬詩人梯布路斯（Albius Tibullus, 54—19 B. C.）哀歌集中一位女主人公的名字，她的丈夫是位軍官，當時正出勤遠行，普希金的這首詩，大概即取材於此。

又普希金的同學柯爾薩柯夫（Корсаков）曾將這首詩的第一節譜成歌曲，流行於皇村中學中。



三山村的大槐樹

Л. 希任斯基作

再見吧，真誠的櫟樹林！
(ПРОСТИТЕ, ВЕРНЫЕ ДУБРАВЫ！)

再見吧，真誠的櫟樹林！
再見吧，田園無憂的寧靜，
還有那迅速消逝了的日子
輕快的歡樂！
再見吧，三山村，在那兒
快樂會多少次將我相迎！
是不是我領受了你的甘美，
只爲了將來要永遠和你分別？
我從你們帶走了回憶，
但把心兒留給你們
也許（這是一個多麼甜美的夢想！），
我這個友情的自由、
歡樂、優美與智慧的崇拜者，
會重新回到你的田園，
來到菩提樹的蔭蔽下，
和在三山村的斜坡上行走，

——一八一七年——

（註）三山村（Тригорское）是女地主奧希泊娃（П. А. Осипова）的產業，與普希金父母的領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相毗鄰。普希金於一九一七年七月至八月間第一次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消夏，常訪問這位近鄰。這首詩是他在返彼得堡之前，寫在奧希泊娃的紀念冊上的，日子是一八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致察爾達耶夫

(К ЧААДАЕВУ)

愛情、希望和平靜的光榮
並沒有長久地把我們騙慰欺誑；
就是青春的歡樂，
也已經像夢，像朝霧一樣消亡；
但我們的內心還燃燒着願望，
在宿命力量的重壓之下
我們正帶着焦急的心情
傾聽祖國的召喚。
我們忍受着期待的苦刑
等候那種聖的自由時光，
正像一個年青的戀人
在等候那確切的會期一樣。
現在我們的內心還燃燒着自由之火，
現在我們正直的心還沒有死亡，
我的朋友，我們要把我們心靈的
美麗的激情，都獻給我們的祖邦。
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星辰
就要上升，射出光芒，
俄羅斯要從睡夢中蘇醒，
並在專制暴政的廢墟上，

將會寫上我們姓名的字樣。

——一八一八年——

(註)察爾達耶夫(П. Я. Чаадаев, 1794—1856)是位哲學家及政論家，著有『哲學書簡』(«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исьма»)一書，發譏反對沙皇暴政的思想。當普希金在皇村中學讀書時，即與察爾達耶夫相識，當時察爾達耶夫正是駐紮在皇村的近衛騎兵團中的一位軍官，其思想影響普希金非常之深。普希金寫這首詩時，正是十九歲，他最初並不打算把它發表，但是這首詩的手抄本却流行非常之廣，後來普希金會因為這首詩及其他幾首歌頌自由的詩章，被沙皇於一八二〇年放逐到南方去。

這首詩在一九〇三年方才第一次正式發表，流傳的稿本共有兩種，其中稍有出入，如第一句中的『平靜的光榮』，在另一稿本中為『驕矜的光榮』；第十七句中的『迷人的幸福星辰』則為『幸福的彩霞』。

哀 歌 (ЭЛЕГИЯ)

我體驗了自己的願望，
我厭倦了自己的幻想；
現在留下來的只是一片苦難，
那心靈空虛的果實。

在殘酷運命的風暴之下，
我的燦爛的花冠凋謝了；
我悲傷地、孤獨地生活着，
我等待着：是不是已到了我末日的時光？

這就像聽到冬日風暴的喧響，
受着曉來嚴寒吹打的
一片遲凋的樹葉，
在光裸的枝幹上戰慄一樣。

——一八二一年——

(註)這首詩寫於大衛多夫宗(Давыдовы)的領地卡曼加(Каменка)村，原稿上註有「一八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於卡曼加村」。又這首哀歌，最初是作為長詩「高加索的囚徒」第二部分中囚徒向高加索女郎的傾訴而寫的。

繆 斯

(M Y 3 A)

當我幼年的時候她愛過我，
還給了我一枝七管蘆管；
她帶着微笑諦聽着我；
我已經會輕輕地，用我柔嫩的手指，
按着空蘆管上發出響聲的洞眼，
奏出受了神靈啓示的莊嚴的頌歌，
和菲尼基牧人的溫和的山歌。
從清早到黃昏，我在樹樹靜寂的濃蔭下
勤勉地細聽着這位神秘的少女的課程；
爲了用偶然的嘉獎來使我高興，
她就把她可愛的前額上的卷髮往後一揮，
親自從我的手中拿開牧笛。
蘆管因爲神的氣息而有了生命，
還用聖潔的恍惚之情充滿了我的心靈。

——一八二一年——

(註) 這首詩，是法國詩人謝尼愛 (Andre Chenier) 的一首牧歌的改作。

囚 徒

(УЗНИК)

我坐在潮濕的牢獄的鐵柵邊：
一頭在束縛中飼養大了的年青的鷹鷂，
這是我悲哀的同伴，正在我的窗下，
拍着翅膀 啄着帶血的食物。

牠啄着，擲着，又看着我的窗戶，
好像在和我想着同樣的事情；
牠用牠的目光和叫聲召喚着我，
想對我說：『讓我們一齊飛走吧！』

『我們都是自由的鳥兒；是時候啦，弟兄，是時候啦！
讓我們飛到那兒，在雲外的山崗閃着白光，
讓我們飛到那兒，海濱閃耀着青色的光芒，
讓我們飛到那兒，就是那只有風……同我在散步着的地方！……』

——一八二二年——

(註)這首詩是普希金被放逐在商俄時，參觀了吉辛遜夫的牢獄之後寫成的。

只剩下我孤獨的一個人

(ОДИН, ОДИН ОСТАЛСЯ Я)

只剩下我孤獨的，孤獨的一個人啦。
一切的酒宴、愛人和朋友
都已經和輕柔的幻夢一齊消逝，
就是我的青春
也帶着它不可靠的才能暗淡下去。
這正像在漫漫長夜中
爲了那些愉快的少男少女們點的蠟燭，
當狂熱的歡宴將盡時
在白晝的光輝之前顯得蒼白無光——

——一八二二年——

真誠的希臘女郎呀！

(ГРЕЧАННА ВЕРНАЯ！)

真誠的希臘女郎呀！不要哭吧，——他是作爲一個英雄倒下的，
是敵人的鉛彈穿透了他的胸膛。
真誠的希臘女郎呀！⊖不要哭吧，——那不是你自己在最初的戰鬥之前，
爲他指定了血的光榮的路程？
那時候，你的丈夫預感到分離的痛苦，
向你伸出壯嚴的手，
還含着眼淚爲自己的嬰孩作了祝福。
但是黑色的旗幟正爲了自由在喧響飄揚，
於是他就像阿里斯托吉登一樣⊗，用桃金娘的枝葉裹着利劍，
衝進斃殺的疆場——他倒下了，但他却完成了
偉大的神聖的業績。

——一八二二年——

(註)一八二一年希臘人民起義，爲了保衛自己的祖國而反對土耳其的統治者，普希金異常狂熱地注意着這次人民的起義，甚至自己也夢想參加進去。

⊖ 原詩中並沒有這個句子，此處是爲了閱讀順口加上的。

⊗ 阿里斯托吉登 (Aristogelton)，是位雅典青年，曾於紀元前五一四年謀刺暴君希比亞斯 (Hippias)，不遂，被捕處死刑。

小 鳥

(ПТИЧКА)

在遙遠的異鄉，我謹守着
祖國的古老的風習：
在明明的春節
讓小鳥兒恢復自由。
我的心中感到了慰藉，
爲什麼還要對上帝怨怨不休，
即使當我能把自由的生活
贈給一個造物物的時候！

——一八二三年——

(註)一八二三年，普希金正被放逐在南俄的吉辛達夫。他就在這一年的五月十三日，寫了一封信給詩人格尼傑奇(Н. И. Гнедич)：「你知道俄國農民的那個動人的風俗嗎：就是在復活節(Светлое воскресенье)那一天要將小鳥兒放生。現在奉上這樣的一首詩給你。能不能不署名登在「祖國之子」(«Сын Отечества»)雜誌上？」從這一封信，我們就不難猜出普希金爲這一首小詩的心情和原由。原來這一年春天，普希金曾向當局請求，允其返還彼得堡，但結果遭到拒決。這一年三月復活節之前不久，他就接到外交部長的通知，說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對他的北返「不表同意」，因此他就寫了這首詩，間接地責罵沙皇的毫無仁慈。至於發表時不署名，是怕檢查不過。後來這一首詩沒有刊在「祖國之子」上，而是登在另一種雜誌上。

荒原中的自由底播種者
(СВОБОДЫ СЕЯТЕЛЬ ПУСТЫННЫЙ)

『一個播種者出去播自己的種子』

——約翰福音——

我是荒原中的一個自由底播種者，
我出去得很早，在黎明的晨星之前；
我用清潔而無罪的手
在被奴役的田疇上
撒下了有生命的種子——
但我浪費了的，只不過是時間，
有益的想法和勞力……。

去吃青草吧，你們這些愛和平的人民！
爲什麼要給牲畜以自由？
牠們只該被屠宰和剪毛，
牠們世世代代相傳下來的遺產
就是那掛着鈴鐺的重轡和皮鞭。

——一八二三年——

(註) 寫這首詩時，普希金正被沙皇放逐在南方。就在這時候，以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爲首的『神聖同盟』(俄、普、奧三國)，鎮壓了全歐洲的人民的革命力量；他們要法國國王派軍隊於一八二三年八月間鎮壓了西班牙的革命，俘虜了西班牙人民的革命領袖里愛哥將軍(一八二三年十一月七日被處絞刑)，西班牙的憲法也

被取消，國王菲迪南則被賦以無限的權力；他們又要奧國的軍隊鎮壓了意大利德黨人在那波里所發動的起義；而沙皇本人則更加强了其對於國內的統治。普希金目擊了這一切，不得不懷着一種悲觀的情緒，並且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羣衆的力量還沒有成熟到能爭取自由的時侯，最容易被強有力的反動力量所鎮壓，雖然他撒下了有生命的種子，但並不能立即長出他所希望的果實。他曾把這首詩寄給他的朋友屠格涅夫（А. И. Тургенев），並且稱它是篇「模倣溫和的民主主義者耶穌·基督的寓言（『一個播種者出去播自己的種子。』）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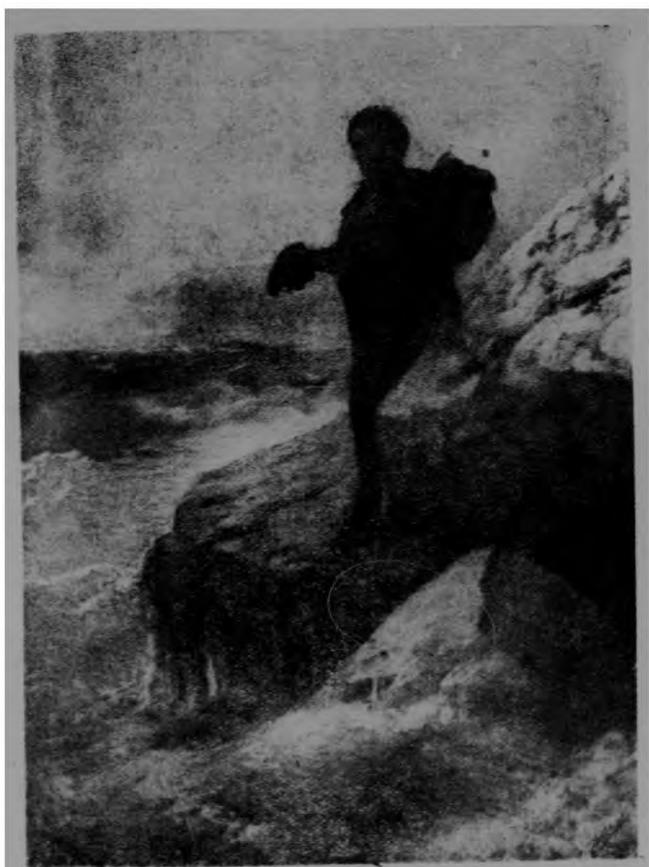
又這首詩的最後五句，應作反話看，它們正表現出他當時的苦痛的心情。

蝗蟲飛呀飛
(САРАНЧА ЛЕТЕЛА)

蝗蟲飛呀飛，
飛來就落定；
落定一切物吃光，
從此飛走無音信。

——一八二四年——

（註）一八二四年當普希金在奧德薩總督府供職時，總督伏隆卓夫把他當作爲一個小官員，派他去調查蝗災區域，這使得普希金氣憤異常，據說他回來後，就寫了這首短詩，作爲報告。



「再會吧，自由的原素！」 II. 雷賓及II. 阿伊索夫斯基合作

致大海

(К М О Р Ю)

再見吧，自由的元素[⊖]！
這是你最後一次在我的眼前
滾動着蔚藍色的波濤
和閃耀着驕傲的美色。

好像是朋友的憂鬱的怨訴，
好像是他在別離時的呼喚，
我現在最後一次傾聽
你悲哀的喧響，你召喚的喧響。

你是我心靈的願望之所在呀！
我時常沿着你的岸邊，
一個人靜悄悄地、曠曠地徘徊，
還因為那個隱秘的願望而苦惱着！[⊕]

我多麼愛你的回音，
愛你陰沉的聲調，你悠遠無盡的音響，
還有那黃昏時分的靜寂，

⊖ 指地、水、風、火四大原素。

⊕ 指普希金想秘密逃到海外去的願望。一九二四年正月間，普希金曾寫給他的弟弟：『我起點悄悄地带齊拐杖和鴉帽，乘船去一遊君士坦丁堡。神靈的俄羅斯在我覺得是大難受了』。

和那反覆無常的激情！

漁夫們的謙卑的風帆，
靠了你的任性的保護，
在波濤之間勇敢地滑過，
但當你跳躍起來而無法控制時，
大羣的船隻就會被覆沒。

我永不能捨棄
你這寂寞和靜止不動的海岸，
我懷着狂歡之情來祝賀你，
和任我的詩歌馳騁過
你波濤的峯頂。

你等待着，你召喚着……而我却被束縛住；
我的心靈在徒然地掙扎：
我被一種強烈的激情所魅惑，
獨自留在你的岸邊，

有什麼好憐惜？現在那兒
才是我毫無牽掛的路程？
而在你的荒漠中只有一樣東西
會驚震我的心靈。

這是一個峭岩，一個光榮的墳墓……
沉溺在那兒寒冷的噩夢裏的，
是那些哀廢的回憶：
拿破崙就在那兒消逝[⊖]。

⊖ 拿破崙於一八二一年死於亞海倫斯島，詩中的『一個峭岩』即指此島。

在那兒，他長臥在苦難中。
而緊跟在他之後，正像風暴的喧騰一樣，
另一個天才，我們思想上的另一個王者，
也從我們中間飛逝而去[⊖]。

自由之神所悲泣着的這位歌者消失了，
他把自己的桂冠留給了世界。
喧騰起來吧，激蕩起陰惡的天氣吧，
哦，大海，他曾經是你的歌者。

你的形象反映在他的身上，
他是用你的精神塑成，
他像你一樣地威嚴，深邃和陰沉，
他像你一樣，什麼都不能使他馴服。

世界空虛了……
海洋，你現在要把我帶到那兒？
人們的命運到處都是一樣：
有着幸福的地方，早已就有人看守，
或許是開明的賢者，或許是暴君。

哦，再見吧，大海！
我永不會忘記你莊嚴的美色，
我將長久地，長久地
傾聽你黃昏時分的轟響。

我的心靈充滿了你，
還把你的峭岩，你的港灣，

⊖ 指英國大詩人拜倫因參加希臘的革命於一八二四年四月間患瘧熱病死於米索隆基地方而言。

你的閃光，你的陰影 和波濤的喧響，
帶進森林，帶進靜夜的荒原。

——一八二四年——

（註）普希金因為寫作歌誦自由的詩，於一八二〇年被沙皇放逐至南方。在南俄時，又因為繼續寫作充滿反抗激情的詩，且與奧德薩總督伏隆卓夫有隙，於一八二四年七月間又被憲警押送到他父母的領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去，前後禁居有兩年之久。這首詩，他在離開奧德薩時就已經起筆，而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完成的。其中寫出了他對於拿破崙和拜倫的追念，復又寫出他想逃亡到海外去的胸懷。詩人維亞柴姆斯基公爵曾經屢次請普希金寫一首悼念拜倫的詩，但是普希金並沒有寫，而於當年十月間把這首詩寄給他，並且這樣寫道：『奉上悼念上帝的奴僕拜倫的短詩一首』，又這首詩，也表現出他是受了拜倫的『却爾德·哈羅爾德旅行記』（*The Pilgrimage of Childe Harold*），可能還又受了法國大詩人拉瑪丁（Lamartine）的『向大海告別』（*Adieux a la mer*）一詩的影響。

致巴赫切莎拉伊的水泉 (ФОНТАНУ БАХЧИСАРАЙСКОГО ДВОРЦА)

愛情的水泉，活躍的水泉！
我帶來兩朵玫瑰給你作禮品。
我愛你絮絮不休的細語
和詩一樣的清淚。

你那銀白色的水塵
像寒露撒滿了我全身：
哦，流吧，流吧，你快意的清泉！
用淙淙的流響，對我訴述你的隱情……

愛情的水泉，悲哀的水泉！
我也問過你的大理石：
我讀遍對那遠古的國度的讚美，
但你却緘默了關於瑪利亞的事蹟……[⊖]

你這後宮的蒼白的星光呀！

⊖ 巴赫切莎拉伊宮的這座水泉，係建於十八世紀，據說當時克里米亞的可汗吉勒伊(Гирей)西徒波蘭，俘虜了一位波蘭公主瑪利亞·波托茲卡羅(Мария Потоцкая)，其前妻柴勒瑪(Зарема，是位喬治亞女郎)甚為嫉妬，於深夜潛入瑪利亞的內室，將其殺害。可汗爲了紀念瑪利亞，即在宮中建了這座水泉，亦名「淚泉」。普希金一八二三年所寫的長篇『巴赫切莎拉伊的水泉』(«Бахчисарайский фонтан»)就是講這件事情的。

難道你在這兒竟被忘懷了麼？
或者瑪利亞和柴勒瑪
只不過是兩個幸福的幻影？

或者這只是一個想像的夢
在空漠的黑暗之中
繪出了自己一瞬間的幻影，
那心靈的曖昧的理想？

——一八二四年——

（註）普希金於一八二〇年九月自古爾茹夫前往辛菲羅波爾時，曾路過巴赫切沙拉伊，並訪問了當地的巴赫切沙拉伊宮及水泉，詩則是一八二四年十一月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寫成的。在當年十二月他這樣寫給詩人德里維格（Дельви́г）道：『我帶着病到了巴赫切沙拉伊。我以前曾聽見過關於那位愛戀的可汗所建的這座奇怪的紀念碑。К. 蔚意地把這件事敘述給我聽，稱它是 La fontaine des larmes（淚泉）。當我走進宮殿時，我看見那座已經毀壞了的水泉；從它生了鏽的鐵漏斗裏，水一滴一滴地在掉下來。……』。信中的 К.，據推測係指額耶夫斯基將軍的幼女瑪利亞·尼古拉耶夫娜·耶耶夫斯卡亞（Мария Николаевна Раевская，後嫁給十二月黨人伏爾孔斯基公爵〔Князь С. Г. Волконский〕），當時普希金正隨着他們一家人在南俄遊歷。

給 凱 恩

(К А. П. КЕРН)

我記得那美妙的一瞬：
在我的眼前出現了你，
有如曇花一現的幻影，
有如純潔之美的精靈。

在那絕望的憂愁底苦惱中，
在那喧囂的虛榮底困擾中，
我的耳邊長久地響着你溫柔的聲音，
我還在睡夢中見到你親愛的面影。

許多年代過去了。狂暴的激情
驅散了往日的幻想，
我忘記了你溫柔的聲音，
和你那天仙似的面影。

在窮鄉僻壤，在流放的陰暗生活中，
我的歲月就那樣靜靜地消逝過去，
失掉了神性，失掉了靈感，
失掉眼淚，失掉生命，也失掉了愛憎。

如今靈魂已開始覺醒：

這時候在我的眼前又重新出現了你，
有如曇花一現的幻影，
有如純潔之美的精靈。

我的心在喜地跳躍，
爲了它，一切又重新蘇醒，
有了神性，有了靈感，
有了生命，有了眼淚，也有了愛情。

——一八二五年——

（註）安娜·彼特羅夫娜·凱恩（Анна Петровна Керн, 1800—1879），是普希金的女友，又是三山村普希金的近親奧希泊娃家的親戚。普希金第一次於一八一九年在彼得堡奧爾寧（Оленин, 是美術學院的院長及公立圖書館的館長）家和她相識，詩中的第一句，就是回憶這次相會的。當普希金被禁居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時，凱恩也於一八二五年六月底到三山村來，拜望她的姑母奧希泊娃，兩人又再度相見。後來凱恩寫過一本普希金回憶錄，其中曾提到這次再見：「我們正在吃飯和談笑着。普希金手裏拿着一根大而粗的手杖突然走進來。姑母（我坐在她旁邊）爲我介紹了。他低低地彎身鞠了躬，但並沒有講一句話。我也沒有什麼話好對他說，因此我們好久都沒有交談」。凱恩是在七月十九日離開三山村，在她啓程的前夜，普希金送給她一草「葉市格尼·奧尼金」，其中還夾了這一首詩，署的日期是一八二五年七月十九日。凱恩又寫道：「當我正準備把這首詩的贈品藏到小盒子裏去時，他長久地看着我，繼而又突然把它搶過去，不肯還給我。我終於把這首詩要回來了。我不知道當時在他的腦海裏閃過的念頭，究竟是什麼」。凱恩後來和俄國著名的作曲家格林卡（Глинка）相識，這首詩就由格林卡譜成歌曲，留傳至今。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ЕСЛИ ЖИЗНЬ ТЕБЯ ОБМАНЕТ)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不要悲傷，不要心急！
陰鬱的日子須要鎮靜。
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將來臨。

心永遠憧憬着未來，
現在却常是陰沉：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會過去，
而那過去了的，就會變成親切的懷戀。

——一八二五年——

(註)這首詩是寫在奧希泊娃的女兒葉甫勃拉克西亞·尼古拉耶夫娜·伏里夫
(Евпраксия Николаевна Вульф)的紀念冊上的。

酒神祭歌[⊖]

(ВАХИЧЕСКАЯ ПЕСНЯ)

爲什麼歡樂的聲音靜息？
奏起吧，酒神祭歌的疊唱曲！
祝那些愛我們的溫柔的少女們
和年青的少婦們，萬歲！
把酒杯兒酌得更滿吧！
向鏗然有聲的杯底
向濃冽的葡萄酒
投進那些約言的戒指！

舉起酒杯來，讓我們碰杯吧！
祝繆斯們萬歲，祝理智萬歲！
你，神聖的太陽，燃燒起來吧！
正像在明亮的朝霞上升之前，
神像前的神燈顯得蒼白無光，
在智慧的不朽的陽光之前，
虛偽的學識也會暗淡和死滅。
太陽呀萬歲，黑暗呀隱退吧！

——一八二五年——

⊖ Вахх或Bacchus，是希臘神話中的酒神，在古希臘專有酒神祭紀念他。

冬天的黃昏

(ЗИМНИЙ ВЕЧЕР)

風暴把煙霧吹蔽了天空，
又捲刮得白雪滿地飛旋。
它一會兒像野獸在怒吼，
一會兒又像小孩在悲泣，
它突然刮過年久失修的屋頂，
把稻草吹得沙沙作響，
一會兒又像一個遲歸的旅人，
在敲着我們的門窗。

我們那所破舊的小屋
又淒涼，又黝暗。
我的老媽媽[⊖]，你爲什麼
靜默無語地倚在窗旁？
你，我的朋友，
是風暴的吼聲使你困倦？
還是你自己的紡車的響聲
勾引起你的瞌睡？

我們同乾一杯吧，
我不幸的青春時代的好友，

[⊖] 即指普希金的老媽媽。

讓我們用酒來澆愁；酒杯在那兒？
像這樣快樂就會馬上湧向心頭。
唱隻歌兒給我聽吧，山雀
怎樣寧靜地住在海那邊；
唱隻歌兒給我聽吧，少女
怎樣清晨到井邊去汲水。

風暴把煙霧吹蔽了天空，
又捲刮得白雪滿地飛旋。
它一會兒像野獸在怒吼，
一會兒又像小孩在悲泣。
我們同乾一杯吧，
我不幸的青春時代的好友，
我們用酒來澆愁；酒杯在那兒？
像這樣快樂就會馬上湧向心頭。

——一八二五年——

（註）普希金於一八二四年八月間，在寇警的押送之下到了他父母的領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見到他的父母、妹妹和弟弟。十一月間，全家人離開當地，就留下了普希金和他的奶娘阿林娜。奶地翁諾夫娜（Арина Родионова），孤獨相處了兩年。他這樣寫給他的朋友道：「晚上聽我的奶娘講故事。……她是我唯一的女友，只有和她在一起時我才不寂寞」。

風 暴

(Б У Р Я)

你看見那個站在岩石上的少女嗎，
穿着白色的衣裳，高臨在浪濤之上，
就是當大海在風暴的煙霧中喧騰，
和海岸在嬉戲，
就是當雷電的金光
用永遠是赤紅的光芒照亮了她，
而風在打擊和吹拂
她飄蕩着的輕紗的時光？
在風暴的煙霧中的大海，
在閃光中失掉蔚藍的天空，都是美麗的；
但是相信我吧：就是那個站在岩石上的少女，
她比波浪、天空和風暴，還要漂亮。

——一八二五年——

先知

(ПРОРОК)

我忍受精神飢渴的痛苦，
獨自躑躅在陰暗的荒原，
我看見一位六翼的天使
出現在我前面的十字路上；
他用輕柔如夢的手指，
觸着我的眼簾：
我的兩隻先知的眼睛就突然睜開，
像是受了驚濤的雌鷹一樣。
他又觸了我的耳朵，
使它充滿了喧聲和音響：
於是我就聽見星體在戰慄，
高空的天使在飛翔，
大海的蛇蟲在水底潛行，
深谷的葡萄枝藤在蔓延伸長。
他又俯着身子靠近我的嘴唇，
拔出我那個有罪的
愛空談的狡黠的舌頭，
再用染了血的右手
把智慧之蛇的巧舌
放進我麻木不仁的口腔。
他又用利劍割開我的胸口，

摘出我那顆跳躍的心，
再把一塊熾燃的炭火，
塞進我被剖開的胸膛。
我就像一個死屍似地躺在荒原上，
於是我聽見了上帝的聲音：
『起來，先知，聽吧，聽吧，
充滿我的意志吧，
走過陸地和海洋，
用語言去把人們的心靈燒亮』。

——一八二六年——

（註）普希金於一八二四年至一八二六年間被禁居於他父母的領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這首詩是他在—八二六年九月間去莫斯科之前寫成的。據普希金的朋友波高庭（М. П. Погодин）說，除去這首詩之外，他還有三首關於先知的詩，都是反對沙皇尼古拉一世的。

這首詩取材自舊約聖經『以賽亞書』第六章，其中有這樣的話：『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滿聖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個翅膀，用兩個翅膀遮臉，兩個翅膀遮腳，兩個翅膀飛翔。……有一位撒拉弗飛到我跟前，手裏拿着紅炭，用火剪從壇上取下來的。將炭沾我的口，說：『看哪，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惡便除掉，你的罪惡就被赦免了。』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去呢？』我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

據魏列薩耶夫的『普希金傳』中說，這首詩可以代表普希金對於詩歌的新觀念。詩人茹柯夫斯基認為『詩歌的目的——就是詩歌』，但普希金却認為詩人應為人民歌唱，『用語言去把人們的心靈燒亮』。

致 普 希 欽

(И. И. ПУЩИНУ)

我的第一個朋友，我的珍貴的朋友！
我歌頌過命運，
就是當我孤寂的庭園，
蓋滿了淒涼的白雪時，
響起了你馬車的鈴聲。
我祈求神聖的上蒼，
願我的聲音能帶給你的心靈
以同樣的慰藉！
願它會用中學時代那些明麗日子的光輝
照耀着你流刑的生活！

——一八二六年——

(註)普希欽(1798—1839)是普希金中學時代的同學及十二月黨人，當普希金被幽禁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他曾於一八二五年的正月十一日專程去訪問他，前幾行詩就講這次相會的。當年十二月十四日彼得堡發生了十二月黨人的起義，事敗，普希欽被捕，翌年七月由最高法院判處二十年的苦役流刑，充軍到西伯利亞去。後來普希金托十二月黨人尼吉泰·摩拉維約夫(Никита Муравьев)的妻子，把這首短詩連同「致西伯利亞囚徒」一詩，帶到西伯利亞去。普希欽於一八二八年正月間在赤塔接到這首詩，他後來這樣回憶道：「當我抵達赤塔的那一天，亞歷克山德娜·格利高里耶夫娜·摩拉維約娃(Александра Григорьевна Муравьева)招呼我到柵欄旁邊去，把一張小紙頭交給我……。普希金的聲音在我的心裏引起了



在「西伯利亞礦坑的底層」

H. 德米特斯基作

慰安的回響！……亞歷克山德娜·格利高里耶夫娜又急速地從柵欄那邊向我說道，她是在離開彼得堡的前夜，才從自己的一位朋友那裏接到這張紙頭的，她一直把它保留着，等到和我見面，她非常高興，就是終於能完成了禱人所囑託的事情了。

致西伯利亞的囚徒

(В СИБИРЬ)

在西伯利亞礦坑的底層，
望你們保持着驕傲忍耐的榜樣，
你們悲慘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意向，
決不會就那樣消亡。

厄運的忠實的姊妹——希望，
甚至在陰暗的地底，
也會喚起你們的精神和歡樂，
大家所期望的時辰，不久就會光臨。

愛情和友誼要穿過陰暗的牢門
達到你們的身旁，
正像我的自由的歌聲
會傳進你們勞役的深坑。

沉重的枷鎖會掉下，
陰暗的牢獄會覆亡，
自由會愉快地在門口迎接你們，
弟兄們會把利劍送到你們手上。

——一八二七年——

(註)十九世紀初葉，正是自由思想漫佈全俄之時，一般知識份子及軍人都從睡夢中覺醒過來，想推翻當時的沙皇政體，建立新的共和國。這種革命思想最初的表现，就是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彼得堡所爆發的十二月黨人的起義。這次起義雖然不幸被沙皇的鐵掌所鎮壓，五個主要的領袖被處死刑，其他一百多人都被判處流刑充軍到西伯利亞去，但是它的影響却非常之深。赫爾岑曾說過：『聖伊薩克廣場的砲聲，驚醒了俄國整個一代的青年』。當十二月黨人事變發生時，普希金正被禁居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及至他後來被新皇尼古拉一世召到莫斯科去時，尼古拉曾經問他：『普希金，假如你在彼得堡，你也會參加十二月十四日的那次起義嗎？』普希金大阻地回答道：『一定的，皇上。我所有的朋友都參與事謀，我不會不參加的。只因爲我不在當地而得免於難』。

我們大家都知道，普希金與十二月黨人往還甚密，他在一八二六年底或一八二七年初時寫成這首詩，托十二月黨人尼吉奈·摩拉維約夫的妻子帶到西伯利亞的赤塔去。放逐在當地的一位十二月黨詩人奧多耶夫斯基（А. И. Одоевский）曾和了一首詩，其中有這樣的句子：

『我們悲慘的工作不會就這樣消亡：
從星星之火會發出熊熊的火光——』

這兩句詩，在後來的俄國革命運動中會發生過重大的意義。當一九〇一年列寧在國外創辦『火星報』（Искра）時，就是用後一句詩來題名的，

夜 鶯

(СОЛОВЕЙ)

在亭園的寂靜中，春夜的陰暗裏，
有一隻東方的夜鶯站在玫瑰上歌唱。
但是可愛的玫瑰既無感覺，也沒有傾聽，
只在慕戀的頌歌中搖擺着身子和微睡。
你不就是這樣爲了無情的美人在歌唱？
想一想吧，詩人，你追求的是什麼？
她既沒有聽，也沒有感覺到你這位詩人，
你瞧，她開着花；但對你的招呼——却毫無回答。

——一八二七年——

(註) 這首詩是根據東方詩歌中的傳統題材而寫成的。

三 泉 (ТРИ КЛЮЧА)

在平靜、淒涼和無邊無垠的草原上，
神祕地湧流着三注泉：
一注是急速而狂烈的青春之泉，
它閃着銀光，發出喧響，在沸騰和奔流着；
一注是詩歌之泉[⊖]，它用靈感的波濤
飲了那些在平靜的草原上的放逐者；
最後一注泉——就是冰涼的忘懷之泉，
它比一切都能更溫柔地濕潤心頭的焦渴。

——一八二七年——

[⊖] 詩歌之泉原文爲 Кастальский ключ，據希臘神話傳說，巴爾拉斯山是阿波羅及各位經
所在之地，詩泉即在當地。又卡斯泰尼亞（Касталия）原是位水仙的名字，後被阿波羅
成爲一條溪流。

阿 里 昂

(АРИОН)

我們很多人同乘在獨木舟上；
有些人緊拉着帆，
有些人同心協力地
搖着插在深水裏的有力的槳。
我們聰明的舵手，在靜寂中倚着舵，
一聲不響地駕駛着滿載的船；
而我——充滿了完全的信心，
在向水手們歌唱……。
突然間，騷動的旋風
狂襲過來，掀起波濤的胸膛，……
舵手死了，水手們也死了！——
只剩下我一個隱秘的歌者，
被暴風雨擲向海岸，
我唱着舊日的頌歌，
並晒乾我潮濕的衣裳
在太陽下的岩石旁。

——一八二七年——

(註)據傳說，阿里昂是紀元前六至五世紀時的一位古希臘詩人與音樂家，有一次他帶了很多的財寶從意大利乘船到科林斯去，水手們在途中爲了想搶掠他的財寶，準備把他推進大海。他就要求他們，允許他再唱一次歌，然後跳進大海自盡。

海軍聽了他的歌聲，深為感動，就把他救回岸邊。在這首詩中，普希金以阿里昂自擬，舵手和水手們俱指十二月黨人，在十二月黨人的事變中，只有他一個人免於難，但他不能忘記他的友人，因此仍是一個人孤獨地在唱著舊日的頌歌。

這首詩，一八三〇年才初次在詩人德里維格所編的『文學報』上發表，未署名，以免當局從作者的名字猜出詩中的本意。

給 奶 娘

(НЯНЕ)

我嚴峻的歲月中的女友，
我的老邁了的親人！
你一個人獨自在松林的深處
長遠地長遠地等待着我。
你坐在自己閣樓的窗口悲嘆着，
像一個哨兵守在崗位上，
而拿在你滿是皺紋的手裏的編針
每分鐘都因為懸念而遲疑。
你凝視着那早就被遺忘了的入門
和那黑暗而遙遠的路程：
哀愁，預感，憂慮
一陣一陣地緊壓着你的胸膛——
於是你覺得……。

——一八二七年——

(註)在普希金的一生中，他的奶娘阿林娜·羅地翁諾夫娜是位相當重要的人物，普希金的童年和一八二四至二六年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兩年禁居的生活，都是和她同消磨掉的。普希金在『冬天的黃昏』等詩中也提起過她。

這首未完的詩大約是一八二七年正月至七月間寫的。普希金本來允許了他的奶娘，說這年夏天要回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過夏，因此這位奶娘就焦渴地期待着他。奶娘是不識字的，他曾在這年三月間用口述的方法托人代筆寫了一封信給普希金：



普希金的奶娘的房子

Л. 希任斯基作

「你永遠不斷地存在我的心頭和記憶中，只有當我睡覺的時候，我才忘記你和你待我的恩愛。你答應夏天到我們這兒來，這使我很高興。來吧，我的天使，到我們米哈伊洛夫斯克村來吧——我要把所有的馬都派到大路上去接你」。普希金這年夏天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住了兩個半月，十月才離開當地。此後不久，他的奶娘也到彼得堡去，住在普希金的妹妹奧麗加·塞爾格耶夫娜（Ольга Сергеевна，即巴甫里謝夫夫人〔Павлишцева〕）家裏，一八二八年底就死在她家。

美人，不要在我的面前再唱

(НЕ ПОЙ, КРАСАВИЦА, ПРИ МНЕ)

美人，不要在我的面前再唱
那悲哀的喬治亞底歌吧：
它們使我想起
另一種生活和遙遠的岸邊。

哦，你殘酷的歌聲
使我回想起了
草原、黑夜、和在月光照耀下的
遠方可憐的少女的倩影！……

當我看見你時，
我就忘記了那可愛的命運的幻影；
但當你啞喉時——又在我的面前，
我就重新想起了它。

美人，不要在我的面前再唱
那悲哀的喬治亞底歌吧：
它們使我回想起了
另一種生活和遙遠的岸邊。

——一八二八年——

（註）一八二八年夏天，普希金時常到距離彼得堡十八俄里遠的奧爾寧家的消夏別墅去，並在當地見到了俄國著名的作曲家格林卡。格林卡有一次在鋼琴上彈了一段格里波耶多夫（А. С. Грибоедов）告訴他的喬治亞的曲調，在座就有人建議，最好請誰為它譜上詞，普希金當時就答應了。後來格林卡在歌曲的原稿上寫道：『這首喬治亞的民族歌曲，是由格里波耶多夫告訴格林卡的。至於大家早就熟悉的這首歌的歌詞，是普希金在偶然聽了它的旋律時寫成的』。

預 感
(П Р Е Д Ч У В С Т В И Е)

烏雲又重新在靜寂中
聚集在我的頭頂上；
羨嫉的命運又重新要拿災厄
來把我威脅……
我要對宿命保持着蔑視嗎？
和我驕傲的青年時代的
不屈不撓與忍耐的精神
去和它相抗？

我因為狂暴的生活而疲乏，
正平心靜氣地等待着風暴：
也許，我還會得救，
重新找到避難的埠頭……
但在預感到那分別，
那不可逃避的威嚴的時光，
我的天使呀，我便最後一次
趕忙地緊握住你的手。

溫柔平和的天使呀，
你輕輕地對我說道：再見吧，
你悲傷啦：把你溫柔的視線

拾起來或是垂下來吧；
而在我的心靈中，
將用對你的回憶
來代替我年青時代的力量、
驕傲、期待和勇敢。

——一八二八年——

（註）一八二八年，因為在兩個十二月黨人的軍官身上搜到普希金所寫的『安德萊·謝尼愛』一詩的斷片，當局疑此詩係普希金為紀念十二月黨人起義事件而作，曾將其審訊。過後不久，又發生了一件新案件，就是普希金在吉辛達夫所寫的一首嘲笑基督迎胎的詩『加甫利亞德』（«Гавриида»）傳到了當局手裏，因為這首詩，普希金有遭受終身監禁的危險。普希金堅決否認這首詩係他所作，案件從當年六月一直拖到十月，後來就毫無下文而中斷了。據說這首詩中的『溫柔平和的天使』，係指安娜·亞歷克塞耶夫娜·奧烈寧娜（Анна Алексеевна Оленьна）。

一朵小花

(ЦВЕТOK)

我看見一朵遺忘在書本裏的小花，
它早已枯萎，失掉了清香；
就在這時，我的心靈裏
充滿了一個奇異的幻想：

它開在那兒？什麼時候？那一個春季？
它開得很久吧？是誰摘下來的，
是陌生的或者還是知友的手？
爲什麼又會被放到這兒來？

是爲了紀念溫存的相會，
或者是爲了命定的別離，
還是爲了紀念孤獨的漫步
在那靜寂的田野，森林之蔭？

他是不是還活着，她也還活着嗎？
他們現在棲身的一角又在那兒？
或者他們都早已枯萎，
就正像這朵無人知的小花？

——一八二八年——

頓 河

(Д О Н)

。在遼寬的原野中間閃着光，
那就是它在滾流着！……你好嗎，頓河！
從你遙遠的孩子們那裏
我給你帶來了敬禮。

正像一個有名的兄長一樣，
所有的河流都知道靜靜的頓河；
從阿拉克斯河和幼弗拉底斯河那裏
我給你帶來了敬禮。

頓河的駿馬逃避了惡意的追擊，
暫時喘息一會兒，
嗅到故鄉的泥土，它們已經在飲着
阿爾帕察河的水流。①

久遠的頓河，
爲了那些大胆的騎手
準備好你葡萄園的
沸騰着和冒着火星的酒漿吧。

——一八二九年——

① 是條劃分阿美尼亞和土耳其的疆界河。

（註）普希金於一八二八年四月向拉泰利亞·龔佳羅娃求婚，遭拒絕，立即啓程前往高加索，參加當時正在進行的俄土戰爭。同年六月底，俄軍剛抵土境愛爾露魯姆，普希金在當地住了三個多星期，即啓程北返，這首詩就是北返之後寫的。

冬天的早晨

(ЗИМНЕЕ УТРО)

嚴寒和太陽；多麼奇麗的日子！
你還在微睡着，我美麗的朋友——
是時候啦，美人兒，醒來吧：
張開你為甜美的夢緊閉着的眼睛
去迎接北方的曙光女神，
讓你也變成北方的星辰吧！

昨夜，你還記得嗎，雪風在怒吼，
濃霧掃過了混沌的天空；
月亮像個蒼白的斑點，
透過烏雲射出朦朧的黃光。
而你悲傷地坐在那兒——
現在呢……聽着窗外吧：

在蔚藍的蒼穹底下
像條孱弱的地氈，
白雪在鋪陳着，迎着太陽閃着光芒；
透明的森林黑光隱耀，
樺樹透過冰霜射出綠光，
小河在冰下面閃爍。

整個房間都被琥珀的光輝照得發亮。
生了火的壁爐
發出愉快的裂響。
躺在暖炕上想着，該是多麼快活。
但是你就吧：要不要吩咐
把那匹栗色的牝馬牽在雪橇上？

滑過清晨的白雪，
親愛的朋友，
我們任性的馬奔馳，
去造訪那片空曠的田野，
那不久之前還是繁茂的森林，
和那對於我是最親切的河濱。

——一八二九年——

我曾經愛過你

(Я ВАС ЛЮБИЛ)

我曾經愛過你：愛情，也許，
還沒有完全從我的心靈中消亡；
但願它不再煩擾你；
我一點也不願再使你難過悲傷。
我無言地、無望地愛過你，
我忍受着懼怯和嫉妒的磨折：
我那樣真誠那樣溫柔地愛過你，
祝上帝會給你另一個人也像我愛你一樣。

——一八二九年——

(註)這首詩是寫給誰的，至今無法查考。

致 詩 人

(ПОЭТУ)

詩人！不要重視羣衆的愛好。
狂熱的讚美的喧聲，瞬息就會消逝；
你一定會聽到惡人的批評和冷淡的人羣的嘲笑，
但你應該堅決、鎮靜而沉着。

你是帝王，你要獨自生活下去。
你要隨着自由的心靈的引導，沿着自由之前進，
結成那可愛的思想的果實，
不要爲你高貴的功績索取任何褒賞。

它們都存在你的心中。你自己就是最高的審判官；
你善於比誰都更嚴格地評價你的勞作，
犀厲的藝術家呀，你對它滿意嗎？

你滿意嗎？那麼就讓人羣去責備好了，
讓他們向燃着你的聖火的祭壇唾痰，
讓他們孩子氣地搖着你的三脚鼎吧。

——一八三〇年——

(註)這首詩是普希金的憤慨之作，其寫作動機，請參閱本集第二十六頁『普希金略傳』中的一段文字。如若再看他去世半年前所寫的『紀念碑』一詩和其他許多關於詩人的詩，就曉得他並不是和人民對立，而是為人民歌唱的。他所憎恨的羣衆，是指上流社會中那一批卑鄙和不學無識的人。

茨 岡
(Цыганы)

在樹蔭濃密的河岸上，
當夜晚寂靜的時光，
篷帳下面起了喧響和歌唱，
篝火也正閃着光亮。

你們好嗎，幸福的種族！
我認識你們的篝火：
假如在另一個時候，我真會
過着你們這種蓬帳的生活。

當明天最初的曙光上升，
你們遊盪的蹤跡就跟着消逝，
你們走了——但你們的詩人
却已經不能跟着你們同走。

他忘記了那漂泊的夜宿生活
和舊日的惡作劇，
只爲了揮野的安逸
和家居的寧靜。

— 一八三〇年 —

(註)這首詩在普希金生前發表時，標明係「譯自英文」，大概是普希金想借此掩開詩中自傳的成份。又普希金的這首詩，大概是在讀到英國詩人華滋華斯(Wordsworth)所寫的『茨岡』和鮑威爾斯(Bowles)的『茨岡人的野火』之後而寫的。

回 聲

(3 X 0)

無論 是野獸在濃密的森林裏咆哮，
無論 是角聲響起，雷聲吼鳴，
無論 是少女在山坡那邊歌唱，——
對一切的聲音
你都會在空曠的天空中
突然發出你的回聲。

你傾聽着雷聲的轟響，
你傾聽着風暴和浪濤之聲，
你傾聽着村中牧童的呼喊
而傳出你的回答，
但對你自己呀你却沒有回答……
而你呢，詩人，也是一樣！

——一八三一年——

夜 鶯 (СОЛОВЕЙ)

我的夜鶯，我的小夜鶯，
你這隻森林的小鳥兒！
你呀，你這隻小鳥兒呀，
有着三支相同的歌，
我呀，我這個年青人呀，
有着三件大心事！
第一件大心事呀，——
是年青人很早要完婚；
第二件大心事呀，——
是我的黑馬已經疲困；
第三件大心事呀，——
是惡毒的人們
把我和我美麗的姑娘分開。
在田野裏，在遼闊的田野裏，
你們爲我掘一個墓吧，
在我的頭頂上
栽上幾株鮮紅的花，
還在我的腳邊
引一道清泉。
當美麗的姑娘們走過，
她們要爲自己結起花冠。

當年老的人們走過，
他們就會掬飲清涼的泉水。

——一八三二年——

（註）這是普希金所譯的「西斯拉夫人之歌」（«Песни западных славян»）中的第十首歌，係取材自吳克·卡拉傑奇（Вук Караджич）的「塞爾維亞民歌集」。

我又重新造訪

(ВНОВЬ Я ПОСЕТИЛ)

……我又重新造訪

那一角土地，我曾經作為一個被放逐者
在那兒度過了兩年不知不覺的歲月[⊖]，
自從那時候起已經過去十年啦——
對於我，生活中起過很多的變化，
而我，順從着普遍的法則
也有了很大的改變，——但在這兒，
那往日的一切又重新生動地圍繞着我，
就好像昨天
我還在這些樹叢中漫步過一樣。

這兒是那間放逐時的小屋，

我曾和我可憐奶媽在那兒同住過。
老媽媽早已就不在啦[⊗]——隔着牆壁
我再也聽不見她小心巡視時的
沈重的脚步聲音。

這兒是那座多樹的山坡，

我時常寂然不動地坐在上面——

⊖ 指一八二四年至一八二六年他被禁居在當地而言。

⊗ 指他的奶媽阿林娜·羅地翁諾夫娜。這位奶媽於一八二八年死於彼得堡。

凝視着湖水，還帶着哀愁
回想起另一些岸邊，另一些波瀾……
在金黄色的田地和綠色的原野中間
它閃着青光，在遼闊地伸展着：
一個漁夫駕着扁舟
橫過那未知的湖水
還在身後拖着一面破舊了的魚網。
在傾斜的岸旁，散佈着許多村莊，
在它們後面聳立着一所磨坊，
迎風吃力地旋轉着自己的股膀……

在祖傳的領地的邊境上，
就是那條被雨水衝翻壞了的大路，
在伸向山坡的地方，
立着三株松樹——一株稍遠一點，
其他兩株緊緊地並排着，——
當我在月色的清光下
騎着馬經過它們的身旁，
它們的樹頂就用熟悉的喧囂聲將我歡迎着。
現在當我沿着這條大路走過去，
我又看見它們在我的前方。它們還是那樣，
還是同樣地傳出我的耳朵所熟悉的喧囂——
但在它們衰老的樹根旁
（從前那兒是空曠的，光禿的），
現在已長起一個年青的樹叢，
綠色的家庭；小樹像孩子一樣
擁擠在它們的蔭影下。
而在遠方，站着它們的一位憂鬱的同伴，
像個年老的獨身者，它的四周
還是像以前一樣地空曠。

你們好嗎，

年青和不熟識的一族！

我不會看到你們日後有力的成長，

就是當你們長得高過了我的老同伴

並且還把它們的老的樹頂從過路人的眼前遮開的時光。

但當我的孫子從和朋友閒談歸來，

充滿了高興和愉快的思想，

並且在夜色的黑暗中走過你的身旁，

讓他那時聽見你歡迎的喧響

和同想起我來吧。

——一八三五年——

（註）普希金一生中曾到他父母的領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去過好幾次：最早的一次是在一八一七年；一八二四年至一八二六年間，他被在當地禁居了兩年，這是他住得最長的一個時期。一八三五年五月和九月間，他又先後去過兩次，這首詩就是在九月二十六日寫的。他在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又會這樣寫給他的妻子：『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一切都依舊，只是那兒已經沒有我的奶娘了，此外當我不在的時候，在我熟識的那幾株松樹的旁邊，又長起了一個青的松樹的家庭』。

紀念碑

(ПАМЯТНИК)

Exegi monumentum ⊖

我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紀念碑，
在人們走向那兒的路徑上，青草不再生長，
它抬起那顆不肯屈服的頭顱
高聳在亞歷山大的紀念石柱之上 ⊕。

不，我不會完全死亡——我的靈魂在聖潔的詩歌中，
將比我的灰燼活得更久長，和逃避了腐朽滅亡，——
我將永遠光榮，即使還只有一個詩人
活在月光下的世界上。

我的名聲將傳遍整個偉大的俄羅斯，
它現存的一切語言，都會講着我的名字，
無論是驕傲的斯拉夫人的子孫，是芬蘭人，
以及現在還是野蠻的通古斯人，和草原上的朋友——
卡爾美克人，

⊖ 拉丁文，取自古羅馬大詩人荷拉士（Horace，紀元前六五至八年）一首頌歌的題詞，意爲「我建立了一個紀念碑」。

⊕ 亞歷山大紀念石柱，高二十七公尺，一八三二年建於彼得堡的冬宮廣場上，至今猶存。當一八三四年十一月舉行揚樞典禮時，普希金因爲不願參加，曾避開彼得堡。



莫斯科中心普希金廣場上的普希金紀念銅像
(建築師奧拜庫辛造)

我所以永遠能和人民親近，
是因為我會用我的詩歌，喚起人們的善心，
在這殘酷的世紀，我歌誦過自由，
並且還為那些沒落了的人們，祈求過憐憫同情。

哦，詩神缪斯，聽從上帝的意旨吧，
既不要畏懼侮辱，也不要希求桂冠，
讚美和誹謗，都平心靜氣地容忍，
也不要和愚罔的人空作爭論。

——一八三六年——

（註）這首詩是普希金在一八三六年寫的，原稿上註有「一八三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於石島」，但在一八八七年之前所發表的，都是沙皇的師傅——詩人茹柯夫斯基所修改的稿本，莫斯科城中心的普希金銅像上所刻的，也是這種修改的文字，這樣直到一九三七年詩人逝世百年祭時，才改刻原詩。即如原詩的第四句，普希金講的是亞歷山大的紀念石柱，但茹柯夫斯基將這處地方改為「拿破崙的紀念柱」（Вандомская колонна，這個紀念柱是一八三六年為了紀念拿破崙而在巴黎建立的），從此就可以知道沙皇當局在當時是怎樣害怕詩人的銳利的詩句了。在普希金所有的詩中，這首詩佔有一個很重要的位置，因為它寫出了詩人的崇高意向和使命，並且還為他一生的詩的創造，作了一個最後的總結。

（戈寶權譯）





長 詩
(ПОЭМЫ)

茨 岡^①

(Цыгани)

一大羣熱鬧的茨岡
沿着柏薩臘比游蕩^②。
他們今天過夜，就在那。
河上搭起破爛的篷帳。
自由自在的，還有天做他們的篷，
好快樂的過夜，他們的和平的夢。
好些車輪中間，
一半蓋着地氈，
點上了燈，一家人。
圍着就預備晚飯。
他們的馬在乾淨的田地上放着，
篷帳後面一隻熊開了鎖鍊綑着，
曠場中間，一切
都是活潑潑地：

① 普希金的道首長詩，起筆於一八二三年年底，完成於一八二四年十月十日，全詩凡五百六十九行，屠秋白先生只譯到第四百三十三行。這篇未完的譯詩，最初發表在『五月』詩叢上，後於一九三八年三月由萬葉書店印為單行本，此地所印的，就是根據這一版本。又譯詩後，原附有鎬金先生所寫的後記，共四大段，現只節錄了一二兩段，因為這兩段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屠秋白先生譯這首詩的經過情形，其他兩段則從略。又譯詩中的許多註解，都是編者根據原文校閱時加進去的。

② 柏薩臘比(Бессарабия)在羅馬尼亞東部，與烏克蘭接壤相連，現為摩爾達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首府為吉辛達夫，一八二〇年時普希金曾被放逐於當地。

小孩子叫着，
娘兒們唱着，
還有車上的
行軍竈響着。
這些人衆，一早
就又要上路的，
他們要有心事，
也是怪和乎的。
游蕩的營帳紮下了，
沉默的睡魔也來了。
靜悄悄的曠場，聽得見的
也就祇有馬嘮跟狗咬了。
那兒也再看不見火光，
什麼都安靜，祇有月亮，
高高的獨個兒在天上
照着那靜悄悄的營帳。
一個蓬帳裏面
老頭兒還沒有睡着，
他坐在炭跟前
借一點兒火氣烤着，
看着那遠遠的田地
單滿了夜裏的霧氣。
他有個年青女兒，
到荒田去玩了，
她那自由的性兒，
就這麼游蕩了：
她來是要來的，
可是已經太晚了。
月亮送着雲兒

要分手也就快了。
真妃兒，真妃兒，怎樣還不來，
老頭兒這頓窮飯也要冷完了。

啊，她來了。跟着她後面走的，
那個人，年紀很青哪，——
老頭兒是從來也沒見過的。
姑娘說：『我的父親哪，
我同得個客人：我在墳場
荒地上找着的他，
我叫他來到我們的營帳，
讓他這兒過夜罷，
他說，他要做伙同
跟我們一樣。
衙門裏要捉他，
我若要保護他
他名字叫阿樂哥，
願意到處跟着我』。

老頭兒：——

我很高興。
就在我們這帳
裏面的草堆上
過夜也行，
要是你真願意
留在我們這裏
一塊兒來挨這個苦命，
那也沒有什麼不行。
準有你的麵包，

準有地方睡覺，
你就做了我們的人，
祇要慣了就成，
雖然說是窮困，
倒也自由得很。
我們明天清早起身
就一塊兒趕着車動身；
隨便你找個什麼事做做：
鐵錘呢，阿樂哥？[⊖]
還是你會唱歌，
帶隻熊到村莊上去走走？

阿樂哥：——
我留着不走了。

真妃兒：——
他是我的——
誰也不會來把他趕走的！
啊呀，已經是大晚了……
彎彎的月色落山了，
田地都已經給霧蓋住了。
霧魔來了，我真蒸不住了。

天亮了。老頭兒輕輕的
撿着那個沒有聲音的
筵篋走着。『起來吧，

⊖ 此句中的『鐵錘呢』，按原文應為『打鐵呢』或『錘鐵呢』。

真犯兒，太陽也出山了；
我的客人，醒醒吧！
孩子們，好夢別太貪了『』。
大家都起身了，好熱鬧，
篷帳拆了，車子準備好，
這麼一大羣的人
大家一塊兒動身，
那好空曠的平原上，
後面老的少的，家婆男女，
前面還有小孩子，騎着騾：
驢背上背兩個大筐
一邊一個的掛着，
孩子在裏面耍着。
叫喚着，鬧着，
茨岡的歌唱着，
熊也在叫着
牠的鎖鍊響着；
花花綠綠的是破爛的衣服，
小孩子老頭兒還光着脊骨；
狗的叫聲，咬聲，人說話的聲音，
還有咋咋呀呀的車子的聲音。
這是多麼煩雜，多麼野腔野調，
可是，一切都活潑潑地安靜不了，
沒有我們那種死沉沉的情調，
沒有那樣的安閒生活的單調，
——祇有奴隸的歌謠
雜着單調和無聊。

儘量看那空曠的荒地
那年輕人是在煩悶，
憂愁的原因好秘密，
自己都不敢問一問。
現在他是個世界上的自由人。
黑眼睛的冥妃同着他，
太陽也很快樂的照着他，
中午的陽光美麗得那麼愛人。
年輕人的心可還在跳動，
他擔心着什麼，這樣心痛？

你看吧，看那上帝的鳥兒，
牠不用勞動也不用擔心，
夜長呢，樹枝上睡個覺兒，
那兒爲着做窩兒去操心。
太陽出來了，
拍拍翅膀就要飛的。
鳥兒唱開了，
好嗓子是上帝給的。
春天景緻是最好，
等到熬過了一個夏天，
晚秋就又是霧又是煙，
人要苦悶要煩燥，
鳥兒可遠遠的飛去了。
飛過蒼茫的大海，
飛到暖和的天邊去了，
等到了春天再來。

他也是隻無憂無慮的鳥，
給人趕出來了，到處漂流，



茨 岡

F. 克里曼傑娃作 (1936年)

靠得住的泉兒，向來沒有，
無論什麼，他一概受不了。
四面八方，那兒都是他的路，
到處的草堆都算是他的床，[⊖]
朝晨醒來，聽那上帝的朝虔，
一天到晚就這麼吊兒耶當。
要過活固然
總要用些心機，
可是他的懶
使他死心塌地。
神妙的福星，有時候
意外的降臨，他要有
這樣偶然的運氣
就過得堂皇富麗；
孤零零的他，
頭上也不止打過一次焦雷。
可是他管嗎？
他總是馬馬虎虎倒頭就睡。
就這樣過活，
管不了許多，
看那瞎了眼的命運
究竟有多大的本領！
然而他的情愛，
要過他的心坎，
那是多麼難挨，
滿腔都在沸騰！
這樣的日子過去了有多久，

⊖ 此句按原文應譯為：『到處都有供夜宿的庇蔭』，大概是秋白先生在翻譯時將原文中的『сень』（有蔭影，天幕，庇蔭等意）誤看成『сено』（乾草）了。

就算安靜了是不是能長久？
那情愛是總又要醒的；
等着吧，不給你放心的。

真妃兒：——

好朋友，你樂吧，
你拿掉了那些，[⊖]
有點兒可惜吧？

阿樂哥：

我拿掉的那些？[⊖]……

真妃兒：

你自己懂得——
那些故鄉的人，
還有故鄉的
城市。

阿樂哥：

要可惜人？
可惜什麼？
你也知道
你想得到
那是什麼？
那沉悶的城市，
不自由有的是！
那裏的人要成堆，

⊖ 此句按原文應譯為：『你永遠丟掉了的那些！』。

⊖ 此句按原文應譯為：『我丟了些什麼呢？』

四面圍着了堡壘，
朝晨也沒有爽快的呼吸，
沒有青春的草地的氣息。
他們愛呢，又害羞，
思想也要趕走，
出賣着自己的自由，
對着偶像叩頭；
討那一點兒錢
還管一根鎖鍊。
我丟了什麼？去賣朋友的幹活，
是那些發瘋似的要錢的傢伙，
是荒謬絕倫的判決詞，
還是耀武揚威的羞恥？

真妮兒：——

然而那個有大的宮殿，[⊖]
有的是那花花綠綠的地毯，
整鬧的玩意兒，還有酒宴，
姑娘們的打扮是那麼好看！

阿樂哥：——

城裏面的熱鬧那又有什麼快樂？
那兒沒有愛情，那兒就沒有快樂！
娘兒們呢……你沒有她們的
珠寶跟首飾，沒有她們的
貴重裝飾，還比她們強呢！
你不要變心，我的親愛的！
我……就祇有一個心願——

⊖ 此句按原文應譯為：『然而那兒有的是龐大的宮殿』。

要給你愛情，
要跟你散心；
就流落也甘心情願。——

老頭兒；——

孩子，你倒還愛我們，
雖然出身是個富人；
可是誰要是享慣了福
自由就不一定是舒服。
我們這裏好久就有一個傳說：
皇帝把一個人趕了出來，
叫他來到這裏過流浪的生活
（他叫什麼，我可說不起來，
雖然我以前知道他的貴姓大名），
他自己已經上了年紀，
可是他的好心，卻又活潑又年青；
他的嗓子可來得神奇，
像流水的聲音那樣清潤，
真有點兒唱歌兒的天才，
大家都愛上了他，
他就在那款奈河邊兒住下，^①
誰也不肯得罪，
他祇愛講故事，真叫人捨不下。
他是什麼也不想，
又胆小又沒力量，
真像個小孩子
祇等著吃奶子，
打獵捉魚，都是別人替他幹，

① 『款奈河』按通譯為『多瑙河』。

河凍了冰，那可是真爲難：
冬天的大風雪，呼拉呼拉的吹着，
一層層蓬蓬鬆鬆的雪花兒蓋着，——
蓋着這神聖的老頭：
可是，他仍舊不能夠
自己關心自己生活的窮苦，
東飄西蕩，他臉是那麽乾枯。
他說這是上帝的震怒，
罰他的罪過，叫他受苦。
他儘在等着饒恕，
可憐呵，總是愁苦；
就這麼沿着敦奈河流蕩，[⊖]
多少痛苦的現淚流得那麽寬，
還在那兒回想了又回想，——
想自己的城市是離得那麽遠……
他死的時候，
悲傷的朋友
還聽見了他的遺囑：
請他們把他的屍骨
一定要送到南邊去安葬，——
死都記得這是他的外鄉。

阿樂哥：——

○，羅馬，○，偉大的國家，
這就是你子孫的命窮！
愛情的，天神的歌曲家，
請你說罷：什麼是光榮？
是墳墓上的呼號，

⇒ 見前頁註。

歌功頌德的熱鬧，
一代一代傳下去的奉旨？
還是在草堆裏借樹蔭，[⊖]
支起煙霧沈沈的篷帳，
聽說故事的野蠻笨罔？

過了兩年。這些和平的笨罔
仍舊是那樣成羣的流浪，
照舊是那處歡迎，
那處有的是安靜。
阿樂哥拋棄了鎖鍊似的文明，
自由自在，和他們一樣，
沒有什麼可惜，也沒有什麼擔心，
就這麼一天天的流蕩。
仍舊是那樣的他，
仍舊是那樣的他家；
以前的事情，
甚至於忘完了；
笨罔的生活
他已經過慣了。
他愛他這夜的草堆，[⊙]
愛那永久的懶惰，[⊙]沈醉，
愛他們講話的腔調，
又響亮又那麼單調。
那個毛茸茸的熊，

⊖ 此句中的「在草堆裏」是誤譯，按原文應為「在煙霧沈沈的篷帳的蔭庇下」。

⊙ 此句按原文應譯為：「他愛他這夜宿的庇蔭」。

丟掉了自己的洞，
也住在他的篷帳，
倒像個客人模樣，
沿着荒郊野地的道路，
靠近莫爾多人的院子
牠就在村莊上去跳舞，
一羣人圍了一個圈子，
人家小心珍重的，
牠可臃腫腫誇，
又那麼哼哼的叫着，
把陳舊的鎖鍊咬着。
老頭兒撐着旅行的手杖，
懶懶的敲着鼓兒；
阿樂哥唱着歌兒，
牽着那隻熊兒，討點兒賞——
丟一個圈子，可要難為真妃——
去收大家的錢，誰願意就給……
晚上來了，他們三個人一塊兒
裹着人家沒有收割的小麥；
老頭兒睡着了——什麼都安靜了……
篷帳裏靜悄悄的，那麼烏黑。

老頭兒的血已經快要凍了
响一响那青春的太哥
緩和一下罷，女兒可唱動了，
她靠着搖籃就那麼唱，
她唱地的愛惜，

叫阿樂哥寒心，
阿樂哥的臉
蒼白的可憐。

真妃兒唱：

『我的老丈夫，
可怕的丈夫，
你就斫我，你就燒我，
我不怕刀，我不怕火，
我的心腸鐵硬，
看見你就要恨；
我愛了另外一個他，
就是死，我也要愛着他』。

阿樂哥：——

別做聲。唱歌真叫我厭煩，
這派的野腔調，我不喜歡。

真妃兒：——

你不喜歡？那和我有什麼關係？
我唱我的歌兒，我唱給我自己。
『你就斫我，你就燒我，
我可是什麼也不說。
我的老丈夫
可怕的丈夫
你不會知道他，
你別想知道他，
他比春天還新鮮，他比夏天還熱烈；
他是多麼愛我！多麼勇敢，多麼年青！

那天悄悄的晚上，我和他多麼親熱！
說起你的花白頭髮，我還笑得要命』。

阿樂哥：——

別做聲，真妃兒，我滿意……

真妃兒：——

我的歌兒，你懂瞭沒有？

阿樂哥：——

真妃兒……

真妃兒：——

我唱的就是你，
你要生氣，有你的自由。
(她走開唱着『我的老丈夫』等等)。

老頭兒：——

對了，對了，我記得了；這一首歌兒
還是在我們的時候唱起的頭兒，
就這麼唱着好玩，
大家都已經聽慣。
從前在卡古爾的荒野，
流浪着的冬天的長夜，
我的馬提亞對着火兒，[⊖]
搖着女兒唱這首歌兒。

⊖ 按原文馬提亞應譯為馬利烏拉(Марула)。

過去的那些年代，
一天天的消磨，
暗淡得記不起來，
獨有這一首歌，
簡直和生了根一樣，
深深的記住在心上。

安靜得什麼也……
南方，南方的夜……
那碧青的天上
掛着一個月亮。
真把兒把老頭子叫醒
『阿樂哥多可怕，○！父親！
他做着惡夢。你聽聽：
他是在哭着，又在哼』。

老頭兒：——

別動他，別做聲；
俄國有個傳說：
現在半夜三更，
宅神總是壓着
睡着了的，
呼吸就很難過
天快亮了，宅神
自己就會走脫。
你，現在別做聲，
來跟我一塊坐。

真妃兒：——

父親，他在悄悄的叫『真妃兒！』

老頭兒：——

他在找你呢，雖然做着夢！

可見得這是他看着真妃兒

比整個兒的世界還貴重。

真妃兒：——

我對他的愛情可已經冰冷，

我的心要自由，我實在氣悶，

我已經……可是，靜些，你有沒聽？

他又叫了另外一個人的姓名。

老頭兒：——

是誰的？

真妃兒：——

你也沒有聽清？

他啞着聲音的哼，

咬着牙齒的發狠，

多麼可怕！我去叫他醒。

老頭兒：——

何必呢；不要把夜神趕走，

他自己會走的。

真妃兒：——

他在翻身了……
他醒了……起來了……他在叫我……
我去看他。再見，你也好睏了。

阿樂哥：——
你那兒去了來的？

真妃兒：——
跟父親
一塊兒坐了一坐。你好難過！
什麼鬼壓住了你，你的心，
在夢裏苦夠了。真嚇着我：
你在夢裏咬牙切齒的叫我。

阿樂哥：——
我夢見了你。彷彿是你和我……
唉，我看見了可怕的幻想。

真妃兒：——
你，別信那夢裏的怪現象。

阿樂哥：——
我麼？唉，我什麼也不信；
夢也不信，甜言蜜語也不信；
就是你的心，我也不信。

老頭兒：——
你幹什麼時時刻刻的操心，

幹什麼要嘆氣，唉聲，
我的發瘋發青年人？
這裏的人是自由的，
天是清的，老婆是有的
光榮就是美麗，不要哭：
煩悶死了，你自己吃苦。

阿樂哥：——

父親，她不愛我。

老頭兒：——

朋友，你別難過，
她是個小孩；
你的發愁真沒有道理，
你那樣的愛，
又難又苦，女人的心理，
可來得個隨便；
你看那個天邊，
遠遠的月亮，
自由的在遊，
牠的光輝順便的
平等的照着整個天下，
牠就這麼隨便的
射着一片雲，那雲底下
可真是燦爛的光芒，
但是，你看牠已經又
移到了別一片雲上，
仍舊又不會有多久。
誰能夠指示天上一個地方，

給月亮說：再動就不行！
誰又能夠愛着年輕的姑娘
說：愛着一個不准變心！
你寬心些吧！⊖

阿樂哥：——

他以前多麼愛我！
多麼親熱的待我，
就說晚上吧
在空曠的寂靜裏面
總和我一塊兒談天！
她充滿着孩子氣的快樂
還有那可愛的嗚嗚啾啾
或是溫柔的擁抱
會把我的愁悶
一下子就都趕掉！
現在怎麼樣呢？
真妃兒對我要敬肅了！
我的真妃兒竟冷淡了！

老頭兒：——

你聽着，我跟你講我自己的故事。
要知道，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莫斯科人還沒有恐嚇東奈河——⊖
（你聽我記起了舊的悲哀，阿樂哥），
那時候我們害怕着蘇丹，

⊖ 自此行起，係從另東紙片中抄出者。——德金註

⊖ 『東奈河』按應譯為『多奈河』。

婦那個怕薩蒲孔孔護管[⊖]，
他那高高的堡壘在亞克爾曼，
那時候呢我還年青，我的心肝
正在沸騰着狂熱的快樂，
我的頭髮沒有灰白一根。
年青美人之中，一個……
我真當她太陽似的賞識，
後來呢，她終究成了我的。
唉，青年時代是容易過的，
祇真像流星那麼樣一閃，
我的愛情可比這個還短：
她，呀，我的那馬利烏拉，
祇愛了我一年。有一天，
我們在卡古爾的水邊
碰到另外一幫笨岡兒；
他們在我們附近
山腳底下，搭了篷帳，
一塊兒歇了兩晚上。
第三天他們就動身，
馬利烏拉，丟下了小女兒，
就××跟着他們走了。[⊖]
我安安穩穩的睡着覺兒，
天剛亮我醒過來，沒有了！
沒有了我的愛人。找着叫着
一點兒影子也沒有
真妃兒也哭了，儘在吵鬧着，
我也哭了！……從那時候

⊖ 此句按原文應譯為「跟那個名叫薩扎克的土耳其總督管轄」。

⊖ 按原文，此處的「××」，可改為「一同」兩字，或刪去亦可。

我變色也不變。我要兇狠的笑他，
笑他那突然驚醒的恐懼，
聽着他撲隆通的掉下去，
這聲音夠我長久的好笑，
也可以算得甜蜜的音調。

年青的茨岡：——

再，再親一個嘴！

真妃兒：——

快些！

我丈夫又兇又愛吃醋。

茨岡：——

再親一個……要長久些。

爲着分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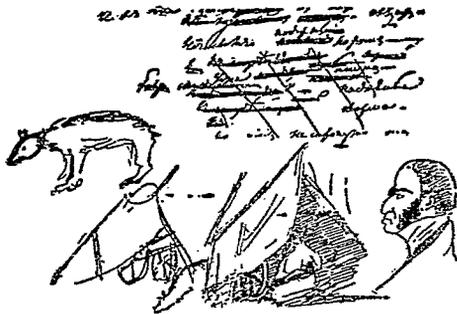
真妃兒：——

.....

(瞿秋白譯)

後 記

我在木天處看到這部手稿，那時我們正預備編『時調』，打算把他編入。但這部稿子是不完全的，當秋白先生離開上海到江西去時，把這部未完的譯稿交給從他學俄文的彭玲小姐，後來，『歷史的誤會』，使得這位光輝的革命者的天才的生命不久便犧牲了。彭小姐把這部稿子交給了木天，那是秋白先生鈔在一本黑布緞面的英文鈔本上的，另



普希金的『茨岡』的手稿

外還有一疊零碎的中國竹紙用拷貝鉛筆寫上的殘稿。

【時調】沒有刊載這部稿子，原因是篇幅狹小，全部想刊登抗戰詩歌的作品和論文，『茨岡』與抗戰似又無關係；但我們終於決意把他在『五月』上刊出。我讀了這部稿子，止不住心扉的歡喜，秋白先生在詩歌的語言上的寶貴的試驗：正是給我們對抗戰詩歌的語言問題有極大的幫助，於是，我費上兩個整天整夜的時間，翻着『羅和字典』對着俄文原本，把可能整理出來的都從那些零碎紙片中整理了出來，第一次發表在『五月』上。

大概謄錄在潛本上的，當可算是定稿了；雖有脫落或存疑的字（秋白先生在字旁加游黑點），我也從那些零星紙片中給尋找出來，共計四百三十八行。此外還有七十七行，則全從那疊零星紙片中整理出來的，共計五百十五行。以下便沒有譯下去。普希金的原詩共五百六十九行，秋白先生的翻譯，並不是按行對譯的，因為語言運用上的便利和要使得他完全，略略在行數上增長了些，按之原詩，是譯到第四百三十三行，底下還剩一百三十六行未譯。

那一束零星紙片，是秋白先生的草稿，從頭上開始，都可以從這裏面尋到。在整理中，處處可以看到秋白先生的工作的慎重和精細：在這些零星的紙片上面，大概都是用拷貝鉛筆寫的許多行節；因為持久潮溼，拷貝鉛筆的紫色已散開而有些模糊了。我們可以看到，幾乎在草稿中，每一句每一節都經過幾次的修改，在那些行句上面，畫着許多的符號，那是權衡着音節的抑揚的；還有在許多紙片上畫着許多小方格子，試驗着字句的短長；再有，有方塊字不能應用的時候，他用他創製的位了化方案的新文字先寫錄下來，有時寫一個詞，有時寫一句，有時寫一大段，然後再引方塊字來翻譯出來，再修改，務使達到流利通暢明白的程度。這樣的艱辛的工作，真是應該提醒我們目下的一些詩

歌工作的朋友的毫無誠意的堆砌字類，或者任意地胡亂寫作，是何等可盜的懶惰。

沒有一樣好的工作，不是由艱辛中完成的。秋白先生煞費心思的譯了這首詩，纔使我們讀得明白通暢，假如他隨便一點，那自然有許多別的隨手可以揀得的辭藻，可以鋪陳華麗一下的，然而不，秋白先生的譯這首詩，是一個莊嚴的「第一次用最普通的白話寫詩的嘗試」（從濟本襯頁上鉛筆寫的拉丁字譯出），這，是秋白先生曾經思慮過許久的詩歌口語化問題的一次勇敢的實踐。這一次實踐是成功的，至少，這嘗試證明了我們的詩歌的語言雖然貧乏，雖然時時要苦悶着語言的不够應用，然而，當真正肯去和口語（最普通的白話）接近時，便可以活潑和豐富起來。詩歌是語言的藝術，詩人應該能够善用他的工具，工具不應手時，應該去改造或創造出新的適用的工具來。當然不是一切口語都可以隨意入詩的，必須經過了詩人的選擇，融化，把口語精練和擴大，然後那變成爲詩的活的語言，最好的詩的語言亦將爲一切文學語言和一般語言所選用。不然的話

次 周

一大群整齊的英國
沿着荷羅比海邊。
他們今天過夜，就在那
河上搭起破爛的蘆葦。
自由自在的還有天鴉他們所逐，
好快樂的過夜，他們的公平的夢。
好些車輪中間，
一袋蓋着毯毯，
點上了火，一家大
團圓的就像晚餐。
他們的馬在乾淨的田地上被屠，
遊歷後向一隻熊闖了頭纏綿綿，
暗處中間，一切
都是活潑活潑地：

據秋白先生的譯稿的第一頁

，現成的工具不够詩人的應用，卻回頭去乞靈於過去的骸骨，隨便撿拾了一點過去的技巧為技巧，終將使詩歌愈趨逼窄萎縮而死亡的。

所以，把秋白先生的工作公之於世正是非常重要和必需的。每一個詩歌工作的朋友，都可以從這兒研究和學習語言的運用，更從而建立我們的新的詩歌的新的語言和新的形式。

二

原詩敘到這裏，是寫的可樂哥的對真妃兒的猜疑和嫉妒，而真妃兒與一個年青的次岡的幽會確在進行：

.....
真妃兒：「爲着分別？我怕他會跑到這兒來……」
年青的次岡：「告訴我，我們什麼時候再會面？」
真妃兒：「今晚上；月亮落山的時候。在那裏。在墳墓的近邊」。
年青的次岡：「油嘴兒：你不會來的」。
真妃兒：「快走罷，朋友！我的丈夫來了！我今晚準來」。

阿樂哥睡着；不安的幻影擾擾着他。他叫喊着醒來。這嫉妒漢子把手臂伸出，但那可怕的手祇抓着一牀冰冷的被窩。他的人兒已經不在身邊。他戰抖着站起，四周全平靜。他起着寒慄，冷得發顫，又像被火焚燒。他走出了篷帳，面無人色地繞着許多車子尋找。什麼聲音也沒有，四野寂靜。月光沉沒在霧中，黑暗掩罩着地上。在閃爍的星光下，他在露水上找到一些腳跡。這些腳跡逐漸向墳墓而去。他趕緊循着這些不辭的腳跡前行。現在白色的墳墓聳立在小路邊了。一種凶兆擾亂着他，他歪歪倒倒地走着。他的鼻尖抖戰，他的腿膝痠攣；他向前走去，於是……這是夢麼？那裏有兩個人影子，就在他近前，而且他聽到那被污濁的墳墓上有人低聲說話。

第一個聲音：「是時候了」。
第二個聲音：「再睡一下……」
第一個聲音：「該走了，朋友，分開罷」。
第二個聲音：「不，不，留到天亮」。
第一個聲音：「時間在催促我們」。
第二個聲音：「好羞怯的好人啊！再一會兒！」

第一個聲音：「你會害我弄出事情來的！」

第二個聲音：「再一歇歇。」

第一個聲音：「要是我丈夫醒了看不見我怎麼辦呢？……」

阿榮哥：「他已經醒了。你們望那兒跑？給我一齊留着罷。你們站住了麼？對了，那裏，在這墳上。」

真妃兒：「朋友，逃，快逃！」

阿榮哥：「別動！你到那裏去，漂亮的情郎！看罷！」

真妃兒：「阿榮哥！」

年青的交關：「我死了！」

真妃兒：「阿榮哥！別殺他！但你一身是血！你幹了什麼？」

阿榮哥：「沒有什麼，現在你去呼吸他的愛情罷。」

真妃兒：「那好，我不怕你！我瞧不起你的威嚇，殺人犯，我咀咒你的行爲。」

阿榮哥：（刀砍她）「那麼你也死罷！」

真妃兒：「我死都愛他。」

東方被初升的陽光照亮。在墳頭，阿榮哥滿身是血，手握着刀，坐在墓石上。他腳下伏着兩個屍首。那兇手的面容猙獰可怖，一羣驚惶的交關圍住他。他們就在墳頭，他的腳前，掘了一個墳坑。婦人家一個個走上來親視死者的眼睛。真妃兒的父親，那老頭兒，一聲不響地呆呆的坐在那裏，兩眼望着他被殺死的女兒。大家把死屍抬起，於是這一對年青男女被埋在冰冷的土中。阿榮哥遠遠地望着他們，當最後一撮土投上墓穴時，他一言不發地從墓石上溜下來跌倒在草地上。

於是老頭兒說道：

「遠遠的離開我們罷，驕橫的男子！我們是野蠻的，我們中間沒有法律，我們沒有殺戮，也沒有刑罰；我們既不要罪人的血，也不要罪人的眼淚。和殺人者一起過活，是可厭的！你不是爲這粗糙的命運而生，你祇曉得一己的自由，你的聲音，我們害怕。我們是胆怯而善良，你是大胆而凶暴，讓我們分開罷，驕橫的男子！別了，祝你好！」

於是所有的流浪人都喧擾地站起，急忙離開那不祥的宿地，一會兒，全都消失在草原的遠處了。祇有一部車子，覆着一條破氈，留在後面的廣原上。

這正似冬天快來時，我們在晨初降下的霧氣前面，看到了一羣驟時的、大聲叫着向南方飛去野鶴一樣，其中的一隻被凶惡的彈丸打中了，單獨留下，在地上拽着他受傷的

翅膀。

天黑了。在那被遺棄下來的車前，這晚沒有閃動一點火光；在車子的篷帳下，沒有任何人睡到天亮。

詩人還有一段結語說：

『這樣，由於詩的力量，那些在快樂或煩悶中消磨了時日的幻影，又在我模糊的記憶裏復活了。在這些地方，會有多時響着鑼鼓的聲音。那兒，俄羅斯人在斯丹堡闖下了一條疆界，那兒我們那雙鬚老漢至今還可聽到牠過去的光榮。我就在那兒，在草原的中間，在一些塌塌的戰壘間，遇着那些和平的，珍愛自由的孩童，那些茨岡的車子。

可是，連你們裏面，可憐的自然的孩子們，幸福也在你們中間，破幕下是痛苦的夢，流浪的人們啊，荒野也無地可逃避不幸。情慾隨處，難避天命』。

所謂『茨岡』就是通常稱為『吉卜色人』的，也有稱為『波西米人』。是雅利安民族的一系，來自印度，流轉於歐洲大陸，沒有祖國，在巴爾幹半島各小國內最多。他們常是車隊乘着馬拖的篷車，流浪各地，精音樂，也會弄巫術。在俄國，叫他們『茨岡』。今在世界語中也重稱『茨岡』。秋白先生從俄文翻譯這部詩，故保留了『茨岡』的名字；原又用『策岡曲』的名字，後來似又廢棄了。譯文中間有寫成『策岡』的，這裏也和一些實在看不出是什麼字的地方，記了×，保留着原狀。

在中國，這部詩還看到有兩個譯本，一稱『無國游民曲』，盛或譯，刊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普式庚逝世百周年紀念集』中；大概是根據法文譯本重譯的。還有一種是根據法國P·梅里美的散文譯本重譯的『波希米人』，黎烈文譯，刊生活書店出版的『普式庚研究』中。據說，梅里美對於普希金的翻譯，『決不是由於俄文懂得不夠』，卻有時要完全自覺的塗飾了普希金的格調。『梅里美想隔明而且補充普希金，反使後者的作品的鋒芒消失了』（A·紀德）。梅里美把自己覺得『不夠典雅』（也就是說太寫實和太逼真了）的詞字加以改譯，『祇有拿那一個時代作家的充實豐滿的格調來比較一下，梅里美的格調在我們面前便顯得很簡單了。反過來說，普希金的明確性把他（梅里美）排擠出來了……』。這裏的一段補敘還是從黎烈文先生的譯文來的。我曾經把這些譯文對讀過，雖然很有出入，但還是這樣的來得明白。這裏是補敘，不是介紹普希金，普希金的介紹，我以爲秋白先生的譯文是妥切地完成了。

這部詩的譯名還有許多不同，在許多的論文中間，我看到有作『吉普西』，有作『河萊歌』，有作『采岡人』等等。

錫 金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故 事 詩
(СКАЗКИ)

漁夫和金魚的故事

(СНАЗКА О РЫБАКЕ И РЫБКЕ)

從前有個老頭兒和他的老太婆，
住在蔚藍的大海邊；
他們同住在一所破舊的小泥舍裏，
整整地過了三十又三年。
老頭兒每天出去撒網打魚，
老太婆就在家裏紡紗結線。
有一次他向大海撒下網，
拖上來的只是一網泥沙。
他再撒了一次網，
拖上來的是一網海藻。
他又撒下第三次網，
這次網到了一條魚，
不是條平常的魚，却是條金魚。
金魚像在苦苦地哀求，
用人的聲音講着話：
『老爹爹，把我放回大海吧，
我要給你貴重的報酬：
爲了贖回我自己，你要什麼都可以』。
老頭兒大吃一驚，心裏還有些害怕：
他打魚打了三十又三年，

從沒有聽說，魚會講話。
他放了那條金魚，
還對她講了幾句親切的語：
『上帝保佑你，金魚！
我不要你的報酬；
到蔚藍的大海裏去吧，
在那兒自由自在地漫遊』。

老頭兒回到老太婆那兒去，
向她講起這件天大的怪事：
『我今天捉到一條魚，
是條金魚，不是條平常的魚；
這條魚講着我們的話，
請求我把她放回蔚藍的大海，
還拿貴重的代價來贖回她的身子：
為了贖回她自己，我要什麼都可以。
我不敢要她的報酬；
就這樣把她放回蔚藍的大海』。
老太婆指着老頭兒就罵：
『你這個蠢貨，你這個傻瓜！
不敢拿這條魚的報酬！
就是問她要一隻木盆也好，
我們的那隻，已經完全破得不成話』。

於是老頭兒就走向蔚藍的大海：
看見：大海在輕輕地起着波濤。
他就開始叫喚金魚，
金魚向他游過來，問道：
『你要什麼，老爹爹？』

老頭兒對她行了禮，回答道：
『魚娘，你做做好事吧，
我的老太婆責罵我，
不讓我這個老頭兒安靜：
她要一隻新的木盆；
我們的那隻，已經完全破得不成話』。
金魚回答道：
『用不着悲傷，去吧，上帝保佑你，
你們馬上就會有隻新木盆』。

老頭兒回到老太婆那兒去，
看見老太婆果然有了一隻新木盆。
這次老太婆罵得更利害：
『你這個蠢貨，你這個傻瓜！
只要了一隻木盆，你真蠢！
木盆可有多少財寶？
滾，蠢貨，回到金魚那兒去；
向她行個禮，問她要一座木房子』。

於是他走向蔚藍的大海，
（蔚藍的海水在騷動起來），
他就開始叫喚金魚，
金魚向他游過來，問道：
『你要什麼，老爹爹？』
老頭兒對她行了個禮，回答道：
『魚娘，你做做好事吧，
老太婆罵得我更利害，
不讓我這個老頭兒安靜：
討厭的老太婆想要座木房子』。

金魚回答道：

『用不着悲傷，去吧，上帝保佑你，
就這樣：你們準會有座木房子』。

他走向自己的小泥舍，
小泥舍已經無影無蹤；
在他面前，是座有明亮的閣樓的木房子，
裝着磚造的白煙囪，
還有樞樹造的薄木板的大門。
老太婆坐在窗下，
更利害地指着丈夫痛罵：
『你這個蠢貨，你這個道地的傻瓜！
只要了一座木房子，你真傻！
滾開去，向金魚行個禮：
我不願再做低賤的農婦，
我要做個世襲的貴婦』。

老頭兒走向蔚藍的大海，
（蔚藍的海水不安靜起來）；
他就開始叫喚金魚，
金魚向他游過來，問道：
『你要什麼，老爺爺？』
老頭對她行了個禮，回答道：
『魚娘娘，你做做好事吧，
老太婆比以前更生氣，
不讓我這個老頭兒安靜：
她已經不高興做低賤的農婦，
她要個世襲的貴婦』，
金魚回答道：

『用不着悲傷，去吧，上帝保佑你』。

老頭兒回到老太婆那兒去，
他看見了什麼？原來是座高樓大廈。
他的老太婆站在台階上；
身單名貴的貂皮披肩，
頭上帶着鑲金的頭飾，
珍珠掛滿頸項，
手上是金戒指，
腳上還穿着一雙紅色的小皮靴。
站在她前面的，是忠心的奴僕；
她打他們，揪住他們前額上的頭髮。
老頭兒對他的老太婆說道：
『你好嗎，尊敬的貴婦人！
大概，你的小心兒現在該滿意了吧』。
老太婆罵了他一頓，
就把他派到馬廄裏去當伏役。

一個禮拜過去，一個禮拜又來，
老太婆的脾氣發得更利害：
她再派老頭兒到金魚那兒去；
『滾回去，對金魚行個禮；
我不想再做世襲的貴婦，
我要做個自由自在的女皇』。
老頭兒嚇了一跳，懇求道：
『你怎樣，婆娘，難道發了瘋？
走路，說話，你都不會，
你要惹得全國上下哈哈大笑』。
老太婆氣得怒火冲天，

打了老頭兒一個耳光。
『土佬兒，你怎敢和我，
和我這個世襲的貴婦吵嘴？——
滾到海邊去，老實對你說；
你不去，也得逼了你去』。

小老頭兒跑向大海，
(蔚藍的海水變得陰暗起來) ；
他就開始叫喚金魚，
金魚向他游過來，問道：
『你要什麼，老爺爺？』
老頭兒對她行了個禮，回答道：
『魚娘娘，你做做好事吧，
我的老太婆又在無理大鬧：
她已經不願再做貴婦，
她要做個自由自在的女皇』。
金魚回答道：
『用不着悲傷，去吧，上帝保佑你！
好吧！老太婆就會變成女皇！』

小老頭兒回到老太婆那兒去，
怎麼回事？在他前面的是皇家的宮殿，
他看見他的老太婆在寶殿裏。
她做了女皇，坐在桌旁，
侍奉她的都是大臣、貴胄，
給她斟滿從外國送來的美酒；
還吃着蓋有彩印的糕餅；
一羣威風的衛兵站在她的周圍，
肩上都扛着利斧，



「漁夫和金魚的故事」

И. 克拉索夫斯基作

老頭兒一看，不禁有些害怕，
連忙對老太婆雙膝跪下，
說道：『你好嗎？威嚴的女皇！
你的小心兒現在總該滿意了吧』。
老太婆看都沒有看他一眼，
就吩咐左右把他從眼前趕開。
大臣貴冑們都奔過來，
抓住老頭兒的頸窩推出去。
跑到大門口，衛兵們趕過來，
幾幾乎用利斧把他砍死；
人們都在嘲笑他：
『老糊塗，真活該！
這對於你，糊塗蟲，今後是個好教訓：
一個人應該安守自己的本分！』

一個禮拜過去，另一個禮拜又來。

老太婆的脾氣發得更利害：
她派了朝臣去找她的丈夫。
他們找到老頭兒，帶到她的面前來。
老太婆對老頭兒說：
『滾回去，向金魚行個禮，
我不願再做自由自在的女皇，
我要做海洋上的女霸王，
這樣我可以生活在大海洋上，
讓金魚來侍奉我，
還叫她來供我差遣』。

老頭兒不敢違抗，
也不敢說什麼話來阻擋。

於是他就走向蔚藍的大海，
看見海面上起着黑色的大風浪；
激怒的波濤翻騰起來，
在奔馳，在狂吼。
他就開始叫喚金魚，
金魚向他游過來，問道：
『你要什麼，老爹爹？』
老頭兒對她行了個禮，回答道：
『魚娘，你做做好事吧！
我怎樣才能對付我那個該死的婆娘？
她已經不願再做女皇，
她想做海洋上的女霸王；
這樣她可以生活在大海洋上，
你親自去侍奉她，
還供她到處差遣』。
金魚什麼話都沒有講，
只用尾巴在水裏一划，
就游進了深深的大海。
他長久地站在海邊等候回音，
沒有等着，就走回到老太婆的身旁——
看見：在他前面重新是那所小泥舍；
他的老太婆正坐在在門檻上，
擺在她前面的，還是那個破舊的木盆。

——一八八三年十月於波爾金諾村——

(戈寶權譯)

牧師和他的工人巴爾達的故事

(СКАЗКА О ПОПЕ И О РАБОТНИКЕ ЕГО БАЛДЕ) -

從前有個牧師，
是個道地的傻瓜。
他有一天跑到市場上去，
看看有什麼貨物好購買。
這時迎面走來了個巴爾達，
自己也不知道要往那兒去。
『怎麼，老爹，你這樣早就起身啦，
你想搜購一些什麼東西呀？』
牧師就回答他道：『我需要一個工人：
兼做廚子，馬夫和木匠的事情。
像這樣一個工錢不太貴的僕人
叫我到那兒去找尋？』
巴爾達說道：『那我來替你做專吧，
工作得討討叫，既誠實，又熱心，
每年只要在你額頭上敲三下作為工錢，
至於吃吧，只要給我煮爛的小麥就行』。
於是牧師左思右想，
還抓抓自己的額頭。
打與打之間頗有差別，

而他還希冀着俄國人帶說的那個『僱傭』。
牧師就對巴爾達說：『好吧，
這樣我們雙方都不吃虧。
你就住到我的院子裏來吧，
表現出你的熱心和敏捷』。

巴爾達就住在牧師家裏，
睡在菜草上，
他吃四個人的飯，
做七個人的工作；
天還沒有亮之前他就起身勞動，
套上馬，耕好田，生起爐灶，
把一切都準備好和買好。
他煮雞蛋，還親自把蛋壳剝掉。
牧師的老婆找不到話好來誇獎巴爾達，
牧師的姑娘只有為巴爾達關心，
牧師的兒子叫他：『爹爹』；
他既要煮粥，還又要帶小孩。

只有牧師一個人不喜歡巴爾達，
他從沒有愛撫過他，
只時時在想着那清算即將來臨。
時間迅速地飛逝過去，日期就近在眼前。
牧師不吃，不喝，夜夜不能安眠：
他的額頭上早就發出裂響。
這樣他有一天向他的老婆講出實情：
『如此這樣：我應該怎麼辦才行？』
娘兒們的頭腦機敏，
喜歡想出各種的鬼花樣。



牧師和他的工人巴爾達的故事！ J. 克拉索夫斯基作

她就說道：『我有個辦法，
使我們能逃避這樣的不幸：
你吩咐巴爾達一件他做不了的事情，
而却要他做到一絲不差才行。
這樣你的額頭不會遭打，
也不必付工錢就可以把巴爾達開遣』。

牧師心裏變得高興一點，
他開始大胆地看着巴爾達。
於是他叫道：『走過來，
我忠誠的工人巴爾達。
聽：魔鬼們允許向我繳納年貢，
一直到我最後壽終正寢。
沒有再比這更好的收入了，
可是他們已經三年沒有付我的錢。
當你吃飽了小麥，
趕快就到魔鬼那兒去為我把貢金全數收清』。

巴爾達不和牧師枉作爭辯，
就跑過去坐在大海邊；
他在那兒撿着繩索，
把另一端浸進海水。
於是一個老魔鬼從海裏爬出來：
『巴爾達，你為什麼滾到我們這兒來？』
『我想用繩索拔動大海，
好叫你這該咀咒的一族人全體抽筋』。
這可使得老魔鬼垂頭喪氣。
『告訴我吧，你為什麼這樣殘暴兇狠？』
『為什麼？因為你們不付貢金，

不記得那約定的日辰，
現在這對於我們可真是娛樂，
但對於你們這些狗東西却是大大的不幸！
『親愛的巴爾達，你且慢掀動大海，
你馬上就可以得到全部的黃金。
等一等：我派我的孫子到你這兒來』。
巴爾達想道：『欺騙他倒並不難！』

差來的小鬼浮到水面上來，
像隻餓餓的小貓在咪咪叫。
『你好吧，我的老鄉巴爾達；
你要什麼樣的黃金啦？
我們一世都沒有聽說有什麼黃金，
魔鬼們也從來沒有這種悲哀不幸。
喏，就這樣吧——我們來一個約定，
作為我們雙方的決定——
好使得日後誰也口無怨言：
我們當中誰沿着海岸跑得最快，
誰就拿走全部黃金。
這時他們正準備好一隻口袋』。

巴爾達狡猾地笑起來：
『你怎麼想出這個主意來，啊？
你那能和我競賽，
和我，和我這個巴爾達競賽？
他們派來你這樣一個敵手！
你且等我的小弟兒來』。

巴爾達走進附近的樹林，

捉了兩隻兔子裝進口袋。
他又重新走到海邊，
小鬼正在海邊等待。
巴爾達抓着一隻兔子的耳朵說：
『你合着我的三弦琴跳舞吧；
你呢，小鬼，還年青得很，
夠不上和我競賽——
這只有浪費時間。
你先和我的小弟兄比一比吧，
一，二，三！去趕吧！』

小鬼和兔子一齊飛奔：
小鬼就沿着海岸奔跑，
而兔子却溜回到森林之家。
現在小鬼就撫着海邊，
伸着舌頭，仰着面孔，
喘着氣在飛奔，
他週身都是汗水，還用腳爪來揩身，
他心裏想：這次一定會勝過巴爾達。
可是一看——巴爾達已經在撫摩小弟兄，
還講着：『我親愛的小弟兄，
疲憊了吧，你這個可憐蟲！休息一會兒吧，親愛的』。
小鬼非常恐慌，
垂下尾巴，困或不安，
斜眼看着那個小弟兄。
『等一等』，他說，『我就去拿黃金來』。

他跑到祖父那兒去，說道：『糟糕！
小巴爾達趕上了我呀！』

老魔鬼於是就苦心思慮。
而巴爾達又重新在喧擾，
使得整個大海都動盪起來，
激起滾滾的浪濤。
小鬼爬出來。『夠啦，老鄉，
我們馬上就把全部貢金給你送來——
但是聽著。你看見這根棍子嗎？
你隨便選一個目標——
誰把這根棍子擲得最遠，
誰就拿走全部貢金。
怎麼？你怕摔壞你的手臂嗎？
你在等候什麼？』——『我在等候那小雲，
我要把你的棍子擲到那兒去
然後把你們這些魔鬼們痛打一頓』。
小鬼嚇了一跳，又跑到祖父那兒去——
一五一十地講起了巴爾達的轉利。
而巴爾達又在海上面喧擾起來，
用繩索威脅得魔鬼們無法安身。

小鬼又爬上來：『你焦急什麼？
只要你要，貢金就會給你的……』
『不』，巴爾達說道：
『現在該輪到我了。
我來定一個條件，
要你這個小鬼完成一項任務，
瞧一瞧，看你有多大的力氣。
你看見那邊的一匹灰馬嗎？
你把這匹馬舉起來，
帶著它走半俄里遠；

假如你抬得動那匹馬，黃金就全歸你；
假如你抬不動那匹馬，黃金就全歸我』。

可憐的小鬼
爬到馬下面去，
使盡了全身的力氣，
緊張起週身的筋肉，
把馬舉起，跑了兩步，
第三步就倒下去，還又伸直了兩腿。
而巴爾達就向他說：『你這個傻瓜，
你怎麼能和我比本事？
你用手都不能把馬舉起，
瞎吧，我只用腿就把它夾起來』。
巴爾達於是騎上馬背，
跑了一俄里，只看見塵土飛起：
小鬼嚇了一跳，就跑到祖父那兒去，
一五一十地講出了這件大勝利。
魔鬼們都緊緊成一團，
毫無辦法——只好收齊黃金，
裝了一口袋，堆到巴爾達的背上去。

巴爾達一邊走，一邊哼，
牧師一看見巴爾達，就跳起來
躲到老婆的背後去，
嚇得全身發抖。
巴爾達終於在那兒找到了他，
繳上黃金，就開始要求自己的工錢。
可憐的牧師
只有伸出額頭：
第一下

牧師飛到了天花板；
第二下
牧師被打得不能講話；
第三下，
老頭兒被打得變成傻瓜。
而巴爾達就對他斥罵：
『牧師，你最好還是別去便宜吧』。

——一八三一年九月十三日——

(戈寶權譯)





戲劇作品
(ДРАМАТИЧЕСК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波里斯·戈都諾夫

(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

謹以虔敬和感激將本劇獻給俄羅斯人所珍貴紀念的

尼古拉·米哈伊洛維奇·卡拉姆金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рамзин)

本劇正就是被他的天才所感動而作的。

亞歷山大·普希金

克列姆里議會

(一五九八年二月二十日)

情斯基和伏羅教斯基伯爵

(Князя Шуйский и Воротынский)

伏羅教斯基 我們被派來一同看管這城，但是似乎我們已經沒有什麼人來看管：莫斯科

已經空虛；全城的人都跟着主教到修道院去了。你想，這次騷亂會有什麼結局？

情斯基 什麼結局？還不難猜想：百姓還要叫呀哭呀，波里斯還有一陣子要敲肩搖頭，好像醉鬼對着酒杯一樣，末了還是大發慈悲，推讓不過答應了接受皇冠；到那時候呀到那時候，他還是要照老樣子統治我們。

伏羅教斯基 自從他好像撒棄塵世的一切而帶着妹妹遁入空門之後，已經有一個月了。無論是主教，無論是議會的貴族，直到現在都不能勸他回心轉意；無論是他們痛哭流涕的諫勸和訴求，無論是全莫斯科的號淘大哭，無論是大教堂的同聲呼求，他都不為所動。並且也是白白懇求他的妹妹脫離波里斯執掌國政；皇妹——還哀傷的尼

姑，也和他一樣堅強，也和他一樣頑固；許是波里斯自己把這精神傳播到她的身上。難道這位執政真的已經厭倦了爲國操勞，沒有權力的皇位不願意昇登？你倒說說看，是怎樣？

隋斯基 我說呀，白流了小太子的血；假使是這樣的話，其米特里（Дмитрий）還可以活命。

伏羅敦斯基 可怕呀還狠心的事情！真的，確實是波里斯殺死太子的嗎？

隋斯基 那末是誰呢？誰會無緣無故地去收買赤普朱戈夫（Чепчугов）呢？誰會派兩個比佳戈夫斯基（Битяговский）和一個卡恰洛夫（Качалов）去呢？我會經被派到烏格里奇（Углич）去實地調查這個案子：我去看到了新鮮的血跡；全城都是罪行的證人；所有市民都異口同聲地招供，所以我回來只要用一個字就可以揭穿隱秘的罪犯。

伏羅敦斯基 你爲什麼不滅了他呢？

隋斯基 我承認，他那時倚仗鎮靜和料想不到的無恥把我弄糊塗了；他朝我眼睛看着，好似他是有理的：問這個問那個，問得仔仔細細——我在他面前背了一遍他自己給我竊竊私授的胡話。

伏羅敦斯基 這可不好，公爵。

隋斯基 我有什麼辦法呢？什麼都向佛陀爾（Феодор）皇上宣佈嗎？但是沙皇看什麼都是用戈都諾夫的眼睛，聽什麼都是用戈都諾夫的耳朵：我即使讓他對什麼都相信了，波里斯會使他立刻都不相信的，那時我就要被送去充軍，一有機會，也像我叔父似的，不聲不響地把我縊死在靜靜的監獄裏。並不是我誇口，在必要的時候，當然，什麼刑罰我都不怕；我本人並不是胆小鬼，但也不是糊塗蟲，所以決不答應白白地被繩子累死。

伏羅敦斯基 可怕呀還狠心的事情！你聽我說呀，懺悔真在使害人的人，心驚肉跳；當然，無辜小皇的血阻擋他登基。

隋斯基 他可以跨過這阻礙；波里斯並不是這樣的胆小鬼！這對於我們，對於全俄羅斯算是多大的光榮！昨天是農奴，是韃靼人，是馬留達（Малюта）[⊖]的女婿，劊子手的女婿，他自己本心也是劊子手，居然想拿莫諾馬赫（Мономах）[⊗]的舉習

⊖ 馬留達原爲雙姓馬留達·史庫拉多夫（Малюта-Скуратов），名葛里戈里·魯基辛諾維奇（Григорий Лукьянович），是伊凡雷帝的政敵，以殘暴著稱，並且是伊凡雷帝御林軍的首領。波里斯·戈都諾夫娶馬留達之女爲妻。

⊗ 莫拿馬赫爲俄國始祖，他同時又是主教，他所戴的帽子，後世即作爲皇冠，帽邊嵌皮，頂上鑲珠寶，頂頭釘有十字架。

和皇袍……

伏羅敦斯基 那末，他的出身很低；我們要高貴得多。

隋斯基 大概是吧。

伏羅敦斯基 隋斯基，伏羅敦斯基……不是說笑話，是系出名門的公爵啊。

隋斯基 系出名門，並且是羅里克（Рюрик）^①血統。

伏羅敦斯基 你聽我說呀，公爵，我們倒是有權承繼佛陀爾的。

隋斯基 比戈都諾夫更有權。

伏羅敦斯基 本來是這樣末！

隋斯基 那有什麼呢？波里斯老是好詐多端，你就去製造人民的騷動；讓他們罷柔戈耶諾夫，他們自己的公爵有得是，讓他們隨便挑一個做自己的皇帝。

伏羅敦斯基 我們有不少伐里亞格人（Варяг）^②的承繼人，但是我們很難和戈都諾夫拚；百姓已經不把我們看做是古時候帶兵的諸侯，我們早已失去了封建的彩邑，我們早已做皇帝的臣下。可是他却會用恐怖，恩典和光榮來迷惑百姓，

隋斯基（看窗戶）。他胆大，這便是全部原因，可是我們……不過別說了；你看，百姓來了，散了，回來了——我們快些去，打聽打聽看，決定沒有。

紅 場

衆百姓

衆 不容情！他把祭司長，貴族和主教都趕走。他們白白在他面前跪下；皇位的光輝使他害怕。

衆 啊，我的天呀，誰來管我們呢？啊，我們苦啊！

衆 看，最高書記官出來給我們報告議會的決定了。

衆 住嘴！住嘴！議會的書記官要說話；噓噓——呀呀！

夏連柯卡洛夫（Шелкалов）（從紅色石階上）。議會一致議決，最後一次信託^③的力量，再去向執政傷心的靈魂請願。明天早晨敬聖明的主教，到克列瑪里宮隆重地報告，舉着聖像的旗幟遊行，捧着符^④其米爾（Владимир）^⑤，董斯柯伊（Дон-

^① 劉里克爲挪威公爵，於八六二年入寇基特爲皇。劉里克朝在俄國統治數百年之久，至佛陀爾·約翰諾維奇（Феодор Иоанович）皇於一五九八年薨逝後，始亡。劉里克族的支派很多，隋斯基和伏羅敦斯基都是劉里克族系。

^② 即挪威人，此處係指劉里克，因爲他是挪威人。

^③ 符，^④ 都是俄國古代的民族英雄，軍事統帥。

ской)的聖像往前走，和主教一同去的有元老，有大貴族，有許多貴族，有選出的人，還有全莫斯科正教的百姓，我們大家再去懇求皇妹，求她憐憫孤零無告的莫斯科，並脫離波里斯去戴上皇冠。你們現在和上帝同在，各自回家吧，去禱告，讓正教徒誠心的祈禱直昇天廷。

〔百姓散走〕。

處女地 新處女修道院

百姓

甲 現在他們到淨室裏去看皇妹了，波里斯和主教帶着一羣大貴族到那裏去了。

乙 聽見什麼沒有？

丙 還是固執不肯，不過已經有了希望。

抱小孩的女人 啊嗚！別哭，別哭；阿烏來了，阿烏來抓你了！啊嗚！啊嗚！……別哭！

甲 我們到圍牆裏面去行不行？

乙 不行。到那裏去！甚至於在田裏都很擠呢，不要說那裏了。談何容易？全莫斯科的人都聚在這裏了；你看：圍牆，披屋，教堂鐘樓的每一層，教堂的屋頂，甚至於十字架上都擠滿百姓了。

丙 對，好！

甲 那裏吵的什麼？

乙 聽呀！那裏吵什麼？百姓叫起來了，那裏有人倒下去，像水浪似的，一排跟着一排……又是……又是……嗚，老兄，到我們這裏了；快些！跪下！

百姓（跪着，號叫哭喊）。哎呀，開恩，我們的父親！治理我們吧！做我們的父親，我們的皇帝吧！

甲（低聲地）。那裏哭什麼？

乙 我們怎麼會知道呢？那都是貴族做的事情，我們高攀不上。

抱小孩的女人 嗚，怎麼啦？應該哭的時候，倒不作聲了！我來給你看！阿烏來了！哭呀，騙子！

〔把他拋在地上。孩子嗚咽起來〕。

嗚，就是要你哭來。

甲 大家都在哭，老弟，我們也哭吧。

乙 我死勁哭，老兄，就是哭不出來。

甲 我也是。有沒有葱？我們來擦擦眼睛。

乙 沒有，我把唾沫抹了一下。那裏還有什麼？

丙 誰說得明白？

百姓 皇冠該他的了！他是皇帝！他答應了！波里斯是我們的皇帝！波里斯萬歲！

克列姆里議會

波里斯，主教，大貴族們。

波里斯 你，主教爸爸，你們大家，大貴族，我的靈魂完全顯露在你們面前：你們看見，我懷着惶恐和謙虛接受大權。我的責任是多麼重大啊！我要承擔強大的約翰——承擔天使皇帝！……啊，正直的上帝！啊，我權威的天父！你從天上看你忠實僕人的眼淚吧，降福給那你所愛的人，你這樣神奇地在這裏所表彰的人；對政權作神聖祝禱：我將榮耀地治理自己的百姓，我將和你一樣善良和正直。大貴族們，我指望你們的幫助，你們對我服務，也像對他服務一樣，像我還沒有被百姓的意志選出的時候，我分享你們的勞力一樣。

大貴族 我們決不違背我們所起的契約。

波里斯 現在我們走吧，去向俄國長眠的君王的靈柩低頭，到那裏去召集我們全體百姓赴宴，從貴人到討飯的瞎子，大家請去；什麼人都可以自由入場，所有的客人都受尊敬。

〔下，大貴族跟在後面〕。

伏羅敦斯基（叫住隋斯基）。你猜着了。

隋斯基 什麼？

伏羅敦斯基 剛才，在這裏，你記得嗎？

隋斯基 不，我一點也不記得。

伏羅敦斯基 當百姓走到處女地去的時候，你說……

隋斯基 現在不是記住的時候，我勸你有時候也應該忘記。而且，我那時是用假裝的寒舌，只是試試你一下，比較親切地探悉你思想的祕密模樣；但是你看，百姓都朝賀皇帝，我不在場，他們會發覺——我這就跟他們去。

伏羅敦斯基 狡猾的宮臣！

夜 朱陀夫修道院的淨室

（一六〇三年）

神父比明（Пимен），睡著的葛星戈里（Григорий）。

比明（在聖像燈前寫字）。再寫一段，最後一段記事，我的編年史便寫完了，上帝所囑咐給我罪人的責任便完成了。上帝並不是白白地讓我做許多年的證人，開導我寫書的藝術；將來時候修士自會發現我誠心的無名的著作，他會像我一樣亮出自己的燈，把文書上幾十年的塵埃拂去，把正直的記載重新抄寫，讓祖國正教徒的後裔知道過去的命運，紀念他們偉大帝皇的功績，光榮和善行，對於他們罪行和黑暗的事情則向救主虔誠地祈禱。在年老的時候我重新生活，過去的事情在我面前閃爍——許多過去的事變不是不久還像海洋似的波動嗎？可是現在這些事情已經不響不響，安安靜靜；記憶只給我保留着很少數的人，也只有很少數的話傳達到我的耳中，其餘的一切都一去不回地泯滅了……但是日子近了，神燈的油要點完了……還有一段，最後一段記事。（寫）。

葛里戈里（醒來）。還是那一個夢！可能嗎？第三次了！該死的夢！……並且都是在神燈面前。那老頭子一直坐着，在寫——可見他整夜沒有打盹，把眼睛閉上一閉。我多麼愛他那安靜的樣子呵，當他把靈魂完全裝進往事，進行他歷史記載的時候，我時常也要猜思，他在寫些什麼：是寫韃靼人暗無天日的統治嗎？是寫約翰皇帝那虛無道的殺人嗎？是寫諾夫哥羅德城（Новгород）沸騰熱烈的人民譏會嗎？還是寫祖國的光榮威武？這都是白費氣力；無論是在高高的前額上，無謂是在目光中，都不能顯出他禁錮的思想；永久是那副溫和莊嚴的樣子。正像衙門裏的白髮蒼蒼的書記官，安靜地注視着義人和罪人，漠不關心地傾聽着善與惡，不知道什麼叫憐憫，也不知道什麼叫憤怒。

比門 醒了，老弟。

葛里戈里 給我祝禱，真誠的神父。

比門 上帝，祝福你，今天，永久和世世無窮。

葛里戈里 你老是寫着，就在做夢時也不忘記，但是魔鬼的幻想卻來擾亂我的安靜，使人使我糊塗不清：我夢見一個陸直的扶梯，領我爬上一座塔，從高處我看見莫斯科，就像蟻塚一樣；下面百姓在廣場上吵鬧如沸，笑着指着我；我又覺得難為情又覺得害怕，驟然地我摔了下來，便醒來了……我三次做了同樣的夢，奇怪不奇怪？

比門 是青春的血在起作用；你用齋告和吃齋來使自己鎮靜，你的夢境就可以充滿輕薄的幻想。直到現在，即使我，被抑壓不住的醜態弄到無力，不能入夜之前作長期的齋告——我作老人之夢也不是平靜和無罪的；我一會夢見熱鬧的宴會，一會夢見作戰的野營，一會又夢見戰鬥的肉搏，那些少年時代的瘋狂的歡樂！

葛里戈里 你把你少年時代過得多麼快樂呵！你曾在喀山（Казань）的城塔之下作戰過，你曾在隋斯基城下抵抗過立陶宛的攻打，你曾見過約翰皇帝的宮殿和豪華！

麼幸福啊！可是我從髫齡之年起，就在僧房淨室裏流浪，我還可憐的修道士！我為什麼不在戰鬥中歡欣作樂，為什麼不在皇家的宴席上狂飲大嚼？我也可以像你一樣在年老的時候離棄奔忙和世俗，受出家生活的約束，禁閉在安靜的修道院裏。

比門 老弟，你不要悲嘆，說你早早離罪惡的塵世，說至高的上帝派給你的誘惑太少。請你相信我的話：榮耀、奢侈和女人狡滑的愛情在遠遠地引誘我們。我生活過很久，並且也享受了不少，但是自從上帝把我引導到修道院裏來了之後，我只知道至高的幸福。孩子，你想想偉大的帝王：誰比他更高？只有一位上帝。誰敢反對他們？沒有一個人。那有什麼辦法呢？金冠時常使他們覺得沉重；他們把金冠改做金球。約翰皇帝在類似修道的功課中尋找安靜。充滿了高傲親信的他的宮殿，簡直變成新式的修道院：戴小圓帽和緊身衣的親衛兵都是馴從的修道人，暴虐的皇帝則是祈禱上帝的修道院長。我在這裏看見——就在這間淨室裏（那時住在這淨室裏的是正直的義人，受過許多苦難的基里爾（Кирилл）。那時上帝已使我醒悟俗世煩擾的卑微不屑），我在這裏看到倦於憤怒的思想和暴刑的皇帝。默默深思的暴君坐在我們中間；我們一動不動地站在他的面前，他靜靜地和我們進行談話。他對修道院長和全體兄弟們說：『我的神父們，盼望的日子就將來到，渴望救恩的我站在這裏。你，尼可其姆（Никодим），你，謝爾蓋（Сергий），你，基里爾，你們都接受我靈魂的誓言：我還悔改的罪人，走到你們面前，在這裏承受誠實的戒律，聖潔的神父，我俯伏在你的腳前』。威嚴的君王這樣說話，語言從他的嘴裏流利地流出——他哭了。我們則流着眼淚禱告，求上帝給他曾經憂患和風波的靈魂賜下愛與和平。還有他的兒子佛陀爾呢？他在寶座上參禱着守默教徒的平靜的生活。他把君王的宮室變成了祈禱的淨室；繁重的國事的哀傷並不擾亂他聖潔的靈魂。上帝眷愛了皇帝的溫順，在他生前，俄羅斯一直四海安謐，非常太平，而在他薨逝的時候，更發生空前未聞的奇蹟：有一個非常光明的男子，來到他的病榻之前，只有皇帝一個人能看見，於是佛陀爾就開始和他談話，稱他做偉大的主教，四周所有的一切人都被驚惶所包圍，因為那時在宮殿裏，在皇帝的面前，並沒有聖職的大主教，大家明白這是神蹟。他昇天的時候，宮殿裏充滿了聖潔的香氣，他的發像太陽一樣發光——我們已經再也看不到這樣的皇帝了。啊，可怕的，空前未見的悲哀！我們犯了罪，我們惱怒了上帝；我們把弒君的尊稱為君王。

烏里戈里 謙敬的師傅，我早就想問你關於皇太子其米特里的死亡；據說，那時候你是在烏格里奇的。

比門 啊，我記得！上帝使我看到惡事，血腥的罪惡。那時我到遙遠的烏格里奇去修業，是在夜裏來到那地方。清早做禮拜的時候，突然聽見窺竄，敲窗聲，叫喚，喧鬧

，皇妃們跑到院子裏去。我也急急跑到那去——全城的人都已經在那裏了。我一看，看見驚着被殺死的皇太子；他母親——皇后失去知覺地伏在他身上，奶媽絕望地在哭泣。衆百姓憤怒得衝向無法無人的叛逆的保姆……突然在他們中間出現一個猶大比佳戈夫斯基（Иуда-Битяговский），他殘暴橫蠻，他兇惡得而孔竅青。「惡棍在這裏，在這裏！」傳出了一致的號叫，剎時之間他便不見了。這時衆百姓追蹤向那逃跑的三個兇手撲去；把逃匿的惡棍捉住，解到小皇溫暖的屍體面前，真是奇蹟——突然之間死人轉動起來。『懺悔呀！』衆百姓向他們喊叫：惡棍們在斧子底下恐怖地懺悔——並且供出波里斯。

葛里戈里 被殺死的皇太子那時幾歲？

比門 七歲；他現在該有……（已經十年過去了……不，還要更多：十二年）——他該和你同年並且做着皇帝；但是上帝却有另外的安排。現在我就用這可悲的故事結束我的編年史；自從那一起我便很少過問世事。葛里戈里老弟，你用文書來啓明你自己的習識，我把我的著作傳給你。在做了靈心功課周下來的時候，你不要狡猾地自作聰明，你描寫那你在生活中所看見的一切：如戰爭和和平，君王的治國，逆者的奇蹟，天使的豫言和顯聖，時候到了，我該去休息了，把長明燈熄滅吧……但是招呼朝禱的鐘聲已經響起來了……上帝啊，祝禱你的奴隸！……葛里戈里，把松明給我。（下）

葛里戈里 波里斯！波里斯，什麼都在你的面前發抖了，誰都不敢向你提起不幸的小皇的命運——可是却有一個隱士在這裏黑暗的淨室裏書寫對你可怕的警告：你決計逃不了人間的審判，正像逃不了上帝的審判一樣。

主教之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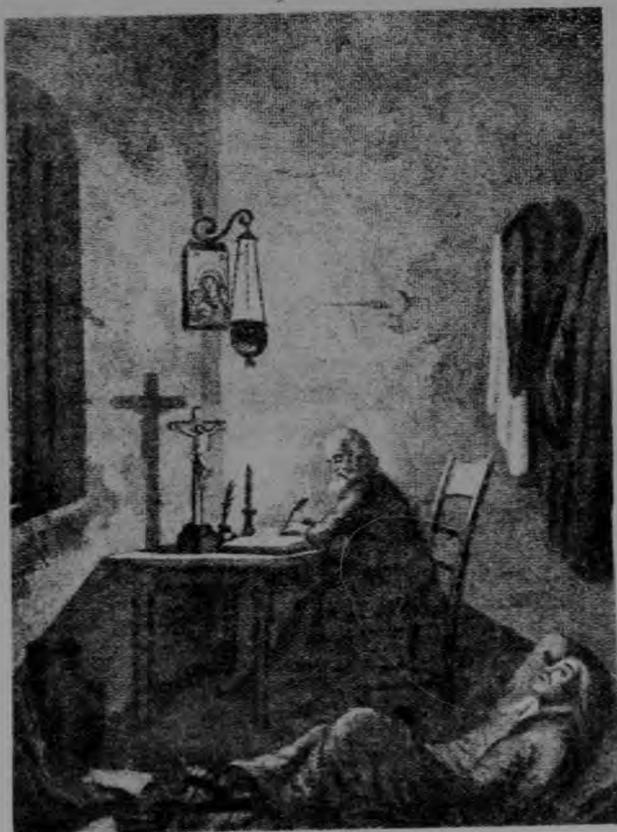
主教，朱陀夫修道院院主。

主教 院主，他逃走了嗎？

院主 靈明的主教，他逃走了。已經有三天了。

主教 這個可咒詛的反叛！他是那一族的人？

院主 奧特列比亦夫（Отрепьев）族的人，加里次（Галиция）貴族的後裔，從小不在什麼地方割髮的，曾在蘇士達爾（Суздаль）的葉菲米亦夫（Ефимьевский）修道院住過，從那裏出來之後，就在各修道院裏流浪，最後來到我朱陀夫僧園；我看他還很年輕，知識未開，便把他交給比門神父修業，比門是一位女份溫良的老僧；他讀書非常多，他讀我們的編年史，給逆者編寫讚美歌；可是識字並不是上帝



比明：『再寫一段，最後一段紀事，
我的編年史就寫完了……』

C. 加拉克傑翁諾夫 (1827 年)

所賜給他的……

主教 這些讀書人！真想得！『我要做莫斯科的皇帝』！啊，他是魔鬼的容器！不過關於這事情也用不着去報告皇帝；爲什麼要去驚動皇上呢？只要把逃走的事去報告一下書記史米爾考夫（Смирнов）或是書記葉菲米夫（Ефимьев）就好了；這裏的異教！『我要做莫斯科的皇帝』！……要捉住，捉住這罪惡的奴才，放逐到索洛維斯基（Соловецкий）^①去永久懺悔。因爲這是異教呀，院主。

院主 是異教，聰明的主教，是真正的異教。

皇 宮

兩個侍臣

甲 皇上在那？

乙 他和一個什麼魔法師錄在自己的廢言裏談話。

甲 他所喜歡的談話：術術家，算命的，魔法師。像新嫁娘似的，老是占卦。我倒想知道，他究竟占甚麼卦？

乙 他來了，可不可以問他？

甲 他多麼憂鬱！

〔下〕。

皇帝（上）。我獲得了最高的政權；我安安靜靜地做皇帝已經第六年了。可是我的心裏卻沒有幸福。我們年輕時候不也是這樣熱戀，渴望着愛情的安慰，但是一等到剝奪間的愉快滿足心靈的飢餓之後，我們便又冷下來，寂寞和煩惱！……術士還給我預言什麼我當政會長治久安風調雨順——其實無論是皇位，無論是生活，都沒有使我快活；我預感到雷霆之威和悲哀。我不會有幸福。我想使我的子民豐衣足食，榮耀安全，用洪恩大量取得他們的愛戴——但是我放棄了這空虛的關懷；老百姓總是憎恨活的帝王。他們只會喜愛死的帝王——當人民的鼓樂或是狂喊狂號震動我們心弦的時候，我們便發瘋了！上帝給我們地上降下飢餓，人民嗷嗷叫，拆毀而死；我給他們打開藏倉，我把黃金撒在他們身上，我給他們尋找工作做；可是他們却吵吵亂叫，把我咒罵！火災把他們的房子燒掉，我給他們建造新的住宅，他們却拿火災來責備我！這便是百姓的審判；你去尋找尋找他們的愛戴看！我想在自己的家庭裏尋找愉快，我想用婚嫁來使我的女兒幸福——死神像暴風雨似的把未婚夫帶走……於是民間又立刻議論紛紛，詭計多端地罵我，罵我這不幸的父親是我女兒做寡

^① 設在白海索洛維基島上的修道院，該處氣候極寒，犯過的教士往往放逐到此地方。

的罪首！……無論什麼人死，我都是大家秘密的兇手；是我加速佛陀爾皇帝早日薨逝，是我毒死我自己的妹妹，那溫良的修道女……都是我！哎呀！我覺得；在人世的煩惱中，沒有什麼能使我們安心；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恐怕只有一個良心。這榜，好良心戰戰兢兢，戰勝罪惡……但是假使在良心上有一個黑點，偶然留下了一個黑點那就糟透了！好像靈魂傳染病菌，好似心被毒藥染着，責罵像鞭子在耳朵裏敲着，一切都惡心，頭腦發眩，血暈的小孩在眼中……真想要逃走，但是沒有地方可逃……可怕呀！靈魂不潔淨的人真可憐。

立陶宛邊境的小酒店

修道士米沙爾（Мисаил）和伐爾拉姆（Варлаам）；
葛里戈里化裝成俗人；酒店女主人。

女主人 要我給你們吃些什麼呢，說實的老僧？

伐爾拉姆 上帝送什麼來，就吃什麼吧，老板娘。有酒嗎？

女主人 怎麼會沒有，我的神父！我這就拿出來。

〔下〕。

米沙爾 伙計，你怎麼還不開心？你這樣要回到這的立陶宛邊境已經到了。

葛里戈里 我不到立陶宛，一直不會安心。

伐爾拉姆 你怎麼這樣喜歡立陶宛？米沙爾神父，還有我這有罪的人，我們一逃出修道院之後，就什麼也不想了，是立陶宛也好，是俄羅斯也好，是喇叭也好，是古琴也好；我們反正都是一樣，只要有酒喝就行……你看酒來了！……

米沙爾 說得好，伐爾拉姆神父。

女主人 〔上〕。我的神父，給你們。請喝吧。

米沙爾 謝謝，親愛的，願上帝祝爾你。

〔神父們喝酒，伐爾拉姆唱起一隻歌：『崑山城裏是怎樣……！』〕

伐爾拉姆 〔對葛里戈里〕。你為什麼不接上去唱，不接上去唱？

葛里戈里 我不高興。

米沙爾 隨意……

伐爾拉姆 醉酒人的天堂，米沙爾神父——我們來為老板娘乾一杯吧……可是，米沙爾神父，在我喝酒的時候，我不喜歡清醒的人；因為喝酒是一種事情，自大又是一種事情；願意和我們一樣生活，歡迎之至，一不願意，就走開，就滾蛋；走江湖的跟神父不搭道。

葛里戈里 喝吧，自己就會明白過來，伐爾拉姆神父！……你看 有時候我也會說得很好。

伐爾拉姆 我自己要明白什麼？

米沙爾 別理他，伐爾拉姆神父。

伐爾拉姆 他算什麼吃齋？是他自己跟我們攀朋友，也不知道是什麼人，也不知道是從那裏來的——還擺架子呢；也許做過犯人吧……

〔喝酒，唱歌：「小和尚剃光頭」〕。

葛里戈里（對女主人）。這條路通往什麼地方？

女主人 我的吃客，是通往立陶宛，通到魯亦夫山（Луевые горы）。

葛里戈里 離魯亦夫山遠嗎？

女主人 不遠，要不是有沙皇的關兵，還有守邊的將官，到黃昏就可以趕到那裏。

葛里戈里 怎麼，關兵！這是什麼意思？

女主人 因為有人從莫斯科逃出來，命令把所有的人都扣留下來，細加盤問。

葛里戈里（自言自語）。啊呀，你看，趕上了。

伐爾拉姆 喂，伙伴！你跟老板給攀談上了。可見你不要喝酒，你要奶喝，辦事要緊，老弟，辦事要緊！各人有各人的習慣；可是我和米沙爾神父只有一樁心事：喝它個乾杯，等喝夠了，我們再把杯底倒過來敲一下。

米沙爾 說得好，伐爾拉姆神父……

葛里戈里 他們要抓誰？誰從莫斯科逃出來了？

女主人 老天爺才知道呢，是小偷還是強盜——不過在這地方現在就是好人也沒有路好走——可是那又有什麼用處呢？一點用處都沒有，連一個禿頭男都抓不住；好像除了關口大路之外，就沒有別的路了！你看，只要從這裏向左拐，在樹林子裏沿着小道一直走到小禮拜堂那裏，然後經過赤岡（Чекал）小溪，那裏再經過沼地一直走到赫洛賓諾（Хлоспино），然後再從那裏到查哈里夫（Захарьево），到了那裏無論那小孩子都能領到魯亦夫山。這些個關兵，只會添麻煩，欺侮過路人，搜刮我們窮人。（說到喧鬧聲）。那裏又怎麼啦？哎呀，他們那些該死的東西來了！來巡查來了。

葛里戈里 老板娘！這房子裏還有什麼小房間嗎？

女主人 親愛的，沒有，要是有的，我自己也藏起來。單是巡查巡查，那還算是謝天謝地，還要給他們酒喝，麵包吃呢，更不知還要什麼——就讓他們這些該死的東西斷了氣吧！就讓他們……

〔關兵上〕。

關兵 好啊，老板娘！

女主人 歡迎，貴客，請進來。

關兵甲（對關兵乙）。嘿！這裏在喝酒；好指點油了。（對修道士）。你們是什麼人？

伐爾拉姆 我們是供聖職的長老，善良的修道士，在各鄉各地化緣，給修道院募化些基督的施捨。

關兵甲（對葛里戈里）。你呢？

米沙爾 我們的伙伴……

葛里戈里 鄉下來的在俗的；送長老到邊境，從這裏就回家去。

米沙爾 你改變主意了……

葛里戈里（低聲地）。住嘴。

關兵甲 老板娘，再拿些酒出來，我們要在這裏和長老們喝兩口，談談。

關兵乙（低聲地）。那小夥子，看樣子，是光光的，他身上擠不出什麼油水來；可是長老們……

關兵甲 住嘴，我們這就找到他們。怎麼樣，我的神父？打什麼主意？

伐爾拉姆 很糟，孩子啊，很糟！如今基督徒小氣起來了；愛財，藏錢財。獻給上帝的太少了。深重的罪孽加在地上子民的身上了。大家都去做生意，收捐稅了，只想人世的財富，不想靈魂的拯救。走呀，走呀；禱告呀，禱告呀；有時一連三天三個小錢都求不到。真是罪過！過一個禮拜，再過一個禮拜，朝口袋裏一看，裏面是這樣少，簡直不好意思拿到修道院裏去；怎麼辦呢？狠心地就把剩下的錢都喝掉；精神，只是搖盪而已。荷，糟糕，那就是我們的末日要到了……

女主人（哭） 老天爺開恩，救命啊！

【在伐爾拉姆繼續說話的時候，關兵甲那重其本地容視米沙爾】。

關兵甲 阿廖哈（Алеха）！皇帝的御旨在你身上嗎？

關兵乙 在我身上。

關兵甲 拿到這裏來。

米沙爾 你為什麼這樣仔細地看我？

關兵乙 看是怎麼一回事：有一個很兇的異端者，名叫葛里戈里·奧特列比亦夫，從莫斯科逃走了，你這聽見過沒有？

米沙爾 沒有聽見，

關兵甲 沒有聽見？好吧。皇帝發下御旨要捉住那個脫逃的異端者，並且吊死他，你這道這個事情嗎？

米沙爾 不知道。

掘兵甲（對伐爾拉姆）。你識字嗎？

伐爾拉姆 從小學過，現在忘記了。

掘兵甲（對米沙爾）。你呢？

米沙爾 上帝沒有開我茅塞。

掘兵甲 那末皇帝的御旨給你。

米沙爾 我要他做什麼？

掘兵甲 我覺得，這個脫逃的異端者、小偷、騙子就是欲。

米沙爾 我？老天爺是恩！你怎麼啦！

掘兵甲 慢些！扎門守住。我們這就來盤問。

女主人 哎呀，他們這些該死的害人精！連神父都不給交還。

掘兵甲 這裏誰認識字？

葛里戈里（挺身而出）。我識字。

掘兵甲 拿去！你是跟誰學的？

葛里戈里 跟我們的香火^①學的。

掘兵甲（把御旨遞給他）。大聲唸出來。

葛里戈里（讀）。朱陀夫修道院的木滿師的小僧，名喚葛里戈里，是奧特列比亦夫族的人，中了異教的魔，無法無天起來，受魔鬼的擺佈，用各種各樣的引誘蠱惑和無法無天來觸犯聖潔的僧衆。經調查後判明，他這個該死的葛里戈里，已經逃往立陶宛邊境……』

掘兵甲（對米沙爾）。怎麼不是你呢？

葛里戈里 『所以皇上降旨捉住他……』

掘兵甲 並且吊死他。

葛里戈里 這裏沒有說『吊死』。

掘兵甲 胡說：並不是每個字都寫出來的。你就念：捉住和吊死。

葛里戈里 『並且吊死。他這個賊，葛里戈里，年……（看伐爾拉姆）已五十開外，中等身材，禿額角，灰鬍子，大肚皮……』

〔大家看看伐爾拉姆〕。

掘兵甲 孩子們！葛里戈里在這裏！抓住他，綁起來！簡直沒有想到，沒有猜到。

伐爾拉姆（把紙搶去）。滾開些，狗彘的，我那是什麼葛里戈里？怎麼！五十歲，灰白鬍子，大肚子！不，老弟！開我的玩笑還太年輕。我好久不看見了，看不大明白，可是事情要擺到上吊的地步，這我却要看個明白。（一字一頓地讀）。『他……』

① 原文為『香燭』，即寺院中專司敲鐘、香燭、燈火的人。

的……年……齡……是……二……十……歲」。老弟，怎麼樣？這那裏是五十歲？你不看見是二十歲。

關兵乙 是的，記得是二十。本來就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關兵甲（對葛里戈里）。你呀，老弟，看樣子是胡調朋友吧。

【在讀的時候，葛里戈里垂頭站着，手裏在懷裏。】

伏爾拉姆（繼續讀）。「他身材矮小，胸脯寬闊，一隻手比另外一隻手短，藍眼睛，紅頭髮，面頰上有一個疣，額角上也有一個疣」。這個，朋友，不是你嗎？

【葛里戈里突然拔出劍來；大家都在他的面前後退，他跳出窗戶。】

關兵甲乙 捉住！捉住！

【大家都混亂地逃跑。】

莫斯科 隋斯基的家

隋斯基，許多客人。晚宴。

隋斯基 再喝點酒。

【站起來，大家也跟著他站起來。】

噯，親愛的賓客，最後一盞！孩子，讀禱告文。

孩子 我們在天上的父，無所不在永世長在的父，請聽你自己奴隸的禱告。為你所挑選的我們虔誠的皇帝，一切基督徒的權威的皇帝禱告。在宮殿裏，在戰場上，在路途上，在寢床上保佑他。給他戰勝敵人，讓他名播海外，使他的皇族健康興旺，讓他皇族的金波玉葉輝映整個人世，讓他和從前一樣對我們，對他的奴隸，依然恩惠浩蕩，寬大為懷，耐心無疆，讓他取用不竭的英明睿智像泉水似的流在我們身上；我們並且高舉皇上的杯子，向你禱告，天上的父。

隋斯基（喝）。皇上萬歲！高貴的賓客，請你們原諒；謝謝你們，總算看得起我的筵包和鹽。對不住，誠祝好夢。

【賓客下，他送他們到門口。】

普希金 好容易都走了；噯，葛西里·伊凡諾夫公爵，我已經以為，我聊談不成話了。

隋斯基（對僕人）。你們張着嘴做什麼？你們老是要偷聽老爺們的話嗎。把桌子收拾，滾出去。——怎麼一回事情，阿法那西·米海洛維奇（Афанас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普希金 簡直是奇哉。我的姪子加夫里拉·普希金（Гаврила Пушкин），今天從克拉柯夫（Краков）派信差來看我。

隋斯基 怎麼樣呢？

普希金 姪子捎來一個奇怪的消息。格羅士納（Грозный）[⊖]的兒子……傻點。

〔走到門口去張望一下〕。

皇太子，受波里斯指使而殺死的……

隋斯基 這已經不是新聞。

普希金 傻點：其米特里還活着。

隋斯基 哦！原來是這樣的新聞！太子活着！那可真是奇蹟。就是這點嗎？

普希金 聽我說完。不管他是誰，是皇帝的太子也好，或是誰的靈魂冒他的形象也好，或是什麼大膽的騙子，無恥的自稱爲王的人也好，但是其米特里究竟在那裏出現了。

隋斯基 不會的吧。

普希金 普希金親自看見他的，他第一次進宮，就穿過立陶宛貴族的行列，一直走到國王的深宮。

隋斯基 他是怎樣一個人？他是從那裏來的？

普希金 人家都不知道。只知道他曾經是維希緬維茨基（Винневецкий）的僕從，他在病榻上向懺悔聽聞僧說明一切，一個傲慢自負的貴族，得悉了這個秘密，就去找他，把他從病榻上拉起來，然後和他一同去看西其士蒙德（Сигизмунд）[⊖]。

隋斯基 關於這個大膽人，人家怎樣說呢？

普希金 聽說他很聰明，很有禮貌，很機伶，大家都喜歡。莫斯科的流亡者都着了他的廳。天主教神父都和他打成一起。國王很喜愛他，據說，還答應幫忙。

隋斯基 老弟，這都是搗亂，不知不覺地頭都發昏了。毫無疑問，這是自稱爲王的人。但是，我得承認，危險是很不小的。消息很重要！假使這消息傳到百姓耳中，那就是很大的災禍了！

普希金 這樣的災禍，恐怕波里斯皇帝聰明的腦袋也戴不住皇冠了。他也是罪有應得：他和伊凡皇帝（夜裏提起！來都心窩肉麻）一樣管束我們。雖然沒有公開的死刑，我們也不坐在血腥的木刺[⊗]上，當裝唱耶穌讚美歌，也不把我們在廣場上焚燒，皇帝也不用他的拐杖來撥動火炭，又有什麼好處呢？我們的生活固然凄苦可憐，但是我們又怎能担保得住生命？充軍、監牢、西伯利亞、修道院，或是手鐐脚鎖這時都

⊖ 即伊凡雷帝。

⊗ 波蘭的國王。

⊘ 一種土耳其的刑具，削木爲刺，插入地中，將受刑者的肛門戮於刺尖，坐在其上，尖刺漸入腹中，直通頸部，約一晝夜而死。

會來找到我們，在荒蕪僻野的地方不是餓死就是吊死。我們中間最著名的貴族在什麼地方？西次基（Сички）公爵，謝斯東諾夫（Шестунов），羅曼諾夫（Романов），這些我們祖國的希望，現在在什麼地方？還不是在放逐中幽禁、受難。過一些時候：這樣的命運也要輪到你的頭上。並不是說笑話，我們在家裏，也和立陶宛一樣，被不可靠的奴隸圍困。被官衙所收買的好徒，預備把什麼說話都出賣。無論那個奴隸，只要我們刑罰他，我們就要受他的擺佈。你看也想把尤利節取消。我們在自己的莊園裏不再有權力。有爺情鬼，你少想攆走！你高興不高興，反正要發活他；你也少想招險惡工人！要不了的話，就得到以禁衙門去。伊凡皇帝朝的時候，聽見過這樣的頭事情沒有？老百姓行過嗎？你去問問老百姓看。只要自稱為王的人答應給他們古時候傳下來的尤利節，那就要大亂了。

隋斯基 普希金，你的話不錯。你可知道？關於這事，關於一切，我們暫時還是沈默不談的好。

普希金 當然，大家心照不宣。你是一個聰明人，我總是喜歡和你說話，假使有時有什麼事情使我激蕩的話，我就忍不住要告訴你。而且今天你的蜜糖和醇酒把我的舌頭完全解開……再見吧，公爵。

隋斯基 別了，老弟，再見。（送別普希金）。

皇 宮

皇太子在畫地圖，公主，公主的奶媽。

賽尼雅（Ксения）（吻片）。我的親愛的未婚夫，美麗的王子，你並不是得到我，得到你的未婚妻，而是得到一個遠在異域的黑暗的墳墓，我將永久不得安慰，我將永久哭你。

奶媽 唉，公主！處女哭，像雲珠荷，太陽昇起，雲珠晒乾。你可以另外找一個未婚夫，美麗而且有禮貌。設親愛的孩子，你再叫他愛上，忘記原先的王子。

賽尼雅 不，奶媽，就是他死了，我也要給他守節。

〔波里斯上〕。

皇帝 怎樣，賽尼雅？怎樣，我的親愛的？在做未婚妻的時候就做可悲的寡婦了！你老是哭着你的死去的未婚夫，我的孩子！命運沒有判定我是你幸福的人。我，也許，觸怒了上天，我不能給你安排幸福。無辜的孩子，你為什麼受害呢？我的兒子，

☉ 尤利節（Юрий день 或 Юрьев день），俄國舊曆十一月二十六日，俄國舊時在這節日前後一周，農奴可以不通知地主自由尋找新主子。

你在做什麼？這是什麼？

佛陀爾（Феодор） 莫斯科國土的圖樣；我們的帝國從邊疆到邊疆。你看！這裏是莫斯科，這裏是諾符戈羅德，這裏是阿斯特·漢（Астрахань）。這是海，這是畢爾米（Пермь）葱翠的森林，這是西伯利亞。

皇帝 這又是什麼，像花樣似的在這裏飄來蕩去的？

佛陀爾 這是伏爾加河（Волга）。

皇帝 多好啊！這是讀了書的甜蜜的蜜質！你突然可以從雲端裏環視全部帝國：邊境，城市，河道。你學習吧，我的兒，科學會減縮我們迅速飛逝的生命的歷史！會有一天，也許很快，你現在在紙上畫得那樣巧妙的所有省份，都會交託到你的手裏——你學習吧，我的兒，你將會把治國的功業辦得更輕便和清楚。

〔謝妙·戈都諾夫（Семен Годунов）上〕。

戈都諾夫來給我做報告了。（對賽尼雅）。我的心肝，你到自己明朗的房間裏去吧；再見，我的朋友。願上帝安慰你。

〔賽尼雅臨場下〕。

你要說什麼，謝妙·尼基季奇（Семен Никитич）？

謝妙·戈都諾夫 剛才，天一亮，公爵華西里（Василий）的家人和普希金的僕人到我這裏來報告。

皇帝 怎樣？

謝妙·戈都諾夫 先是普希金的僕人報告，說昨「早晨有一個飛脚信使從克拉柯人到他家來——過了一個時候並無文字地便打發他回去了。

皇帝 把那信使捉住！

謝妙·戈都諾夫 已經派人去追了。

皇帝 關於隋斯基是怎樣呢？

謝妙·戈都諾夫 昨天他請他朋友吃飯，兩個米洛斯拉夫斯基（Милославски），布杜林（Бутурлин），米哈伊爾·薩爾德柯夫（Михаил Салтыков），還有普希金，還有幾個別的人，散客的時候已經很晚。只有普希金獨自一個人和主人留下來，又和他談了很久。

皇帝 這就派人去找隋斯基。

謝妙·戈都諾夫 皇上！他已經在這裏了。

皇帝 傳他到這裏來。

〔戈都諾夫下〕。

皇帝 和立陶宛聯絡！這是什麼？……好亂犯上的普希金一族人是反對我的，隋斯基不

應該信任，他是一個謙遜，但是又勇敢又狡猾的人……

〔隋斯基上〕。

公爵，我要和你說話。不過好像你自己來有公事。我首先要聽聽你的話。

隋斯基 是這樣的，皇上：我的責任是向你報告重要的消息。

皇帝 我聽你說。

隋斯基（低聲地，指佛陀爾）。可是，皇上……

皇帝 隋斯基公爵報告什麼，太子可以知道。你說吧。

隋斯基 皇帝，從立陶宛給我們送來消息……

皇帝 是否就是飛腳信使給普希金送來的？

隋斯基 他什麼都知道！……皇上，我以為你還沒有知道這秘密。

皇帝 沒有必要，公爵：我把消息比較一下；否則我們無法明悉真情。

隋斯基 我只知道，克拉柯夫出現了一個自稱為王的人，國王和貴族都保護他。

皇帝 他們是什麼？這個自稱為王的人是誰？

隋斯基 不知道。

皇帝 他有什麼危險呢？

隋斯基 當然，皇帝：你的國家是親大的，你用恩賜，熱心和寬大收服你僕人的心，但是你自己知道，無意識的農民是易變的，好亂的，迷信的，容易忠於空洞的希望。總從利那間的衝動，對空真理是不聞不問，漠不相關的，只是靠寓言來過活。他們喜歡無恥的勇敢。假使這個不明不白的流氓越過立陶宛國境，其米特里復活的名字會吸引大批瘋狂的人去投奔他。

皇帝 其米特里！……怎麼？這個小皇！其米特里！……太子！下去。

隋斯基 他發紅了；要發怒了！……

佛陀爾 皇上，你准允許……

皇帝 不許，我的兒，去吧。

〔佛陀爾下〕。

其米特里！……

隋斯基 他什麼也沒有知道。

皇帝 你聽我說，公爵：立刻設法把俄羅斯和立陶宛用看守兵隔開；一條鬼魂都不讓過這國境；連兔子都不讓從波蘭送到我們這裏；讓烏鴉都不要從克拉柯夫飛來。下去。

隋斯基 我還就去。

皇帝 等一會。這消息是造出來的，對不對？你什麼時候聽見說過，死人會從棺材裏

出來選閣皇帝，合法的，任命的，全民所選舉的，大主教所加冕的皇帝？可笑嗎？
啊？怎麼樣？你為什麼不笑？

隋斯基 我，皇上？……

皇帝 你聽呀，華西里公爵：我知道，這個孩子……這個孩子一失去生命時候，你就會被派去調查：現在我用十字架和上帝約？義來問你，你本良心向我宣佈真情：你是否認出我殺的小皇，是否有頂替？你回答？

隋斯基 我向你起誓……

皇帝 不，隋斯基，你別起誓，但是，你回答：那是不是太子？

隋斯基 是他。

皇帝 你想想看，公爵。我允許，對於過去的謊言我決不再加懲罰。但是假使你現在跟我要狡猾，那末我就用兒子的頭來起誓——你要受到兇惡的刑罰，是這樣的刑罰，連伊凡·華西里身等在棺材裏都要嚇得發抖。

隋斯基 並不是刑罰可怕；是你的無情可怕。我在你的面前敢這帶嗎？我能盲目地欺騙，說沒有認出米特里嗎？我到教堂裏去看他的屍體，我帶了烏格里奇全體人民去過三天。在他的周圍躺着被人民所四分五裂的十三具屍體，雖然他的身上已經顯著地露出腐爛之象，但太子童稚的臉還是很清楚，清晰和安靜，好似睡着了一樣；深深的傷口還沒有凝結，臉上的綫索完全沒有改變。不，皇上，毫無疑問：米特里是在棺材裏長眠着。

皇帝（安靜地）。够了，退下吧。

〔隋斯基下〕。

唉呀，難受！……讓我透口氣——我覺得：我全部的血都衝到了我的臉上——然後又沉重地落下……這便是為什麼十三年來我一直夢見殺死的孩子！是的，是的，是這個緣故！現在我明白了。但是他又是誰呢，我那可怕的敵手？誰反對我？一個空洞的名字，影子——難道影子會扯去我的皇袍，或是聲音會剝奪掉我後了的承繼？我是瘋子！我為什麼害怕呢？向這個幽靈吹一下，他又不見了。就這樣決定心，我不害怕——但是無論什麼都不應該小看……啊呀，皇冠，你是多麼沉重啊！

克拉柯夫 維希聶維次基的家

自稱為王者，Pater 赤爾尼柯夫斯基（Черниковский）

自稱為王者 不，我的神父，不會有什麼困難的；我知道我人民的精神；人民的信心並不狂妄；他們對於自己皇上的被稱看得非常神聖。而且本性也是很平心靜氣。我担

保，不到兩年，我的全體子民，整個北方教會，都要承認彼得皇帝繼承者的地位了。

Patet 等新的時代來到，願聖伊格那底（Игнатий）援助你。且把天上恩賜的靈藏在心裏。有時靈心的責任會吩咐我們，應該在公開的世人面前裝假：人們會談論你的言語，你的行為，但你的心意只有唯一的上帝看見。

自稱爲王者 阿門。外面是誰！

[僕人上]。

去傳諭：我們這就接見。

[門打開；一羣俄羅斯人和波蘭人上]。

伙伴們！我們明天從克拉克柯夫出發。我，姆尼歇克（Мнишек），在桑波爾（Самбор），在你家再耽擱三天。我知道；你款客的禁苑，以高貴的華貴裝飾，以美麗的小姐得名。我希望在那裏得見非凡的瑪林娜（Марина）。我的朋友，你們，立陶宛和俄羅斯，你們是舉起兄弟的義旗來反對共同敵人，我那惡毒的死者，斯塔夫之子啊，我快要率領你們強悍的軍隊去作久已盼望的戰鬥了。我見你們中間有陌生的面孔。

加夫里拉·普希金 他們是來求你開恩，賜予刀槍，收下當兵的。

自稱爲王者 孩子們，我歡迎你們。朋友，來投奔我。普希金，請告訴我，這一位尋常的人是誰？

普希金 是庫爾勃斯基（Курбский）公爵。

自稱爲王者 大名鼎鼎。（對庫爾勃斯基）。你是喀山英雄的親戚嗎？

庫爾勃斯基 我是他的兒子。

自稱爲王者 他還活着嗎？

庫爾勃斯基 不，已經死了。

自稱爲王者 是一位大智大勇者！是一位作戰和議事的英雄！但是自從他爲了報復他的受辱，在古城奧里根（Ольгин）城下和立陶宛人交綏以來，關於他的消息便不見了。

庫爾勃斯基 我的父親，在伏柳尼亞（Волыния），在巴多里（Баторий）所賞給他的莊院裏度過了她的殘生。他孤獨和沉默，在學問中給自己尋找樂趣；但是在平安的勞動不能安慰他，他思念自己少年時代的祖國，直到死他還是想念祖國。

自稱爲王者 不幸的將軍！他那不可一世，煥發一時的生命之異起，曾經是多麼輝煌。我真高興，一位門第高貴的勇士，他的血是順從祖國的。父輩的過錯不必重提；讓他們在泉下安眠吧！庫爾勃斯基，走近來……拿出手來！——奇怪不奇怪？庫爾

勃斯基的兒子來扶助誰登皇位？——是扶助約翰的兒子！全都擁護我：人和命運。
——你是誰？

波蘭人 索邦斯基（Собаньский），自由的小貴族。

自稱為王者 自由的人啊，贊美你，榮耀你！預付三分之一的鉅額給他。這些人是誰？
我認出他們身上是穿的故國的衣服。這是我們自己人。

赫魯斯曲夫（Хрущов）（叩頭）。是的，陛下，我們的父。我們是你的忠心的，被
驅逐出來的農奴。被放逐的我們，從莫斯科逃出來，逃到你跟前來，我們的皇上
——我們願為你獻上頭顱而死，讓我們的屍體給你做登位的梯級。

自稱為王者 拿出勇氣來吧，無辜的受難者——只要讓我到得莫斯科，就可以叫波里斯
還清一切舊賬。你是誰？

卡列特（Карела） 哥薩克。我是自由的軍隊，勇敢的領兵，上上下下的哥薩克從頓
河（Дон）派來見你，看看你皇上清明的眼睛，代他們向你叩頭。

自稱為王者 我知道頓河的人。我毫不懷疑在我的隊伍裏也將有哥薩克的軍旅。謝謝我
們頓河哥薩克的軍隊。我們知道，現在哥薩克被無理壓迫，驅逐；但是假使上帝幫
我們登上父輩的皇位，那末我們就依照古禮愛護我們忠心自由的頓河。

客人（走近，低低地鞠躬，抓住葛里戈里的衣緣）。偉大的太子，聖明的小皇！

自稱為王者 你要什麼？

客人（遞給他一張紙）。請你賜恩收下這個誠心勞作的些微菓實。

自稱為王者 我看到的是什麼？是拉丁詩呀！大刀與古琴的結合，無上的神聖，唯一的
月桂冠把它們友好地環抱在一起。我雖生在北國的蒼穹之下，但是我却熟悉拉丁文
藝女神的聲音，並且我喜歡帕爾那斯（Парнас）^① 文藝之山的花朵。我相信古詩
人的豫言。不，並不是徒然在他們火熱的心中沸騰着喜悅；讚美英勇偉哉，他們從
前榮耀過他！時機近了，朋友。在我的回憶中接受這份禮。（給他戒指）。等命運
之的給我完成的時候，等我戴上祖先皇冠的時候，——我希望重新聽到你甜蜜的聲
音，你感人的讚歌。Musa gloriam coronat, gloriaque musam^②
那末，好，朋友們，明天見，再見。

去進軍，去進軍！其米特里萬歲？莫斯科大公府萬歲！

桑波爾守將梅尼歇克的榮苑

^① 希臘名山，詩文之府。

^② 文藝女神戴上榮耀之冠，榮耀歸給文藝女神。

【幾間燈光照亮的房間○音樂】。

【維希羅維次基○姆尼歇克】。

姆尼歇克 他和我的女兒瑪琳哪一個人談話，他和瑪琳哪一個人廝混着……真有條件再結婚；你倒說說看，維希羅維次基，你以為，我的女兒會做皇后嗎？啊？

維希羅維次基 真是奇景……你想到過沒有，姆尼歇克，我的僕人要登莫斯科的皇位了？

姆尼歇克 你說，我的瑪琳多好多！我剛給他講告過：暖，你看！別放過其米特里！……你看什麼都弄好了。他已經在她的網裏了。

【音樂奏起舞曲。自稱為王者瑪琳姆第一對走出】。

瑪琳哪 （低低地對其米特里說）。是的，明天晚上十一點鐘，在菩提樹的科薩道上在噴泉的旁邊相會。

【各自走開○另外一對上】。

騎士 其米特里在她身上找到什麼好處？

女子 怎麼，她是女人呀！

騎士 不過是一個大理石的美女像罷了：沒有生命的眼睛，沒有微笑的眼睛……

【另外一對】。

女子 他並不上美，但是他的樣子很可愛，皇上的血統也可以在他身上看得出。

【又是一對】。

女子 什麼時候進軍？

騎士 我們都預備好了；只等皇太子的命令；可是看樣子，姆尼歇克的小姐跟其米特里在帶累我們做俘虜。

女子 愉快的俘虜。

騎士 當然，假使你……

【各自分開○房間變起來】。

姆尼歇克 我們老頭子現在不亂舞了，『瑪菲爾卡』舞曲的樂隊已經引誘不了我們，我們不再舞，不再吻美麗的纖手——啊，我還沒有忘記舊日的惡作劇！現在完全不是從前那樣子了：那時，確確實實，青年也並不這樣勇敢，美麗也並不這樣愉快——朋友，你得承認：那時好像什麼都是垂頭喪氣的。這話別談了；我的同伴，我們去，去喝匈牙利酒，我們去叫人挖出一瓶野草叢生的陳年啤酒，兩到角落裏取出氣味噴人的酒滴，像脂肪似的又濃又醇，然後我們再商量些什麼事情。老弟，我們去。

維希羅維次基 好吧，朋友，我們就去吧。

夜 花園 噴泉

自稱爲王者（上）。噴泉在這裏；她要到這裏來。我似乎生來就是不害怕的人；我看見死亡，就近在我的面前，在死亡之前，心靈也不抖一抖。終生的監禁脅威我，人在後面追趕我——我心裏一點也不慌張，我靠了大胆，逃避了監禁。但是現在有什麼壓迫着我的呼吸？這個不可克服的心驚肉跳究竟是什麼意思？也許這是緊張願望的戰抖吧？不，這是恐懼。我等候和瑪琳娜密會已經一整天，我要到她說些什麼話，我怎樣迷惑她做慢的頭腦，我怎樣稱呼他做莫斯科的皇后，我什麼都想好了——但是時候一到，我却什麼都不記得了。背熟的話我都找不到了；愛情迷亂了我的想像……好像有什麼東西突然閃過……有錘杵的聲音……就鬧……不，這是欺人的月光，這裏是一絲微風發響。

瑪琳娜（上）。皇子！

自稱爲王者 是她！……我全身的血液都停止了。

瑪琳娜 其米特里！是你嗎？

自稱爲王者 有魔力的，甜蜜的聲音！（走到她跟前）。你終於來了嗎？我看到的正就是你，獨自一個在靜謐之夜樹蔭之下和我待在一起嗎？寂寞的白天是流逝得這樣慢！晚霞又是熄滅得這樣慢！我在夜色的黑暗中等了多久啊！

瑪琳娜 時鐘飛跑着，時間我也很寶貴——我約你在這裏會見，並不是爲了聽情人的柔情蜜語。用不着言語。我相信，你是愛我的；但是你聽我說：我已經決定把我的命運和你那轟轟烈烈的難於置信的命運聯合一起；那末，其米特里，我有權要求一件事：我要求你現在把你心裏祕密的希望，打算，甚至於恐懼都給我打開；好讓我能够和你手攜手，勇敢地走向生活，而不是帶着幼稚的盲目，並不像丈夫輕易願望的奴隸，做你沉默無言的妻妾——但是要做一个匹配你的夫人，莫斯科皇帝的內助。

自稱爲王者 啊，對於我命運的關心和担心就忘記一個時辰吧！你自己也忘記，你面前所看見的是一位皇子。瑪琳娜！你把我當一個你所選擇的，被你的一瞥而得到幸福的情人。啊，請你聽應愛的新禧，讓我說出心裏所充滿的一切。

瑪琳娜 不是時候，公爵。你要遲緩，你同樣的信心就要冷卻。危險和困難慢慢地會變得更加危險和困難，已經有可疑的謠言傳佈，已經有新花樣替代新花樣；而戈都諾夫就會採取他的措施……

自稱爲王者 戈都諾夫算得什麼？你的愛情，我的幸福，要靠波里斯的政權嗎？不，不

。現在我對於他的皇位，對他的皇權看得很淡漠。你的愛情……假使沒有你的愛情，生命、光榮和俄國的江山，我還有什麼用？即使在偏僻的荒野，即使在貧窮的土寨，你，你就可以給我代著皇冠，你的愛情……

瑪琳娜 你得害臊；你別忘了高貴的，神聖的使命：你的帝王的身份對於你應該比一切愉快和一切生活的誘惑都寶貴，無論什麼你不能和它相比。你要知道，我的手只降重地給那莫斯科皇位的承繼者和被命運所獲救的皇太子，而不是給那感情衝動的，瘋狂地做我美色之俘虜的少年。

自稱為王者 醜陋的瑪琳娜，你別使我難受，你別說，你是選擇了帝王的身份而不是我。瑪琳娜！你不知道，多麼痛苦呀，你傷害了我的心，多麼痛苦呀！假使……呀，多可怕的懷疑！你說：假使盲目的命運並不是派我生在帝王家，假使我並不是約翰的兒子，不是那個早被世界遺忘了的少年；那末……那末你還會愛我嗎？……

瑪琳娜 你是其米特里，決不會是別人；我也決不會愛別人。

自稱為王者 不！够了：我不願意和死人平分屬於他的愛人。不，我裝假已經裝够了！我把全部真情都說出來吧；讓你去知道吧：你的其米特里早已死了，掩埋了——也不會復活了；你要知道，我是怎樣一個人嗎？對不住；我來告訴你：我是一個可憐的小僧；躲在僧箱的下面，忍不住修道院深沉的寂寞，我想出了一個大膽的計謀，我預備給世界一個奇蹟——終於從僧房裏逃了出來，逃到烏克蘭人那裏，逃進你高貴的村落，學會了騎馬和使劍；然後來到你們這裏；自稱是其米特里，並且擊退了愚笨的波蘭人。傲慢的瑪琳娜，你有什麼話要說？你滿意我的承認嗎？你為什麼沉默？

瑪琳娜 呵，可惡！呵，我真命苦呀！

【脫映】。

自稱為王者 （低聲地）。羞愧的狂流把我引導到什麼地方去了呀！這樣艱難地按捺了我的幸福——也許，我把它永久毀掉了。我這瘋子，我問了什麼大禍？（出聲地）。我看出；你並不以公爵的愛情為恥。你就給我透露一個決定命運的字吧；現在我的命運在你的手裏，決定吧；我等候着。（跪下）。

瑪琳娜 站起來，可憐的自稱為王者。你想要長跪久拜嗎，把我當一個輕信和軟弱的女子，要動我的虛榮心嗎？你弄錯了，朋友；我在我的腳下見過騎士和高貴的公爵；但是我冷淡地拒絕他們的懇求，並不是為了一個脫逃的僧人……

自稱為王者 （站起來）。你別讓這年輕的自稱為王者；他的心裏正保藏着英勇，也有資格佔據莫斯科的皇位，有資格取得你無價的纖手……

瑪琳娜 你這鬼樣的東西，有資格取得恥辱的絞刑繩！



自稱爲王若(疏翁)向瑪琳娜說：「現在我的
命運在你的手裏，決定吧！我等候着。」

C. 加拉克傑翁諾夫作

自爲王者 我被傲慢弄得喪失理智，我欺騙了上帝和歷代帝王，我向世界背誑；但是，瑪琳娜，你不該處我的死刑，我在你面前是正直的。不，我不能欺騙你。你是我唯一的神聖，我在神聖的面前不敢裝假。愛情，妬忌的，盲目的愛情，惟有愛情強迫我透露一切。

瑪琳娜 你這瘋子，還有什麼可誇口的！誰要求你承認的？你這無名的流浪漢，假使你能够巧妙地朦朧兩國人民，那末你至少也應該有資格得到成功，用頑強的，深藏的，永久的祕密來保障你大胆的欺騙。你倒說說看，我能不能信託你，我能不能忘記我自己的望族和處女的羞恥，把我的命運和你的結合在一起，你自己既然是這樣隨便地，這樣輕易地把自己的恥辱暴露出來？他竟由於愛情和我胡扯一頓！我真奇怪：直到現在你怎麼會不由於友誼而對我的父親，由於欣喜而向我們的國王，或者由於奴僕的忠心而對於維希齊維次基貴族把祕密洩漏。

自爲王者 我向你賭咒，只有你一個人能折磨出我心中的承認。我向你賭咒，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是在宴安狂飲之時，無論是在友好密談之際，無論是在刀劍之下，無論是在重刑受苦之中，我的舌頭決不說出這嚴重的祕密。

瑪琳娜 你賭咒！那末我應該相信。啊，我相信！但是能不能問一問，你是用什麼來賭咒？是不是用上帝的名義，正像一個虔誠的基督教的教徒？還是用名譽來賭咒，正像一個高貴的勇士，或許是用皇帝唯一的金口，正像皇子一樣？不是這樣嗎？你說！

其米特里（驕矜地） 伊凡雷帝的影子收我做兒子，從棺材裏封我做其米特里，鼓動百姓圍繞着我，註定波里斯來做我的犧牲——我是皇太子。够了，在驕傲的波蘭女子面前自卑，我覺得可恥。永別了。我希望，浴血的戰鬥，命運的黃天厚地，會蓋過愛情的煩惱。啊，我現在是多麼恨你呀，當羞恥之心的熱潮過去的時候！現在我去了，是毀滅還是皇冠在俄國等候着我的腦袋，我是否會像一個軍人在光榮的戰鬥中找到死亡，還是像一個惡棍在斷頭台上找到死亡，反正你已不做我的伴侶，你不會跟我分担我的命運；但是——也許，你要後悔你所推開的命運。

瑪琳娜 假使我把你嘴裏大謊預先向大家揭穿呢？

自爲王者 你是不是以爲我怕你？以爲人家對於一個波蘭少女，比對於俄國皇子更相信？但是你要知道，無論是國王，無論是主教，無論是貴族，都不會考慮到我的話是否真實。我是不是其米特里，於他們何干？但是我却是不和誰戰爭的藉口。他們正就是需要這個，你這反叛的東西，你相信吧，他們會強迫你沉默。再見！

瑪琳娜 慢點，皇子！我終於聽到不是孩子而是大丈夫的說話了。公爵，這一段話使你我講和。我忘記你那瘋狂的衝動，我又重新看到了其米特里。但是你聽我說：到

時候了，到時候了！醒醒吧，不要再遲疑了。快率領部隊去打莫斯科吧；肅清克列姆里宮，坐上莫斯科皇位——然後你再派迎婚的使者來娶我；但是，上帝聽見，在你的腳還沒有踏上皇位的梯級，在戈都諾夫還沒有被你推翻的時候，我決不聽感情的話語。（下）。

自稱爲王者 不，我還是和戈都諾夫打仗，或是和宮中教士鬥智，比和女人周旋要容易——去她們的吧；簡直沒有辦法：又是纏繞，滑，又是旋轉又是爬，從手裏滑出去，滾哩咕嚕，又是威脅又是咬。蛇！蛇！……怪不得我要發抖，她幾乎沒有把我震了。但是已經決定：我明天就開拔大軍。

立陶宛邊境

（一六〇四年十月十六日）

庫爾勃斯基公爵，自稱爲王者，兩人牽騎在馬上。部隊迫近邊境。

庫爾勃斯基（第一個躍馬出來。）看，到了，到了！俄國國境到了！神聖的俄羅斯。祖國！我是屬於你的！我懷着熾現的心把我衣服上異邦的灰塵抖去，我貪慾地呼吸新鮮的空氣，它是我家鄉的空氣！……啊，我的父親，現在你的靈魂，在棺材裏得到安慰，受辱的骨骸得到款款。我們祖傳的大刀又重新發光，這把光榮的大刀是黑瞎喀山的災星，這把可愛的大刀是莫斯科君王的忠僕！現在它爲自己期望的君王狂歡了！……

自稱爲王者（低垂着頭輕輕地上。）他多麼幸福啊！他純潔的靈魂充蓄着多少愉快和光榮啊！啊，我的勇士，我羨慕你！庫爾勃斯基的兒子，在放逐中培養長大，忘記父親所受的侮辱，贖補了聖植的罪愆，你真備爲約翰的兒子流血；你把合法的皇帝送還祖國……你是對的，你的靈魂應該被快樂所燃燒。

庫爾勃斯基 你！靈魂難道不快樂嗎？！我們馬俄羅斯；它是你的，皇太子。你的百姓的心在等候你：你的莫斯科，你的克列姆里，你的國家。

自稱爲王者 啊，庫爾勃斯基，俄羅斯的血在流着！你舉刀擁護皇帝，你是純潔的，我却率領你去攻打同胞；我却號召立陶宛去攻打俄羅斯，我竟給敵人指示通向莫斯科的祕密道路！……讓我的罪過不要落在我的身上，却落在你、弒君尼波里的身上！向前啊！

庫爾勃斯基 向前啊！給戈都諾夫災害！

〔縱馬過去。軍隊越過國境。〕

皇帝議會

皇帝，主教和大貴族

皇帝 這可能嗎？一個破壞教規的僧人，脫逃的修道士，竟率領了奸惡的黨徒來攻打我們，竟放給我們寫來威脅書！够了，平定叛子的時候到了！特魯別-次柯伊（Трубецкой），你去，還有你，巴斯馬諾夫（Басманов）也去；我忠心的守將需要援助。赤爾尼哥夫（Чернигов）城被叛徒包圍了。你們去解救城市和市民。

巴斯馬諾夫 陛下：從今天起，用不著三個月，關於韃寇的傳說就要洩露；我們把他像一隻海外的野獸裝在鐵籠裏，帶到莫斯科來。我們用上帝的名義向你起誓。（與特魯別次柯伊同下）。

皇帝 瑞典陛下經過使臣向我提議締結同盟；但是我不需要異國的幫手；我們自己的軍人已經足夠抵禦叛徒和波蘭人。所以我拒絕了。史邁爾卡洛夫！給全國各地的守將分發指令，依照古法，一概騎上戰馬，並且派人來服役；在修道院裏也同樣選拔做法事的人。在從前的年頭，當災難威脅祖國的時候，隱居之士也自動去作戰。但是現在我們不願意去幫助他們；就讓他們去替我們禱告吧。沙皇的命令是怎樣，貴族的決議是怎樣。現在我們來解決重要的問題：你們知道，無恥的草寇在四處散佈狡猾的謠言；四處有他所分發的信件，傳播恐慌和懷疑；反叛的議論在廣場上竊竊私語；情緒在沸騰……應該把它們冷卻；我想提出死刑的警告，但是用什麼和怎樣處死刑？現在我們就來決定。聖明的父親，你首先發表自己的真見。

主教 偉大的上帝，顯至高無上的祝福，在你的靈魂裏散佈寬大和溫良忍耐的精神；你不願意罪人毀滅，你靜靜地等候，等候復過去；榜徨過去了，於是永久真理的太陽又重新照亮大宗。你忠心的祈禱者，對於世事並不是英明的審判官，今天大膽向你獻上自己的聲音：魔鬼的兒子，該咒詛的破壞教門的和尚，他竟拿在百姓中間用其米特里的名字傳播得家竊戶曉；他用皇太子的名義偷來的嬰孩披在身上，但是只要它扯破，他自己就會把自己的嬰孩污辱。上帝自己把工具送給我們來做這一點：你知道，陛下：六年以前，就是上帝祝福你執掌國政的那一年，有一次在黃昏的時候，有一個平常的牧人來看我，他已經是一個年邁的老人，他告訴我一件神奇的祕密，他說：「我在年幼的時候，就是一個瞎子，從那時起，就不知道白天，也不知道黑夜，一直到老年；我徒然用藥草和神祕的符咒醫治；我徒然到修道院裏去朝拜偉大的行蹟者；我徒然從聖泉中取出神效的藥水塗抹黑暗的眼眶——上帝並沒有給我治好。我終於完全失去了希望，對於自己的昏黑成了習慣，甚至於我做夢也

看不見能見的東西，我做僅夢見聲音。有一次我在做着沉沉大夢，我聽見孩童的聲音對我說：「起來，老公公，你到烏格利奇城，普列奧勃拉席尼大教堂（Собор Преображенья）去；你到裏面去，在我的小墳墓上祈禱一下，上帝是寬恕的——我也饒恕你」。「你是誰呢？」我問那孩童的聲音。「我是皇太子其米特里。天帝把我變成了他天使的形狀，所以我現在也是偉大的行神蹟者！去吧，老人」。我醒來想道：怎麼樣？也許，上帝終於真的要賜我全愈了。我要去——於是就動身上了遼遠的路程。我到了烏格利奇城，我進入聖潔的大教堂，做禮拜，我被虔誠的心靈所懣悔，這樣愉快地哭了起來，好似盲眼隨著眼淚從我的眼睛裏流了出來。人們走出教堂的時候，我對孩子說：「伊凡·領我到其米特里皇太子的棺材那去」。那孩子領我去，我剛剛在棺材面前說出低聲的禱告時，我的眼睛立時明亮了；我看見了世上的光，也看見了孫子和小墳墓，陛下，這就是那老者給我講的話。

〔大家很感恻。在繼續說這一段話的時候，波里斯曾幾次揩擦面孔〕。

那時我就故意派人到烏格利奇去，並且探悉，確實有許多患難的人在皇太子棺材板旁邊得到了這樣的救恩。所以我的建議是：把神聖的遺體移到克列姆里宮來，把聖體女放在亞爾杭格爾大教堂（Собор Архангельский）裏；那時老百姓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無神惡棍的欺騙，魔鬼的威勢就要像灰塵似的消失。

〔沉默〕。

隋斯基公爵 聖明的父親，誰管理至高無上者的道路？不用我來議論。至高無上者可能把不朽的夢和行神蹟的力量授給孩童的遺骸，但是人民的議論應該精細和無情地加以偵查；不過在還奔騰動盪的時候，我們是不是要考慮這樣偉大的事情？是不是有人要說，我們無禮地把聖物做世事的工具？人民本來已經這樣瘋狂地動搖，本來已經有這樣多的蜚語流言；這時候不能再用意外的，這樣重要的新奇事情去激動人們的理智。據我個人看：必須把破壞教門的僧人所散佈的謠言消滅，但是還有其他比較簡單的方法。陛下，你什麼時候准午，就讓我自己走到人民的廣場上去勸導，去告誡他們的瘋狂，我去把流浪漢的惡毒欺騙揭穿。

皇帝 就這樣！大主教，請你賜傳進宮一趟；今天我要和你談話。

〔下。所有的大貴族也都跟他出去〕。

貴族甲（低聲地對貴族乙說）。你是否注意到陛下的臉色發白，大粒的汗珠從他的臉上掉下？

貴族乙 我——承認——不敢抬起眼睛來看，不敢喘氣，更不用說動彈。

貴族甲 隋斯基公爵已經斃命了，真厲害！

諾符戈羅德·歇維爾斯基 Новгород-Северский)

附近的平原

(一六〇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大 戰

軍人們 (狼狽奔逃) 糟了，糟了！皇太子！波爾人！他們來了！他們來了！

〔馬爾席列特 (Маржерет) 和瓦爾德·羅任 (Вальтер Розен) 上尉上〕。

馬爾席列特 往那跑，往那跑？Allons……◎回來！

老兵之一 假使你願意的話，你自己『回來』好了，該死的邪教徒！

馬爾席列特 Quoi ? Quoi ? ◎

老兵之二 呱！呱！你還清醒，你高興，你去向俄國皇太子呱呱叫去；我們是正教徒呀。

馬爾席列特 Qu'est-ce à dire pravoslavni?.....Sacres gueux, maudites canailles! Mordieu, mein Herr, j'enrage: on dirait que ça n'a pas de bras pour frapper, ça n'a que des jambes pour foutre le camp. ◎

◎ Es ist Schande. ◎

馬爾席列特 Ventre-sait-gris! Je ne bouge plus d'un pas — puisque le vin es-tire, il faut le boire. Qu'en dites-vous, mein Herr? ◎

◎ Sie haben Recht. ◎

馬爾席列特 Tudieu, il y fait chaud! Ce diable de Samozvanetz, comme il l'appellent, est un bougre qui a du poil au cul. Qu'en pensez vous, meiz

◎ 喂？

◎ 什麼？什麼？

◎ 『正教徒』是什麼意思？……可咒詛的波料，該死的婊子！他媽的，閣下，我簡直發瘋了！還好比人家說，沒有手臂打擊，只有兩腳臨陣脫逃。

◎ 聆聽。

◎ 一千個魔鬼！我一步也不離開這裏——既然酒已開瓶，就應該喝它。閣下，你對於這事的意見如何？

◎ 你有理。

Herr?②

羅任 Oh, ja!③

馬爾席列特 Hé! voyez donc, voyez donc! L'action s'engage sur les derrières de l'ennemi. Ce doit être le brave Basmanoff, qui aurait fait une sortie.

羅任 Ich glaube das.④

〔德國人上〕。

馬爾席列特 Ha, ha! voici nos Allemands. Messieurs!…… Mein Herr, écoutez donc de se rallier et, sacrebleu, chargeons!⑤

羅任 Sehr gut. Halt!⑥

〔德國人排隊〕。

Marsch!⑦

德國人 (走着) . Hilf Gott!⑧

〔敲門。德國人又進堂〕。

法蘭人 勝利！勝利！光榮歸給其米特里皇帝！

其米特里 (騎在馬上) 打鼓吹兵！我們勝利了！够了；憐惜俄國人的血，收兵！

〔吹鼓，打鼓〕。

莫斯科總教堂前面的廣場

家百姓

甲 皇上快要從教堂裏面出來了嗎？

乙 禮拜已經完了。現在在進行新禮會。

甲 怎麼？已經誰死了那一個？

① 是的，戰事激烈起來了！這真魔鬼——，就是人家叫他自稱爲王的，屁股下面長着尾巴。所以爲怎麼說，問！

② 是，是，是！

③ 呵，你看，你看！他的屁股後面打起來了。這大概是誰幹的巴那馬諾夫已經突圍了。

④ 我也以爲是這樣。

⑤ 看我們的德國人。諸位！……問下，吩咐他們排起隊來，媽的，我們來衝鋒！

⑥ 好極了。慢點……

⑦ 開步走！

⑧ 上帝與我們同在！

乙 我站在教堂門口聽見·教士在叫喚道；葛里斯卡·奧特列比亦夫——詛咒！
甲 讓他們去詛咒自己吧，皇太子和奧特列比亦夫毫無關係。
乙 可是他們給皇太子唱永世紀念的歌。
甲 給活人唱永世紀念歌！還是給他們這些不信上帝的紀念吧！
丙 噫！有聲音。不要是皇上吧？
丁 不！這是瘋僧。

【那瘋僧俯，身掛鐵鎖的轎轎上，一羣小孩圍攔着他】。

孩子們 尼古爾卡（Николка）、尼古爾卡——被鞭子！……得兒兒兒……
瘋僧 小鬼。不要纏着有德行的人。——尼古爾卡 替我有罪的妻子禱告一下。
瘋僧 給一個，給一個，給一個戈貝。
孩子們 給你一個戈貝；記住我。
瘋僧 （坐在地上，唱）。

月亮亮着，
小貓哭着，
瘋僧呵，站起來，
向！上帝禱告一下！

【孩子們又重新包圍他】。

一個小孩 你好，尼古爾卡，你為什麼不把帽子戴下了（搔搔他的鐵帽子）。啊，帽子
會叫！

瘋僧 我有一個戈貝。

一個小孩 騙人！嚶，拿出來看看。

【把一個戈貝搶去。逃走】。

瘋僧 （哭），他們把我的一個戈貝拿去了，他們欺侮尼古爾卡！

老百姓 皇上，皇上來了。

【皇帝從教堂裏走出來。大貴族在前面給化子散錢施捨。貴族們跟在後面】。

瘋僧 波里斯！波里斯！孩子們欺侮尼古爾卡。

老百姓 給他施捨。他哭什麼？

瘋僧 小孩子欺侮尼古爾卡……吩咐把他們殺死，正像你殺死幼小的皇太子一樣。

貴族們 滾開點，傻瓜！把傻瓜抓起來！

皇帝 隨他去。可憐的尼古爾卡，替我禱告。（下）。

瘋僧 （跟在他後面）。不，不！不能給暴君做禱告——豈得不允許。

歇夫斯克(Севск)

自稱爲王者被自己的人圍繞着。

自稱爲王者 俘虜在什麼地方？

波爾人 在這裏。

自稱爲王者 叫他來見我。

[一個俄國虜俘上]。

你是誰？

俘虜 羅士諾夫(Рожнов)，莫斯科的貴族。

自稱爲王者 羅士諾夫，你向我舉起刀來，太沒有良心了吧？

俘虜 那裏的話，並不是我們願意，

自稱爲王者 你在鞏維爾斯克城下打過仗沒有？

俘虜 我從莫斯科來打仗，剛兩禮拜。

自稱爲王者 戈都諾夫怎麼樣？

俘虜 姆斯基斯拉夫斯基(Мстиславский)吃了敗仗並受了傷，他很騷慌，便派諾斯基來率領軍隊。

自稱爲王者 他爲什麼把巴斯馬諾夫召回莫斯科？

俘虜 皇上把榮譽和黃金賞賜他的功績。現在巴斯馬諾夫坐在皇帝的獨會裏。

自稱爲王者 其實軍隊更需要他。嗚，莫斯科怎麼樣？

俘虜 謝謝上帝 什麼都很平安。

自稱爲王者 怎麼？在等我走嗎？

俘虜 上帝知道，如今那裏不太敢說起你了。有的割舌頭；有的殺頭——確實是這樣！沒有一天不殺人。監獄裏擠滿了人。廣場上只要有三個人聚在一起，看吧，密探就過來旋轉了，皇上有空的時候親自詢問告密的人。真是禍害；最好還是不作聲。

自稱爲王者 波里索夫部下的生活真可羨慕！嗚，軍隊怎麼樣？

俘虜 他們怎麼樣？穿得暖，吃得飽，大家都滿足。

自稱爲王者 軍隊多嗎？

俘虜 只有上帝知道。

自稱爲王者 有三萬人嗎？

俘虜 募一下也有五萬人。

〔自稱爲王者深思起來。周圍的人面面相覷〕。

自稱爲王者 喂！你的謀略裏怎樣議論我？

伊薩 談論你的恩賜，說你雖然是（請你不要生氣）賊寇，但却是個英雄。

自稱爲王者（笑着）。這個我在事實上給他們證實吧！朋友們，我們不用等候階斯基了，我祝賀你們：明天去作戰。（下）。

衆 其米特里萬歲！

波蘭人 明天去作戰！他們有五萬人，我們就共幾乎不到一萬五千人：發瘋了。

另一個波蘭人 算不了什麼，朋友：一個波蘭人能夠向五百個莫斯科人挑戰。

伊薩 哼，挑戰！等到要打仗的時候，你們就逃得一個也不剩，吹牛。

波蘭人 你這蠻橫的伊薩，等你帶了刀的時候，我就用這個（指自己的刀）來做你。

伊薩 我們同胞俄國人沒有刀也幹得了：你要吃這玩意（拿出拳頭來）嗎，笨東西！

〔波蘭人驕傲地看看他，默默地走開。大家笑〕。

森 林

假其米特里，普希金。

〔遠遠的地方騎着一匹喘着氣的馬〕。

假其米特里 我的可憐的馬！他今天在最後一戰中跑得多麼興奮，受了傷還把我載得這麼快。我的可憐的馬！

普希金（自言自語）。我們的全部軍隊已經化爲灰燼了，看他捨不得什麼？却捨不得一匹馬！

自稱爲王者 喂，也許，他受了傷只是疲乏了，要休息一下。

普希金 那裏的話！他永久休息了！

自稱爲王者（走到自己的馬跟前）。我的可憐的馬！……怎麼辦呢？把轡頭解下，肚帶鬆開。讓他自由地死去。

〔解！轡頭，除掉馬鞍。幾個波蘭人上〕。

諸位，你們好！爲什麼在你們中間沒有庫爾勃斯基？我看見，我今天怎樣衝進戰鬥激烈的地方；千千萬萬的刀劍像寒冬之麥穗似的圍困着這條好漢；但是他的刀比大家的舉得更高，他可怕的叫聲也遮蓋所有的叫聲。我的勇士現在在什麼地方？

波蘭人 他已經僵臥沙場。

自稱爲王者 向勇士致敬，願他靈魂平安！作戰之後我們所保全的人是這樣少！叛徒，在波羅士（Запорожен）◎奸黨，該咒詛的，你們，你們殺了我們。三分鐘的抵

抗都支持不住！我已經要吊死他們第十個人，這些強盜！

普希金 不管誰有錯，我們反正是已被打得乾乾淨淨，殺得一個不剩。

自稱爲王者 是我們的事情；我把先頭部隊擾亂，可是德國人却把我們一一擊退……好

漢！真是好漢，我正是爲這個喜歡他們；我以後一定用他們組成榮譽的軍隊。

普希金 可是我們今天在什麼地方過夜？

自稱爲王者 就在這裏，在森林裏。爲什麼這裏不能做住宿的地方呢？等天一亮，我就

就上路；到吃飯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到留里斯克（Рыльск）了。晚安。

〔躺下，把馬鞍枕在頭下，入睡。〕

普希金 做愉快的夢吧，皇太子！部下打得粉碎，逃去方得身免，可是他卻像昏迷的小
孩，無憂無慮；當然，有先知在保護他；所以，朋友們，我們也不要息氣消沉。

莫斯科 皇宮

波里斯，巴斯馬諾夫。

皇帝 他戰敗了，但是還有什麼用處呢？我們是得到一個徒然的勝利——他重新部署
他的軍隊，又從普基夫爾（Путыль）城來攻擊我們。這時之間我們的英雄做了
什麼？駐在克羅姆（Кром）城下，那裏有一大堆哥薩克，從他們的城垣下面向
我們嘲笑。這算光榮！不，我不滿意他們；我派你去率領他們；我不是派族人，
而是派能人做帶兵的將領；讓他們鬥第之鬥的求慢去悲哀吧；現在我應該聽見名門
的不平之鳴和取消毀滅的習慣了。

巴斯馬諾夫 啊，陛下，傾軋不和的，門閥傲慢的貴族名門的氛氳被火吞滅的一天，
該百倍的祝福！

皇帝 這日子已經不壞了；只要讓我先把百姓的騷亂鎮定。

巴斯馬諾夫 要看百姓做什麼，百姓總是偷偷地傾向騷亂：正如駿馬要安頓自己的馬
；猶如孩兒要不當父親的權力；但是那有什麼用呢？騎者總是平安地駕馭馬匹，
兒總是被父親指揮。

皇帝 馬有時會把騎者摔下來，兒子也並不是永久完全聽從父親的話。我們只有用不
不愈的嚴厲才能够約束住百姓。約翰皇帝——風暴的平定者，聰睿的君主有這樣的
見解，他的兇暴的孫子也是這樣看法，不，寬大爲懷百姓不會感怒；行善作好——
百姓不會說聲感謝；殺人掠貨——你也不會更壞。

〔大貴族上。〕

◎ 烏克蘭森林河旁的地名，查波羅士人即指烏克蘭的哥薩克騎兵。

什麼事情？

大貴族 外國俘虜帶來了。

皇帝 我去接見；巴斯馬諾夫，等一會，留在這裏；我還需要和你談談。（下）。

巴斯馬諾夫 至高統治的精神。求上帝給他征服該咒詛的奧特列比亦夫，他還會給俄國廣行許多好事。他的腦子裏產生了一個重大的思想，不要給它冷卻。當他打破貴族門閥的時候，給我展開多好的前途啊！在作戰中我不知道有對手，在皇位的旁邊我要佔首席……並且也許……啊，這是什麼奇怪的喧鬧之聲？

〔恐慌。貴族們，宮中的侍臣混亂地奔跑着，私值時竊竊私語〕。

甲 去請醫生！

乙 快些去找主教！

丙 招呼皇太子，皇太子！

丁 找俄海牧師！

巴斯馬諾夫 發生了什麼事情？

戊 皇上得病了。

己 皇上要薨逝了。

巴斯馬諾夫 天呀！

庚 他坐在寶座上，突然跌倒；口裏和耳裏流出血來。

〔皇帝用椅子抬出來；所有皇族和所有貴族跟着出來〕。

皇帝 你們都走，讓我一個人和皇太子待下。（大家退下）。我要死了，我們來抱一會，永別了，我的兒子；現在你要開始做皇帝了……啊，天呀，天呀！我現在就要到你面前了，我也來不及用俄海來洗淨我的靈魂了。但是我覺得，我的兒呀，你對於我比靈魂的得救更寶貴……一定是這樣！我生來是臣屬，我也應該在昏暗中以屈辱而死；但是我是靠什麼獲得最高政權的？你不要問。够了：你並沒有過錯，你現在依法接皇位；對於一切我獨自向上帝負罪。啊，親愛的兒呀，不要兀自迷亂，不要自甘昏眩。你是在動亂的時日掌握國政；他是危險的，這個怪草寇，他用可怕的名字做武器……我早年有治國的經驗，能够鎮壓得住騷動和叛變；他們在我的面前戰慄而死；叛變的不敢提高聲音；但是你還是一個年幼，沒有經驗的主宰，你怎樣在風暴之下治理國家，怎樣撲滅騷亂，平定叛變？但是上帝是偉大的！他會使少年英明。他賜力量給軟弱人……你聽呀；第一，要挑選可靠的，冷靜的，年紀大的，老百姓所敬仰的人做參議，在貴族中要挑選宗族或是榮譽、敬的人——即如隋斯基也好。現在應該用幹練的將帥去統領軍隊；派巴斯馬諾夫去，並且懷着決心打破貴族的門閥。你從小就和我坐在國會裏，你知道治理國事的進程，不要改變辦事的方法

。習慣是國家的靈魂。我現在不得不恢復充軍和死刑，你可以把這些廢除；人家會感激你的恩典，正像曾經感激你的叔父一樣，當他承接雷帝的皇位之時。過了一些時候，把國家的繃繩再稍為拉緊一些。現在放鬆，可是不要放手——你要對外國人寬大，可親，信任地用他們做事。嚴厲地保守教會的規矩；你要沉默少言；不應該把皇帝的聲音在空中空空地消失；正像神聖的鐘聲，它只應該或是報告莫大的哀傷，或是莫大的喜事。啊，親愛的兒子！你正是在女子的容貌會激動我們血液的年齡登位。你要保持，保持神聖無邪的真潔和高傲的羞恥心！誰要是在年少的時候沉溺在輕薄的惡俗愉快之中，那人長大了便陰險和貪慾，他的智慧便要很早的衰頹。在一家之中你永久是家長；要孝敬母親，但是你自己要能作主——你是大丈夫，你是皇帝；愛你的姐姐——只剩你是她唯一的保護者。

佛陀爾（跪下）。不，不——你要永世地活着和為王；百姓和我們，沒有你就要滅亡。

皇帝 一切都完了——我的眼睛發暗，我感覺到墳墓的寒氣……

〔主教上，祭司長，所有的貴族跟在他們後面。皇后被攙扶着出來，公主哭泣着。〕

是誰來了？啊！就這樣……受戒了！神聖的割髮……敲鐘了！皇帝去出家了；黑暗的棺材就是我的修道室……暫時我還是皇帝，大主教；這就是我命令他接位的人；給佛陀爾吻十字架……巴斯馬諾夫，我的朋友們……我在寫下棺材的時候向你們懇求給他忠心和真誠地服務！他還很年幼純真。你們宣誓嗎？

貴族們 我們宣誓。

皇帝 我滿意了。請原諒我的憤怒和罪過，隨意的侮辱和暗中的中傷……聖明的父親，走到我跟前了，我預備好了。

〔開始割髮的儀式。昏厥的女子被抬出去。〕

營 房

〔巴斯馬諾夫領着普希金上。〕

巴斯馬諾夫 請進來，自由地說。那末，是他派你來見我的嗎？

普希金 他要和你交朋友並且把他莫斯科皇帝的第一份高官厚爵給你。

巴斯馬諾夫 但是我已經被佛陀爾抬得這樣高，我就率全軍；有他在，無論是各級官員，無論是貴族的憤怒，我都蔑視——我已經向他宣誓。

普希金 你向一個合法的皇位繼承人宣了誓，但是假使另外一個更合法的人還活着呢？……

巴斯馬諾夫 你聽我說，普希金，夠了，你不要跟我說空話了；我知道，他是怎樣一個人。

普希金 俄羅斯和立陶宛早已承認他是其米特里，但是，我並不擁護這一點。也許他是真的其米特里，也許他是自稱為王者；不過我知道，早先是逸、波里！總歸要，巴莫斯科讓給他的。

巴斯馬諾夫 在我扶持幼皇的時候，他決不會放下皇位；謝謝上帝，我們的部隊很充分！我會鼓勵他們去獲得勝利，你派誰來攻打我？是哥薩克卡拉嗎？還是母尼歇克？你們有很多人嗎？統共只有八千。

普希金 你弄錯了；就是這點人也招羅不到。我自己來吧，我們的軍隊是狗屎，哥薩克只會搶掠鄉村，波蘭人只會誇口和喝酒，俄國人……還有什麼說的——我不用在你面前耍狡猾；你可知道，巴斯馬諾夫，我們厲害的是什麼？並不是軍隊，不是的，也不是波蘭的援助，而是公意——是的！人民的公意。你記得其米特里的勝利和他和平的征討嗎，無論在什麼地方，不攻一槍，都順從地向他開城投降、衆百姓把頑強的將官捆綁起來？你自己看見：你的部隊願意和他們作戰嗎；什麼時候？只在波里斯手下！可是現在呢？……不，巴斯馬諾夫，爭論和火場戰火的冷爐已經晚了；靠你全部的智慧和堅強的意志，你也抵擋不了；是不是沒好你還是沒、做一個開明的榜樣，宣佈其米特里是皇帝，藉此永久和他交好？你以為怎麼樣？

巴斯馬諾夫 你明天跪回晉。

普希金 你決定。

巴斯馬諾夫 再見。

普希金 你考慮一下，巴斯馬諾夫。（下）。

巴斯馬諾夫 他的話對，他的話對；各處各地叛亂都成熟了。我怎麼辦呢？難道我也等候，等變兵來捆綁我交給奧特列比亦夫嗎？是不是警告我狂瀉即將迸裂為比波好，我自己……但這是對誓言變節呀！這會落得世世代代名譽的掃地！一個失寵的充軍之徒圖謀叛亂和陰謀並不困難，但是我，但是我，一個皇上的寵臣怎樣能夠……可是死亡！可是政權……可是百姓的災難……

[深思起來]。

到這裏來！外面是誰？（打口哨）。來馬！吹集合號。

刑 場

普希金走來，衆百姓包圍着他。

衆百姓 皇太子派大貴族到我們這裏來了，我們儘聽看，大貴族給我們說些什麼。到這裏來！到這裏來！

普希金（站在高台上）。莫斯科的市民們，皇太子命令向你們問候，（鞠躬），你們知道天意怎樣把皇太子從兇手的手裏救了出來；他現在來報他的惡仇了，但是上帝的審判已經嚇倒波里斯。俄羅斯已經服從其米特里；巴斯馬諾夫自己懷着誠心的懺悔率領他的部隊來向他宣誓效忠。其米特里懷着愛心和平來安撫你們，你們能爲了戈都諾夫的家族而向合法的皇帝，莫斯科的孫子孫舉手欲打嗎？

衆百姓 很明白，並不。

普希金 莫斯科的市民們！全世界知道，你們在殘酷的竊國者的淫威之下受了許多苦難：充軍、死刑、凌辱、苛捐雜稅、苦難、飢餓——你都經受過。其米特里想要爲你們——貴族，宮宦，文官和武官，外賓和商人——以及全體誠實的百姓，你們難道打算無恥地糊塗和傲慢地逃避恩賜嗎？但是他來承接他祖先的皇位了，並且帶着大軍。不要觸怒皇帝，畏懼上帝，請給合法的君王吻十字架；和好吧，立刻派貴族，教士和選出的代表到主教的行轅去見其米特里，去向父親和皇上叩頭。（走下，衆百姓的喧嘩聲）。

衆百姓 有什麼討論的？大貴族說的話對。我們的父親其米特里萬歲！

站在高台上的農夫 衆百姓！衆百姓！到克列姆里皇宮裏去！去，把波里斯的小狗捆起來！

百姓 去捆綁！去踐踏！其米特里萬歲！殺滅波里斯•戈都諾夫全族！

克列姆里 波里斯家 守兵站在石階前

佛陀爾在窗中。

乞丐 看基督的面上，施捨點吧！

守兵 走開，不准和犯人說話。

佛陀爾 走吧，老頭，我比你更窮苦，你是自由的。

【賽尼雅爾格希也走到窗口】。

老百姓甲 兄弟和姊妹！可憐的孩子像籠中的小鳥。

乙 可憐的人有得是！還該咒詛的一族！

甲 父親是混蛋，孩子是無辜的。

乙 蘋果落下，糠頭菓樹不遺。

賽尼雅 小兄弟，小兄弟，好像，貴族們到我們這裏來了。

佛陀爾 這是戈里村（Голлицын），莫沙爾斯基（Мосальский）。別的人我不認識。
索尼雅 哎呀，小兄弟，心要碎了。

〔戈里村，莫沙爾斯基，莫爾却諾夫（Молчанов），謝列菲其諾夫（Шерфединов），後面跟着三個裝戰武士，上〕。

百姓 散開。貴族來了。

〔他進們入屋子〕。

百姓甲 他們來做什麼？

百姓乙 大概強迫佛陀爾·戈都諾夫宣誓吧。

百姓丙 真的是什麼事情？聽見沒有，屋子裏吵聲多大！騷亂！在打架！

百姓 聽見沒有？尖利的叫聲！這是女人的聲音！我們進去——門闔着——叫聲沉默了——喧聲還繼續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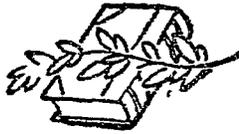
〔門開了。莫沙爾斯基出現在台階上〕。

莫沙爾斯基 衆百姓！馬利雅·戈都諾娃（Мария Годунова）和她的兒子佛陀爾服毒自殺了。我們看見他們已經是屍體了。（衆百姓驚慌無言）。你們怎麼沉默？叫喚呀！其米特里·伊凡諾維奇皇帝萬歲！

〔衆百姓沉默無言〕。

——完——

（林 凌譯）



石 客[⊖]

(КАМЕННЫЙ ГОСТЬ)

Leporello. O statua gentilissima
Del gran' Commendatore!.....
.....Ah, Padrone!
Don Giovanni.[⊙]

第 一 場

唐·光(Дон Гуан)與萊鮑雷洛(Лепорелло)

唐光 我們在這裏等候黑夜。
畢竟行抵瑪德里的城垣！
我將用衣襟掩額，帽覆眉，
在熱烈的長街上馳騁。

⊖ 普希金的這個詩劇，係寫於一八三〇年，在他的原稿上註有『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四日於莫斯科金諾村』。至於耿濟之先生的這篇譯文，最初是發表在『文學』第八卷第一期的『新詩學』上。當耿先生去年年底前在滬時，我曾曾得到他的同意，將這篇譯文轉載於此，當時蒙他慨允，抽暇將譯文全部再校訂一次，孰知今春三月初耿先生即突然病逝於瀋陽，這篇譯文就未能完成。現在我們此地所發表的，是他舊有的譯文，凡有遺漏處，則由編者補上。

⊙ 這一段題詞，是譯者節略掉的，現補譯如次：

『萊鮑雷洛：噢，偉大的少將的
高貴的石像呀！……
……或啣，主人！』

——『唐光』——

萊的雷洛 會不會被人辨識？你以為？
 唐光 唐光是容易辨識的！
 係他這般的人太多！
 雷光 唔開心吧！
 誰認識我？
 萊的雷洛 “ 最初的衛卒，
 吉卜賽舞女，酒醉的樂師，
 或自夥瘦的大胆騎士，
 腋藏佩劍，身披長袍。
 唐光 即令辨識有何害。
 但願遇不到國王。
 京城裏我誰也不怕。
 萊的雷洛 明日傳入國王耳中，
 唐光 擅離戎所，
 私返瑪德里城，
 請問，他將如何處置？
 唐光 解回去吧了。
 決不會砍我的腦瓜。
 我並不是政治要犯。
 他遣送我，爲了愛我；
 不使被害者的家屬，
 吵擾我自身的安寧……
 萊的雷洛 可不是麼！
 還不如安靜地坐著。
 唐光 謝謝！我幾乎悶得死去。
 那是什麼人，什麼地！
 天呢？……真似一片煙霧。
 女人呢？我是決不願意，
 你聽，我的傻瓜萊的雷洛，
 將那邊的傾國佳人，
 換安達魯齊亞的醜農婦。
 她們起初使我愛的是——

蔚藍的眼睛，雪白的肌膚，
樸實裏加上新鮮；
幸而不久猜到了，看出了，
與她們相識，了無意味，
她們沒有生命，全是些
僵硬的娃娃；而我們的呢！……
喂，此地很熱；你認識麼？
那能不記得女東尼修道院。
這是您常到的處所，
我在這林中看守馬匹。
真是討厭的職務。
你在這裏消遣時光，
比我愉快得多。

萊鮑雷洛

唐光(沉思)

可憐的意涅蓮(Инеза)！

她已遺棄塵世！我愛愛她！

萊鮑雷洛

意涅蓮！——黑眼的……哦，我記得。

您有三個月追求着她；

魔鬼終於作了強力的幫助。

唐光

七月的深夜……奇特的愉快，

發現在她悲慘的眼光裏，

死僵的唇角邊真是奇怪。

你好像她並不美麗。

實在的，真美的地方少見

在她的身上。惟有眼睛，眼睛。

那眼神……那樣的眼神

我從未遇過。她的聲音是

那樣的輕微衰弱——像病人——

她的丈夫是個嚴厲的暴徒；

以後我才知道……可憐的意涅蓮！……

萊鮑雷洛

有什麼，她死了還有別人。

唐光

實話。

萊鮑雷洛

誰要活着，就會有別的女人。

唐光 也對。

萊鮑雷洛 現在那個女人。在瑪德里，
是我們要尋找的？

唐光 那是勞拉（Лаура）！
我將逕直跑去找她。

萊鮑雷洛 有勁。

唐光 逕直敲她的門——有人在時——
請他跳出窗外。

萊鮑雷洛 自然啦。我們玩夠了。
泉下女人不致久擾我們。
走過來的是誰？（僧上）。

僧 她快來啦。

萊鮑雷洛 那是誰？是不是唐娜·安娜（Дона Анна）的僕從？

唐光 我們是老爺，
我們在這裏游玩。

僧 你候誰？

唐光 唐娜·安娜快來，
上丈夫的墳。

僧 唐娜·安娜
德·蘇里瓦！（Де-Сольва）是麼？少將的夫人，
那個彼不記得誰……殺害的。

唐光 被唐光殺害的，
那個淫蕩，叛神，無良心的人。

僧 嚙哨！唐光的名聲
竟闖進靜謐的修道院，
僧徒對他歌頌頌詞。

唐光 也許你們認識他吧。

僧 我們？不！
他現在住在那裏？

唐光 他不在此地。
他遺戍到遠處。

僧 謝天謝地！

越遠越好。這些淫徒應該
全行裝在袋裏，拋進大海。

唐光 你儘胡說！

蔡炮雷洛 別作聲！我是故意……

唐光 少將就葬在這裏麼？

僧 就在這裏；夫人立下石碑，
每天親臨，
禱祝亡靈，
痛哭放聲。

唐光 奇怪的寡婦！
相貌不壞吧？

僧 我們出家人，
不應眷戀女色，
但撒謊也有罪過；她的美貌
聖者都得點頭稱賞。

唐光 怪不得死者那樣猜忌。
把唐娜·安娜深鎖閨中，
誰也未曾見到她一面，
我很想同她談話。

僧 哦，唐娜·安娜和男子們
從不交談。

唐光 同您呢，神甫？

僧 同我是另一事；我是僧士。
那邊她來了。（唐娜·安娜上）。

唐娜·安娜 請開門，神甫。

僧 就來啦，夫人；我在候您。
（唐娜·安娜偕僧後入）。

蔡炮雷洛 怎模樣？美不美？

唐光 簡直看不見她，
在這寡婦的玄袍裏，
祇看見了纖小的腳踵。

蔡炮雷洛 這就夠了。您的想像

一下囊括盡其餘的一切；
它比畫家還巧，
無論從何處着手，
從眉毛，從脚上。

唐光 聽着，萊鮑雷洛，
我將同她結識。

萊鮑雷洛 又來啦！
多此一舉！把丈夫殺死了，
又想看寡婦的眼淚。
無良心的！

唐光 天色已黑。
月亮尚未上升，
趁此黑暗未變朦朧，
我們混進瑪德里去。（下）。

萊鮑雷洛 西班牙的貴族像個賊，
等候黑夜，又怕月光，——真要命！
可憎的生活。我們何時才能
脫離它。真是筋疲力盡。

第二場

（屋內。勞拉家晚宴）

甲客 我敢賭咒，勞拉，
還妙奏得未曾有。
你深明自己的角色！

乙客 演得出色！有力！

丙客 才藝出眾！

勞拉 今天，我的
每句話，每個姿勢都見成功。
自由地蕩漾於與會之中，
會話流淌着，非出奴性的記憶，
似為內心所產生。……

甲客

是的。

現在，你的眼睛熠熠，
玉頰嫩燒，餘歡未盡。
別讓它徒自冷卻了呀。
勞拉，你唱一闕吧，
再唱一闕吧。

勞拉

遞給我弦琴。（唱）。

大眾

好！好！美妙無比！

甲客

謝謝你，魔女。你迷住了
我們的心，生命的愉樂裏
惟有愛情使音樂低頭；
但愛情本身就是妙曲……你瞧：
卡洛司（Карлос）受了感動，你的靈鬱客人。

乙客

妙音！如許心靈在內！
誰的歌調，勞拉？

勞拉

唐光的。

唐·卡洛司

什麼？唐光！

勞拉

編這歌調的是

我的摯友，無常性的愛人。

唐·卡洛司

你的唐光是叛渾的頑蛋，
而你，你却是愚蠢的女人。

勞拉

你發瘋了吧？

我立即招呼僕人把你宰死，
不管你是西班牙的貴族。

唐·卡洛司（起立）

叫他們來。

甲客

勞拉，閉嘴；

唐·卡洛司，別生氣。她忘了……

勞拉

什麼？忘了唐光在決鬥場上
忠勇地殺死了他的胞弟？
真的；可惜不是他。

唐·卡洛司

我生氣得真傻。

勞拉

啊！你既承認了你的愚蠢。

那就和解了吧。

唐·卡洛司 我錯了，勞拉，
恕了我吧。你知道：這名字
我不能淡然無動地聽到。……

勞拉 這名字不斷溜上我的舌尖，
叫我有什麼錯處？

客 表示你再生氣，
勞拉，再唱一闕吧。

勞拉 業已深夜，
是別離時光。我唱什麼呢？
衆位聽着。（唱）。

衆人 妙極了，太好了！

勞拉 再見吧，諸位。

衆客 再見吧，勞拉。

（衆下。勞拉留唐·卡洛司）。

勞拉 你這瘋子！留在這裏吧，
你是我喜歡的；
你咬牙切齒，痛罵我時，
很像唐光。

唐·卡洛司 幸運兒！
那末你是愛他的。（勞拉點首）。

很愛麼？

勞拉 很愛。

唐·卡洛司 現在還愛不？

勞拉 在這時候？
不，不愛了。我不能愛兩人。
現在是愛你。

唐·卡洛司 勞拉，你說，
你今年幾歲？

勞拉 一十八歲。

唐·卡洛司 你正在妙齡……
還可享五六年小芳春。

還有六年，他們追隨你，
捧你，寵你，爭贈財寶，
在窗下歌唱戀歌，
爲了你互相殺害，
在深夜的十字街頭。
時光一過，你的眼睛凹陷，
臉容發了黑黢，
辮髮透露霜絲，
被人們稱爲老嫗，
到那時——你有什麼話可說？

勞拉

到那時麼？

爲什麼想這個？說這話做什麼？
莫非你永遠懷着這般的心思？
來吧，——打開平台的門，天上靜靜的：
溫暖的空氣動也不動，黑夜浸透在
檸檬和桂蘭的香味裏；明月閃爍在
濃厚且深黑的藍空裏；——
守卒拖長地喊一聲：明白了！……
北方的遠處，——在巴黎，——
也許烏雲蔽空，
下着冷雨，刮着寒風。——
那於我們有何相干？
卡洛司，我要求你淺笑一遭；
——得了吧，算了吧！——

唐·卡洛司

可愛也麼？（外叩門）。

唐光

喂！勞拉呀！

勞拉

誰？誰的聲響？

唐光

開門吧……

勞拉

正是他麼！……哎喲！……（開門，唐光入）。

唐光

好呀……

勞拉

唐光！

（勞拉投擲他的頸上）。

唐·卡洛司 怎麼？唐光……

唐光 勞拉，親愛的！……（吻她）。

誰在你家裏，我的勞拉？

我，

唐·卡洛司 唐·卡洛司。

唐光 真是偶遇！

我明天準備崑崙下的調遣。

不行！

唐·卡洛司 現在就來！

勞拉 唐·卡洛司，算了罷！

你不差街上——你在我家中——

請你出去罷。

唐·卡洛司（不聽她的話） 我等着。

你是帶着佩劍來的。

唐光 你既然性急，

就來吧。（門）。

勞拉 哎喲！哎喲！光……

（勞拉倒在床上，唐·卡洛司倒地）。

唐光 起來罷，勞拉，完了。

勞拉 怎麼樣？

殺死了！好極了！在我的屋裏？

現在叫我怎麼辦，魔鬼，淘氣精？

叫我把他扔到那兒去？

也許

唐光 他還活着。

勞拉（審視身體） 是的！活着！聽呀，這討厭的，

你一直觸進他的心窩，不歪不斜的，

血尚未從三角的劍口流出，

却已停止了呼吸——怪不怪？

唐光 有什麼辦法？

他自己願意。

勞拉 唉，唐光，

真是可恨，永遠的淘氣——
還不肯認錯……你從那裏來？
早來了麼？

唐光 我剛纔來過，
偷偷的——尚未被赦。
勞拉 竟立刻記起了你的勞拉？
好的總是好的。算了罷，
我不相信你。你偶然走過，
瞥見了我的房子。
唐光 不是的，我的勞拉？
你問萊鮑雷洛好了。
我停在郊外，討厭的文特地方，[⊖]
我到瑪德里來尋找勞拉（吻她）。
勞拉 我的好友！……
等一等……在死人面前……
我們怎樣處置他？
唐光 先放在這裏，——等到黎明時光，
我將他槓抬出去，裹着外套，
棄放在十字街頭。
勞拉 須要仔細，
別叫人家看見了你。
總算很巧，
你晚了一分鐘來到！
你的朋友在我這裏晚發。
剛剛離開。早些就遇上了！
唐光 勞拉，你早就愛他麼？
勞拉 愛誰？你顯然在胡言謔語。
唐光 你說實話，
你有幾次對我變心，
在我出門的時候？

⊖ 討厭的文特地方(проклятая вента)，按原文應譯為『討厭的旅店』，вента意為西班牙的旅店或酒店，非專有名詞。——編者

勞拉
唐光

你呢，淘氣精？
你說……不用啦，以後再談吧。

第三場

(少將的紀念碑)

唐光

一切安排得好：
我偶然殺死了唐·卡洛司，
藏在這裏，做文藝的烈士，
却每天看到我那美貌寡婦，
似乎她也注目於我。
我們現在還互相假裝正經；
今天却要同她交談；是時候了。
從何說起？『請問』……或是：
『夫人』……算了！心裏想到什麼，
就說什麼，不加預備，
做個情歌的卽興詩人。……
她該是來到的時候。沒有她——
我想——少將會感到寂寞。
他在這裏扮成昂貴的偉丈夫！
那肩膀！活出的海古勒司！☹……
死鬼本身却是矮小虛弱，
橫起腳還不能伸手，
觸到自己的鼻子。
我們相遇在埃司庫略，
他碰着我的劍就一命嗚呼，
像一隻別針上的精靈，
其實他驕傲，胆大，一副威嚴相……
啊！她來了。

(唐娜·安娜)。

唐娜·安娜

他又在這裏，

☹ 海古勒司 (Hercules)，是希臘神話中的一位英雄。——編者。

對不住，我的神甫，
我打斷了神甫的冥思。

唐光 我應該，夫人，
向您求恕。也許我阻止了
您的悲哀自由地舒發。

唐娜·安娜 但是，神甫，我的悲哀在我心頭，
當您面前，我的禱告
將翻順地與序天際，
我求您同我聯音在一起。

唐光 叫我同您禱告，唐娜·安娜！
我不配享受這樣的幸運，
我不敢用罪惡的嘴唇[⊖]
重覆你聖潔的禱詞——
我只能從遠處懷着虔敬之心
看着你，當你輕輕地轉下身
把你黑色的絲髮撒在蒼白的大理石上——
我於是覺得，好像一個安琪兒
隱秘地來到這座墳前，
那時在我混亂的心裏再不能祈禱。
我靜默無語地倚着和想着——
冰冷的大理石被她天仙的呼吸所溫暖，
還被她苦愛的眼淚所滑過，
哦，那個躺在下面的人該是多麼幸運——

唐娜·安娜 還是些多奇怪的言語！

唐光 夫人？

唐娜·安娜 你對我講嗎……你忘記啦。

唐光 什麼？

我只是個無價值的隱士嗎？
我不應該讓我罪惡的聲音在此地這樣大聲地響出來嗎？

唐娜·安娜 我覺得……我不懂……

唐光 啊，我知道了：你完全，你完全看出來啦！

[⊖] 此下二十行，是歌先生的譯文中漏掉的，現特補譯於此。

唐娜·安娜 看出什麼來？

唐光 我並非出家人，
跪下來求您的原恕。

唐娜·安娜 哎喲！起來，……您是誰？

唐光 不幸的人，無希望的情慾的犧牲。

唐娜·安娜 我的天！竟在這裏，陵墓上面！
請走開罷！

唐光 等一會，
唐娜·安娜，等一會！

唐娜·安娜 假如有人進來！……

唐光 柵欄門關着，等一會兒！

唐娜·安娜 唔？怎麼樣？您要求什麼？

唐光 死。

容我立刻死在你的腳下，
將我的屍骸葬在此地，
並不接近你所鍾愛的人兒
却在那邊，——遠窄的，——
門傍，——門限那裏，——
好使您的進步，輕裳
觸及我的墓石，
在您走到驕貴的陵墓上，
披髮飲泣的時候。

唐娜·安娜 您有點神經錯亂。

唐光 求死是瘋狂的哀記麼？
假使我是瘋人，必願苟活在世，
存着一份希望，
用柔情感動您的心；
假使我是瘋人，
必將夜夜死守在您的窗下，
唱出情歌，驚吵您的清夢，
決不躲閃蔽身，
反將努力博取夫人的垂青；

假使我是瘋人，
決不悲哀在無聲息裏……

唐娜·安娜 您這算是沉默無聲麼？

唐光 機會，唐娜·安娜，
是機會吸引着我，否則，
您將永不得窺我內心的隱秘。

唐娜·安娜 您久已愛我麼？

唐光 久與不久自己不能知道，
但從那時起，纔知道了
片刻歡娛的價值，明白了
【幸福！這個字的意義。

唐娜·安娜 請走開罷——您這危險的人。

唐光 危險的人！怎麼危險？

唐娜·安娜 我怕聽您的話語。

唐光 我不再說話；請勿驅逐
見到一面，死也瞑目的人，
我不存一點冒昧的希望，
我絕無所求，但願得
時刻見面，在我已受到了
終生裁決的時候。

唐娜·安娜 走開罷——在此地這類的話語，
這樣的顛狂，有干未便。
請明天到舍裏去。您如能
發誓保持我的尊重，
我可接見您——却在深遠的夜晚，——
我是任何賓客也不見的，
自從守寡了以後……

唐光 安琪兒唐娜·安娜！
願上帝給你慰安，如你自己今天
對這不幸的受難者所給予的。

唐娜·安娜 快走開罷。

唐光 再等一會。



唐光和唐娜·安娜

A. 雅柯布森作(1936年)

唐娜·安娜 祇好我自己走了……
我已無心思禱告。
塵凡的言語祛散了
我的虔誠；是我的耳朵
久不慣憊的——等明天
我接見您罷。

唐光 還不敢憊，
不敢信自己的幸福……
我明天可以見到您！——
不在這裏，也不偷偷摸摸的！

唐娜·安娜 是的，明天，明天。
您的姓名？

唐光 傑果·特·卡里瓦道（Diego de-Kalwado），

唐娜·安娜 再見罷，唐·傑果（下）。

唐光 萊鮑雷洛！
（萊鮑雷洛上）。

萊鮑雷洛 您有什麼吩咐？

唐光 親愛的萊鮑雷洛，
我真快樂！……明天……深遲的夜晚……
我的萊鮑雷洛，明天——你預備一下……
我快樂似嬰孩一般！

萊鮑雷洛 同唐娜·安娜交談了麼？
也許她說了兩句親熱的話，
或是您對她祝禱。

唐光 不，不！她訂了密會，
和我訂下了密會！

萊鮑雷洛 真的麼？
哎，寡婦，你們全是一類的貨色。

唐光 我真幸福！
我準備高歌，樂於把這全個宇宙。

萊鮑雷洛 少將呢？他有什麼話說？

唐光 你以為他會吃醋麼？

決不如此；他是有理性的人，
死就安靜。

萊鮑雷洛 不對；請看 的石像。

唐光 怎麼樣呢？

萊鮑雷洛 他似在怒目釘視。

唐光 你去，萊鮑雷洛，
去請牠明日光降敝舍，
並非到我那裏，
却請到唐娜·安娜家去。

萊鮑雷洛 邀請石像！爲了什麼？

唐光 當然不是同牠談話——
是叫牠在明天深夜，
到唐娜·安娜家門前站班。

萊鮑雷洛 這玩笑開得無味，
而且是同誰開的玩笑！

唐光 你去罷。

萊鮑雷洛 不過……

唐光 你去呀。

萊鮑雷洛 美麗的，可愛的石像！
敝上唐光謹請光降……
看的，不能，
我十分害怕。

唐光 小姐！我要把你！……

萊鮑雷洛 是啦。

敝上唐光請您明天夜間
到尊夫人家去，
站在門前……
（石像點頭示肯）。

哎喲！

唐光 什麼事？

萊鮑雷洛 哎喲，哎喲！……
哎喲，哎喲……要死啦！

唐光 你出了什麼事？
萊鮑雷洛 (點頭) 石像……哎喲！……
唐光 是你鞠躬麼？
萊鮑雷洛 不是我，是他！
唐光 你儘胡說八道！
萊鮑雷洛 您自己去罷。
唐光 留神睡著，壞蛋。
(向石像)。少將，我明天將到尊夫人家去，
請你也去站在門前守衛。
怎麼樣？去不去？
(石像又點頭)。
哎喲！
萊鮑雷洛 如何？我說過的……
唐光 我們走罷。

第四場

(唐娜·安娜之家)

唐光與唐娜·安娜

唐娜·安娜 我接見了您，唐·佛果；
祇怕的是我悲苦的談話
使您發悶：孤苦的未亡人
我永遠記住自家的損失。
淚和笑攪和一處，正如四月。
您何以默默不言？
唐光 我在默默地欣悅，
一想到竟能向姣美的夫人
相對相偎，而况不在原地，——
不在幸運的死人的墓前，——
也不見你屈膝跪在
丈夫的大理石像面前。
唐娜·安娜 唐·佛果，

您這樣會吃醋——我的丈夫
莫非在棺中還能使您不安？

唐光 我不應吃醋。

他是您選中過的。

唐娜·安娜 不是的，

家母命我嫁給唐·阿里伏爾（Дон Альвар），
我家貧窮，阿家富。

唐光 幸運的人，他將虛空的寶庫

投擲女神的腳下，竟藉此

嚐到了天堂的幸福！

如我們相遇在先，——我將如何歡欣地

將我的職立，我的財富，一切一切，

全交出去，爲了僅有一次垂青的眼神；

還願作您的神聖意志的奴隸，

仔細研究您的嗜好？

以便博取您的歡心，使您的生活

成爲連續不斷的幻境。

但是！——命運作了另樣的判斷。

唐娜·安娜 傑果，不必說了！我不能愛您，

罪婦應爲棺材守節。

聽您的話會使我落入墮道。

您知道唐·阿里伏爾如何愛我：

他決不致接待鍾愛他的婦女，

即使悼亡——亦必忠於

夫婦的愛情。

唐光 唐娜·安娜，

請勿永遠提及您的丈夫，

重傷我的心房

你不必再懲罰我，

固然我也許配受懲罰。

唐娜·安娜 憑甚麼：

您尚未受神聖的束縛，

同誰也沒有——不是麼？
您愛了我，對我，對天，
都可告無罪的。

唐光 對您！天呀！

唐娜·安娜 莫非您對我
有罪麼？請說，是什麼。

唐光 不，
永遠不能。

唐娜·安娜 傑果，怎樣會事？
您對我有罪？請說是什麼？

唐光 不，不能說！

唐娜·安娜 傑果，這真奇怪：
我請求您，我要求您。

唐光 不，不。

唐娜·安娜 噢！您是這樣服從我的意志的！
您剛才對我說的是甚麼話？
您說你願意作我的奴隸。
我生氣了，傑果：您回答罷，
您對我有什麼錯處？

唐光 我不敢。
您將恨我的。

唐娜·安娜 不，不。我頂先怨您，
却願意知曉……

唐光 不必知曉
還可怕的，害人的秘密罷。

唐娜·安娜 可怕的秘密！您使我不安。
我十分的好奇——究竟是甚麼事？
您怎麼能侮辱我呢？
我不認識您。現在和過去，
我並沒有仇敵。有的是
我先夫的兇手。

唐光 (自語)事情將到結局了！

請您說：您認識唐光麼？

唐娜·安娜 不，不，
我從來未見他。

唐光 您心裏
對他懷恨麼？

唐娜·安娜 由於嫉妒心。
但是您在努力躲開
我的問題，唐，傑果——
我要求……

唐光 您將怎麼辦，
假若您遇見了唐光？

唐娜·安娜 我將提起寶劍，
直刺進她手的心臟。

唐光 唐娜·安娜，
何處是你的寶劍？這就是我的胸脯。

唐娜·安娜 傑果！
您怎麼啦？

唐光 我並非傑果，我就是光。

唐娜·安娜 天呀！不會有的，我不信。

唐光 我就是唐光。

唐娜·安娜 不對。

唐光 是我
殺死您的丈夫；我不惋惜，
我心中沒有後悔的意思。

唐娜·安娜 我！見的是什麼話？
不，不，不會的。

唐光 我是唐光，我愛您。

唐娜·安娜（倒地） 我在那裏？……我在那裏？……
我不舒服，我不舒服。

唐光 天呀！
她怎麼啦？您怎麼啦，唐娜·安娜？
起來，起來，醒一醒罷：您的傑果，

您的奴隸在您的腳下。

唐娜·安娜 離開我罷！

(弱聲) 您是我的仇人——您奪去了
我生命中的一切……

唐光 親愛的寶物！

我準備用一切願取我的打擊，
我在您腳下祇等候一聲命令，
您吩咐我——我就死去；吩咐我，
我就要呼吸，爲了您……

唐娜·安娜 那麼您真是唐光……

唐光 是不是他被人描寫成
兇徒和壞蛋，——唐娜·安娜——
也許惡名不盡，不確，
也許有許多惡事懸垂在
疲倦的良心之上。
我做了許久荒蕩的高足，
但從我遇見您以後，
我覺得我全部改變了。
我愛您是愛您的真操，
初次低首下心，
屈膝在它的面前。

唐娜·安娜 唐光的辯才，我所深知，
他是個狡猾的誘惑者。
聽說您是弒神的淫徒，
您是十足的魔神。多少不幸的
婦人，您曾害過？

唐光 其中現在以前，
沒有一個是我愛過的。

唐娜·安娜 那還能使我置信，
唐光是初次生了戀愛，
並非在我身上尋覓新的犧牲！

唐光 我如欲騙您，

我還能直認，直說，
那個您不能聽到的名字？
奸詐，狡猾在何處看出？

唐娜·安娜 誰知道您呢？——您怎麼敢到
這裏來的，有人認識您，
你就逃不了一死，

唐光 死算什麼？爲了暫時的甜蜜的一瞬，
我願無怨無艾地交出自己的生命。

唐娜·安娜 但是您這不強硬的人，
您怎麼能從這裏脫身！

唐光（吻她的手） 您竟奪到可憐的唐光的生命！
您的純潔的心裏並無怨恨，
是不是，唐娜·安娜？

唐娜·安娜 我能怨恨您纔好呢！
現在我們應該分離了。

唐光 何時再見？

唐娜·安娜 不知道，
以後再說。

唐光 明天呢？

唐娜·安娜 在那兒？

唐光 就是這兒。

唐娜·安娜 唐光，我真心軟。

唐光 一個和平的吻，作爲饒恕的禮物，……

唐娜·安娜 是時候了，去罷。

唐光 一個冷淡的，和平的……

唐娜·安娜 你真纏人！哪！吻罷。
什麼叩門聲？……逃走罷，唐光。

唐光 再見罷，我的愛友。（下面又入）。
啊！……

唐娜·安娜 您怎麼啦？啊！……

（少將石像上場，唐娜·安娜倒）。

石像 我應召前來。

唐光
石像
唐光
石像
唐光

啊，天呀！唐娜·安娜！

拋棄她罷，

一切完了。你在戰慄，唐光。

我麼？不。我召你前來，極願見你。

伸手來。

手在這裏……

石手的把握是如何的嚴重！

離開我罷，放下手來……

我死了——完了——嗚，唐娜·安娜！（倒地）。

（歌著之譯）





散文作品
(ПРОЗА)



驛 站 長
(СТАНЦИОННЫЙ
СМОТРИТЕЛЬ)

十四品官兒，
驛站的獨裁者。

維亞萊夫斯基公爵

誰沒有咒罵過驛站長，誰沒有同他們爭吵過？在氣憤的時候，誰沒有向他們要過那本宿命的簿子，以便在它上面寫下他對壓制、粗野和疏忽的無益的怨訴？誰不當他們對人類的惡怪，相等於過去的公棍，或者，至少也等於摩洛姆（ Муром ）^①的強盜？但是，我們如果公平一點，我們肯儘力設身處地一下，那麼，我們評斷他們的時候也許會寬容得多。驛站長是什麼？一個真正的，第十四級的受難者，他的官職祇能防禦毆打。而且這也不是永久的（我在求證我的讀者的良心）。那維亞萊夫斯基公爵所玩笑地稱之為獨裁者的職司是怎樣的？是不是真正的苦役？無論白天，無論夜裏，都不得安寧。乘客把乏味的旅行時積聚起來的全部怨恨都報復在站長身上。難堪的氣候，骯髒的途程，頑固的車夫，馬匹不肯走——都是站長的罪過。走進他的寒酸住所，旅客望着他，就像望着敵人一樣；如果他能夠打發走那個不受歡迎的客人，還好；但是如果沒有馬車怎麼辦呢？……天哪！怎樣的咒罵，怎樣的威嚇會散落到他的頭上啊！他得在雨水和泥濘中挨戶奔走；在暴風雨中，在受洗節的嚴寒中，他避到門斗裏，目的祇為了休息一會，躲開激忿的借宿者的叫嚷和碰撞。來了一個將軍；混身顫抖的驛站長給了他最後兩輪馬車，其中包括一輛急行車。將軍走了，也不對他說聲謝謝。過了五分鐘——又是鈴聲！……一個急使把自己的信件拋到他的桌子上！……如果我們好好的把這一切探究一下，那麼代替了憤慨，我們的心坎就會充滿寬容的同憐。還有幾句話：在連續不斷的十一年中，我在各個方向上走遍了俄羅斯；幾乎所有的驛道我都知道；好幾代的車夫我都熟悉；我不面熟的驛站長很少，我不接觸的驛站長也很少；我希望把我的旅途觀察的有價值的材料在不久的將來出版；目前我祇能說，對驛站長的身份的一般的看法是最不合事實的。這些如此受毀謗的驛站長，一般地說來都是和平的，主就是勤勉負責的，備受共同生活的，發於名譽要求的，並不太愛閱讀的人。從他們的談話（不巧得很，過路的老頭却愛混這種談話）中可以汲取許多珍奇的和富有教訓意義的東西。至於我，那麼我承認，我寧願聽他們的談話而不要聽什麼去獄公堂的六等官的演說。

① 察洛姆森林，其中要獄官沒氣喘。

可以容易地猜到，我有着可尊敬的驛站長身份的友人。真的，其中一個的記憶對我是很珍貴的。一些偶發的事情在某一個時期會使我們接近過，關於他，我現在預備同獨切的讀者談談。

一八一六年五月，我曾經在一條現在已經取消的馬車道上路過某縣。我的官職很小，祇能乘郵車和付兩匹馬的租錢。因此驛站長們對我並不客氣，我常常要用戰鬥才能得刊照我的意見是我有權獲得的東西。由於少年氣盛，當驛站長把替我預備的三四馬讓給一個官老爺的時候，我對於他的卑下和胆怯覺得很憤慨。對於縣長宴會上的斤斤於細節時僕人在獻菜的時候不理我，我也好久好久不能習慣。現在，這兩樁事情我都覺得是理所當然的。真的，如果代替了大家稱便的規律『官官私私』，却使用起另一條規律，比方是『識者尊敬識者』來，那我們會碰到什麼事情呢？會發生怎樣的爭論呢！但是我要傳到我的故事了。

是一個炎熱天。離某站三維爾斯池^①的地方開始下雨，過了一分鐘，傾盆大雨已經把我淋得渾身濕透。到了車站，第一樁心事就是趕快換衣服，第二樁是替自己要一杯茶。『噯，杜妮亞（Дуня）！』站長叫道，『擺上茶壺，再去拿點奶醬』。在說這兩句話時，從屏風後面走出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奔到了門斗裏。她的美麗使我吃驚。『這是你的女兒嗎？』我問站長。『是女兒』，他樣子很驕矜地回答道；『這樣的聰明，這樣的伶俐，完全像死了的母親』。這時他開始抄下我的路條，而我則瀏覽那些裝飾他的簡單的，但却整潔的住屋的圖畫。它們描畫着浪子回頭^②：第一張上，一個戴兜形帽、穿褻薄的可敬的老頭在送走一個暴燥的青年，後者正急匆匆地接受他的祝詞和錢袋。另一張上，以鮮明的筆觸畫着一個青年人的放蕩行爲：他坐在桌旁，四周圍着虛偽的友人和無恥的女人。再下去，一個穿着粗衣、戴着三角帽的化光了錢的青年在牧着豬，並同牠們分食；他的臉上現出深切的悲傷和懊悔。最後畫着他回到父親那裏；仍舊戴着兜形帽穿着褻薄的善良的老頭子奔出來迎接他；浪子跪着；遠景是一個廚子在宰一頭養得肥的仔牛，哥哥向僕人詢問這樣快樂的原因。在每一幅圖畫下面我都讀到恰當的德國詩。這一切，正像幾盆鳳仙花、一張掛着花幔帳的床、以及當時包圍着我的其他物件一樣，直到如今還保留在我的記憶中。主人，一個神清氣爽、元氣充沛的五十歲左右的人，和他的用綵色緞帶懸着三個獎章的綠色長禮服，現在還歷歷在我的目中。

我還沒有同我的老車夫算清賬，杜妮亞已經提着茶壺回來了。小妖精從第二眼之後更察覺她對我產生的印象；她垂下大睜的大眼睛；我開始同她扯談；她毫不怯縮地回答我，像一個見過世面的姑娘一樣。我給她的父親一杯噴水^③；給杜妮亞一杯茶，於是

① 一維爾斯池合 1 067 公里。

② 見福音書。

們三人就開始談話，彷彿認識了很久的一般。

馬早已準備好了，可是我總不願意同驛站長和他的女兒分手。最後我同他們告別了；父親祝我一路平安，女兒送我上車。在門斗裏我停了下來，求她許我吻她：杜妮亞同意了……。

從我從那這搭車梯的時候起，

我可以算出許許多多的親吻，但是沒有一次會在我心中留下這樣長久、這樣舒適的回憶。

過了幾年，一些偶發的事情又把我帶到那條車道，帶到那些地方。我記起老站長的女兒，想到又要看見她而覺得很高興。但是，我一想，老站長也許已經被撤換了；杜妮亞大概已經嫁人了。關於那個或是另一個死亡的念頭也在我的腦袋裏閃了一閃，接着我就懷着悲傷的豫感走近某站，馬停在驛舍旁邊。走進了房間，我馬上認出了那些畫着浪子回頭的油畫；桌子和床放在原來的地位；但是窗上已經沒有花，四周的一切都顯示出老朽和荒敗。驛站長蓋着皮外套睡着；我的到來驚醒了，他略微站起身來……。這正是西米翁·維林（Симеон Вырин）；但是他老得多厲害啊！在他準備抄下我的路條的時候，我望着他的灰髮，望着那久不會修剃過的臉上的深深的皺紋，望着佝僂的脊背——不能不驚奇，怎麼三四年的功夫竟會把一個元氣充沛的男子變成一個虛弱的老頭。『你認得我嗎？』我問他；『我和你是老相識』。『可能的』，他陰沉地回答道；『這裏是大路；有許多旅客到過這裏』。『你的杜妮亞身體好嗎？』我繼續問。老頭子皺起了眉頭。『上帝知道她』，他回答。『那麼她顯然嫁了人？』我說。老頭假裝沒有聽見我的問句，繼續輕輕唸着我的路條。我中止了自己的問話，吩咐燒茶。好奇心開始騷擾我，我希望噴水能夠解決我的老相識的舌頭。

我沒有失算：老頭並不拒絕遞過來的杯子。我察覺，糖酒澄清了他的陰沉。第二杯一喝，他變得多話了；是記起了呢，還是裝出一種記起我的樣子，接着我從他口中得悉了當時猛烈地捉住我並感動我的故事。

『那麼你認得我的杜妮亞？』他開始了。『誰不認得她呢？唉，杜妮亞，杜妮亞！是怎樣的一個姑娘啊！從前，祇要是走過的人，都要說美一聲，誰也不會責罵。太太們有的送她手帕，有的送她耳環。過路的老爺們故意停下來，彷彿是要用午餐或是用晚餐，可是事實上祇爲了多望她幾眼。從前，不管火氣怎樣大的老爺，一看見她就會安靜下來，就親切地同我談話。您相信嗎，先生：信差們，急使們同她談起來就是半個鐘頭。家務由她管：打掃啦，準備啦，一切都及時做好。我呢，老傻瓜，並不賞識，有時，還

◎ 是一種酒與果汁及糖混合的飲料，英文爲 Punch。



驛站長(其一) M.杜勃涅斯基作(1934年)

不高興；我是不喜歡我的杜妮亞嗎，我是不鍾愛我的孩子嗎；她是過着不好的生活嗎？可是不，災禍是免不了的；命裏註定的是躲不了的」。這時他開始詳細地把他的痛苦告訴我。三年前，一個冬季的晚上，當驛站長在新薄子上割錢，而他的女兒則在屏風後面替她自己縫衣服的時候，一輛三頭馬車駛到了，一個戴切爾克斯帽、披軍裝外套、裹着披帽的旅客走進房來要馬。馬匹都出差去了。聽到了這一消息，旅客就提高嗓子，揚起馬鞭；但是杜妮亞，見慣這種場面，便從屏風後面奔出來，慇懃地問那個旅客：他要不要吃些什麼？杜妮亞的出現產生了它例有的效力。旅客的憤怒過去了；他同意等候馬匹，並且替自己點了晚餐。脫了濕漉漉的，毛茸茸的帽子，解下了披肩，取下了外套，旅客顯得是一個年青的，身材勻稱的，蓄着黑鬚子的驛騎兵。他坐到驛站長旁邊，開始高興地同他和他的女兒談話。晚餐開出來了。這時來了幾匹馬，驛站長就命令不用餵食，馬上把他們駕在旅客的車子上；但是回來的時候，他却發覺那個年青人幾乎失去知覺地躺在長凳上；他的氣色變得很不好，頭部疼痛，不能走……。怎麼辦呢！驛站長把自己的床讓給他，決定如果病人不見起色，那麼第二天早晨派人到S地去請醫生。

第二天，驛騎兵變得更好了。他的僕從騎馬到城裏去請醫生。杜妮亞用浸過醋的手巾替他包紮了頭，坐在他的床邊縫東西。病人當着驛站長哼個不停，幾乎不說一句話，但是却喝了咖啡，並且哼着替自己要了午餐。杜妮亞沒有離開過他。他時時要喝水，杜妮亞把她做的檸檬茶捧給他。病人潤着嘴唇，每一次把杯子遞還的時候，都用他的無力的手握住杜妮亞的（Дунюшка）^①的手表示感謝。到午餐的時候，醫生來了。他摸拔病人的脈搏，用德文同他說了一陣，接着用俄文宣佈，他祇需要安靜，過兩三天他就可以上路的。驛騎兵交給他二十五個盧布作為出診費，並且請他用午餐；醫生同意了；兩人都胃口很好地吃着，喝了一瓶酒，才彼此非常滿意地分別了。

再過一天，驛騎兵完全復原了。他非常高興，不停嘴地一會兒同杜妮亞，一會兒同驛站長開玩笑；吹着曲子，同旅客們交談着，把他們的路條記入站簿，他是這樣的討得了善良的驛站長的歡心，以致第三天早晨他竟不願同他親切的宿客分別。是禮拜天；杜妮亞預備去做午禱。人們把馬車交給驛騎兵。他同驛站長告別，慷慨地貸了膳宿費；他也同杜妮亞告別，並且毛遂自薦地願意載她到那位於村邊的教堂。杜妮亞狐疑不決地站着……。「你怕什麼？」父親對她說；「大人又不是狼，不會吃掉你的；坐車到教堂去吧」。杜妮亞坐進車子，挨着驛騎兵，僕人跳上了車夫座，車夫吹了一聲口哨，馬就奔馳起來了。

可憐的驛站長不明白，他怎麼能夠自己讓他的杜妮亞和驛騎兵一起出去，他怎麼這樣的昏頭昏腦，那時他的理性出了什麼毛病。沒有過了半小時，他的心已經開始作痛了

^① 即杜妮亞的愛稱。

，作痛了，不安攪住他到這般程度，以致他忍耐不住，自己也跑去燉午燴了。走到教堂跟前，他看見人們已經走散，但是杜妮亞既不在牆垣裏，也不在門口。他急急走進了教堂：神父正從祭壇上走出；堂役在吹滅燭火，兩個老太婆還在角落裏禱告；但是教堂裏沒有杜妮亞。可憐的父親好不容易下決心問堂役，她來做過午燴沒有。堂役回答沒有來過；驛站長半死半活的走回家。留給他的祇有一個希望：杜妮亞由於年青輕率，也許竟異想天開，乘車到住着她的教母的下一站去了。他在痛苦的激動中等待着那輛他叫她坐去的三頭馬車的回來。車夫沒有回來。最後，到傍晚的時候，他獨自靜靜的回來了，帶着駭人的消息：「杜妮亞同驃騎兵從那一站再向前去了」。

老頭子受不住自己的不幸；他立時倒在昨夜躺過那個年青驃騎子的那張床上。現在，驛站長回想着一切情形，猜到病是假的。可憐的人患起極厲害的熱病來；人家把他送到S城，暫時用了另外一個人代替他的位置。就是那個來看驃騎兵的醫生來醫他。他告訴驛站長，年青人完全健康，還在那時他就猜到他的壞念頭，但是因為怕他的驃子，所以沒有作聲。德國人說的實在嗎，還是祇想誇耀遠見，但是他的話一點也安慰不了可憐的病人。病體剛剛一復原，驛站長就向S城的驛局長請准了兩個月的假期，對任何人都不講出自己的企圖，步行去找他的女兒去了。他從路條上知道驃騎兵上尉明斯基（Минский）是從斯摩倫斯克到彼得堡去。那個載送他的車夫說，杜妮亞一路啼哭，顯然似乎她是自願去的。「也許」，驛站長想，「我會把我的迷途的羔羊領回家來」。他帶着這個念頭到了彼得堡，停在伊士馬伊爾軍團的駐紮地，在一個退職的上士軍官，他的老同事的家裏，一面就開始他的尋找。不多久，他已經打聽出驃騎兵上尉明斯基在彼得堡，並且是住在傑摩托夫飯店。驛站長決定去看他。

一清早，他來到他的前廳，請求通報大人，說一個老兵要見他。一個護兵在報拉上擦皮鞋，宣佈主人在睡覺，在十一點鐘以前任何人都不能見。驛站長走了，到約定的時候又回來。明斯基穿着睡衣，戴着小帽親自出來見他。「老弟，你要什麼？」他問他，老頭子的心沸騰起來，淚水湧出在眼睛裏，他祇用顫抖的聲音說出：「大人！……請行上帝那樣的好事吧！……」明斯基迅速地瞥了他一眼，臉一紅，就抓住他的手，帶到書房，隨身關上門。「大人！」老頭子繼續說下去，「過去的事情祇好算了；至少，請您把我可憐的杜妮亞交給我吧，您已經把她玩够了：別平白無故的糟塌她吧」。「生米已成熟飯，無法挽回了」，那年青人極度惶亂地說道；「我對你有罪，但很高興求得你的寬恕；不過你別想我離開杜妮亞：她會很幸福的，我可以給你保證。你要她做什麼？她愛我；她已經不習慣她從前的環境了。可是無論你，無論她——你們都忘不掉發生的事情」。接着，他把一棟東西塞給他，打開了門，於是驛站長就自己也不知道如何的

① 即今之死靈搭客。



「驛站長」(其二)

M. 杜勃靜斯基作(1934年)

碰到了樹上。

他一動不動地站了好久，最後他在自己的袖子的折袖裏面看見了一捲紙；他拔出了它們，展開了幾張揉皺的五盧布的鈔票。淚水又湧現在他的眼裏，是憤慨的淚水啊！他把鈔票捏成一團，把它們擲到地上，用腳後跟踩了一下走了……。走了幾步，他停下來了，想了想……又回轉身來……。但是鈔票已經不見了。一個穿得很好的年青人，一看見他，就奔向馬車夫，急急地坐上去，喊道：「走！……」驛站長並沒有追趕他。他決定回轉自己的驛站，但是先要看一看自己的可憐的杜妮亞，即使再看一次也好。爲了這件事，過了兩天，他又回到明斯基那裏；但是護兵厲聲告訴他，主人不接見任何人，拍起胸脯把他擠出前廳，對着他的鼻子砸上了門。驛站長立了一會，——終於走了。

就在這一天晚上，他在「所有苦命人」教堂做完了祈禱，在李吉伊那雅得走上走。突然他前面馳過一輛華麗的馬車，驛站長認出了明斯基。馬車停在一座三層樓房子前面，在停車處旁邊，驛兵奔上了台階。一個幸運的念頭在驛站長的腦袋裏閃。他轉過身，同車夫並了肩——「誰的馬，老弟？」他問，「不是明斯基的嗎？」——「正是」，車夫回答，「你要什麼？」——「是這樣：你的主人吩咐我帶一張條子給他的杜妮亞，不過我忘掉他的杜妮亞住在那裏了」。——「就在這裏的二層樓上。你同你的條子都丟了，老兄；現在他自己已經在她那裏了」。——「不要緊」，驛站長回答，心裏帶着難堪的騷動，「多謝你的指示，可是我還要做完我的事情」。說完這句話他就走上樓梯。

門是關着的；他揪了一下鈴，幾秒鐘在對他說來是艱重的等待中過去了。鑰匙響了，有人替他開了門。「阿芙陀佳·西米翁諾芙娜(Авдотья Симеоновна)在這裏嗎？」他問。「在這裏，」一個年青的女僕回答；「你要她做什麼？」驛站長並不回答，獨自走進客廳。「不可以，不可以！」女僕跟着他叫道；「阿芙陀佳·西米翁諾芙娜有客了。但是驛站長不聽，繼續走向前去。頭兩間屋子很暗，第三間才點着燈。他走到開着門的門邊，停了下來。在收拾得很華麗的房間裏，明斯基沉思地坐着。穿着極奢華的時裝的杜妮亞，坐在他的女樂椅的靠手上，像一個女騎士坐在她的英國鞍上一般。她溫柔地望着明斯基，把他的烏黑的鬚髮繞在她的閃閃發光的手指上。可憐的驛站長啊！他從來不曾覺得他的女兒有這樣的美麗；他不禁嘆賞起她來了。「誰在那邊？」她並不抬起頭，問道。他仍舊沉默着。沒有獲得回答，杜妮亞抬起了頭……一聲驚叫就倒在地毯上。驚慌的明斯基撲去扶起她，驚地看見門口的老站長，就拋下了杜妮亞，走到他跟前，氣得全身發抖。「你要什麼？」他咬緊牙關對他說；「你怎麼像強盜般到處偷偷地跟着我？還是你要殺死我？滾出去吧！」接着用一只强有力的手抓住老頭子的領，把他推到了

樓梯上。

老頭子回轉自己的住所。他的友人勸他去控訴；但是站長想了一想，把手一揮，決定讓步。過了兩天他從彼得堡動身回轉自己的驛站，重又幹起自己的職務。『現在已經是第三年了』，他結束道，『我失去杜妮亞獨自生活着，關於她沒有一點消息。她活着還是死掉，祇有上帝知道。一切都可能發生的。受過路的登徒子誘騙的，她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末一個，那邊供養了一會，就丟棄了。在彼得堡，她們這種年青的優丫頭多得很多，今天穿綢緞、着人綉絨，明天，你瞧，就和酒店裏的窟窿一起在掃街了。有時一急到杜妮亞也許會淪落在那邊，就不由得感覺到罪，而情願她進了墳墓……』

這就是我的友人，老站長的故事，那屢次給淚水截斷的故事，——他用他的衣袖動入地拭去淚水，像德米特里耶夫（Дмитриев）的美麗歌謠裏的熱心的傑運吉伊奇（Терентий）^①一樣。這些眼淚一部份是由他在繼續講述的時候喝了五杯噴水所引起的；但是無論如何，它們是強烈地感動了我的心。同他分別之後，我久久不能忘掉老站長，我久久想念着可憐的杜妮亞……

還在不久以前，在路過某地的時候，我記起我的友人；我得悉他主管的驛站已經撤消了。對我的問句『老站長活着嗎？』沒有人能夠給我滿意的回答。我決定去訪問那熟悉的地方，僱了幾匹農家的馬，向N村進發。

這發生在秋天。灰色的雲塊遮住了天；寒風從刈過的田野上吹來，帶去所碰到的樹木上的紅的和黃的樹葉。我在太陽落山的時候來到村子，停在驛舍旁邊。門斗裏（那裏可憐的杜妮亞曾經吻過我）走出了一個胖胖的村婦，回答我的問題說，老站長已經死去一年了，他家裏搬來了一個啤酒師傅，她就是啤酒師傅的妻子。我開始可惜起我徒勞的旅行和白白化掉的七個盧布，『他怎麼死的？』我問啤酒師傅的妻子。『喝酒喝死了。老爹』，她回答。『葬在什麼地方？』——『在郊外，在他的亡妻旁邊』。——『不可以帶我到他的墳墓上去嗎？』——『爲什麼不可以。唉，萬尼卡！你同貓玩得够了，帶這位老爺到墓地上去，指給他站長的墳墓』。

在說這幾句話的當兒，一個衣衫襤褸、頭髮棕色的獨眼男孩奔到我面前，立即把我引到郊外。

『你認識死者嗎？』我路上問他。

『怎麼不知道！他教我削風箏。從前他（願他進天國！）從酒店裏出來，我們帶着牠：『老公公，老公公！榛子！』——他就把榛子分給我們。從前，他老是同我們玩耍的』。

『那麼旅客們還記得他嗎？』

① 德米特里耶夫的詩『浪蕩』中的一個退職的騎兵上士。

「可是現在旅客少了；有時陪審官闖了過來，但他也想不到死人。夏天來了一位太太，她問起老站長，後來到他的墳墓去過。」

「什麼樣子的太太？」我好奇地問。

「一位漂亮的太太」，小孩子回答道；「她乘着一輛六頭馬的馬車，帶着三個小少爺，一個保姆，和一只黑毛小狗；當她聽到老站長死了的時候，她就哭起來，對孩子們說：「安安靜靜地坐著，我到墳場去一下」。我自願領她去。可是那太太說：「我自己認得路」。她給我一個五戈比的銀幣——這樣慈善的一位太太！……」

我們到了墓地，是一塊赤裸的地方，毫無遮擋，插着許多木頭十字架，沒有一棵小樹蔭蔽着。有生以來我不曾見過這樣淒涼的墓地。

「這就是老站長的墳，」小孩子跳上一個插有嵌着銅質聖像的黑十字架的沙墩，告訴我說。

「那太太也到這裏來過嗎？」我問。

「來過」，萬尼卡回答；「我遠遠地望着她。她在這裏輪下，輪了好久。後來那太太走到村裏，喚來了牧師，給他一些錢，走了，我呢，她給一個五戈比的銀幣——好一位太太！」

我也給了小孩子五戈比，已經不可惜這次旅行和我化掉的七個盧布了。

（一八三〇年九月十日於波爾金諾村）

（水 夫譯）





『驛站長』(其三)

M. 杜勃靜斯基作(1934年)



村姑小姐
(БАРЫШНЯ-КРЕСТЬЯНКА)

寶貝兒，你無論怎樣裝束，都是美好的。

鮑格達諾維奇（Богданович）

伊凡·彼得羅維奇·貝里斯托夫（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Берестов）有一份產業在我們的一個遙遠的省份裏。他年青時在近衛軍裏服務，一七九七年初退職，回到鄉下，在那時候就沒有出門過。他娶了一位貧寒的地主小姐。當他在離家很遠的獵場上的那時候，她因分擔身位，管理家務使他很快地得到安慰。他照自己的計劃造了一所房子，自己創辦了一所織呢廠，收入增加了三倍，於是他便認為自己是整個近郊最聰明的人，近郊帶着家眷和狗到他這裏來作客的鄰人們也不反駁他的話。平日他穿棉絨的短大衣，在節日便穿上家製的呢做的大禮服；他親自記支出的賬目，除了議院公報以外，什麼書也不看。一般地大家都喜歡他，雖然認為他是驕傲的。祇有一個格利高里·伊凡諾維奇·摩洛姆斯基（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Муромский），他的近鄰，跟他不和好。他是一位道地的俄國紳士。他在莫斯科浪費了大部份的財產，在那時期內又成了縲囚，他來到他最後的一個村莊裏，在那裏繼續洩氣作樂，不過是換了一個新花樣。他建造了一座英國式的花園，在這上面又差不多化了全部下餘的收入。他的馬夫都打扮得像英國騎手，他的女兒有一位英國女教師。他按照英國方法耕種他的田地；

『可是照別人的方法俄羅斯的穀物是不會生出來的』，

因此，支出雖是大大地減縮，格利高里·伊凡諾維奇的收入却沒有增加；他連在鄉下也找到新的舉債方法；而且人家認為「為人並不笨，因為他是本省中第一個地主他出財產抵押給保護會；讓渡的手續在當時看來是過分地繁複和大胆了。批評他的人當中貝里斯托夫打擊得最嚴格。憎恨奢施設是他性格的特色。他不能心平氣和地說到他的「人對於英吉利的迷戀，他時時刻刻找到機會來批評他。他或者是將自己的領地指示給外人看，作為稱頌他的家務管理的答覆：『不錯！』他帶着狡猾的冷笑說：『我沒有聽格利高里·伊凡諾維奇所有的那樣東西。我們怎能照英國式來破產呢！我們祇要照俄國式能吃他就好了』。這一些的和類似的笑話，由於鄰人們的熱心，加油加醬地被傳到格利高里·伊凡諾維奇的耳朵裏。這位英國迷對於批評也像我們的新聞記者一樣的沉不住氣。他暴跳如雷，稱他的左依爾做狗熊和辱罵人。

貝里斯托夫的儿子來到鄉下的時候，這兩位領主之間的關係是這樣的。他在……大學受了教育打算去入伍，可是做父親的不贊成。年青人覺得自己對於文官之事完全非所擅長。他們互相不肯讓步，年青的亞歷克賽（Алексей）那時候就聲聲囂囂地生活起來，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留了鬚鬚。

亞歷克賽實際上是個好男兒。真的，如果軍服從未緊縛過他的均稱的體格，如果他不是被套了韉在鞍馬上，而是在機關的公文上鬱鬱蹙蹙消磨了他的青春，該是多麼可惜。那人們看他打獵的時候也不辨別道路，騎馬總是第一，大家都同意地說，他永遠不能成爲一個能幹的處長。姑娘們常常朝他看，有時還要偷看；可是亞歷克賽對她們並不發生多大的興趣，而她們却假定了戀愛關係是他冷淡的原因。事實上，有一個從他的一封信上抄下來的地址在大家手裏傳閱着：阿庫林娜·彼得羅夫娜·庫洛契金娜（Акулина Петровна Курочкина）收，莫斯科，亞歷克賽耶夫寺院對門，銅匠薩夫夫家中，請幫信送給那位 А. Н. Р.。

我的那些沒有在鄉間住過的讀者，簡直不能想像這些縣裏的姑娘們是多麼美妙動人！她們在清新的空氣裏，在自己果園的蘋果樹的陰影裏被培養起來，從書本裏汲取對世界和生活的知識。孤獨，自由和閱讀很早就在她們心靈使我們的疏忽的美人兒們所不知道的情感和熱情成熟起來。對於這些少女們，小鈴的響聲已經算是冒險，到最近的城裏去一次就是生活中的劃時代，客人的來訪留下悠長的，有時竟是永恆的回憶。當然任何一個人都可以隨意譏笑她們的某些奇怪的地方；不過淺薄的觀察者的笑謔不能破壞她們的本質的價值；其中主要的是：特殊的性格，個性，照約翰·保爾^①的意見，沒有個性，人類的偉大就不存在。首都裏的婦女或許受到更好的教育；可是世俗的訓練很快地將性格磨得平滑，將靈魂弄成像髮飾一樣的單調。這種事不會說到法庭上和判決書裏，然而 *Nota nostra manet*^②，一位古代的釋義者如此寫法。

很容易想像，亞歷克賽應該在我們姑娘們的圈子裏產生怎樣的印象。他是第一個在她們面前顯出是憂鬱失望的人，第一個對她們說到喪失了的喜悅和他純調的青春；而且他還佩帶一個鑲嵌着黑體的戒指。這一切在那個省份裏是過份地新奇。姑娘們都爲他如癡如醉了。

不過最關心他的是我的英國迷的女兒，麗莎（Лиза或是佩茜〔Бетси〕，格利高里·伊凡諾維奇平常都這樣喚她）。他們的父親們互相不來往，所有年青的鄉女們祇是一味地談他的時候，她還沒有見過亞歷克賽。她十七歲，一雙烏黑的眼睛請使她的淺黑的

① 左伊爾——生存於紀元前約二七〇年的希臘苛刻的批評家。

② Най-Поль Рихтер——德國作家。

③ 我們的指摘仍然是有力量的。

，非常討人喜歡的臉龐活潑有神。她是唯一的孩子，當然是受寵愛的。她的敏捷和一刻不停的淘氣使她的父親歡天喜地，而把她的女教師約克遜小姐弄得走頭無路，這是在四十歲的古板拘泥的老處女，臉上塗了粉，畫了眉，一年讀兩次『帕米拉』^①，爲了兩千盧布在這個野蠻的俄羅斯寂寞得要死。

服侍麗莎的是娜絲蒂亞(Настя)；她的年齡比較大些，可是爲人也像她的小姐一樣的輕率。麗莎非常喜愛她，把自己一切的秘密都向她佈露，和她一同出主意；總之句話，娜絲蒂亞在普里路契諾村裏，是比法國悲劇中的任何一個女心腹更爲重要的人物。

『請你讓我今天作客去』，有一次娜絲蒂亞給小姐穿着衣服，一面說。

『可以，可是到什麼地方去？』

『到屠吉勞伏村貝里斯托夫家去。今天是他們家廚子女人的命名日，昨天她來邀我們去吃午飯』。

『瞧！』麗莎說，『主人們在吵架，傭人們反而互相款待』。

『主人家的事和我們有什麼相干！』娜絲蒂亞反駁說，『况且我是你的人，又不是你爸爸的。你不是還沒有跟貝里斯托夫少爺相見過；老頭兒們讓他們去打架好了，如果這樣叫他們快活』。

『娜絲蒂亞，想法子看見亞歷克賽，貝里斯托夫，再好好的講給我聽，他是個什麼樣子和他是怎樣的人』。

娜絲蒂亞答應了，麗莎整天心焦地等她回來。晚上娜絲蒂亞來了。『呸，麗莎住在格利高里耶夫鄉』，她上進房間來說，『我看見了貝里斯托夫少爺；我看了個飽；整天在一塊』。

『還怎麼會的？講吧，照着次序講吧』。

『請呀：我們去了，我，阿尼細亞，葉郭羅夫鄉，涅妮拉，杜尼卡……』。

『好，我知道。後來呢』。

『是呀，我一切都要照次序講。我們到了餐桌旁。一屋子都是人。有高爾賓村的人，有柴哈里耶夫村的人，女管家的帶着幾個女兒，赫路平村的人……』

『呸！那末貝里斯托夫呢？』

『等一會呀。我們就在桌旁坐下，女管家的坐首席，我在她旁邊……她的女兒們敲着腮，不過我可聽不起她們……』

『啊呀，娜絲蒂亞，你這些叨叨嘮嘮的細節好不悶人！』

『你多麼不耐煩呀！現在我們從桌旁走出來……可是我們坐了三個鐘頭，這……非常豐富；甜柔的魚膠涼粉，有藍的，紅的，和一條一條的……我們現在從餐桌旁……』

① 『Памела』——英國作家理查遜的傷感欽佩性的小說。

出來到花園裏去玩捉人遊戲，少爺就在這時候來了」。

「那麼怎樣呢？他的樣子是不是真的那麼好看？」

「驚人地好看，可說是一個美男子。身材又勻稱，又高大，兩頰燦紅……」

「果真嗎？我這麼想他的臉是蒼白的。怎麼樣？他對你是個什麼樣子？憂傷的，沉重的嗎？」

「你怎麼了？像這樣發瘋似的人我有生以來沒有見過。他想出來，跟我們玩捉人的遊戲」。

「跟你們玩捉人的遊戲！不可能的！」

「非常可能。瞧他還想出了什麼花樣！捉住人就親嘴！」

「隨你說，娜絲蒂亞，你在撒謊」。

「信不信由你，我沒有撒謊。我好不容易纔從他那裏脫了身。他就這樣和我們攪了一整天」。

「那人家怎麼說他是變愛了，對誰也不看的呢？」

「我可不知道，他對我看得已經太多了，還有對唐尼亞（Таня），女管家的女兒也看了；還看了。高爾賓村的帕霞（Паша），說起來也罪過，一個人也沒有得罪，這樣的寵兒！」

「這真奇怪！在他家裏聽見人家說到『的事嗎？」

「他們都說，少爺爲人好極了；這麼和氣，這麼快樂。祇有一樁事不好：太愛追求女孩子了。可是照我的意思這還不緊要；過過會變老成的」。

「我多情願看見他啊！」麗莎嘆息着說。

「還有什麼爲難呢？屠吉勞伏村離我們這裏又不遠，一共三維爾斯他^①；您到那邊去散步或者騎馬去；您多半會遇見他。他每天一清早就帶着槍去打獵」。

「不要，這樣不好。他會想我是在追求他。況且我們的父親們又不和氣，所以我仍舊是不能和他結識……啊，娜絲蒂亞！你知道要怎樣嗎？我來裝扮做一個農家的姑娘！」

「果然不錯；您穿上厚襯衫，沙拉芳^②，放心大膽地走到屠吉勞伏村去；我保證您，貝里斯托夫一定不會放您溜走」。

「鄉下話我會說得很好。啊，娜絲蒂亞，親愛的娜絲蒂亞！這個主意是多麼好啊！麗莎就寢的時候，懷着打算一定要履行她的快樂的假定。第二天她就着手履行她的計劃，派人到市場上去買一點厚布，藍色棉布和幾粒小銅鈕子，靠着娜絲蒂亞幫忙給自己裁了一件襯衫和沙拉芳，逼着所有的女裁縫縫衣服，到晚上一切都齊備了。麗莎試了新裝，她在鏡前承認，她從來還沒有顯得如此可愛過。她重覆試了自己的角色，走路的時

^① 維爾斯他，俄里名，合1,067公里。

^② 沙拉芳(Сарафан)俄國農婦穿的一種，有腰帶的長衣，前面有鈕子，沒有衣袖，有肩帶。

候深深地鞠躬，後來又把頭搖了幾下，好像泥做的貓，說着鄉下話，笑的時候用袖子掩着口，這值得受到娜絲蒂亞充分的贊許。有一件事把她難住了：她試試赤足走過院子，可是砂土刺痛了她的纖足，她覺得砂子和小石子是不可忍的。娜絲蒂亞立刻就幫了她的忙：她量了麗莎的腳的尺寸，跑到田裏的牧童特羅費姆（Трофим）那裏，照那個尺寸向他定製了一雙草鞋。第二天，天還沒有亮，麗莎就醒了。整座房子還睡着。娜絲蒂亞在門背後等待牧童。角笛吹起來了，村中的畜羣蜿蜒經過主人的院子旁邊。特羅費姆在娜絲蒂亞面前經過，交給她一雙斑駁的小草鞋，從她那裏得到半個盧布作為酬報。麗莎悄悄扮成農女，聽娜絲蒂亞耳語了她關於約克遜小姐的指令，她便走到後面的台階上，穿過果園跑到田裏去。

朝霞在東方照耀着，一行行金色的雲鬚是在等待太陽，好像廷臣等待君王；晴朗的穹蒼，早晨的清霜，露珠，微風和婉啾的鳥鳴以童稚的喜悅充滿了麗莎的心。怕碰到什麼熟人，她好像不是在走，而是飛的。走近了聳立在父親的領地邊緣的樹林，麗莎放鬆了脚步。她應該在這裏等待亞歷克賽。她的心劇烈地跳着，自己也不知道是為什麼；不過與我們青年的惡作劇同來的忐忑就是它的主要的魅惑。麗莎走進了樹林的朦朧中。樹林的模糊的，流動的響聲歡迎着這位少女。她的喜悅沉靜了。她逐漸耽於甜美的幻想。她想……可是可不可以準確地斷定，一個十七歲的姑娘，在春天早晨六點鐘，一個人在樹林想些什麼呢？她就這樣一面沉思，一路沿着兩旁植着高高的樹木的道路上走着，突然一隻美麗的獵犬朝她吠起來。麗莎吃驚了喊起來，就在那時候傳來一個聲音：「Tout beau, Bogar, ici……」^①一個年輕的獵人從灌林後面出來。「親愛的」，他對麗莎說，「我的狗是不安人的」。麗莎驚魂甫定，已經恢復了常態，並且會立刻利用環境。「不是的，少爺」，她作裝半驚半羞地說，「我怕：聽它那麼兇，又要撲過來了」。亞歷克賽（讀者已經認出他了）其時凝視着年輕的農女。「你如果怕，我來陪你」，他對她說，「你許我在你旁邊走嗎？」「有誰礙你的事呢？」麗莎回答說：「隨你方便，大路是公共的」。「你從那裏來的？」「從普里路契諾村來的，我是鐵匠華西里的女兒，去採蘑菇的。（麗莎用細繩提着一個小籃）。少爺，你呢？是屠吉勞次村人，是嗎？」「一點也不錯」，亞歷克賽回答說，「我是少爺的侍僕」。亞歷克賽想使他們的關係平等。可是麗莎打量了他一下笑起來了。「你撒謊」，她說，「別當我是傻瓜。我看得出，你就是少爺本人」。「你為什麼要這樣？法？」「從各方面上」。「但是？」「豈有連少爺和僕人都分不出的？穿的衣服又不那樣，說話也是另一種，連獵狗也不像我們這樣」。麗莎一分鐘一分鐘的愈來愈叫亞歷克賽喜歡她了。他弄慣了和漂亮的鄉下姑娘們不拘禮，他想要擁抱她，可是麗莎從他身邊跳開了，忽然採取了那樣譎謔不可捉

^① 法文：「停住，斯保加爾（狗名），到這裏來……」。

他的態度，這雖然使亞歷克賽好笑起來，不過却抑制了他作更進一步的企圖。『如果你願我們將來做一個朋友』，她矜持地說，『那末請你不要動手動脚』。『是誰把你教得這麼聰明呢？』亞歷克賽哈哈大笑着問。『已經不是娜達菲恩卡；我的女朋友，不是你的小姐的女僕人了吧？瞧教育是用怎樣的方法傳佈着哩！』麗莎感覺她要露馬脚，便立刻糾正了。『你以為怎樣？』她說：『難道我連老爺的公館裏從來沒有去過嗎？多半是一切都籠在耳朵裏，看在眼裏了。不過』，她接下去說，『和你瞎扯，蘑菇也不採。少爺你到那邊去吧，我往這邊去，請原諒……』麗莎迅走開。亞歷克賽抓住她的手。『你叫什麼名字，我的心肝？』『阿庫林娜』，麗莎回答說，她竭力要把自己的手指從亞歷克賽的手裏掙出來。『少爺，放手吧；我該回家了』。『噯，我的朋友阿庫林娜，我一定要到你的爸爸，鐵匠華西里家裏去做客』。『你怎麼了？』麗莎迅速地反對了，『看基督的份上，不要來。要是家裏知道我和少爺單獨在樹林裏談天，我就該倒壘了；我的父親，鐵匠華西里，要把我打死的』。『不過我一定要跟你見面』。『我該隨便什麼時候再到這裏來採蘑菇』。『到底是什麼時候呢？』『明天也好』。『親愛的阿庫林娜，我真要親親你才好，可是又不敢。那末就是明天這個時候，不是嗎？』『是的，是的』。『你不會騙我吧？』『不騙』。『你發誓』。『我賭咒一定會來』。

年青人分手了。麗莎從林中走出去，偷偷地穿過田地，溜進花園，慌忙跑進農場裏。娜達菲亞在那裏等她。她在那裏換着衣服，心不在焉地回着羞怯的心腹的問句，就到了客廳裏。餐桌已經擺好，早餐準備好了，約克遜小姐已經塗好了臉，腰束得像個酒桶，在切一塊塊的薄麵包。父親稱讚她早晨的散步。『沒有比清晨起來再健康的了』。他說，他立刻舉出幾個從英國雜誌上得來的長壽的例子，他指出所有活過百歲以上的人都不伏伏特加，無論冬夏都在清晨起身。麗莎並不聽他說話。她想像中重溫早晨會面所有環境，阿庫林娜和年輕獵人的全部談話，良心開始責備她。她陡然反對自己說他們的談話並沒有超出禮儀的範圍，這種惡作劇並不會有什麼結果，她的良心的不滿之聲比別處的更為響亮。她答應明天的約言最使她心安：她完全下了決心不守她的莊嚴的誓言，可是如果亞歷克賽白等了她一陣，可能到村子裏來搜尋鐵匠華西里的女兒，真正的阿庫林娜，一個胖胖的麻姑娘，這樣他就會猜出她的輕率的淘氣。這個思想把麗莎發瘋了。她決意第二天早晨再到樹林裏去做阿庫林娜。

說到亞歷克賽的一方面，他是欣喜欲狂，他整天想到他的新相識；皮膚微黑的美人兒的形象在夜間連在夢中都追跡着他的想像，晨感剛纔開始，他已經穿好衣服。他不給自己時間來裝槍彈，就帶着他的忠心的斯保加爾走到田野裏跑到約會的地方。在他的不可忍受的等待中過了大約半小時；最後他看見灌木叢中一掠而過的藍色沙拉芳，便奔上去迎接親愛的阿庫林娜，他對他的感激的欣喜報以微笑；可是亞歷克賽立刻注意到她臉

上的憂鬱和不安的痕跡。他希望知道它們的理由。麗莎承認她覺得她的行爲是輕浮的，她後悔她的行爲，這次她不想破壞諾言，可是這次的見面已經將是最後一次，她請求他斷絕對於他們不會有什麼好處的友誼。這一切當然是用農家的土話說的；可是一個普通的少女的不平常的思想和情感把亞歷克賽駭住了，他應用他三寸不爛之舌要挽回阿庫林娜的意向；他使她確信他的願望是純潔的，答應永遠不會給她有後悔的機會，一切的事都遵從她，哀求她不要剝奪他的一種慰藉；和她單獨見面，縱然是隔日一次，縱然是一星期兩次也好。他用真純的熱情的言語說着，在這一刻裏他真是墜入情網了。麗莎默然聽着他說。『答應我』，她最後說，『你永遠不要在鄉村裏尋找我，或是向人盤問關於我的事，答應我除了我自己指定的約會以外，不要找其他和我見面的機會』。亞歷克賽向她賭咒罰誓，可是她含着微笑阻住了他。『我用不着賭咒』，麗莎說，『祇要你答應一聲就足夠了』。後來他們便友好地一面談，一面在林中散步，一直到麗莎對他說：『時候到了。他們分手了，亞歷克賽獨自留在林中，他不能懂得，一個普通的村姑弄什麼方法在兩次的會面中就能將他操縱自如。他和阿庫林娜的關係對他有一種新穎的魅力，雖然這古怪的村姑的命令他覺得是痛苦的，可是要守自己諾言的思想他連想都沒有想到。問題是在亞歷克賽雖然戴着命運的指環，雖然有着神祕的隱晦的地址和冥冥的失意，他仍舊是一個善良熱情的少年，有着一顆純潔的，善於感覺滑白的滿足的心。

假如我逞一己之快，那我一定要將這對年青人的會見，他們的正在茁長的相互的摯慕和信任、做的事務、談話都詳細地描寫出來；可是我知道我大部分的讀者是不會和我分享我的喜悅的。這些細節一般地應該是非常的瑣賦，所以我就略過了它們，簡而言之，兩個月沒有過，我的亞歷克賽已經變得神魂顛倒了，麗莎也不比他冷靜，雖然比他較為沉默。他們倆享受着目前的幸福，所以很少想到將來。

關於難分難解的緣份的思想非常頻繁地在他們的腦中掠過，不過他們相互之間從來不提這回事。理由很明顯：亞歷克賽無論對他的可愛的阿庫林娜是如何的眷戀，他們仍舊記得他和貧寒的農女之間地位的懸殊；而麗莎看到他們的父親之間的憎恨是多麼深，她也就不敢希望會有相互的和解。況且她的自尊心更暗暗地她要最後看見屠吉勞伏村的地主拜倒普里路契諾村鐵匠女兒的石榴樹下的模糊的，傳奇的希望煽動着。突然間一件重要的事件幾乎改變了他們相互的關係。

在一個晴朗寒冽的早晨，（是我們俄羅斯的秋天所常有的）伊凡·彼得羅維奇·里斯托夫騎馬出遊，帶了約有三對獵犬，一個獵手和幾個身帶響鈴的童僕，以備不時之需。同侍格利高里·伊凡諾維奇·摩洛姆斯基被美好的天氣誘惑着，吩咐套上他的短尾馬，便在自己的英國化的領地附近馳騁，他跑近樹林，看見他的鄰人傲然騎在馬上，穿着狐皮裏的外套，在等待童僕們用吶喊和鞭鈴從叢林中追逐出來的兔子，假如格利高里

·伊凡諾維奇能預先看到這次的相遇，他當然會掉頭他去；可是他全然是出其不意地碰到了貝里斯托夫，突然發覺自己離開他不過一彈之遙。逼不得已：摩洛姆斯基身爲一個有教養的歐洲人，祇得走近自己不痛快的人，和他慇懃有禮地寒喧起來。貝里斯托夫也以同樣的熱心答覆他，就像被鍊索鎖著的熊照着馴熊者的命令向老爺們行禮一樣。這時候一隻兔子從樹林裏竄出來，在田野裏奔跑。貝里斯托夫和獵手拚命大喊起來，把狗放出去，騎着馬以全速力追趕。摩洛姆斯基的馬從來沒有打過獵，吃驚了飛奔而去。宣稱自己是特出的騎手的摩洛姆斯基，一任它自由奔跑，一面暗暗得意有一個機會使他避開這個令人不快的隣人。可是那隻馬一直跑到它以前沒有注意到的峽谷面前，忽然衝到旁邊去，摩洛姆斯基就坐不住了。他跌在凍得堅硬的地上，一下子跌得相當重，他騎着，一面咒罵自己的短尾馬，馬好像醒悟過來，剛覺得身上沒有人騎，馬上就停下來。伊凡·彼得羅維奇跑到他面前，問他跌傷了沒有。這時候獵手握住馬勒，牽來了犯罪的馬。他幫摩洛姆斯基攀上馬鞍，貝里斯托夫却邀請他到家裏去。摩洛姆斯基不能推却，因爲他覺得他是受了人家的惡意，於是貝里斯托夫射倒了兔子，帶着自己受傷的幾乎像戰俘的敵人，光榮地回家。

兩位鄰人一面進早餐，一面相當友善地談話。摩洛姆斯基請貝里斯托夫派一輛馬車給他，因爲他自認跌傷得不能騎馬到家了，貝里斯托夫一直送他到台階口，而摩洛姆斯基非得他親口答應了第二天（帶着亞歷克賽·伊凡諾維奇）照朋友的方式到普里路欽諾村來吃午飯，纔肯走。這樣根深蒂固的宿仇似乎因爲短尾馬的吃驚而準備中斷了。

麗莎跑出去迎接格利高里·伊凡諾維奇。『爸爸，這是什麼意思？』她驚奇地說；『您的腿怎麼癱了？您的馬呢？這輛馬車是誰家的？』『My dear，你還可猜不着了』。格利高里·伊凡諾維奇回答她，又把一切發生的事都告訴她。麗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格利高里·伊凡諾維奇不等她明白過來，就宣稱貝里斯托夫父子明天要來吃午飯。『您說的什麼話！』她面色發白了說。『貝里斯托夫，父子倆！明天在我們家裏吃午飯！不，爸爸，隨便您怎樣：我無論如何是不露面的』。『您怎麼，發瘋了嗎？』父親反對了；『你是早就變得這樣怕羞，還是你對他們懷着遺傳的仇恨，像小說裏的女主人公一樣呢？够了，別做傻瓜……』『不，爸爸，無論怎樣，無論給我什麼珍珠財寶我都不在貝里斯托夫父子面前露面』。格利高里·伊凡諾維奇聳聳肩，不再和她爭辯，因爲他知道跟她反對一點用處也沒有，他在值得注意的散步以後，去養養神。

麗莎離去。格利高里耶夫到了自己的房間裏把娜絲蒂亞喚來。兩個人關於明天的拜訪商量了半天。如果亞歷克賽認出這位良好教養的小姐就是他的阿庫林娜，他要怎樣想法呢？他對於她的品行和規矩，關於她的態度將要有怎樣的意見呢？另一方面，麗莎又非常希望看見，這樣出其不意的會見會使他產生怎樣的印象……突然有一個思想閃過

她的腦際。她立刻將它轉告了羅絲蒂亞：她們倆高興得如獲異珍決意一定要履行它。

次日早晨待格利高里·伊凡諾維奇問女兒，是否仍舊打算躲起來不見貝里斯托夫父子，「爸爸」，麗莎回答說，「如果這使您高興，我就招待他們，不過有一個條件：我無論在他們面前怎樣表現，無論做什麼，您都不要罵我，也不要露出一點驚訝或是不滿的樣子」。「又要來惡作劇了！」格利高里·伊凡諾維奇笑着說。「噫，好吧，好吧；我同意，隨便你怎樣做法，我的黑眼睛的小淘氣」。他說着吻了她的額，麗莎就跑去準備了。

準兩點鐘，一輛套着六匹馬的家用馬車走進寢室，轉到淡綠草場的邊上。老貝里斯托夫由摩洛哥斯基的兩個穿制服的僕從攙扶着走上台階。他的兒子騎着馬跟蹤而至，和他一同走進餐廳，裏面的餐桌已經擺好。摩洛哥斯基招待她的隣人，慇懃得無以復加，向他們提議餐前參觀一下花園和動物園，他領他們沿着一條打掃清潔，鋪着砂子的小徑走着。老貝里斯托夫心裏暗暗惋惜在這樣無益的任性上浪費的工作和時間，可是因為禮貌的關係沉默着。他的兒子無論是對於節儉的地主的不滿，是對於自尊的英國迷的狂喜，都沒有分享；他焦急地等待着主人的女兒出來，關於她，他是久已聞名，雖然我們知道他的心已有所屬，可是年輕的美人兒永遠可以使他動心。

回到客廳裏，他們三個人坐下來：老人們回憶起以前的時候和自己服務時代的軼事，但是亞歷克賽却考慮着在麗莎面前他要扮演怎樣的角兒。他決定冷淡的漠不關心在任何場合下都是最合式，以後他便準備好了。門開了；他帶着那樣的冷淡，那樣倨傲的漫不經意的神氣回過頭去，使最老於耍弄風情的女人的心一定也要不寒而慄。可惜，進來的不是麗莎，而是年老的阿克遜小姐，臉羞得雪白，束着腰，眼睛下垂，微微地鞠躬行禮，亞歷克賽的渾美的軍人的動作完全白費了。他還沒有來得及重新打起精神來，門又開了，這次是麗莎走進來。大家都立起來；父親開始介紹客人，可是他忽然停止了趕快咬自己的嘴唇……麗莎，他的皮膚微黑的麗莎，撲粉一直撲到耳朵上，眉毛比阿克遜小姐畫得還濃；比她自己的頭髮的顏色要淡得多的假髮捲蓬鬆着，像路易十四的假髮，a l'imbecile ① 的抽子，像 Madame de Pompadour ② 的箍圈似的凸出來；腰部束得過緊，就像 X 字母，她母親的全部鑽飾還沒有送進當舖，在她的指上，頭頂裏和耳朵上閃爍發光。亞歷克賽認不出來這位可笑的珠光寶氣的小姐就是自己的河庫學娜。他的父親走上去吻了她的纖手，他不落地跟着他；當他觸到她潔白的纖指的時候，他覺得它們在戰慄。其時他注意到她的故意要展示的鑽腳，他的鞋子盡發弄之能事。這使他對她其餘的裝束的不滿稍微抵消了一點。至於她的塗粉畫眉，他的樸實的心裏自認第一眼並

① a l'imbecile——一種厚而華空，手腕處緊窄的抽子。

② Madame de Pompadour——路易十五的嬪妃。



『村姑小姐』

Г. Шегелев (1937)

未發覺，所以後來也沒有懷疑到。格利高里·伊凡諾維奇記得自己的諾言，竭力不露出諾奇的樣子；可是他覺得他女兒的淘氣非常好玩，使他幾乎要忍不住了。拘守禮節的英國女人並沒有笑出來。她猜出畫眉筆和白粉是從她的五斗櫃裏偷來的，一陣懊惱的紅暈透過她臉上的人工白粉露出來。她對年輕惡作劇的姑娘投着惱火的注視，這位姑娘一面把各樣的解釋拖延到另外一個時候，一面假裝彷彿並沒有注意到它。

大家在餐桌旁坐下。亞歷克賽繼續扮演着心不在焉和沉鬱的角色。麗莎是裝腔作態，說話從牙縫裏迸出來，聲音拖長了，祇說法國話。父親時時對她看得出神，他不懂她的目的，不過發覺這一切是非常好玩的。英國女人氣極了，一句話也不說。祇有伊凡·彼得羅維奇一個人像在自己家裏一樣；吃的有兩個人吃的多，喝酒照自己的量喝，自願自的笑，愈來愈親熱地談話和哈哈大笑著。

最後大家吃完了站起來：客人走了，格利高里·伊凡諾維奇毫無顧忌地笑着發了許多問句：「你為什麼想出來愚弄他們？」他問麗莎。「你知道嗎？白粉對你果然很適合；我並不干與婦女化妝術的祕密，如果我是你，我也要擦粉的；當然並不擦得過分，而是薄薄的。」麗莎因為她的發明成功，高興萬分。她摟抱着父親，答應他對於他的勸告加以考慮，便跑去勸慰被激怒的約克遜小姐，約克遜小姐勉強同意給她把自己的門開了聽她的辯白。麗莎羞於在陌生人面前露出這樣的黑皮筒；她不敢開……她准信善良的，可愛的約克遜小姐會原諒她……等等一套話。約克遜小姐深信麗莎並不是想嘲弄她，便安心了，吻了麗莎，送她一小瓶英國粉做和好的担保品，麗莎帶着衷心感謝的表示接受了。

讀者猜得出，次日早晨麗莎趕快到樹林裏去赴約會。「少爺，你昨天到我們老爺家裏去的吧？」她立刻對亞歷克賽說；「你覺得小姐怎樣？」亞歷克賽回答說他沒有注意的。「可惜」；麗莎說。「為什麼？」亞歷克賽問。「因為我不然要問你，人家說的話對不對……」「人家說什麼呢？」「人家說好像我像我們的小姐，不知對不對？」「怎樣的觀察！她在你眼前一比，就是個魔鬼」。「啊呀，少爺，你說這話真是罪過；我們的小姐皮膚雪白，多麼漂亮！我怎麼能跟她比呢！」亞歷克賽向她回誓，說她比無論什麼樣的皮膚雪白的小姐都好看，為了叫她十分放心，便開始用那樣可笑的特號來形容她的小姐，使麗莎真心地大笑起來。「不過」，她嘆着氣說，「雖然小姐或者很可笑，不過我跟她比起來總是個沒有學問的傻瓜」。「噢！」亞歷克賽說，「為了這一整事也值得憂愁！如果，情願，我馬上就教你讀書」。「當真是的」，麗莎說：「不要真的試試看嗎？」「請吧，親愛的，即便馬上開始也行」。他們坐下來，亞歷克賽從衣袋裏拿出一枝鉛筆和一本記事簿，阿庫林娜舉起字母來是驚人地神速。亞歷克賽對於她的悟力驚嘆不置。次日早晨她要試試寫字，起初鉛筆不聽她的指揮，可是過了幾分鐘，她描出

來的字母竟相當端正。「這是什麼奇蹟！」亞歷克賽說。「我們的讀書進步得比照蘭卡斯特的方法還要快」。事實上，上第三課的時候，阿庫琴娜已經能按照級音拼讀「娜索麗亞，貴族之女」^①，這一邊中止讀下，加以批評，這些批評使亞歷克賽十分驚奇，她又用從那本小說裏選出來的整句舊紙塗鴉。

一星期過去，他們中間開始通起信來。郵局設在一棵老橡樹的空洞裏。娜絲蒂亞暗暗執行綠衣使者的義務。亞歷克賽把用大大的字寫就的信帶到那裏，就在那裏又找着他的愛人在普通的藍色的紙上寫的拙劣的字。顯然阿庫林娜是習慣了優美的辭藻，她的智力顯著地發展和啓發着。

這時伊凡·彼得羅維奇·貝里斯托夫和格利高里·伊凡諾維奇·摩洛姆斯基之間的初交愈來愈鞏固，不久竟變成了友誼，應這是靠着怎樣的環境：摩洛姆斯基常常想，伊凡·彼得羅維奇死後，他全部財產都要傳給亞歷克賽·伊凡諾維奇；在這種情形之下，亞歷克賽·伊凡諾維奇將要是一省最富有的地主之一，而且他並沒有理由不娶麗莎。老貝里斯托夫在他一方面，雖然也承認自己的鄰人有些狂妄（或者照他的說法，英國式的愚笨），然而並不否認他裏面有許多優越的長處，比方說：罕有的機智；格利高里·伊凡諾維奇是泊塔斯基伯爵的近親；伯爵是一個顯貴和有力量的人，他可以對亞歷克賽非常有益，而摩洛姆斯基（伊凡·彼得羅維奇這樣想法）一定很高興有機會把自己的女兒門當戶對地嫁出去。兩個老頭兒起初是各自心裏想這一切的事，最後互相就交談起來，擁抱了，答應將這件事按步完成，各自從自己的一方面着手忙碌起來。摩洛姆斯基面臨着一個難題：要說服自己的恩背和亞歷克賽更親密地相識，她自從那次值得紀念的午餐以後，便沒有看見過他。彷彿，他們相互之間並不十分喜悅；至少亞歷克賽已經不回到普里路契諾村來了，而伊凡·彼得羅維奇每次枉顧的時候，麗莎總是躲到自己的房間裏去。不過，格利高里·伊凡諾維奇想，如果亞歷克賽隨便那一天到我家裏來，佩茜克應該愛上他。這是在事情的程序中。時間會把一切安排好的。

伊凡·彼得羅維奇對於他的意向的成功較少擔心。當天晚上他把兒子喚到他的書室裏，抽起煙斗來，沉默了一會說：「亞歷克賽，你怎麼好久不說起入伍的事了？或者是輕騎兵的軍服已經不叫你動心了吧！」「不，爸爸，亞歷克賽恭敬地回答說，『我看您不喜歡我進騎兵隊；我的責任是服從您』。『很好』，伊凡·彼得羅維奇回答說，『我看你是個孝順兒子；這使我很安慰；我也不想強迫你；我不強迫你……馬上……進宮界幹差事；我現在的意思要給你娶親』。

「娶誰呢，爸爸？」吃驚的亞歷克賽問。

「娶麗莎維奈·格利高耶夫娜·摩洛姆斯卡亞」，伊凡·彼得羅維奇回答；「這

① 卡拉姆金的一本歷史小說。

個未婚妻隨便往那裏都很出色；不是嗎？」

「爸爸，我還沒有想到娶妻」。

「你不想，所以我就替你想了，並且多方考慮了」。

「隨便你，我一點也不喜歡麗莎·摩洛哥斯卡亞」。

「以後會喜歡的。忍耐一下，慢慢就會相親相愛」。

「我覺得自己不能給她造幸福」。

「她的幸福並不是你的痛苦。什麼？就這樣尊重父母的意志嗎？好！」

「隨便你要怎樣，我是不情願結婚也不會結婚」。

「你要娶妻，不然我要咒詛你，至於遺產，我賭咒要把它賣掉，化光，半個錢也不留給你。我給你三天去考慮考慮，暫時你不要到我面前露面」。

亞歷克賽知道父親的脾氣裏要是想起了什麼事，那末，照泰拉斯·斯考佛寧的說法，你就是用釘子也把它敲不出來了；不過亞歷克賽的脾氣也和父親一樣，要辯勝他也是同樣地困難。他回到自己房間，開始考慮到父母的權力的匱乏、麗莎難泰·格利高里耶夫娜、父親要使他變成乞丐的莊嚴的諾言、最後考慮到阿庫林娜。他初次清楚地看出，他是熱烈地愛上了她；要娶一個村姑和靠自己的勞力生活的麗曼蒂克的思想鑽到他的頭腦裏，他愈想到這種果斷的行為，就愈在它裏面找到理智。樹林中的會面從某個時期起因為天氣多雨的緣故而中止了。他用最清晰的字跡和最瘋狂的文體寫了一封信給阿庫林娜，向她明言關於威脅着他們的滅亡，同時一面向她求婚。他立刻將信送到郵局，像樹空洞裏，便非常沾沾自喜的睡覺了。

次日亞歷克賽對於自己的意向非常堅決，一清早便往摩洛哥斯基那裏去要和他坦白地解釋一下。他希望鼓動他的寬大，使他傾向自己的一面。「格利高里·伊凡諾維奇在家嗎？」他將馬停在背里路契諾堡壘的台階前問道。「不在家」，僕人回答；「格利高里·伊凡諾維奇一早就出去了」。「多麼倒運！」亞歷克賽心裏想。「至少，麗莎維泰·格利高里耶夫娜總在家吧？」「在家」。亞歷克賽於是從馬上跳下來，將信纏交在僕人手裏，也不通報還自去了。

「一切都要解決了」，他一面向客廳走去一面想；「我要和她本人解釋」。他走了進去……人不覺麻痺了！麗莎……不是的，阿庫林娜，可愛的，皮膚微黑的阿庫林娜，不是穿着沙拉芳，而是穿着白色的晨衣，坐在窗前讀他的信。她非常專注，竟沒有聽見他走進來。亞歷克賽喜悅得禁不住喚賞起來。麗莎展動了一下，她抬起頭來，叫喊着想逃走。他撲過去攔住她。「阿庫林娜，阿庫林娜！……」麗莎拼命要掙開……「*Mis l'issuez-moi donc, Monsieur; mais etes-vous fou?*」她轉過身去重複着說。「阿庫林娜喜劇『未成年者』中的主人翁之一。」

庫林娜！我的朋友，阿庫林娜！」他吻着她的手重復着說。約克遜小姐，這幕喜劇的目擊人，不知如何想法。在這時候門大開了，是格利高里·伊凡諾維奇走了進來。

「啊哈？」摩洛姆斯基說，「你們的事情好像已經完全弄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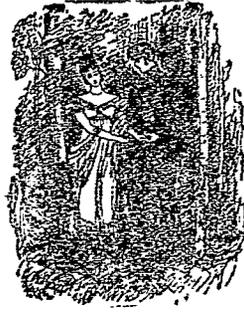
讀者們也可以免了我再累贅地描寫終局。

（一八三〇年九月二十日於波爾金諾村）

（磊 然譯）



② 法文，「放開我，先生，您瘋了嗎？」



暴風雪
(МЕТЕЛЬ)

起伏不平的土丘上，
馬兒踏着深雪飛跑。
瞧，那邊孤零零地
出現了一座神廟。
.....
忽然間狂風陡起，
驟地卷大雪紛飛，
烏鴉在樹梢頂上
噙噙地發着翅羽滴旋；
不許之毒哀哀吐！
馬兒急忙趕路，
披瀝地穿過風暗的遠方，
鬃毛向上颯颯飛舞.....

茹柯夫斯基

一八一一年底，在那值得我們紀念的時代，善良的迦夫里拉·迦夫里洛維奇·P** (Гаврила Гаврилович P**) 正住在他的田莊森那拉道伏 (Ненародово)。他在當地附近一帶以好客和誠懇出名；鄰居們常常到他那裏去吃飯、喝酒，和他的太太普拉絲柯薇亞·彼得洛芙娜 (Прасковья Петровна) 玩瓦戈比陰贏的波斯頓^①，而有些人則是爲了去看看他們的女兒瑪麗亞·迦夫里洛芙娜 (Марья Гавриловна)，一個體態窈窕、形容蒼白的十七歲的少女。她算是有錢的待嫁姑娘，所以有許多人認爲她認定是屬於自己或者屬於自己的兒子。

瑪麗亞·迦夫里洛芙娜是從法國小說中教養起來的，所以她也墮入了情網。她所選中的對象是一個在鄉下度假期的陸軍准尉。當然，那位青年人也燃燒着同樣的熱情，他的愛人的變態，發現了他們卿卿我我的情形，就甚至連女兒想念他也禁止了，並且招待他的時候也比了招待一個卸任的參官都不如。

他們這一對戀人時常通信，並且每天在松林裏或者在古老的鐘樓旁邊幽會。他們的

① 一種紙牌戲。

那裏互相訂立海誓山盟，悲嘆命運的坎坷和預作種種測測。這樣的通信和談話，他們（自然而然地）達到了這樣的考慮：既然我們沒有對方都不能活下去，而殘忍的雙親的意志又是阻礙着我們的幸福，那末我們不願他們的意志能否如願以償呢？當然，這一幸福的念頭先在那少男的頭腦中產生，而這却正投合了瑪麗亞·迦夫里咯芙娜的羅曼蒂克想像的所好。

冬天到了，他們的幽會也停止了；但是通信更活躍了。符拉其米爾·尼古拉耶維奇（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在每封信裏求她許配給他，祕密結婚，避開一個時期，然後投倒於雙親的腳下，雙親當然最後會被戀人們的堅貞英勇的愛情和不幸的遭遇所感動，一定會對他們說：『孩子們！到我們懷裏來吧！』

瑪麗亞·迦夫里咯芙娜躊躇了不少時候；許多私奔的計劃都被推翻。最後她同意了：在約定的日子，她要不吃晚飯，藉口頭痛，躲到自己闔房裏去。她的侍女也參加這次陰謀；她們兩人都要穿過後門口的台階走到花園裏去，花園後面可以找到一輛預備好的雪橇，於是坐上雪橇，離聶那拉這伙行瓦維爾斯德^①，到札德林諾（Жадрино）村，一直就到教堂裏去，那裏就有符拉其米爾在等候他們。

在那決定的日子的前夜，瑪麗亞·迦夫里咯芙娜一夜沒有睡；她整理行裝，包裝衣裳，寫了一封長信給一位多情的小姐：她的閨友；另外又寫了一封給自己的雙親。她用最感人的話來和他們告別，她將自己的過失歸咎於不可抗拒的情慾的力量，結束時說，她認為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是將來准許她投到她最親愛的雙親的腳下。她在兩封信上都蓋上了刻着兩顆燃燒的心和一個很漂亮簽字式的都拉烈的印^②，直到天明之前，她才倒在床上昏昏沉沉地入睡了；甚至這時她也常常被可怕的夢幻所驚醒。一會兒她發覺覺得正當她要上雪橇動身去結婚的時刻，她的父親阻止她，以快得可怕的速度在雪上將她拖去，投進一個暗不見天日和深不見底的地窟……她迅速地飛行，心臟不知怎麼竟麻痺了；一會兒她看見符拉其米爾躺在草地上，臉色蒼白，混身血跡。他奄奄一息地用刺人心肺的聲音懇求她趕快和他結婚……還有其他許多可怕的毫無意義的幻象一個一個在她面前出現。最後她起身了，形容比了平時還要蒼白，而且頭痛得厲害。父母看出了她的騷擾不安的心境；他們的溫順的關懷和不斷的問訊：『你怎麼啦，瑪莎？你病了嗎，瑪莎？』更使她心痛。她竭力安慰他們，想裝出高高興興的樣子，但是做不到。到了晚上，想到她已經是最後一次在自己家中送走白天了，不由得心酸起來。她勉力支持着；她暗地裏向一切人物，向她周圍的一切物件告別。晚飯上菜時，她的心猛烈地跳着。

① 俄里名，合1,067公里。

② 都拉（Тула）是莫斯科南方的大城，以鑄造鋼印出名。

③ 瑪麗亞的愛稱。

她用戰叫的聲音聲明，她不想吃晚飯，於是她開始和父母告別。他們吻她，而且照常爲她祝福；她幾乎要哭出來了。回到自己閨房裏去之後，她倒在安樂椅中流淚了。侍女勸她鎮定和安發起來。一切都準備好了。再過半小時，瑪莎就要永遠離開祖宅，自己的閨房，幽靜的閨女生活了……庭院裏刮着暴風雪；風怒吼着，百葉窗搖搖晃晃，劈劈拍拍作聲；一切她都覺得很可怕，而且像是悲慘的預兆。不久房間裏一切都安靜下來入睡了。瑪莎裹上了披巾，穿上了暖熱的披肩，手裏拿着自己的首飾箱，出來直到後門口的石階上。使女帶了兩個包裹跟在施後面。她們走下去，到花園裏。暴風雪還沒有停止；從迎面吹來，緊緊用力擋住這年輕的女罪人。她們費力地走到了花園的盡頭。路上有一羣雪橇在等候他們。馬凍僵了，一刻不停地動着；符拉其米爾的車夫，扣住着那些駱駝，在車轅前來回蹣跚。他扶助小姐和她的侍女坐上雪橇和安放好包裹及首飾箱之後，拿起韁繩，馬就飛也似的奔去了。——現在我們將小姐交託給命運的擺佈和車夫吉列希卡（Терешка）的藝術，回過來看看我們那位情郎。

符拉其米爾整天忙於奔走。早上他到札德林諾村的紳父那裏去；好容易和他談妥；然後又到鄰里的地主中去找證婚人。他訪問的第一個人是退伍的四十歲的騎兵少尉德和文（Дравин），他欣然同意了。這次冒險之舉，燃他說，使他想到了過去的時代和騎兵的把戲。他邀住符拉其米爾留在他家裏吃中飯，並且勸他，說另外兩個證婚人不必找了。果然，午餐之後來了留着鬍鬚和穿着馬刺的獵地員施密德（Шмидт）和縣警察局長兒子的兒子，一個最近剛加入騎兵隊的年約十六歲的孩子。他們非但接受了符拉其米爾的請求，而且甚至向他起誓，表示願意爲他犧牲生命。符拉其米爾欣喜若狂地擁抱他們，回家準備去了。

天色早已向晚。他派遣他自己的可靠的吉列希卡駕了一輛三馬車帶着詳詳細細的命令到蘇那拉道伏去；他給自己雇了一輛一匹馬的小雪橇，不用車夫，獨自兒駕駛着出發到札德林諾去，大約在兩小時之後，瑪麗亞·迦夫里洛芙娜也要到那裏。這路他是熟悉的，而且一共祇有二十分鐘路程。

但是符拉其米爾剛馳到郊外，就起了風，而且造成了這樣大的風雪，竟至於他伸手不見五指了。剎那間路就被遮住；四週的一切完全消失在混沌和微黃的霧中，雲霧中穿來穿去飛舞着白色的雪片；天地溶成了一體；符拉其米爾闖到了田野裏，又徒勞地再想回到道路上去；馬亂闖着，常常一會兒衝到雪堆上，一會兒墮入窪地裏；雪常常翻身。——符拉其米爾竭力祇想不迷失真正的方向。但是他覺得好像已經過去了半小時以上的時間，而他却還沒有聽到札德林諾的小樹林。大約又過了十分鐘，小樹林還是看不見。符拉其米爾走的是有深谷橫過的田野。暴風雪並不靜止下來，天空也並不晴朗起來。馬開始疲乏了，他身上汗流如注，雖然他常常叫淚在雪裏。



『暴風雪』(其一)

И. 希瑪林諾夫作 (1937年)

最後他終於看清楚，他是走錯了方向。符拉其米爾停下來：開始思索，回憶，想像，然後斷定他應該取道向右。他就向右走。他的馬費力地跨着步。他已經在路上走了一小時以上。扎德林諾應該不遠了。但是他行行重行行，田野還是沒有邊際。初處是雪堆和山谷；雪常常翻身，常常由他抬起來。時間一點點過去；符拉其米爾開始感到非常不安了。

最後旁邊終於開始黑黝黝地出現了些什麼東西。符拉其米爾轉向那邊駛去。接近一看，原來是座小樹林。『翻天翻地』，他想到，『現在近了』。他馳近小樹林，希望立刻登上熟悉的道路或者兜圈子繞過那小樹林；扎德林諾就在那小樹林後面。不久他就找到了道路，駛進了被嚴冬弄得赤裸裸的黑暗的樹林。這寒風不能拔慮了；道路很平坦；馬奮發起來，因此符拉其米爾安心了。

但是他走了一程又一程，扎德林諾村還是看不見；小樹林還是沒有盡頭。符拉其米爾吃驚地發現他走進了一個不認識的林子。絕望的情緒攪住了他。他揪打着馬；那可憐的動物曾經快步飛奔了一段路，但是不久就開始感到疲乏，過了一刻鐘，就一步一步跨着走，不幸的符拉其米爾無論怎麼努力也不行了。

樹林逐漸漸漸開始稀疏，符拉其米爾終於馳出了樹林；但是扎德林諾看不見。時間大概已近半夜。眼淚從他眼睛裏迸濺出來；他亂闖地馳去。天氣澄清起來，烏雲四散開去，他面前一片敷着一層白色的波浪形毯子似的平原。夜色相當晴朗。他看見離此不遠的地方有一個由四五家農戶組成的小村落。符拉其米爾向着村子馳去。他在第一所小農舍旁邊跳下雪橇，跑近窗口，敲敲。過了幾分鐘，木百葉窗收上去，有一個老人探出自己的白鬚子來。『幹什麼？』——『扎德林諾離此遠嗎？』——『扎德林諾遠嗎？』——『遠，嗯！遠嗎？』——『不遠：終莫還有十維爾斯他』。聽了這種答語，符拉其米爾抓住了自己的頭髮，一點也不動，像是一個被判處了死刑的人。

『你從那裏來的？』老人又說下去。符拉其米爾沒有勇氣回答問題了。『你能不能，老頭』，他說，『給我弄套馬到扎德林諾去嗎？』——『我們那裏有什麼馬呀？』那鄉下佬答道。——『我可以請一個嚮導嗎？我可以出錢，他要多少就多少』。——『沒着』，老人一面放下百葉窗，一面說，『我叫我兒子去；他可以做嚮導』。符拉其米爾就等着。沒有等到過一分鐘，他又敲窗。百葉窗收上去，鬚子又出現了。『幹什麼？』——『你的兒子怎麼啦？』——『馬上就出來，他在穿鞋。你冷嗎？進來靠靠火吧。』——『謝謝；快些叫你兒子出來吧』。

大門唧唧啞啞的響了；出來了一個手持木棍的漢子，他走在前面，一會兒指示，一會兒找尋那被雪堆沒的道路。『幾分鐘了？』符拉其米爾問他。『已經快天亮了，』那青年鄉下佬回答道。符拉其米爾就一句話也不說了。

當他們到達扎德林路的時候，已經雞鳴報曉。教堂門緊鎖着。符拉其米爾付錢打發了衛隊，騎到院子裏去找神父。院子裏沒有他的三馬車。等候他的是什麼消息啊！

但是我們且回過來看看那些善良的焉那拉遺伏的地主們，看看他們那裏發生了些什麼。

也沒有什麼。

老人們醒來之後，到客廳裏去，迦夫里拉·迦夫里·維奇戴着醒腦髮帽，穿着粗羅絲短襖，普拉絲柯薇亞·彼得羅芙娜穿着棉寢衣。端上了茶炊之後，迦夫里拉·迦夫里·維奇就差侍女去探視瑪麗亞·迦夫里洛夫娜，看看她身體怎樣和她睡眠如何。侍女回來說，小姐睡得不好，不過她現在好些，她馬上就要到客廳裏來了。果然門開了，瑪麗亞·迦夫里洛夫娜走上前來向爸爸和媽媽請安。

「你的頭怎樣了，瑪莎？」迦夫里拉·迦夫里·維奇問，「好些了，爸爸，」瑪莎答道。——「你昨天大概發過癲吧，」普拉絲柯薇亞·彼得羅芙娜說。——「也許是的，媽，」瑪莎答道。

白天安安穩穩地過去，但是到了夜裏，瑪莎病了。差人到城裏去找醫生。晚上醫生來了，他發現病人在胡言亂語。於是開始了劇烈的熱病。可憐的病人在死亡線上掙扎了兩星期之久。

家裏沒有人知道偵探的私奔。隔夜她寫的信燒燬了；她的丫鬟也沒有對什麼人說過什麼，惟恐爺們生氣。教師，退任的騎兵少尉，留鬚鬚的雇地員和小槍騎兵都很密慎。這也不是沒有理由的。車夫吉列希卡從來沒說過一句多餘的話，甚至在喝醉時也如此。因此，這秘密就被半打以上的陰謀者所保守着。但是瑪麗亞·迦夫里洛夫娜自己却在不斷的胡言亂語中吐露了自己的秘密。然而她的話說得這樣的沒頭沒腦，以致於寸步不離她的牀鋪的母親，從她的話中所能聽懂的，也不過是她的女兒是熱烈地愛上了符拉其米爾·尼古拉耶維奇，大概戀愛就是她致病的原因。她和自己的丈夫，和幾個鄰居商量，最後大家一致認為這顯然是瑪麗亞·迦夫里洛夫娜命該如此，命中註定的姻緣是拆不開的，貧窮不是罪惡，不是和財產過日子，而是和人過日子，等等。當我們自己不大掛辯白話的時候，道德的俗語常常是非常有用的。

這時小姐開始逐漸痊癒。迦夫里拉·迦夫里·維奇家裏好久沒有看見符拉其米爾了。他被平常用的手段所嚇壞了。決定差人去找他，向他宣布意外的喜訊：婚事允許了。但是對於焉那拉遺伏的地主們是多麼驚異，他們從他那裏所得到的對於他們的邀請的答覆，竟是一封半瘋半癲的信！他告訴他們，他的腳永遠不再踏進他們的家了，請他們忘記他這一個祇希望一死了事的不幸者。過了幾天，他們知道符拉其米爾投軍了。這是在一八一二年^①。

好多時候不放向身體日益復原的瑪莎宣布這件事。她從不提符拉其米爾。過了幾個月之後，她在鮑羅金諾（Бородино）之役種樹軍功受重傷者的名單中發現了他的名字，因此她暈厥過去，大家怕她的熱病又要復發了。但是，謝天謝地，總算沒有因暈厥而引起什麼後果。

她又遇遇到了另外一件不幸的事：迦夫里拉·迦夫里洛維奇逝世了，遺下她為全部財產的承繼人。但是遺產並不能安慰她；她分擔着可憐的普拉絲柯薇亞·彼得羅芙娜的痛惜的悲傷，她立誓永遠不和她分離；她們倆離開哥那拉道伏還回憶起來令人斷腸的地方，住到***地方的莊園裏去了。

於是這裏又有求婚男子們簇擁在這位可愛而有錢的待嫁姑娘的周圍；但是她不給任何人以絲毫的希望。母親有時勸她自己選一個朋友；瑪麗亞·迦夫里洛芙娜搖搖頭，沉思默想起來。符拉其米爾已經不在；他在法國人開到的前夜死於莫斯科。對於他的追憶，在瑪麗亞覺得是神聖的事；至少她珍藏着能使人想起他的一切東西：他從前會經讀過的書籍，他的圖畫，他為她抄寫的樂譜和詩歌。鄰居們知道了這一切之後，對她的堅貞不渝的情操頗為驚異，他們好奇地等候那最後能將這位貞潔的亞爾蒂米薩^③的傷心的節操戰勝的英雄。

這時戰爭光榮地結束了。我們的軍隊從國外回來。人民奔上去迎接他們。音樂奏着被征服的歌曲：Vive Henri Quatre^④，鐵洛爾華爾滋曲和「喬孔達」^⑤中的獨唱曲。軍官們出征時幾乎還是少年，回來時已經在戰爭的空氣中強大起來，混身掛滿了勳章。兵士們愉快地互相談話，話中常常插些德國話和法國話。這是難以忘懷的時候！是光榮和狂喜的時候！說到「祖國」這個字的時候，俄羅斯的心跳得多麼猛烈！黎首的眼淚是多麼甜蜜！我們將人民的高傲感和愛戴皇上的熱忱結合在一起時多麼融洽一致！而對於皇上，那是多麼美好的時刻啊！

婦女們，俄羅斯的婦女們那時是與無與倫比的。她們平常那種冷若冰霜的態度是消失了。當她們迎接勝利者高呼：「烏拉！」之際，她們那種欣喜若狂的樣子真是令人心碎的。

帆布也拋到了空中^⑥……

③ 一八一二年是拿破崙東征進攻俄國的一年。

④ 小亞細亞古代哈利加納斯（Halicarnassus）國王摩塞的未亡人；她在自己丈夫墓上建立的紀念碑（紀元前四世紀）算是「世界七大奇蹟」之一。

⑤ 「亨利四世萬歲」，是查利·柯萊的喜劇「亨利四世出獵」（一七七四年）中的歌曲；王政復古時代初期非常流行。

⑥ 「喬孔達或冒險追求者」是尼古拉·伊里亞爾的喜歌劇，一八一四年在巴黎演出非常成功。

當時的軍官中，那一個不承認，他們對俄羅斯婦女是負着呈獻最好最寶貴的姿美的責任的？……

在這光輝燦爛的時代，瑪麗亞·迦夫里洛芙娜正和母親同住在***省，所以沒有看到兩大都城慶祝軍隊回國的盛況。但是在縣城裏和在鄉下，一般的狂喜情形也許更強烈。軍官到這些地方去，在他們是真正的凱旋，穿燕尾服的情郎去和他們結婚，那才正確。

我們已經說過，瑪麗亞·迦夫里洛芙娜，雖然冷若冰霜，但是仍舊被追求者們包圍着。然而當她的住宅中出現了那受傷的驃騎兵上校布爾明(Бурмин)的時候，大家就都要退讓了。他鈕孔中扣着喬治勳章，像當地的小姐們所說，臉容帶着漂亮的蒼白色，年紀約近二十六歲。他是來到奧斯羅亞·迦夫里洛芙娜的村子結鄰的自己的莊園裏度假期的。瑪麗亞·迦夫里洛芙娜對他很垂青。在他面前，她平時那孤鬱鬱不歡的神氣顯得有活氣了。不能說她是對他賣弄風情；但是假使有一個詩人留意她的行動，就會說：

Se amor non e, che dunque?②

布爾明的確是一個很可愛的青年。他正有着女子們所歡喜的那種玲瓏瑣瑣：溫文爾雅，見貌辨色，絕不強人所難，而且天性愉快，愛好說笑。他對瑪麗亞·迦夫里洛芙娜的行動單純而自在；但是不必聽他說話和表示，他的靈感和目光也是這樣的追隨着她。他看樣子性情似乎很文靜和謙遜，但是據傳說，他從前曾是一個放蕩的浪子，不過這也沒有損害到瑪麗亞·迦夫里洛芙娜對他的意見，她（和一般少女一樣）對於顯露出大膽和熱狂性格的頑皮作風，是極願意寬恕的。

但是在這一切之外……（在他的溫順之外，在討人喜歡談話之外，在漂亮的蒼白臉色之外，在包裹纖細的手之外）這位青年驃騎兵的沉默寡言最引動她的好奇心和幻想。她不能不承認，她很得他的歡心；而且他憑了自己的玲瓏和經驗，大概也已經發覺於她很垂青於他；那末爲什麼她至今還沒有看見他拜倒在她自己的腳下和還沒有聽到他吐露愛意呢？有什麼在阻止他呢？是和真正的愛情分不開的怯懦心理呢，還是高傲心理，或者是這狡猾的！郎的賣弄？這對她是一個謎。好好的想了一番之後，她斷定，怯懦心理是惟一的原因，於是決定以更大的感動的關注，有時看情形，甚至以溫存體貼來鼓勵他。她預期佈置一個出人意外的結局，不耐煩也等候求愛時刻的來到。無論那一個秘密，對於女人的心，總是難以忍受的。她的軍事行動有着很理惠的成就：祇少布爾明墮入了這樣的沉思默想，他的烏黑的眼睛盯住瑪麗亞·迦夫里洛芙娜時流露着選擇的愛火，

① 格里波那夫(Грибоедов)劇中『驃騎兵！(«Горь от ума»)中有一句。

② 意大利詩人彼特拉克(P. Petrarca, 1304-1374)十四行詩中的一句，原文全句是：s'Amor non e; che dunque e quel chi sento? 意爲『要不是愛，那是什麼呢？』



『暴風雪』(其二)

И. 希瑪林諾夫作 (1937年)

因此感到最後關頭似乎近了。鄰居們談到婚姻已像是定局了的事，而那善良的普拉絲柯薇亞。彼得羅芙娜是很高興，她的女兒終於自己找到了門當戶對的夫婿。

有一天，老太太一個人坐在客廳裏打酒關，布爾明走進房裏來，立刻問起瑪麗亞。迦夫里洛芙娜。「她在花園裏」，老太太答道，「去找她吧，我在這裏等你們」。布爾明去了，老太太劃了個十字，想道：「大概事情今天要定局了！」

布爾明在池塘邊柳樹底下找到了她，她手裏拿着一本書，穿着白衣，真是小說中的女主人公。提出了起初幾個問題之後，瑪麗亞。迦夫里洛芙娜故意停止支持談話，加強了雙方的慌亂，這種慌亂除非突然堅決地表露愛意才能擺脫。固然如此：布爾明，感到自己處境非常尷尬，就說，他找尋向她吐露心跡的機會，已經有好多時候了，所以要求她給予一分鐘的注意。瑪麗亞。迦夫里洛芙娜閉上書，垂下眼睛表示同意。

「我愛您」，布爾明說，「我狂熱地愛您……（瑪麗亞。迦夫里洛芙娜臉紅了，頭俯得更低）。我行為很不小心，我耽溺於可愛的習慣，天天看見你和聽你說話的習慣……」（瑪麗亞。迦夫里洛芙娜想起了St. Preux^①的第一封信）。「現在反抗我的命運是遲了；對您的回憶，您的可愛無比的形象，從此以後將是我生命的苦惱和慰安；但是我還要履行艱苦的義務，就是向您表露可怕的祕密和在我們之間放下不可克服的障礙……」——「障礙一向存在」，瑪麗亞。迦夫里洛芙娜活潑地插口說，「我永遠不能成為您的妻子……」——「我知道」，他輕輕地回答她，「我知道從前您曾經愛過；但是死亡和三年悲痛生涯……善良的可愛的瑪麗亞。迦夫里洛芙娜！請您不要努力剝奪我最後的慰藉：就是這樣一種思想，或許您會同意成全我的幸福，假使……不要說了，看在上帝份上，不要說了。您使我心碎了。嗯，我知道，我感覺到，您或許會屬於我的，但是——我是最不幸的造物……我已經結婚了！」

瑪麗亞。迦夫里洛芙娜驚奇地看了他一眼。

「我已經結婚了」，布爾明繼續說下去：「我結婚已經第四年了，我不知道，我的妻子是誰和在什麼地方，我將來會不會和她見面！」

「您說什麼？」瑪麗亞。迦夫里洛芙娜叫起來。「這多怪呀！說下去；回頭我告訴您……不過請您說下去」。

「在一八一二年初」，布爾明說，「我趕到維爾那^②去，我的兵團駐紮在那裏。有一天很晚的時候，到了一個驛站，我想吩咐快些駕馬，忽然起了猛烈的暴風雪，驛站長和驛車夫們勸我等一等。我聽從了他們，但是一種不可理解的騷擾不安的感覺控住了我；彷彿有人在這樣排擁我。同時暴風雪却又不靜止；我忍不住了，就又命令駕起馬來，

① 虛構小說「新哀絲絲情書」中的男主角。

② 現在改稱維爾紐斯（Вильнюс），是立陶宛共和國的首都。

直馳到暴風雪中。驛車夫想從河上過去，這樣我們可以縮短三維爾斯他路程。河岸上
畜沒濟響；驛車夫馳過了我們轉上大路的地點，因此我們到了不熟悉的地方。風暴不息
，我看見有火光，就吩咐馳到那裏去。我們到了村子裏：一所木造的教堂裏露出火光。
教堂洞開着；垣牆後停着幾輛雪橇，教堂門口台階上有人在走來走去。「這裏來！這裏
來！」有幾個人的聲音叫道。我吩咐驛車夫馳上前去。「怎麼啦，你在什麼地方就擱了
？」有人對我說。「新娘暈過去了；神父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我們預備回去了。快些下
來。」我不聲不響地跳下雪橇，走進那暗淡地照耀着兩三支蠟燭的教堂。有一個少女坐
在教堂中黑暗的角落裏的長凳上；另外有一個女子在擦她的顫盪。「謝天謝地」，這一
個女子說，「總算您到了。您幾乎要把小姐苦死了」。老神父走到我身邊來問道：「可
以開始嗎？」——「請開始吧，請開始吧，神父」，我漫不經意地答道。那少女俯攬起
來。我覺得她長得不壞……一種不可理解的，不可隱忍的輕佻……我站在讀經台前面
的身邊；牧師急急忙忙地趕；三個男子和一個丫鬟扶住着新娘，祇忙着照頌她。我們結
了婚。「接吻吧」，他們對我們說。我的妻子將她那蒼白的臉轉過來向着我。我想吻她
……她却嘔起來了：「啊，不是他！不是他！」於是失去知覺倒下去。證婚人們眼睛大
驚失色地盯住着我。我轉過身去，毫無阻擋地走出教堂，衝進車路，叫道：「走！」

「我的天！」瑪麗亞·迦夫里洛芙娜叫起來。「那末您不知道您那可憐的妻子後來
怎樣了？」

「不知道」，布爾明答道：「不知道我結婚的那個村子叫什麼名字；不記得從那一
個驛站去的。那時候我不大看重我這種罪過的惡作劇，離開教堂，我就睡着，到第二天
早上才醒，那已經在第三個驛站上了。當時那一個跟隨我的德蓋已死於軍中，所以我也
沒有希望去找那人了，她會被我這樣殘酷地開過玩笑，而現在她又這樣殘酷地向我復了
仇」。

「我的天，我的天！」瑪麗亞·迦夫里洛芙娜握住了他的手說，「那原來就是您！
那末您認不出我嗎？」

布爾明臉色蒼白了……他倒在她的腳下。

（一八三〇年十月二十日於波爾金諾村）

（樂 香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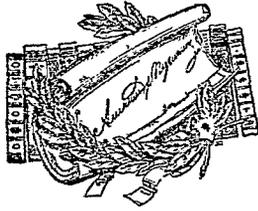


論 普 希 金
(О ПУШКИНЕ)



普希金像

B. 特羅比寧作 (1827 年)



俄國作家及詩人

論普希金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И
ПОЭТЫ О ПУШКИНЕ)

萊蒙托夫

(М. Ю. Лермонтов)

悼念詩人之死[Ⓔ]

(Смерть поэта)

復仇呀，君主，復仇呀！[Ⓕ]

我跪在你的腳前：

求你一秉公正，懲罰那兇手吧，

讓對他的刑法，向後代的子孫

宣示出你公平的審判，

好使那些惡人從它看到一個榜樣。

毀滅了詩人！——這不自由的正直之士——

倒下了這一世受了讒言誹謗的人，

胸裏懷着鉛彈和焦渴的仇恨，

他低低地垂下了驕傲的頭顱！……

詩人的心靈忍受不了

那些瑣碎的非禮的污辱，

他正像往常一樣，一個人起來

反對社會的輿論……於是他就被殺死了！

他被殺死了呀！……現在，所有的號哭，

不必要的空虛的讚美的合唱，

Ⓔ 當普希金因決鬥而死時，萊蒙托夫正二十三歲，在近衛騎兵團中服役。他常時所寫的遺首詩，以手抄本流傳非常之廣，最後也傳到沙皇手裏，被視為是為「革命的宣言」，於是萊蒙托夫立即被捕，並被充軍到高加索去。

Ⓕ 這幾句詩是引自羅特魯（Jean de Rotrou 1609—1650）所寫的一個悲劇。

還有那黝白的徒然的囁語，又有何用？
命運的判決業已實現！
那不就是你們，最先惡毒地迫害
他自由的、勇敢的才能，
並且爲了娛樂自己，還吹起
那幾乎快熄滅了的火焰？
好，你們高興啦……——
而他不能忍受那最後的磨難；
這位驚人的天才像火炬一樣熄滅了，
像壯麗的花冠一樣凋謝了。

殺死他的兇手①冷血無情地
準備好了打擊……再也無法拯救了；
他空虛的心平靜地跳動，
他手上的槍也不顫抖。
那有什麼值得驚奇？……從遠方，
他正像成百的逃亡者，
被命運拋擲到我們這兒來
獵取幸福和官階；
他嘲笑著，大膽地藐視
異國的語言和風尚；
他不能珍惜我們的光榮；
他不能瞭解在那湯血的一瞬，
他向誰舉起了手！……

於是他就被殺死了——被墳墓所奪去，
這正像他曾經以驚人的力量歌唱過的——
那位未知的但又是可愛的詩人②，
成了噩噩的嫉妬的俘虜品，

① 下列各句俱指丹特士。關於丹特士的事蹟，可參閱本集的『普希金略傳』第三十七至四十四頁。

② 指他所作的長詩『萊甫格尼·奧尼金』的主人公——詩人羅斯基，因爲奧尼金追求他的愛人奧妮加，兩人舉行決鬥，羅斯基爲奧尼金所殺。

他自己也同樣地死於無情之手。

爲什麼他放棄了平靜的安樂和真誠的友愛，
投身到那爲人羨慕

和對於自由與火熱的心靈是窒息的世界？
他，從年青時就已經很懂人事，
爲什麼他向那些鄙卑的誹謗者伸出手，
爲什麼他相信了他們虛偽的話語和詭譎？……

於是他們拿掉他從前的花冠，把用桂葉纏成的荊棘之冠

戴在他的頭頂上；
但是那些隱藏着的利刺，
狠狠地把他光禿的頂額刺傷；
他們這些不學無術的嘲笑者用惡毒的話語
毒害了他最後的時辰，
於是他死了——帶着復仇的狂然的渴望，
和被欺騙了的希望的磁磁的遺憾。
他驚人的歌聲靜息了，
它們的聲音再不會傳揚出去；
詩人的住所是陰影和擁擠的，
在他的嘴唇上還又加上了封印。

而你們，那些以作惡爲非聞名的
先人們的傲慢的子孫，
你們用奴才的舌鬚開了
那些被命運所損害的許多家族的等齊！
你們，站在寶座周圍的這食婪的一羣，
全是自由、天才與光榮的劊子手！
你們凌壓在法律的庇蔭之下，
在你們前面，法庭和真理——都靜默閉口！……
但是，你們這些荒唐的寵臣呀，有着上帝的法庭，
有着威嚴的審判官，他正在等候；

他不能用金錢賄賂，
他預見到了一切思想與行爲。
那時你們的誹謗是枉然無用：
它不能再幫助你們，
你們也不能用你們的烏血
去把詩人的正義之血洗滌！」

——一九三七年二月九日——

果戈理

(Н. В. Гоголь)

一提到普希金的名字，就立刻會想到俄羅斯民族詩人。事實上，在我們的詩人中，沒有一個人及得上他，而且沒有一個人能更適宜於被稱爲民族詩人；這種權利是完全屬於他的。他像辭書一樣的包含着我們語言的全部財富、力量和伸縮性。他比一切都更廣泛地展開了我們語言的界限和指出了它的全部空間。普希金是非凡的現象，也許是俄羅斯精神的唯一的現象：這是將來也許在兩百年之後出現的像他這樣發展的俄羅斯人。在他身上，俄羅斯的人自然，俄羅斯的精神，俄羅斯的語言，反映得這樣的純潔，這樣的淨美，有如凸出的光學玻璃面上所反映出來的風景。

俄羅斯沒有一個詩人能像普希金這樣有可羨的命運；任何人的光榮都沒有流傳得這樣快……他的名字本身就已經有着一種電力的成份……

他在他自己一開始的時候就已經是富有民族性的，因爲真正的民族性並不是在於描寫俄羅斯農婦的衣衫，而是在於表現人民的精神。甚至當詩人描寫完全外人的世界，但是却用着含有自己的民族要素的眼睛來看它，用着自己人民的眼睛來看它，當詩人心中所感到和口中所說的，在他的同胞們看來，似乎正就是他們心中所感到和口中所說的，——在這種時候，詩人也可能是富有民族性的。

——「關於普希金的幾句話」(«Несколько слов о Пушкине»。——

詩人中可說很少有人能在一部短短的劇本中容納像普希金這末多的偉大性、單純性和有力性。

——同上——

他的詩歌的對象是什麼呢？一切都成了他的詩歌的對象，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思

想面對了他的無數對象，就啞口無言了。他對什麼沒有感到過驚異和在什麼面前沒有停留過？從埋在雲霧中的高加索和漂亮如畫的契爾克斯人[⊖]，直到手持巴拉伊卡[⊗]在酒店前跳特烈巴克舞[⊘]的貧窮的北國少年——到是都是：在摩登的跳舞會上，在農舍裏，在草原裏，在小路上的貨車裏，——一切都成爲他的對象。對於人的內心所有的一切：從他的崇高偉大的特徵開始，直到最微小地透露出來的他的弱點和使他騷擾不安的微小的徵兆，正像對於可見的外界大自然中所有的一切，他也起着同樣的反響。

——『與友人通信節錄』（《Выбранные места из переписки с друзьями》），一八四六年至一八四七年——

也許隨着年齡和自娛的要求，這種樂趣是要消逝了，而同這種樂趣一起，我的寫作事業也要消逝了。但是普希金強制我嚴肅地看事情，他很快就勸我動手寫大作品，最後一次，我對他講了一個不怎麼大的場面中的一小段描寫之後……他對我說：『有了這種推斷人和淡淡起筆就將他活靈活現地表達出來的能力，有了這種能力，怎麼不動手寫大作品。這簡直罪過！』……他將他自己的一個題材交給我，他本來自己想從這一個題材寫些長詩之類的東西，據他說，這題材他是不會交給其他什麼人的。這就是『死魂靈』（《Мертвые души》）的題材。

——『作者自白』（《Авторская исповедь》），一八四七年——

關於我，已經有過許多解釋，我的某幾方面已經被研究過，不過我有一個主要的本質沒有被確定。這祇有普希金一人聽到過。他總是對我說，沒有一個作家有才能這樣鮮明地展露生活的庸俗性，能這樣有力地勾勒出庸俗人物的庸俗性而使眼中錯過的小東西龐大地在衆人眼裏閃耀一下。這就是我主要的本質……

——『與友人通信節錄』，一八四六年——

拜 林 斯 基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和普希金一起，俄羅斯詩歌由弱小的學生，一變而成爲天資穎悟、精煉圓熟的

⊖（Черкес），居住在裏高加索的一個種族，一稱卡巴亭人（Кабардинец），十月革命後，成立了卡巴亭自治共和國。

⊗（Балалайка），一種三弦琴。

⊘（Трпак），一種用腳猛烈踩踏的俄羅斯民間舞。

大師。

——「論普希金」(《Статьи о Пушкине》)，第八篇——

……普希金是屬於永遠活潑運動和永不停留在死亡點上而在社會意識中繼續不斷發展的現象的。每一個時代對這些現象都發出各自的論斷，但是每一個時代無論怎麼正確地理解這些現象，總要留給在它之後的一個時代說些新的和更正確的話，沒有一個時代是能說得完全的。

——「俄羅斯文學在一八四一年」(《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1841 г.》)——

普希金的詩歌是充實的，是充滿着內容的，正像多稜形的水晶之充滿着太陽光。

——同上——

普希金天性是可親可愛的人，他是誠心誠意地願意向每一個他覺得是「人」的人伸手的。雖然他熱情到極點，但是因為性格堅強，所以他內心有着許多赤子似地和善、溫良和柔順的成分。這一切也反映在他的優雅的創作中。將來有一天，他會成為俄羅斯的典範的詩人，將來非但是美學的感情，而且是道德的感情，都將依照他的創作而形成和發展。

——「論普希金」，第十一篇——

直到普希金，才開始了俄羅斯文學，因為他的詩歌中跳躍着俄羅斯生活的脈搏。

——「俄羅斯文學在一八四〇年」(《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1840 г.》)——

當問題牽涉到像普希金這樣的人的時候，就不必瑣瑣屑屑，甚至他的無論怎麼最簡單的意見，也是很重要和很有趣的；甚至普希金最錯誤的概念，也比千萬人最無疑問的真理要有趣和有意思。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希望不要放過普希金任何一行詩句的理由……

……

——「亞歷山大·普希金文集」(《Сочинения Александра Пушкина》)，一八四一年——

……普希金的「葉甫格尼·奧尼金」是第一部……民族藝術作品。在這位詩人想展示俄羅斯最歐化階級的道德面貌的這種決心中，不能不看到他是而且曾經深深承認自己是民族詩人的證據。他依照原來所有的樣子攝取了這種生活，他並不從生活中抽取擬

息的詩意，他非常冷靜地攝取生活，並且同時攝取了生活中散文和平凡的成分。所以將小說滲思於散文中而又寫作於詩歌中的這種大膽，也是不足為奇的……這種由巨大成功所證實的大膽，是詩人天才的明證。

——『論普希金』，第八篇——

普希金的韻文小詩（指『葉甫格尼·奧尼金』），和與他同時代的格里波耶多夫（Грибоедов）的天才創作『聰明誤』（«Горе от ума»），共同樹立了新俄羅斯詩歌、新俄羅斯文學的鞏固基礎。

——同上——

沒有『奧尼金』，就不可能有『當代英雄』（«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正像沒有『奧尼金』和『聰明誤』，果戈理就不會感到他自己能這樣深刻和真實地描寫俄羅斯的現實。

——同上——

『奧尼金』可以稱為俄羅斯生活的百科全書和最高級的人民作品。

——『論普希金』，第九篇——

赫爾岑

（А. И. Герцен）

偉大的普希金是文學運動的南面王；他每一行詩轉手相傳；印本『不能滿足需要』，就傳誦手抄本……當我讀到剛發表的『葉甫格尼·奧尼金』第一章的時候，多麼興奮，多麼欽佩！我將它隨身放在衣袋中帶了大約兩個月，熱讀得背得出了。後來，過了約莫一年半，我聽說普希金在莫斯科。噢，我的天，我多麼熱烈地渴望見到這位詩人！彷彿我見了他一面之後，我就會更長大、更成熟了。最後我終於見到了他，大家都指着他，欣喜地說：『這就是他，這就是他……』

——『一個青年的隨筆』（«Записки одного моло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一八四〇年——

讀了其他詩人的作品，會令人感到欣喜，但是普希金的作品，是有文化修養的俄羅斯人所人手一卷和終生反覆誦讀的。普希金的詩歌已經不是試作，不是習作，不是練習

，這是他的自白，而且成爲成熟的藝術了；俄羅斯民族中受過文明洗禮的人們在其中第一次找到了詩歌語文的天才。

普希金一方面有着高到不能再高的民族性，同時一方面也是爲外國人所能理解的。他很少摹倣俄羅斯歌曲的人民語言，他表現的是他自己腦子裏所產生的思想。和一切偉大詩人一樣，他永遠站在他自己的讀者的水準上：他生長起來，他變得陰鬱，嚴厲，悲壯；他的詩歌像海一樣的咆哮，像風暴撼動森林一樣的呼嘯，但是同時他又明朗，光明，燦爛，又渴望着歡樂和精神的波動。這位俄羅斯詩人到處是現實的，——他沒有什麼病態的成份，常常可以從德國詩人們那裏遇見的誇大的病態心理和抽象的基督教心靈論，他都沒有。他的穆司並不是神經錯亂地裹着屍衣和面無血色的，這是圍繞着健康的光環的熱情洋溢的女子，如果要人爲的感情說話，她是太富於真誠的感情了；如果要人爲的不幸的話，她是相當不幸了。普希金的天性是汎神論的，是伊壁鳩魯快樂主義的，是希臘詩人的，但是他的靈魂中也有着完全新的成份。他深入到自己內心時，在靈魂深處找到拜倫式的苦惱的思潮，我們時代的腐蝕性的瀰刺……

在他們自己的事業結束時，普希金和拜倫完全分道揚鑣了，這原因也很簡單：拜倫直到靈魂深處都是英國的，普希金直到靈魂深處都是俄羅斯的，而且是彼得堡時代的俄羅斯的。普希金知道受過文明洗禮的人的一切苦惱，但是他對未來還懷着信心，而這在西方人則是早已喪失掉了。拜倫，偉大自由的人物，遁跡於自己的獨立自主性中而逐漸逐漸墮入自己的傲慢中和自己高傲的懷疑哲學中的人，逐漸逐漸變得更陰鬱和不妥協。他看不見任何最近的將來；他苦於自己的苦惱的思潮，他就將自己的命運委之於斯拉夫希臘海盜的人民，他將他們當做是古代世界的希臘人。與此相反，普希金却逐漸逐漸安定下來，他埋首於俄羅斯歷史的研究，收集材料來寫關於布加喬夫（Пугачев）的論文，創造歷史劇『波里斯·戈都諾夫』（«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和對於俄羅斯的將來充滿着本能的信念；他的靈魂中發出早在一八一三年和一八一四年童年時代就使他不勝驚異的洋洋得意的勝利呼聲……

有些人說普希金的長詩『奧尼金』是俄羅斯氣質的『唐璜』^①，那他們是並沒有了解拜倫，普希金，英國，俄國；他們的判斷是表面的。『奧尼金』——這是吞沒了普希金的生命的那堆巨岩。這長詩正就是從那佔據我們的時代出發的；它成熟於十二月十四日^②之後的那些愁苦年代，所以這樣的作品，這樣的自傳詩，說它們純粹是摹倣之作，你能相信嗎？……

奧尼金——這是俄羅斯人，他祇可能在俄羅斯出現；他在俄羅斯是需要的，而且是

① 拜倫傑作之一。

② 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黨人在彼得堡起義的日子。

到處可以遇見的。奧尼金——這是一個浪子，因為他永遠無所事事，他是他所處的社會中的一個嗚呼人，而且是沒有足以使他跳出這一個社會的充分性格的。這是一個體味生命一直到死的人，他也想嚐嚐死的滋味，以便看看是否比生更有趣。他一切都開始着手過，但是沒有一件事做到終了，他想得多，做得少；他二十歲時已經很甚老，而在開始衰老時，又通過愛情而年輕起來。像我們一樣，他也有着某些期望，因為一個人不會愚蠢到肯相信俄羅斯的現狀會繼續下去……沒有什麼到來，而生命却在逝去……奧尼金的典型是這樣的富有民族性，以致於在所有一切稍能流行於俄羅斯的小說和詩歌中都可以遇見他，這並不是因為大家都想摹擬這一個典型，而是因為你常常可以在你自己周圍和在你自己身上看到他……

在奧尼金的旁邊，普希金放上了符拉其米爾·蘭斯基（Владимир Ленский）——俄羅斯生活的另外一個犧牲品，——奧尼金，*visè versa* ⊖。這是和慢性的苦難相並列的尖銳的苦難。這是貞潔的天性中的一種，這樣的天性在墮落和瘋狂的社會中是無法馴服水土的，它們接受了生活，但是從不潔的土壤中除了死亡之外却什麼也接受不到。這些青年是贖罪的犧牲品，他們年青、蒼白，額上表出了命運的咒號，作為非難和懺悔而走過，在他們之後，【我們行動和存在】於其中的夜色變得更陰暗了。

普希金描寫蘭斯基的性格時帶着人對於自己青春的幻想和對於人充滿希望、純潔與無知的時代的回憶所懷抱的那種溫情。蘭斯基是奧尼金的良心的最後呼聲，因為這就是他自己，這就是他青年時代的理想。詩人看到，這樣的人在俄羅斯是無事可為的，所以他借奧尼金的手將他殺死，而奧尼金是愛他的，所以甚至在對他瞄準時也不忍傷害他。普希金自己也被這悲劇性的結束所駭住了：他趕快安慰讀者，他就開始描寫青年詩人會遭遇到那種庸俗生活了。

——『論革命思想在俄羅斯的發展』（«О развити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 идей в России»），一八五一年——

屠格涅夫

（И. С. Тургенев）

這是很難人的……在普希金的詩人的氣質中，有着熱情和鎮靜的這樣特殊的混合，或者說得確當些，天賦的客觀性，而在這種天賦中，他個人的主觀性又是祇以內心的熱和火所表現出來的。

——『普希金紀念像揭幕典禮演說』，一八八〇年——

⊖ 拉丁文，意為「相反」。

保存我們的語言，我們優美的俄羅斯語言，這件財寶，又有我們普希金閃爍在內的我們先驅者們遺留給我們的這份財產！

——『關於「父與子」』(«По поводу «Отцов и детей»)，
——一八八〇年——

舉普希金為例……他的『埃及之夜』中直到『華廈金鬘舞爐』為止的一段引子是我歷來讀到的俄文中最優美的模範。萊蒙托夫是完全從普希金中提煉出來的——同樣是那種緊湊，正確和純樸。

——盧卡寧娜：『我與屠格涅夫的結識』(А. Луканина：«Мое знакомство с Тургеневым» 見『北方通報』«Северный вестник»)，一八八七年，頁五四。屠格涅夫的話是在一八七八年說的。——

『回憶屠格涅夫』引錄

我們和他最常常談到的是普希金。我們兩人都能背誦他的許多作品，伊凡·塞爾格耶維奇(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曾我念了『葉甫格尼·奧尼金』中的好幾章。

我記得，當我念到這一節的時候：

……我享受那對我
迎面拂來的春的氣息
是多麼艱重和感動，——

他叫我停止，他說：

『您注意到「是多麼艱重和感動」這一句嗎？啊？您懂得這是怎麼說出來的嗎？要是可以使我學會這樣說，我情願割去我兩隻手上的小指。這就是應該研究，應該誦記的詩歌和散文。這就是給您的模範！』

——齊里道娃：『回憶屠格涅夫』(Л. Нелидова：«Память И. С. Тургенева»，見『歐羅巴週報』«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
——一九〇九年，第九期——

後來他完全談到看本物的客觀態度了，他引普希金為例，他說，這是這方面最偉大的能家。

『或者還有莎士比亞。在莎士比亞那裏，你無論什麼地方都看不到他自己——你面
⊙ 屠格涅夫的教名和父名。

前看到的到處祇是這樣精確地傳達出來的生活，以致於你覺得一切都好像是自己本身在你眼中進行的。」

——一八七八年，見А. 盧卡索姆：『我和屠格涅夫的結識』——

龔察洛夫

(И. А. Гончаров)

幾乎所有一切新派作家，萊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馬伊柯夫(Майков)，費特(Фет)，波龍斯基(Полонский)，同時還有我們大家，從前所走和現在所走的都是普希金鋪設的道路，我們追隨在他之後，並不轉入歧途，因為這是唯一踏平的合法的藝術和藝術創作的典範之路。

——一八八七年，『致 К. Р. 函』(«Письмо к К. Р.»)——

……自從普希金和果戈理以來，俄羅斯文學中至今還沒有別的路可走。普希金和果戈理的學派一脈相承至今，我們這些文藝家，都不過是在研究他們所遺留下來的材料而已……普希金身上隱藏着後來我們所有一切藝術家們身上發展出來的一切種類藝術的一切胚子和萌芽。……

——一八七九年，『遲遲發於不為』(«Лучше поздно, чем никогда»)——

……現實主義者承認，荷馬，塞萬提斯，莎士比亞，哥德和其他等人，在我們這裏，則還當加上我們自己的馮維辛(Фонвизин)，普希金，萊蒙托夫，果戈理，都是努力尋求接近真理，在大自然和生活中找到它而採取到他們自己的作品中去。

——同上——

普希金是龐大，多產，有力而豐富。他之對於俄羅斯藝術，正像羅蒙諾索夫(Ломоносов)之對於俄羅斯的一般的啓蒙運動……

——一八七二年，『千苦萬惱』(«Миллион терзаний»)——

……像『聰明罕』，普希金的『波里斯·戈都諾夫』以及其他等等的高級文藝作品，非但是舞台的而且也是最文學的表演，正像由出色的樂家表演典範的樂曲，毫無錯誤地演奏了其中每一個樂句和每一個音符……

——『千苦萬惱』——

契爾尼謝夫斯基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他的作品，對於在俄羅斯社會的羣衆中間催醒詩歌的趣味，起着強大有力的影響，因此普希金在俄羅斯教育史中所佔的地位，是和俄羅斯詩史中所佔的地位相同的。

——『美學和批評』(«Эстетика и критика»)——

普希金著作的最重大的意義，就是它們是優美的，或者偉大現在所愛說的話，是藝術的……他的藝術性並不僅僅標或外殼，而且也同時合起來構成殼質和外殼。

——同上——

普希金的每一首詩，每一句簡略的註釋，都能觸動和激起思想，假使讀者能被激起思想的話……像普希金這樣賦有如此巨大的智力和在教養方面站得如此高的人，他的影響對於他所創造和使他的天才所感動的俄羅斯讀者的發展，根本是重大到無與倫比的。

——同上——

普希金是智力非凡的人，是非常有教養的人；非但在三十年以前，而且在目前，我們社會裏也很少能發現在教養上與普希金並駕齊驅的人……他的每一行詩都沸騰着有教養思想的能力和生命。

——同上——

在普希金以前，還沒有人用這種純粹樸實和詩意的美於一爐的輕易和活生生的語言來寫作過，還沒有人能賦予俄羅斯歌道來多的正氣、表現力和美……普希金第一個開始以驚人的正確性和深刻性來描寫俄羅斯氣質和俄羅斯人民各階層的生活……

普希金以他自己的作品在我們文學中造成了趨向改善的重大變化，他大大地擴大了文學愛好者的人數……教會了俄羅斯社會……尊敬文學和有才能的作家……，所以將他算做是真正偉大的俄羅斯詩人也是很公正的，所以沒有一箇有成效的俄羅斯人在提到他名字的時候能不油然而起深深的尊敬之感和真誠的感激之情。

——『普希金和他的生活和著作』(«А. С. Пушкин, его жизнь и сочинения»)；一八五六年見『青年近衛軍』(«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一九三七年，第一期——

杜勃羅留波夫

(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

普希金，在詩歌事業中，第一個表現出，描寫我們周圍所存在的生活而且依照藝術所存在的原樣來描寫生活而不損壞藝術是可能的。普希金的偉大歷史性意義就在這裏。

——『論人民性參與俄羅斯文學發展的程度』(«О степени участия народности в развити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一八五八年——

尼克拉索夫[⊖]

(Н. А. Некрасов)

我們的相見是悲傷的。
詩人全被真實的不幸所壓倒了。
他回想起青年時代
在遙遠的猶爾茹夫[⊖]，在海上面的遊戲。
他放棄了慣常的嘲笑的口吻，
而帶着愛，帶着無盡的哀愁，
和手足之情，祝禱了
那毫無牽掛的生活中的女友！
他和我長久地在房間裏面談着，
他因為我的命運而租着憂。
親愛的孩子們，我記得他講的什麼，

⊖ 此處所譯的，是尼克拉索夫在一八二六年至二七年所寫的『女十二月黨人○伏爾孔斯基公爵夫人』(Денабристка, княгиня М. П. Волконская)的片段。伏爾孔斯基公爵夫人，原是拿破崙戰爭中俄國名將額耶夫斯基騎兵上將的女兒，全名瑪利亞·尼古拉耶夫娜·額耶夫斯卡亞(Мария Николаевна Раевская)，當普希金被逐在南俄時，曾應額耶夫斯基之請，同遊高加索及克里米亞等地。後瑪利亞嫁給十二月黨人伏爾孔斯基公爵(Князь С. Г. Волконский)，十二月黨人事敗後，其夫被充軍至西伯利亞，瑪利亞亦追隨前往。這首詩是用額耶夫(即瑪利亞)的口吻向孩子們講出的。

⊖ 在克里米亞。

但我不能那樣把它表達出來：

「去吧，去吧！你的精神是堅強的，
你充滿了勇敢的忍耐之情，
願你的宿命的路平坦地走完，
願損失不會使你困惑不安！
相信吧，這個該憎恨的世界
是配不上你這種心靈的純潔！
那爲了無私心而愛的偉績
而改變了自己的虛榮的人是幸福的！
什麼是上流社會？化裝跳舞會使得所有的人都厭倦了！
在這個社會裏，心變得冷淡無情和微睡去，
在這個社會裏，統治着永恆的故意的冷酷
和籠罩了熾烈的真理……

仇恨因爲歲月的力量而和聲，
在時間的水流中，障礙物會倒下，
那時候，你會重新回到先人的故土
和家園的蔭庇之下！
那祖傳的田地的甘美
會有藥石之效地流進你困憊的心胸，
你驕傲地回響一下你所走過的路，
你又重新知道快樂。

是的，我相信！你不會永久地遭受不幸，
沙皇的憤怒不會是永恆不變的……
但是假如要死在草原上，
大家會用真心的話回憶起你：
你表現出自己的精神力量，
而在嚴酷的地方的白雪的荒漠中
你很早走進了墳墓，
像你這樣一位勇敢的女子的形象是迷人的！

你死啦，但是你的受難的事蹟
將爲活的心靈所理解，
在深夜中，你的曾孫們
會和自己的朋友無盡地講着關於你的話。
他們從心底嘆息着，向他們指出
你永不能忘懷的形影，
爲了紀念那死在偏僻之地的曾祖母
他們要飲乾了滿杯的酒！
.....

但我講什麼話呢？
願上帝給你健康和力量！
我們將來還會再見：
沙皇任命我寫一部「布加喬夫史」^①，
布加喬夫不信神地在磨折我，
爲了好好對付他
我不得不到烏拉爾山去。
我在春天去，趕快地
在那兒搜集好一切有用的材料，
然後跨過烏拉爾山，再到你們那兒來……」
詩人寫完了「布爾喬夫史」，
但沒有能到我們遙遠的冰天雪地來。
他怎能實現自己的話呢？

奧斯特羅夫斯基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普希金賜予我們的財寶的確是偉大和不可估量。偉大詩人的第一個功績是一切能變得聰明的，通過他都變得聰明了。除了享受之外，除了表現思想和情感的形式之外，詩人也提供了思想和情感本身的公式。最完善的智力實驗的豐富結果，成了全體的財產。

——一八八〇年，『即席論普希金』（«Застольное слово с Пушкине»）——

① 詳參同本集『普希金略傳』第三十二頁。

……普希金賜給我們的另一件好事還要重要和還要有意義。在普希金以前，我們的女學是摹倣性的，——和形式一起，它並從歐洲蹈襲那邊歷史性地形成的各種傾向……解放我們思想的鞏固基礎是普希金所奠定的，——他第一個開始直接注意自己作品的題材，他想具有獨特的作風，而他是——是保持着自我的。他還囑……要真摯，要獨立，他還囑每一個人要保持自我，他給了任何一種獨特性以勇氣，給了俄羅斯作家以做俄羅斯人的勇氣……這意思就是說，他普希金發掘了俄羅斯的靈魂。

——同上——

托 爾 斯 泰

(Л. Н. Толстой)

您重讀普希金的散文已經好久了吧。請您看在我友情的份上——將拜爾金的小說^①全部從頭開始再讀一週。這些小說是每一個作家所應該再三加以研究的。我最近這樣做了一次，我簡直無法向您表達這一次閱讀對我起了多麼好的影響。

這種研究重要在什麼地方呢？詩歌的領域像生活一樣的沒有界限，但是所有一切詩歌的對象一向是分配成各種階級的，將低級的和高級的相混合，或者將低級的當作高級的，都是主要的絆腳石之一。在許多偉大的詩人，在普希金，這種分配對象的諧和的正確性達到了完善的境界……閱讀有才華而不諧和的作家……是很刺激人的，而且彷彿能鼓勵人去工作和擴大天地，但這是錯誤的；然而閱讀荷馬，普希金，却會縮小天地，而假使說是能鼓勵人去工作，那就不錯了。

——一八七四年，『致高洛赫伐斯帶西』（«Письмо к П. Голохвастому»）——

『回憶托爾斯泰』引錄

靈感愈豐富奪目，表現靈感的工作就應該愈複雜。我們讀普希金，他的詩是這樣的平穩，這樣的質樸，以致我們覺得，在他這似乎是自然而然溶鑄成這樣形式的。我們看不見，他爲了達到這樣質樸和平穩曾經化過多少功夫。

① 普希金曾以拜爾金(И. П. Белкин)的筆名發表過『射擊』（«Выстрел»），『暴風雪』（«Метель»），『棺材匠』（«Гробовщик»），『驛站長』（«Станционный смотритель»），『村姑小姐』（«Барышня-крестьянка»）等五篇短篇小說，後來彙成一本集子，稱爲『故人拜爾金小說集』（«Повести покойного И. П. Белкина»）。

——一九〇八年，顧賽夫：『與托爾斯泰共處兩年』（Н. Гусев：
« Два года с Толстым »）——

賽爾格萊柯(Сергеевко)，我不記得爲了什麼緣故，他忽然記起了萊蒙托夫的一首詩。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托爾斯泰的教名與父名)說：

「真理就應該在這種人身上去持久而有力地探求。普希金沒有這種道德的表現力，
但是他的美的感覺達到了任何人所沒有達到的高度。」

——高爾登維塞：『在托爾斯泰身邊』（А. Гольденвейсер：
« Вблизи Толстого »），卷一——

「據說，你對安娜·卡列尼娜(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很殘忍，你逼她死在車輪之下……」
託爾斯泰笑了。

「這種意見」，他說，「使我想起了普希金發生過的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對他的
一個朋友說：『您憶，泰靜雅娜(Татьяна)已使我多麼驚異！她竟出嫁了。這是我
怎麼也料想不到的』。關於安娜·卡列尼娜，我也可以這樣說。我小說中的人物所做的
，完全……是現實生活中所應該做和現實生活中所存在而不是我希望有的事」。

——一八八三年，魯薩諾夫：『雅斯那亞·波梁那之行』（Н. Ру-
нов：« Поездка в Ясную Поляну »）——

有一次，很久以前，列夫·尼古拉耶維奇說：

「生活是真實的東西。人所體驗到的一切留在他心¹中或爲回憶。我們永遠是以回憶
爲生的。我比較強烈地感受到的常常不是我實際上所體驗到的，而是我所寫的以及我和
那些被我描寫的人物所共同體驗到的」。

……泰靜雅娜說：

「至於普希金是怎樣的呢：同樣是「發展自己的花及的一連串」；再有是：「嚴密地鑽研
的生活的時候，我談懶和亂咒」等等。」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答道：

「這完全是另外一件事。善於這樣強烈地體驗和靈敏地感覺自己的一切惡——這是
實貴的需要的特質。善於像普希金這樣靈敏地感受的人是幸運和特別有意思的」。

——一九〇五年，А. 高爾登維塞：『在托爾斯泰身邊』，卷一——

① 『萊蒙托夫·莫尼金』中的主人公。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卓越地朗誦完了『黑桃皇后』（«Пиковая дама»）中在伯爵夫人家的整場一場，湯姆斯基（Томский）的到臨等等。他說：

「拜爾金小說集是多麼好。而『黑桃皇后』，那真是傑作了！這樣的恰當，確切，手法是這樣的樸素，一點多餘的地方也沒有。好極了」。

——一九〇八年。同上——

「您不喜歡詩嗎？」女客中太太問列夫·尼古拉耶維奇。

「不」，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答道，「除非是像普希金，邱特契夫（Тютчев）等等的才子。對普希金，您感覺不到他有詩，雖然他這裏有韻有律，您感覺到用別的方法就說不出來，而這裏（指A.托爾斯泰），我覺得，對成千種不同的形式，也可以同樣的話來說明」。

——一九〇九年，羅塞夫：『與列夫·托爾斯泰共處兩年』——

「但是我們的普希金真是真的大師」。他帶着重音和休止將『美的大師』幾個字一個一個說出來，「我今大騎在馬上的時候，而且至今還在頭腦中盤旋着這二句詩：

他一動不動地精放，他那

死氣沉沉的前額的面貌多怪。

「『前額的面貌』——這是不對的，但是多好。好得你不發現這話也會懂得」。

我提醒他是『死氣沉沉的前額部分多怪』。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拍了一下手：

「哦，當然，普希金是不會錯的。死人身上使人驚異就是這一點——就是這安穩得可怪的平平的前額……這就是普希金驚人的地方——不能改動一個字。非但不能改動一個字，而且也不能添加一個字。比他說得更好是不可能的」。

——羅塞維奇：『托爾斯泰和關於托爾斯泰』（А. Стахович：
«Толстой и о Толстом»），第三集——

陀斯妥耶夫斯基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他普希金在俄羅斯的發展方面的意義是深而巨大的。對於一切俄羅斯人，他是下列諸問題在豐富的藝術中的，的翻譯：什麼叫做俄羅斯精神，俄羅斯精神的全部力量努力

⊖ 普希金的短篇小說。

⊖ 『黑桃皇后』中的人物。

趨向那一方以及俄羅斯人的理想是什麼。普希金的現象是一種證據，它證明文明的樹已經成熟到產生果實，並且它的果實不是腐爛的，而是豐美的金果。

——一八六一年，『俄羅斯文學論文集』（《Статьи 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序——

他（普希金）第一個（正是第一個，在他之前沒有人）將俄羅斯的美的藝術形式給予我們，這種美是直接從俄羅斯靈魂中發出來，直接在人民的真理中和在我們的土壤中獲得而並非他從其中探尋到的。證明泰靜雅娜這一個不遺餘盡善而能潔身自好的、完全是俄羅斯婦女的典型的，是『波里斯·戈都諾夫』中的僧侶等等的歷史典型，『甲必丹之女』以及他的詩歌、小說、筆記和甚至在『布加喬夫叛亂史』中閃爍出現的其他許多形象中的世俗典型。而主要的是必須特別指出，——俄羅斯人及其靈魂的這些肯定的美的典型，完全是從人民的精神中取來的。

——一八八〇年，『作家日記』（《Дневник писателя》）——

我們的詩人幾乎甚至是奇蹟似的，在他之前，是從來沒有在什麼地方聽到和見到什麼人有過的。實際上，在歐洲文學中，有過像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席勒等等的許多偉大的藝術天才。但是在這些偉大天才中，你無法指出一個人具有普希金這樣引起全世界共鳴的能力。而且這種能力，我們民族的這種最重要的能力，正就是他和我們人民所共有的，所以最主要的，他是人民詩人。歐洲最偉大的詩人們也從來沒有能像普希金這樣在自己身上這樣有力地體現過別的也許和他們最近的民族的天才，別的民族的精神以及這種精神所蘊藏着的全部深度和這種精神的使命的全部愁苦。正相反，歐洲的詩人們涉及其他民族的時候，常常將他們化身為自己的民族，而且依據自己的看法來理解他們。甚至是莎士比亞，例如他的意大利人幾乎完全還是英國人。祇有普希金一個人是世界一切大詩人中具有完全化身為別的民族的特性的。

——同上——

我再重複一遍，我指出普希金有化身為別的民族的天才，並不是抹殺莎士比亞和席勒等等的世界意義，而不過是領從這種能力中完整地標出那給我們的真正的偉大的指示，因為這種能力完全是俄羅斯的，完全是有民族性的，普希金不過是和我們全體人民共分這種能力而已，作為一個最完美的藝術家的他，同時並且也是這種能力（至少在他的事業方面，在他的藝術家的事業方面）的最完美的表現者。

——同上——

……歐洲最偉大的詩人中，有誰能像我們詩歌的代表普希金這樣對於全人類的一切反應得這樣親切，這樣完全？因此我們常常稱普希金是最偉大的民族詩人（而在將來則是真正的人類詩人），所以我們稱他是那一個歷史時刻的俄羅斯精神的傾向、本能和要求之最完全的表現。這一部份（至少在他們歷史的和全人類的志向方面）是整個俄羅斯人的現代的典型。

——一八六一年，『格——波夫與藝術問題』（«Г-бов и вопрос об искусстве»）——

在我們全部文學中，一共祇有三個主論的天才是有着定論的『新聲』的：羅蒙諾索夫，普希金和部份的果戈理。這一羣偉人（『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也在其內）都是直接從普希金來的，普希金是最偉大的俄羅斯人之一，不過他還沒有被了解和沒有被斷釋清楚。

——一八二七年。『作廢日記』——

普希金是一切渴望教育和發展的人們的結合點；因為他比我們一切詩人都最富有藝術性，所以也是最純樸，最迷人，最能令人了解。因此他才是大眾所了解的人民詩人。

——一八六一年，『格——波夫與藝術問題』——

圖畫要一揮而就等等，這你算是什麼理論啊，我的朋友？你是在什麼時候相信這一點的啊？你應該相信，到處都需要勞動，而且是很大的勞動。你應該相信，普希金的幾行短短輕盈優雅的詩之所以會使人覺得好像是一揮而就的，那是因為被普希金塗改得太長久了的緣故。

——一八五八年，『致M.陀斯妥耶夫斯基函』（«Письмо к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му»）——

薩爾蒂柯夫·錫且德林

（М. Е.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現代的羅茲德廖夫（Подрев——果戈理小說『死魂靈』中的人物）開玩笑，請文學在普希金紀念像的蔭影下休息一下，——這不過是開開玩笑而已。實際上，他們同樣也很願意請普希金到這世界中去，正像請其他一切努力想深入現代的祕奧的人一樣。因為他們很了解，普希金天才的本質是表現……於努力達到全人類理想的志向之中，而這些理想的志向是同樣地為當時和現在的禮教所敵視的。

柯羅連科

（В. Г. Короленко）

記得萊辛格^①就曾提出過這樣的要求，就是詩的語言所激發的觀念要多於其中所包含的文字。

我現在記起一個例子……那是普希金的：

有衰弱貧乏的荒漠中，
在炎熱得白熱化的土壤上……

你看，這裏三四筆就勾出了一幅完整的圖畫，讀者的想像就被那精密的幾筆所觸動，所激發，而其餘的已經可以由讀者的想像去描摹了。你彷彿看到了沙的顏色，萬里無雲的炎熱的天空和蔥鬱的草木的輪廓，——雖然這都沒有直接提出來。這就是所謂詩的力。

——『日記』（«Дневник»），卷一，一八八七年——

契訶夫

（А. П. Чехов）

……萊蒙托夫的『達曼』（«Тамань»）和普希金的『甲必丹之女』，更不必說其他詩人的散文，都直接證明，濃烈的俄羅斯的詩是和優雅的散文有緊密的關係的。

——『一八八八年一月十八日致波羅斯基函』（«Письмо к Я. Полонскому от 1884-1888»）——

高爾基

（А. М. Горький）

他曾在奧德薩（Одесса），吉辛遼夫（Кишинев）和普斯科夫省（Псков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採集歌曲——改穿小市民的服飾，他研究人民的生活，人民的語言，咒罵自己的教育是『不潔的，可惡的』。他向克里洛夫（Крылов），更多地向自己的保姆，經常地向鄂事夫，女力販，在酒肆裏，客棧裏，向兵士們學習俄羅斯語言。

『狂歡節之後籠罩着憂鬱』，他拋下了大都市的生活，到鄉下去『享受』純樸的詩^②（G. Lessing 1729—1781），德國批評家兼戲劇家。

言和習藝以及人民的遊戲。

他這一個人是不能以「賤民」的稱呼來了解人民的，他尊敬人民，並且用感覺來探察人民的力量。詩人這樣厭惡地說到的「賤民」，究竟是誰呢？毫無疑問，他所了解的賤民是他所生活的世俗的都市社會。

——『高爾基論普希金』（«Горький о Пушкине»），一九三七年版，頁三二——

當普希金走著前人所踏出來的羅曼主義的小徑，當他摹擬法國人，拜倫，巴丘希柯夫（Батюшков），茹柯夫斯基的時候，——社會發現了他的奇才，賞識了「的新詩的樂曲——就鼓勵這位詩人。但是當他一旦站起來，用純粹的俄羅斯人，的語言，用口說話，開始在文學中採用「的主題、日常的生活，開始着手實地、純樸地和忠實地描繪生活的時候，——社會就開始對他懷抱譏嘲和蔑視的態度，感覺到他是俄羅斯的凡庸性、粗俗性和奴隸化、面對統治勢力時的殘酷性和卑屈性等等的嚴厲的裁判官和公正的見證人了。

——同上，頁三四——

他的命運，和一切被歷史的意志必然地置放在渺小、凡庸和自私的人們中間生活的大人物的命運，是完全相吻合的……普希金在俄羅斯文學中的偉大，正像達文西之於歐洲藝術。我們應該學會從他身上剔去他所有一切偶然的成份，所有一切應以時間的條件和個人遺傳到的案牘來解釋的成份，——一切地主貴族的成份，一切暫時的成份——這不是我們的，這和我們是漠不相關和不是我們所需要的。

但是正就是當我們拋開這一切的時候，——我們面前才會出現那偉大的俄羅斯人民詩人，美麗智慧得迷人的故事的創造者，第一部現實主義小說『葉夫格尼·奧尼金』的作者，我們最優秀的歷史悲劇『波里斯·戈都諾夫』的作者，——至今無人能在詩的美和感情與思想的表現風格方面超過的詩人，開創偉大俄羅斯文學的詩人。

——同上，頁三六至七——

在普希金的例子中，我們所看到的是充滿着生活印象及努力想以最真實和最現實主義的方式將這些印象反映在詩歌和散文中而以天才的能力達到這一目的的作家。他的作品是一個聰明、誠實而有學問的人，關於某一時代的道德、習俗和觀念的寶貴見證，所有這些作品都是加在俄羅斯歷史上的天才的插圖。

——同上，頁四一——

現代詩人中，沒有一個人有能力寫出像普希金的「酒神祭歌」（«Вакхическая песня»）這樣優美歡樂的頌歌。

——一九〇九年，同上，頁四三——

未來的文學史家將來談到俄羅斯語言的生長的時候會說，這語言是普希金、屠格涅夫和契訶夫所創造的。

——同上，頁七一——

假使現代的青年能從今天冷淡無味的多難學家回返到普希金、屠格涅夫、萊斯柯夫（Лесков）的偉大俄羅斯文學，回返到小輩英雄的文學去休息一下的話，那就好了。

——同上，頁七三——

……巨人普希金，是我們最偉大的喬玲和俄羅斯精神力量最完全的表現……

——同上，頁七五——

我們的生存到處永遠是悲劇性的，但是人們將這無數的悲劇變化成藝術作品：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東西能比這極變化更神奇的了。所以我在普希金的詩卷中和在佛羅貝爾的小說中發現的智慧和詩的美，比了在寒冷的星光中或者在有節奏的波浪中，在森林的呼嘯中或者在荒漠的沉默中所發現的要多。

——同上，頁七六至七——

說語言是人民所創造，那是很合宜的。將語言分成文學的和人民的，那意思不過是說，我們有所謂「原料的」語言和精煉的材料而已。第一個理界這一點的是普希金，他並且第一個指出，應該怎樣利用人民的語言材料，應該怎樣詩化提煉。

——同上，頁七七——

經驗和才能兩方面都豐富的文學家，具有了職業性地磨練過觀察本領之後，早已清楚地看到（在我們時代也看到）兩種現實的可惡的矛盾。他能大膽描寫出那以禽獸和寄生蟲無情地剝削人為基礎的醜態無恥的可惡的生活秩序。斯惠夫特，拉勃萊，雷薩士，拜倫，薩克萊，海涅，魏爾哈倫，安那托爾·法朗士和其他不少人物——都是真實和嚴厲到不可非難地暴露統治階級的罪惡的人；我們過去有格里波耶多夫，果戈理，列夫·托爾斯泰，薩爾蒂珂夫-錫且德林和無人可以與之比擬的亞歷山大·普希金

，才華洋溢的人。

——同上，頁八十一——

革命前文學之不可爭辯的價值是這樣，就是自從普希金開始，我們的古典作家就從混亂的語言中提煉出了最精確鮮明和最有意義的文字，並且創造了『偉大優美的語言』，當年屠格涅夫曾經勸列夫·托爾斯泰爲了這語言進一步的發展而服務。

——同上，頁八三——

您的文學趣味，我很贊同；我很高興，您喜歡赫爾岑，不過我很可惜，您將普希金貶入了『輕率膚淺人物』之列。他是我們一切基礎的基礎，赫爾岑也包括在內。不，您且不要這樣堅決地斷定。您還來得及而且會厭倦這些議論的。

——『致馬克西莫夫函』（《Письмо к П. Максимову》），一九一一年——

請您多讀普希金，——這是我們詩歌的創始人，他永遠是我們的導師。假使有人叫普希金老了，您可別相信他，——形式是老了，但是普希金詩歌的精神是不朽的。在詩歌中，多多少少也應該是一個歷史家，就是說，也應該是對自己歷史性的昨天抱忠實而自覺的態度的人。

——同上，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聽說您在閱讀普希金，我很高興，——這是不會使你變壞的，他會幫助你豐富起來。你看，他對於生活的趣味的音域是多麼廣大，他在大地上擷取的東西多麼多，不論是俄羅斯電話，『銅騎士』，『波里斯·戈都諾夫』和『工人巴爾達』，他都同樣地了解，生活就是應該這樣擷取的。

——同上，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魏列薩耶夫

(В. В. Вересаев)

當普希金逝世的時候，俄羅斯文學還完全是年青的，有着自己的獨創的面貌，堅毅地響亮的聲音，對於自己的傑出遠大的前途非常有把握。鮮明的，獨創的天才一個跟着一個出現了：巴拉庭斯基（Баратынский），維席柯夫（Языков），波列若耶夫

(Полежаев), 萊蒙托夫(Лермонтов), 邱特契夫(Тютчев), 果戈理(Гоголь), 魏尼維梯諾夫(Веневитинов)。「普希金」, 果戈理說,「對於他同時代的所有的詩人們, 正像從天上飛下來的一團詩的火, 其他樸素的人們因為它都像燭燭一般開始燃着了」。

以後整個的文學都出自普希金, 就像出自它的創始者和教師一樣。普希金的最優秀的直接繼承人果戈理對於普希金的死發生這樣的反應:「我們的生活, 我的最高的喜悅都和他一同死了。當我創作的時候, 我在面前祇看見普希金。沒有他的勸告, 我什麼都不能計劃, 什麼都不能寫。我一切的好的地方, 都是受他的恩惠……啊, 普希金, 普希金! 我在生活中看見了多麼美好的夢, 我醒來是多麼悲哀啊!」屠格涅夫, 托爾斯泰, 陀斯妥耶夫斯基, 龔察洛夫, 奧斯特羅夫斯基, 尼克拉索夫, 契訶夫, 高爾基, 馬雅可夫斯基都將普希金當作自己的最無可疑議的老師來虔敬地尊敬他。普希金對於我們整個的蘇維埃文學, 也仍是最好的導師。

普希金並非那樣的教師, 就是學生們從他那裏取了他們需要的東西, 就再往前走, 也不同顧落在後面的老頭兒——舉例來說, 就像傑爾若文, 巴丘希柯夫, 茹科夫斯基對於普希金那樣的教師。身為舉世無雙的巨匠的普希金, 以前是並且現在仍舊是導師; 大家到現在還絞盡腦汁研究他, 勞而無功地努力要打開他的詩歌的無可比擬的音響的法和秘密。

普希金並沒有發明出什麼不需要的新字, 來描寫思想的最微細的差異, ——他善於用大家早已知道的字的簡單的組合達到這一點:

『你悲傷而刻毒地壓着,
婦人的心卻在開玩笑』

他善於用兩三個句子描繪出面面俱到的形象:

『祇有一個不速的旅行者
罪惡的倫敦無賴
以他的鬍鬚的表情
喚起了淡淡的微笑,
迅速的交臂
就是他的總判決』。

他的字句的簡潔是驚人的。泰靜雅麗秘密地經過保標的手送一封信給奧尼金。

『可是一天過去了沒有回音,
第二天來了: 老是沒有, 就是沒有。
蒼白的, 像影子, 從早晨就穿著整齊

泰靜雅那等待著：何時會有答覆？」

泰靜雅那並非等待奧尼金本人，而是等待他的回音。可是她「從早晨就穿著整齊了」；普希金用這一短短的句子顯示著泰尼亞心裏等待的不是奧尼金的回音，而是他本人的來臨。

普希金開始講故事的時候，會把讀者立刻領到事情的中心。普希金的一卷散文集偶然落到托爾斯泰的手裏，他機械地打開了它，讀開頭的一篇小說的一段「客人們乘車去避暑了」。他讀了起初的幾行便不由自主地接下去讀。

「這是多麼美妙！」托爾斯泰讚嘆道。「這就是我們應該寫作的方法。普希金單刀直入地就著手了事情的本身。換了第二個人就會開始描寫客人，房屋，而他立刻就進入故事」。

而在那同一個夜晚「安娜·卡列尼娜」就這樣開始了：「一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每個不幸的家庭都各有各的不幸。奧勃龍斯基家中的一切都混亂了。妻子打聽出來丈夫和以前在他們家裏的法國家庭女教師有了關係」。

關於普希金的「拜爾金小說集」，托爾斯泰在靠近那同一個時期寫道，我最近讀拜爾金的小說——我一生中第七次的時候，我懷著我很久已經沒有體驗過的狂喜。作家需要不住地研究這個寶藏。我在日內做這件事，而我不能將閱讀了這本書而在我身上起的崇高影響傳達出來」。

——「普希金與俄國文學」(Гушкин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布 洛 克[⊖]

(А. А. Блок)

普希金！我們跟在你後面

歌唱那隱秘的自由！

在陰霾的日子裏向我們伸出你的手，

在啞默的鬥爭中給我們以幫助吧！

那不是你的聲音的甜美

在那些年代裏鼓舞了我們？

那不是你，普希金，

⊖ 這是布洛克在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一日所寫的「獻給普希金之家」(«Пушкинскому Дому»)的最後幾節。最後一行詩中的「他」，即指普希金之家。

用你的快樂激勵了我們？

正因為這樣，在日落的時分，
當從白色的元老院廣場
走進夜色的黑暗時，
我靜靜地向他行禮致敬。

勃留索夫

(В. Я. Брюсов)

注意普希金的工作，你就可以看出，他怎樣從原始的混亂的思想和形象中創造出詩和完整的東西，他怎樣逐漸逐漸改善每一首詩和修改已經很鮮明和準確的字句，怎樣善於找尋更優美的字句。對於俄羅斯詩人，除了深入普希金的修改稿，努力解答為什麼他放棄某種聲音的配合，為什麼他將一個形容語去代替另一個形容語，為什麼他更改或者拋棄這個或者那個語法，——沒有更好的學校了……

——引自馮奴伊洛夫：『普希金和我們現代』一書（Мануйлов：
«Пушкин и наша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一九三七年——

盧那恰爾斯基

(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

我們……可以確定，普希金是最最長壽的作家。

類似十月革命（而且全世界也根本從未見過這樣的革命）的偉大革命，提出了過去通過特別試煉才創造出來的每一件珍品。有許多東西，假使舊世界繼續存在的話，它們也會倣活的、需要的和可敬的東西那樣的繼續存在下去，但是隨着向完全簇新的時代作劇烈的變革，它們也會忽然失去一切意義，或者至多被送進博物館……這一個使資產階級世界脫離社會主義世界的火燄的試煉，普希金毫無疑問地是能通過的，而且我們認為是能通過到底的。

——「亞歷山大·賽爾格耶維奇·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

……但是除了普希金的和他時代有關的巨大意義之外，假使普希金脫離這時代而成

爲我們同時代的人，他還有意義嗎？

我們可以斷定，普希金在這方面對於我們目前新生活的建設是會帶來極大貢獻的。

我們不會不被普希金的基本的樂觀態度所誘動……這種樂觀態度是普希金的基本的有機力量，實在說，他所謂體驗到的一切，正和這一切的悲劇性的反映相同，是這種樂觀態度和它外表的破壞之間的永恆的鬥爭。

——同上——

最後，普希金將他自己的基本工具——文字，作爲描寫手段的文字，作爲音樂原素的文字，一一推進到了最完美的高度，而且表現力和音樂原素被普希金引導到了地球上的人的藝術所難得達到的諧和一致。

——同上——

馬雅柯夫斯基[⊙]

(В. В. Маяковский)

好——

他們散播謠言，

用它來娛快自己的心靈。

亞歷山大·羅爾格霍奇，

你不要聽信他們的話！

也許？

我

是重——的人

真正地憤憤，

就是今天

沒有你活在我們中間。

我愛你？

但是活生生的你，

而不是木乃伊。

⊙ 這是馬雅柯夫斯基在一九二四年爲了紀念普希金誕辰一百二十五週年紀念所寫的一首紀念詩的片斷，全詩共三百五十五行。開頭的幾句，僅指當時的人士說馬雅柯夫斯基不敬重普希金。

他們給你塗上
特選的光彩。
你，
在我看，
當生的時候
——我想——
一定也反叛過。
你這個非洲人！[⊖]
——「紀念詩」——

(梁香譯文，葆荃譯詩)



⊖ 普希金的外曾祖父是阿比西尼亞人，故有此說。



蘇聯作家及詩人
論普希金
(СОВЕТ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И ПОЭТЫ О ПУШКИНЕ)

塞爾吉耶夫斯基
(И. Сергиевский)

普希金與蘇聯文學 (ПУШКИН И 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高爾基在規定普希金對於我們祖國的歷史功績時，正確地把他稱爲『偉大的俄羅斯文學的創建者』。他這樣寫道：『普希金第一個人感覺到：文學是一件具有頭等重要性的國家的事業……。他第一個把文學家的稱號提到在他以前所不能達到的高度：在他的眼睛裏，詩人是人民所有感情和思想的表現者，他是命定來瞭解和描寫生活的各種變化的』。

的確，普希金在確立文學的原則上做了無數的工作，——那些原則在後來對於全俄羅斯古典文學是具有奠基性的意義，並使它享有全世界最前進的文學的光榮。

過去某些反動的批評家和學者，企圖把普希金表現成爲所謂『純藝術』理論的犧牲者和可靠的守衛者。這些企圖是根據於對實情的惡意的歪曲，是對於這位偉大詩人的謗。

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使得我國的勞動者從各種剝削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它也帶給藝術以真正的自由。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條件之下，在蘇維埃國家的條件之下，可以實現真正的自由的文學的理想，——它之所以是自由的，因爲它是公開和人民關心的，公開爲千百萬勞動者服務的，而這些勞動者正形成了國家的繁榮，力量和將來。

過去的進步的藝術家只能幻想這種自由。普希金也幻想過它，他熱烈地暴露藝術上的各種醜態和同諛，自始至終不倦地爲了將藝術從『開明貴族的寬大庇護』和宮廷貴族社會的保護下解放出來而鬥爭。

正因為這樣，使反動的思想家們有餘力說普希金是「純藝術」的擁護者和宣傳者。這種論調徹頭徹尾都是虛構的。在普希金的眼裡裏，真正自由的藝術從來就不是一種閉關自守的，與任何思想內容脫節的藝術。普希金在自己創作道路的初期，當他的美學觀點剛開始形成時，就這樣寫道：『正確和簡潔——這就是散文的最主要的特質。它要求思想，思想和思想，——沒有思想的漂亮辭句是無用的；詩就不同了（然而如果在詩裏面包含一些比較通常所引用的更重要的思想，那對於我們的詩人也是無助的）』。我們所稱的那種美學，——純粹為形式條件所限制的藝術，在他完全是陌生而且仇視的。在跟法國詩人和批評家聖倍威（Sainte-Beuve）進行論戰時，普希金責備他『過分重視所謂法國浪漫派作家的革新，因為他們過分着重詩的形式，詩句的分節，韻格，引用某些古字，某些古法的倒裝詞句等。這些都很好；不過太像孩子玩的搖鈴和嬰孩標標了』。在談到文學的過去時，他寫道：『馬萊爾勃（Malherbe）現在也像龍薩爾（Ronsard）一樣地被遺忘了。這兩位天才把自己的力量消耗在詩的改良的鬥爭上……。那些對於語言和詞句外形的機械主義廢之思想更為滿心的作家們的命運就是這樣的，——文字的真正生命，並不受使用方式的影響的』。最後，在他逝世之前不久，詩人總結他自己的作品時，他首先強調了他的詩作的思想教育的意義。

『我所以永遠能和人民親近，
是因為我曾用我的詩歌，喚起人們的善心，
在這殘酷的世紀，我歌頌過自由，
並還為那些沒落了的人們，祈求過憐憫同情。』

普希金有權利這樣地講自己。在他全部生命的歷程裏，作為一個人，作為一個藝術家，他始終站立在當時前進社會和道德理想的水準上，他的詩頑強地反對那種生活習慣上的頹廢和罪惡，而他自已就被命定在這種生活習慣的條件之下生活和工作。對於光明的未來和社會正義的勝利的堅決信念，洋溢在他的全部創作裏。

藝術家的創作自由，在普希金看來，決不是說容許藝術家脫離現實，而逃進自己無憂的感覺和體驗的狹隘的世界裏去，讓自己的狂想和夢幻支配一切。相反地，只有在藝術家接近現實的時候，他才看到了這種自由的意義和重要。他認為現實主義和絕對的真實，才是真正的藝術的基本的和不減的特徵。照他的意思，一個藝術家不應該從自己創作的『我』的深處，而應該從活的生活的源泉，從現代的社會問題裏，掬取自己的靈感。

普希金還在論自己早期的作品之一——『高加索的囚徒』時，他就寫過，說他想要在這首長詩裏『表現那種對於生活的冷漠，那種憂鬱的憂鬱的衰老——這兩者都是十九世紀青年人的顯著的特徵』。因此，他看到自己的任務，就在於建立一個綜合的，同年紀

的人的社會通性的形象，以便抓獲當時社會中的一種痼疾。後來，普希金更向前進步，他企圖不僅用美學的方法來確立某種心理的綜合，他認為這種綜合是自己這一代的特徵，——並且賦予它以社會意義，指出它發生的原因，它的意義，視它是當代現實的積極行動的開端。『葉甫格尼·奧尼金』這部可以稱為俄國第一部長篇社會小說的作品的企圖，就是這樣的。

普希金在寫作『波里斯·戈都諾夫』時，又提出了『性格和情況的真實性』，『激情的真理，在假定的情況裏的感覺的真實性』是藝術的基本原則，他就遵循這些原則創造出了自己的悲劇。

其實不只是在確立這些原則時，在詩人的創作裏才暴露了現實主義傾向的發展和成熟。『波里斯·戈都諾夫』是根據著名歷史材料——根據俄國歷史上所謂『混亂時代』的材料而構成的，當時在多年跟外國佔領者的鬥爭中，誕生了多民族的俄羅斯國家。表顯在悲劇裏的，正是這些作為歷史的主要動力的羣衆。沙皇和爭取政權的大貴族，都用輕蔑的態度對待人民，像對待震動而有惰性的羣衆一樣：

『老百姓總是像鐘地頭向騷亂；
正如駿馬要咬嚼自己的馬勒；
猶如孩兒不滿父親的權力；
但那有什麼用呢？騎者總是平靜地駕馭馬匹，
孩兒總是被父親指揮』。

波里斯最親近的顧問之一——大貴族巴斯馬諾夫就是這樣說的，可是沙皇却那樣回答他：——

『馬有時會把騎者摔下來，
兒子也不是永久完全聽父親的話……』。

正是推翻和破壞大貴族集團的全部自私打算的人民，決定俄羅斯的歷史命運。波里斯滅亡了，因為他失去了人民的支持。他的敵手——自稱為王者其米特里勝利凱旋了，他站在莫斯科的大門前，——不過他的日子也是有限的了：人民起初接待他，像接待一個把他們從波里斯的桎梏下，從大貴族的奴役制或解放出來的救主，但後來當他們看到他在政治上的傀儡性，認為他是外國政治家的走狗，完全屈服自己的主子時，他們又把他拋棄了。

人民就是歷史的創造者——詩人對於這一真理的認識，無限地擴展了他的思想和藝術的視野，使他能夠特別深刻而清澈地把握當代俄羅斯的實情。超越自己階層的意見和偏見，居於當時科學思想的前鋒，普希金在自己的智力和創作最成熟的年代裏，開始清楚地明白了當時俄國社會關係的基本核心，就在於兩大主要階級——一方面是統治的貴

族和地主，而另一方面是被奴役的農民——之間的利益的對立。擁有基本主題特性的普希金創作的最終和總結的主題，是規定於農民革命這件事實上。這種主題鮮明地表現在未完成的『杜勃羅夫斯基』一小說裏，它也規定了『甲必丹之女』——這部俄羅斯歷史小說中最珍貴的珠寶，——的內容和命題。在自己臨死之前的輝煌的計劃裏，普希金又回返到這個主題——農民革命的主題，這項創作計劃可惜沒有實現，所保留着的只有一個開端：這就是所謂『騎士時代的幾場情景』（«Сцены из рыцарских времен»）。在這部戲劇的記錄裏，普希金企圖刻劃出一幅十四——十五世紀歷史事蹟的廣闊圖畫，當時歐洲垂死的封建社會正由新的社會——資產階級的社會來替代。

如果把普希金的歷史社會觀現代化一下，把他的觀點敘述成爲符合現代社會科學的水準，那將是一個愚笨的錯誤。不過，他那種對不朽的歷史主題的傾向，他賦予人民羣衆活動以高度評價，認爲人民羣衆的活動是歷史進程中的最重要因素，——這一切使他成爲一個藝術家，尤其是接近我們的時代，接近蘇維埃藝術的藝術家。

普希金直到他的臨終，都是靠着當時全部的趣味生活着的，他目光炯炯地觀看並傾聽在他周圍沸騰着的生活。當時沒有一件突出的政治的，思想的和文學的鬥爭插曲，不會或多或少地反映在他的創作裏。對於世界，對於現實的積極和關切的態度的激情，貫穿在他的全部創作裏。此外，他那種在周圍生活中洞察最特徵、最典型事物的才能，天才地跟他的藝術化地綜合觀察所得現象的能力交流着。

普希金的傾向於不朽的歷史主題和描寫人民羣衆運動，是跟經常的仔細探究人性和注意人的感覺與體驗的世界交流爲一的，——這是使他和文藝復興時代的諸偉大藝術家相近似的特質。普希金的詩——這是在他之前的俄羅斯文學所不知道的豐富的人類感情的花朵，也是最偉大的和最響亮的歌頌人類的歌曲。而他的創作的人道主義的傾向，也高度地含有解放的和革命的內容。

人們談起普希金，總是把他看作全世界詩人中最樂觀，和最充滿生活力的一個人。這種論點是無法爭辯的。我們記得在他的『酒神祭歌』裏有這樣傑出的幾行：——

『威穆斯們萬歲，祝理智萬歲！
你，神聖的太陽，燃燒起來吧！
正像在明亮的朝霞上升之前，
神像前的油燈顯得蒼白無光，
在智慧的不朽的陽光之前，
虛偽的榮華也會暗淡和死滅。
太陽呀萬歲，黑暗呀滾退！』

這幾行詩句，從它的生存力說，不要說在全部俄羅斯詩作裏，也許在全世界的詩作

裏，也是無與倫比的。然而，也不該忽視決定他的性質特色的樂觀主義的特點。對於世界的無思想的瞭解，高級的愛好是深深違反普希金那種最樂天，最勇敢的詩篇的，——同樣地，避世和出世的意味也是跟他最愛聽，最感傷的劇本無緣的。不論詩歌，不論劇本都貫穿着一種激情：積極地面向世界，面向現實的激情。因此，在他的詩歌和劇本裏也沒有像在頹廢派的詩人身上所可以看到的空虛的情調。

是的，他是世界上最樂觀的一個詩人，而他的世界觀自然也就跟我們的相接近；不過，更重要的就是這種樂天性正是普希金作品一般心理領域非常廣闊的證明，也是他個人的感覺和體驗的非常多樣性的證明。同時，極度的和諧，極度的內部的完整也是他全部作品的特質。

批評者們直到現在還在傳佈關於共產主義的神話，認為它是一種限制個性，抹煞個性的社會習慣。事實上，這不是壓制，而是從幾世紀來壓迫人性中解放出來的最蓬勃的繁榮；不是人類理智，感情和意志的消滅，共產主義制度的特質正是劇烈地發揚它們。這也就是為什麼在蘇聯文學裏，——作為建立共產主義的社會的產物的文學——普希金遺產的意義較之任何時期更可以感觸到。

無論從他的整個社會觀點來看，或是特別從他的美學問題來看，普希金並不是一個「歷史唯物論者」。他絕對認為藝術是「自在」地存在着的，藝術超然於社會和社會關係，這是一種最純粹的虛構。他曾經清楚地提出和解決了文學依靠於饑寒它的社會階層的問題；這種清楚的問題，是後代的許多美學思想的代表人物都稱美不置的。對於「誰替悲劇之神拉辛（Racine）甚至替嚴肅的穆斯年老的高乃依（Corneille）塗脂抹粉？」這個問題，他斬釘截鐵地回答說：「是路易十四的宮廷人士。是什麼使尊敬和機智的冷光依附在十八世紀作家的全部作品裏的呢？杜·迪芬夫人（M-me du Deffand）、愛品南夫人（d' Epinay）以及許多非常可愛的，受過教育的婦女的社會」。確定十七、十八世紀的古典戲劇是「宮廷的」——這是普希金的理論判斷裏最常用的一個公式。

他把宮廷階層和貴族沙龍式的洪綠優雅的藝術，跟應該屬於全體人民的藝術對立起來。藝術的人民性這一原則，他是以當時特殊的關度和徹底性來建立的。他非難那種表現在「從本國史中選取對象」，或偏愛文字庸俗化的那種外表的和膚淺的對人民性的瞭解。他認為人民的藝術應該是一種反映人民精神特點，針對人民羣衆的藝術。

照詩人的意思，他的「波里斯·戈都諾夫」正是人民悲劇的嘗試。這部作品不僅杜寫全部人民感情的運動，而且也是用最樸素，最容易使人民明白的文字寫成的，它沒有世俗的色彩，也沒有沙龍貴族的堆掩飾飾和吞吞吐吐。

普希金的悲劇就在於他所描述的那種作為全人民事業的藝術理想，在他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絕對無法實現的。很久之後，當俄國社會力量，和普希金的時代比較有了私

本的改變時，列寧寫了論托爾斯泰的文字，說托爾斯泰的作品『甚至在俄國也只為極少數人知道。爲了要使他偉大的作品，真正成爲全體人民的財產，就必須要有鬥爭；就必須向那使千百萬人陷於黑暗、愚昧、苦役和赤貧地位的社會制度作鬥爭；就必須要有一種社會主義的變革』。

普希金是在比較托爾斯泰更困難，更艱苦的社會條件下寫作的。

詩人曾經傷心地寫過：『我們的悲劇……可以脫離貴族的習慣，脫離死板，嚴肅和文質彬彬的談話嗎？』它怎樣能走到人民愛好的粗魯的坦白，走向大庭廣衆的自由批判去呢！它怎樣可以一下子脫離卑躬屈膝！它怎樣可以不顧它所習慣了的規律呢？在哪裏，在誰的地方可以學會人民所瞭解的方言呢？它在哪裏可以找到自己的和聲？換句話說，哪裏是羣衆呢？它遇到的不是羣衆，却是那個狹小的，有限制的圈子——而且它還要受到這個圈子的傲慢不遜的習慣的凌辱……，它所發到的不是和聲，共鳴和拍手，而是瑣屑的，喧鬧的批評。在它的面前升起了不可逾越的障礙——爲了使它可以擺設自己的舞台，必須改變和推翻整整幾世紀來的習慣，理髮和風俗』。

只有在蘇聯才能夠產生那種根植在廣大人民羣衆之間的，爲人民羣衆所瞭解，並且爲他們所愛好的真正的人民藝術。要做到這樣，我們的國家也應該是另外一種國家。

不過這種真正的人民藝術並不是憑空誕生的，——它是在批判地改造過文化遺產的基礎上發生，長大和鞏固起來的。普希金爲了崇高的文學觀念，爲了文學的忠於生活的現實，爲了文學的民主性所進行的鬥爭，不是沒有結果的。他的鬥爭爲革命民主主義者廓清了道路，同時部分地豫言了他們的勞動，一位現代的研究家曾經這樣正確地指出過：『那條應引導向契爾尼謝夫斯基的美學的過程，已經宿命地開始了，它已經縛住了普希金』。我們現在回想起普希金的名字，並不是由於空洞的讚美，——我們回憶起他，是把他當作一個在我們的鬥爭裏和建設勞動裏的伙伴。

蘇維埃藝術——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藝術，正在世界藝術文化史裏開闢了一個新紀元。它之所以能夠如此，並不是因爲僅僅在它的基礎上安放著人類最優秀的習俗所永遠稱美的最崇高的生活理想，而是因爲它本身充滿着引向實現這些理想的道路的知識。在這方面，蘇維埃藝術那種奠基性的原則並不是空論家的狂想，而是由社會主義現實本身所引起的，而且在社會主義的關係沒有控制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土地時，這些原則也是不可能產生的。不過這種社會主義的藝術，是包含許多世紀以來批判地改造和重新解釋的藝術經驗的。在那些過去的藝術家之中，普希金擁有一個受人尊敬地位，蘇維埃藝術的建立者們是帶着敬愛與感激之情誦着他們的名字的。

高爾基——應該被認爲是社會主義藝術創始者的藝術家，在他的創作思想方面，從沒有引用任何一個舊作家像引用普希金那樣頻繁，那樣有勁。『我們沒大的驕矜和俄羅

斯精神力量最完全的表現』，『浩大的全能的天才……心理上健康並使人健康的才能』，『萬源之鳴端』，『我們一切人的永久的教師』，——在他的作品裏就充滿着這種對於大詩人的評價。

在社會主義制度裏生長和鞏固起來的蘇聯文學，的確是大詩人文學創作的真正繼承人，它繼續普希金所賜予俄羅斯文學的全部優點。蘇聯的詩人和作家常常在自己的作品裏徵引普希金，向他學習高不可及的作詩的技巧，學習漂亮的藝術形式跟深刻的思想和諧地結合的藝術。

自然，如果有人想在蘇聯文學裏找求普希金的直接影響（指基本的學派上的意義說），那就未免太天真了；尤其是如果在蘇聯作家的作品裏找求普希金作品裏的直接聯想。那種由社會主義社會關係所帶給人類知覺的新事物，是不可能借自過去的舊的藝術形式裏生化的，不管這些形式是怎樣漂亮。

革命的戰鬥比『波爾泰瓦』更厲害，
愛也比奧尼金式的愛更莊嚴。

蘇俄最優秀和有才能的詩人馬雅柯夫斯基曾經這樣寫過。只有非常腐淺的觀察家才會在這幾行詩句裏找到含有對普希金非難的意味。這裏的詩句包含一個意思：企圖用過去的詩歌方式來表現現實的缺點。在另一地方，馬雅柯夫斯基關於普希金寫道：『自然，我們將成百次地回到這種藝術作品，甚至當死鎖住我們頸項的一刻也是這樣，千萬次地學習這種非常忠實的創作手法，——這種手法給確定，注定和感到的思想以無限的滿足和可靠的形式』。這裏，藝術家的創作的『忠實』的意義，不能作狹義的理解：它包含藝術家對於自己任務的忠實瞭解，對於自己事業的社會意義的瞭解。在這方面講來，普希金的創作經驗對於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的藝術是具有無可置辯的價值的

（韋 嬰譯）

江 布 爾
(Д. Джамбул)

普 希 金 頌
(ПЕСНЯ О ПУШКИНЕ)

你熾燃如鑽石，盛開如絳玉，
俄羅斯樂府至尊的南面王。
你給世界創造了詩歌瑰寶，
你的天才在黑暗時代閃耀。
胆小如鼠的沙皇佞臣奸黨，
藐視天才，將你向深山逐放。
你並沒有跟人家明槍交戰，
在劊子手污手中做了犧牲。
死又何妨，祇要你詩歌流芳。
你的詩文閃耀着燦爛金光。
你殞葬至今，已屆百年時光，
你已成為地上的全民之王。
白俄羅斯，喀薩克，土耳其曼
都在陶醉地吟誦你的作品。
你的詩歌沒一首為人忘懷。
你，普希金，人民的心所愛戴，

你的樂句深入我們的時代，
像花香鳥語，也像霞光燦爛。
我們生活日益美滿和樂逸，
鳴叫吧 生命似的永生的夜鶯！
（梁 香譯）

巴 格 里 茲 基

(Э. Багрицкий)

普 希 金

(А. С. ПУШКИН)

一輪火熱的明月在東方漸漸熄滅
在那孤伶伶的空曠山涯的上面……
在這裏他曾經站立，
在這裏飄揚寬大的外套，
在這裏他唱歌似地朗誦拜倫
在這裏，披着暗藍色的鴿子似的羽毛
黑夜和大海
鋪展在他的面前，
靈感偷偷地，偷偷地來到，
透進心裏——
然後又像輕風似的走掉……
偷偷地，偷偷地
靈感來到，
透進心裏，
在眼睛裏閃耀……
海濤和黑夜在合拍的動作中

製作長短格——

這長短格則引聲歌唱……

從那時起，凡是在海岸上徘徊的人，

在那淺淺的小船和空曠的黃沙之間，

藉着心，目光和耳朵他會聽到

普希金詩句像金屑那樣撒播……

每一個山澗，

都透出字句

也灑出字句

在那水堤和波堰之間，

浪花跑來又跑走，

長短的詩句就在奔跑中湧現……

我，這過路的人，如今還歡喜：

寒冽之淚的長短行軍，

黑人似的大嘴脣，

還有那衝向前面的高額骨，

就是在林蔭道中，

在鐵長椅的旁邊，

我也覺得：

你透過迷霧觀看，

像從那你所喜愛的意大利，

漂浮出長有翅膀的一隊大船……

在戰鼓勁地聲中，

在警報和戰鬥中我高喊你的名字，

你的，你的馬利烏拉給我唱歌

在烽火之前，在被棄的天幕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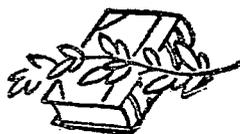
德聶斯特爾河潺潺而流……

我背負不了悲劇的重擔，

墨水乾涸了，

音韻沒有了，
給我吧，典雅的文藝女神，
把那文曾經落掉的手槍……。

(林 陵譯)





中國作家及詩人
論 普 希 金

(КИТАЙ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И ПОЭТЫ
О ПУШКИНЕ)

論普希金與拜倫^①

若夫斯拉夫民族，思想殊異於西歐，而斐倫^②之詩，亦疾進無所阻核。俄羅斯當十九世紀初葉，文事始新，漸乃獨立，日益昭明，今則已有齊驅先聲諸邦之概，今西歐人士，無不誇其美偉矣。顧夷考權輿，實本三士：曰普式庚，曰來爾孟多夫，曰鄂戈理^③。前二者以詩名世，均受影響于斐倫，惟鄂戈理以描繪社會人生之黑暗著名，與二人異趣，不屬於此焉。

普式庚（A. Pushkin）以千七百九十九年生于莫斯科，幼即為詩，初建羅曼宗于其文界，名以大揚。顧其時俄多內訌，時勢方亟，而普式庚詩多諷喻，人即藉而擗之，將流鮮卑，有數輩宿力為之辯，始獲免，謫居南方。其時始讀斐倫詩，深感其大，思想文形，悉受轉化，小詩亦嘗摹斐倫；尤著者有『高加索獄囚行』，至與『哈洛特遊草』相類。中記俄之絕望青年，囚于異域，有少女為縛縛縱之行，青年之情意復蘇，而厥後終于孤去。其『及澁希』（Gypsy）^④一詩亦然，及澁希者，流浪歐洲之民，以遊牧為生者也。有失望于世之人曰阿勒戈，慕是中絕色，因入其族，與為婚姻，顧多疾，漸察女有他愛，終殺之。女之父不施報，特令去不與居焉。二者為詩，雖有斐倫之色，然又至殊，凡獄中勇士，等是見放于人羣，願復不離亞歷山大詩俄國社會之一質分，易于失

① 這段文字，原來是魯迅先生在一九〇七年所寫的『摩羅詩力說』的第七節，題目是編者加的。

② 即拜倫。

③ 即果戈理。

④ 即本文集中之『茨岡』。

望，速于奮興，有厭世之風，而其志至不固。普式庚于此，已不與以同情，諸凡切于報復而觀念無所勝人之失，悉指摘不為諱飾。故社會之偽善，師灼然現于人間，而及濛濛之模哥純全，亦相形為之益顯。論者謂普式庚所愛，漸去斐倫式勇士而向祖國純樸之民，蓋實自斯時始也。爾後鉅製，曰阿內庚 (Eugène Oniégine) ①，詩材至簡，而文特富麗，爾時俄之社會，情狀略具于斯。惟以推敲八年，所蒙之影響至不一，故性格遷流，首尾多異。厥初二章，尙受斐倫之感化，則其英雄阿內庚為性，力抗社會，斷望人間，有斐倫式英雄之概，特已不恐神思，漸近真然，與爾時其國青年之性質肖矣。厥後外緣轉變，詩人之性格亦移，于是漸離斐倫，所作日趨于獨立；而文章益妙，著述亦多。至與斐倫分道之因，則為說亦不一：或謂斐倫絕望密戰，意向核絕，實與普式庚性格不相容，囊之信崇，蓋出一時之激越，迨風濤大定，自即棄置而返其初；或謂國民性之不同，當為是事之樞紐，西歐思想，絕異於俄，其去斐倫，實由天性，天性不合，則斐倫之長存自難矣。凡此二說，無不近理；特就普式庚個人論之，則其對於斐倫，僅慕外狀，追放浪之生涯畢，乃驟返其本然，不能如來爾蓋多夫，終執消極觀念而不舍也。故旌莫斯科後，立誓益務平和，凡足與社會生衝突者，威力避而不道，且多諷誦，美其國之武功。于八百三十一年波羅抗俄，西歐諸國古波爾，于俄多所憎惡。普式庚乃作『俄國之讒謗者』暨『波羅及誇之一周年』二篇，以自明愛國。丹麥評議家勃蘭兌思 (G. Brandes) 于是有微辭，謂惟武力之恃而蕩蕩人之自由，雖云愛國，顯為獸愛。特此亦不僅普式庚為然，即今之君子，日日言愛國者，于國有誠為人愛而不墜於獸愛者，亦僅見也。及晚年，與和爾公使子覃提斯近，終于決鬥被擊中腹，越二日而逝。時為千八百三十七年。俄自有普式庚，文界始獨立，故文史家莊賓謂眞之俄國文章，實與斯人借起也。而斐倫之摩羅思想，則又經普式庚而傳來爾蓋多夫。

① 即『茶治格尼·奧尼金』。

瞿 秋 白

論普希金的『奔爾金小說集』^①

——沈穎譯『驛站監察史』的序文——

這一篇是普希金託名奔爾金 (Bulgakin) ^② 所做的小說集裏的一篇，普希金既假託奔爾金的名，又在小說集前做了一封假信，說是奔爾金的知己朋友，寫給他的。信中借奔爾金朋友的口吻，描寫奔爾金的為人，說他日夜憂鬱，很抱悲觀，父母死後，就因為少不更事，而且慈悲心重，不久家產都已蕩盡，他的性情，又很有女性，不過羞怯之情，却絲毫沒有，後來更自謹慎，絕無世俗過度的行爲。普希金所以假託奔爾金的名義，據伊思樂慈 (Iskos) 說，是因為普希金著這部小說集的時候，他剛從高加索回聖彼得堡沒有幾年，住在波爾亭 (Boldin)。當時文網深嚴，又要極力避開當時人的批評。『蒲爾加尼 (Bulgarin) 當時反對普希金，也說這不很像普希金做的』。再則呢，因為這部奔爾金小說集裏五篇之中，倒有兩篇，（『射擊』（決鬥），『驛站監察史』）是以奔爾金作主體的，……所以不得不在奔爾金朋友的信裏注重描寫奔爾金的為人，……假使以主觀移於不確切的人身上去，就足以使文章的『意境』與『形式』不相融洽。而且如『鄂俄思村之歷史』^③ 一篇裏，簡直是以奔爾金自己做主人翁的。還有許多當代文學家，對於奔爾金小說集的批評，因為限於篇幅，不能多引。唯塞夫 (G. V. Alex

① 這篇文章，原來是瞿秋白先生爲沈穎譯的『驛站監察史』一小說所寫的序文，載一九二〇年七月北京新中國雜誌所出版的『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第一集』中。

② 英譯名應爲 Belkin。

③ 即『鄂留辛諾村的歷史』。

andre)還有一句話，却也很可注意，他說這部小說集的藝術上，體裁上的創作，却無意之中，為後來的文學家，歌鄂黎曰，屠格涅夫，陀思妥亦夫思奇，託爾斯泰，開一先河。弁爾金小說集裏，『鄂站監獄史』一篇為最好。情節非常簡單，而作者藝術上高尚的「意趣」，很能感動讀者，使作者對於貧困不幸者的憐憫之情，深入心曲。不但如此，而且讀此類俄國的小說，還可以知道當日俄國國情，却和中國差不多，『屠格涅夫所描寫的鄉村教育的簡陋，歌鄂黎所描寫的俄國官吏的卑鄙醜態，都是如此，這一篇還不大顯明深切』。因此可以推及中國現在所需的文學，似乎也不單是寫實主義，也不單是新理想主義（此處專指現在人所介紹到中國來的），一兩個空名詞，三四篇直譯文章所能盡的，所以不得不離一切主義，離一切死法子，去尋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文學，應當怎樣去摸做，積做什麼樣的，應當怎樣去創造，創造什麼樣的，才能使人人看得懂。……受得着新文學的影響，受得着新文學的感動，沈君既然把這一篇譯好，我極力勸他，慎重修改一遍之後，再發表。或者也是與當代研究文學的人，做一種參考材料。

歌鄂黎曾經說過：『我國現在人，提及普希金的名字，就立刻聯想及俄國的民族文學家。現在時代，俄國文學家，沒有一個人能出普希金之上的，也沒有一個人能稱為民族的文學家。……普希金於俄國的天性，俄國的精神，俄國的文字，俄國的詩質，表顯得如此其「清醇」，如此其「美妙」，真像山光水色，反映於明鏡之中』（見歌鄂黎所著『亞拉伯人語』叢書（Arabesque）裏的論普希金一文）。

歌鄂黎的推崇普希金，固然是杜少陵之於王、楊、盧、賈，極其佩服，而流於過分的誇獎，可是應當注意，他所說的『民族的文學』，國民性的表顯，所以我更希望研究文學的人，對於中國的國民性，格外注意。我於文學本來祇一知半解，還希望讀者指正。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五日晚十二時 沈頤誌

附沈頤的後記：

這一篇普希金的短篇名作，我以前譯過的舊稿，按他不大稱意，所以沒有印單本。後來魏秋白君向我要普希金的原本小說去讀，他以前讀過幾篇普希金的詩，他對我說普希金的詩，是歌鄂黎所稱為唯美主義（Lirisme）的，不但有悲天憫人的深意，還能使讀者得一種深的感想，有些地方，很不受俄國古典文學的拘束。所以他要想讀一篇普希金的散文小說，研究研究。我就把一本普希金的小說和我譯的這一篇舊稿給他。秋白君看了，以為我把舊稿修飾修飾，與原文不恰切的，改一改，可以重行發表。他說那本小說裏，這一篇算得最好的一篇，不能讓他失散。因此我現在重行修改一遍。不妥的地方，都已借原英文改好，明由我介紹文學的責任。至於魏秋白君他不來是研究哲學的，他所談的文學上的意見，和我所見略有不同，且待後日再和他討論。我現在要譯屠格涅夫的『法烏斯特』（Faust），暫時不加可否。

沈頤誌 九，三，十八〇

耿濟之

普希金與俄國歷史小說之發展^①

余校閱安君所譯之普希金『甲必丹之女』既盡；適有友來訪，贖此稿本，即語余曰：『子等以介紹俄國文學爲己任，此志余甚嘉佩，良以中國故舊文學在今日殆成強弩之末，無復勢力可言。然舊文學固已摧折，必須有新文學起而代之。有破壞當有建設，破壞易而建設難。今日之當務即在建設中國之新文學；然此事言之甚易，而行之甚難。我人今日赤手空拳，歷歷嘗舊文學之如何不可用，新文學之如何當創造；然試問：建設之準備何在；我人果有能力足以負此建設之重任否？如曰能也，則此建設新文學之計劃與步驟已確定否？若是，我人必瞠目不能答，可斷言者，此猶屋宇已破舊不堪居，家人日日言改繕，而不知如何改繕之法，更不知作木材磚瓦等之儲備；若是則此破舊之屋又焉能有煥然一新之日，此在建屋如是，在建文學亦莫不如是。是以欲建新文學，自必有其準備。準備何在？合介紹外國文學莫由功。今日中國尙不足以言建設自己之文學，故我儕亦正不必日營營以創作爲務。宜盡力介紹外國文學，使我國文學界中能得一新色彩，開一新形勢，然後有『新文學之建設』可言。惟環顧一年來雖有多人日日以『介紹外國文學作建設中國新文學之準備』之語相號召，而實際上所介紹之外國文學亦惟東瀛西瓦等無系統可言。今子等編譯『俄國文學叢書』，對俄國文學作有系統之介紹；我知將來有裨於建設中國新文學者當不在少數。但俄國文學乃新興之文學，其發達之時期頗爲短少，亦不過最近百年來之事，惟因政治地勢等各方面之影響，其文學遂富有人的色彩，多數偏寫實派方面，此爲我人介紹俄國文學者不可不注意之點，而所介紹之文學作品亦當

① 這原是耿濟之先生爲安君譯『甲必丹之女』所寫的序文。

以寫實派之富有入道色彩者爲先。今安君所譯之「甲必丹之女」，其性質實屬歷史小說，其著者乃屬於浪漫派，其內容亦不過描寫兒女間之愛情，實爲平淡無奇之作品。乃子等竟將之首先介紹，竊爲余所不解，願得聞其故」。

余聆其言，乃謂之曰：「子言頗然，但子尚未明介紹外國文學之真意義，外國文學之當介紹，其意在建設中國之新文學，誠如子之所言。然我國介紹矣，而社會上對於我所介紹之文學其態度如何，——迎駁拒駁——則在介紹之時自不能確乎知之。在我——介紹者方面——對於某派文學固有其主觀之憎惡；而從社會方面着想，實不得憑一己之憎惡，以爲介紹之標準。故外國文學之介紹不常限於一宗一派，一時一代。

「我國之介紹外國文學亦即此意，但視此作品之意義若何，其對於俄國當時之影響若何，而作應介紹與否之標準，初不顧其屬於古典派，浪漫派，或寫實派」。

「安君譯「甲必丹之女」，其作者普希金在俄國文學史上實佔極重要之位置。雖後世批評系列普氏爲浪漫派，稱其時代爲浪漫派時代，然其作品中實含不少寫實派之精神，所謂派別，所謂時代此不過爲研究文學者一時權宜之區分，其中並不能截然劃一鴻溝，浪漫派時代中自必有寫實派，而寫實一時代中亦不能謂爲無浪漫派也。普氏之「甲必丹之女」爲當時極著名之歷史小說，其所描寫悉映自十八世紀社會真實情況，實開其後寫實派小說之先河。

「茲特述俄國歷史小說發展之情況，以明此書在俄國文學中所佔重要之位置。

「俄國歷史小說之祖宗，當首推克拉姆靜氏（Карамзин），其前固亦不能謂無，但形式既極卑陋，又缺乏文學之特質，所惜者，克氏及其同時名家挪萊慈南（Наречный）所著之歷史小說惟能使我人明當時人與歷史事實之感覺相離程度之遠耳。蓋克氏及挪氏皆藉偽擬古主義以生長，此主義其所取材大都趨於歷史的過去事實，喜將歷史上人物飾爲彼書中之英雄，而絲毫不顧歷史之事實究竟與所描寫者相符與否，克氏當時尙未能脫去此種偽擬古主義之空氣，故彼雖極力提倡感情主義，而其著作終尙有不少虛偽不自然之形式，殆普希金繼起，而文風一變，描寫古代生活之詩文羣趨於寫實方面，固無論偽擬古主義與感情主義已一蹶不振，而舒潤甫斯基^①在俄國文學中所提倡之浪漫主義亦有搖搖欲動之勢。蓋當時歐洲各國競相創造己國之國民文學，以此，爲發展己國之國民性起見，自必特別注意於歷史的過去事實，其故因欲見一國民之特質，如在古時各民族尙未能接近，且未發生關係之時，則愈以明瞭。故提倡寫實之歷史小說，即可謂爲創造國民文學。普氏之所以得「俄國國民文學創始者」之尊號者，亦因其在所著史詩及小說中能採用一時代歷史之實事，描寫一時代社會之風尚，而已」。

「普氏著有兩篇最著名之歷史小說：一爲「大彼得之奴」，一爲「甲必丹之女」，

① 即茹柯夫斯基。

皆能於日常各種瑣碎生活之中存時代之精神，而「甲必丹之女」一書尤能將蒲格撤夫作
戰時代之風俗人情描寫無遺，可於其中見出極端之寫實主義。在當日浪漫主義盛行，寫
實主義尚未見發達之時，此書實為不可多得者也。我僑所以欲介紹此書者亦以此故，君
試細心一讀，將以見我言之非謬也……。」

余言已畢，友即興辭而退，余遂援筆書此以為序。

（民國九年十一月一日濟之序於北京）

鄭振鐸

論普希金的長篇小說「甲必丹之女」^①

這本「甲必丹之女」(Капитанская дочка, The Captain's Daughter)是普希金(Пушкин)著的，在俄國的歷史小說裏算是很有名的一篇，他所記的是一個名叫彼得·安得烈伊赤·格里奈夫的人所經歷的事。一七七三年哈薩克人蒲格撒夫叛亂的事實，是書中主要的綫索。爲便利看這本書的人起見，我可以把他的內容，極簡單的先敘一敘：

彼得·安得烈伊赤·格里奈夫是世家的子弟。十七歲的時候，帶着僕人薩威里伊赤到沃連布爾哥省的白山砲台裏當武官。路上遇見騎兵大尉祖琳，同他吃酒打球，彼得輸了一百盧布。在車子陷在雪旋風中的時候，又遇見一個嚮導蒲格撒夫。彼得贈了他一件兔皮皮襖。到了白山砲台，他與他的長官，砲台總司令，甲必丹米羅諾夫的女兒瑪沙相見，二人間漸次發生了愛情。因此，彼得竟與一個武官什瓦布林決鬥，負傷不省人事。瑪沙看護他到了痊癒，彼得與她的愛情因益堅固。一七七三年冬天的時候，蒲格撒夫，彼得贈他皮襖的人，忽冒稱已故皇帝彼得第三，在亞伊克河流域各村聚眾倡亂。不久即攻陷白山砲台，殺了甲必丹米羅諾夫夫妻。彼得也被掛在絞架上，因蒲格撒夫認識了薩威里伊赤，知道彼得就是贈他皮襖的人，故特赦免了他，放他到省城去。蒲格撒夫又起兵圍困省城。彼得日與圍兵作騎擊之戲。一天，忽由一個圍兵那裏，得到藏在教母家裏的瑪沙的信，說白山的司令，即投降的武官什瓦布林，要於三天以內強迫她與他結婚，叫彼得快來救她。彼得焦急得不得了，請兵攻白山，又不蒙允許。遂與薩威里伊赤單騎

① 這篇序是鄭振鐸先生爲安壽願譯的「甲必丹之女」所寫的序文。

赴白山，中途為蒲格撤夫的兵所捕。他還認舊時的友誼，同他一塊兒上白山，斥責什瓦布林，把瑪沙放出來，叫他們倆回去。彼得把瑪沙送到自己的父母那裏去，他則留在祖琳，即前次路上與他賭博的人的營裏。不久，忽聞他家鄉又被賊據，遂星夜趕歸。據他家鄉的賊 恰罕又是什瓦布林。他要放火把彼得全家燒死。祖琳的兵適到，救出他們，又把什瓦布林捉住送上官那裏審判。審判的時候，什瓦布林又認彼得與蒲格撤夫同謀。彼得因之下獄，幾不能自白。幸瑪沙到女皇帝那裏去訴冤，他始得釋回與瑪沙結婚。這個時候，蒲格撤夫已失敗，正解到京城裏處死呢。

這就是這本『甲必丹之女』的大略。

普希金本不以散文著。他是俄國文學的第一個人，是最大的羅曼主義的詩人。一生所做的著作以詩為主體，到了晚年，纔從事於小說的著作。但他的小說雖然不如他的詩的著名，却也有很大的成功。批評家都說：『如果他不早死了，他一定也要成了一個大小說家呢』。他的小說，除了這本『甲必丹之女』以外，最著名的還有『巴爾金的故事』(Tales of Belkin)，『鹿的女皇』(Queen of Spades)⊖及『格羅吉諾村的年歷』(Annals of the village Gorokhino)等都是很好的文學作品。他的短篇小說如『風雪』(The Blizzard)、『女農夫』(The Lady Peasant)、『手槍』(Pistol Shot)⊖及『驛站監察吏』等篇也都是很有名的，

他不僅是俄國最大的國民詩人，也是她的最初的大小說家呀！

他做這本『甲必丹之女』的動機大概是如此：

一八三二年的冬天，普希金忽於詩的努力以外，又開闢一個新的殖民地，就是從事於歷史的考察。在一八三三年的開始，他遂搜集了許多關於加德隣女皇二世時，哥薩克人蒲格撤夫倡亂的事，作了一部史書。餘力所及，他還把關於這件史事的遺聞佚事，作成了一本小說，這個小說就是『甲必丹之女』了。

於這本小說裏，我們不惟賞玩普希金的敘述的活潑而有生氣，並且於所敘的那個時候的俄羅斯的人情、風俗以及一切的社會情況，人民思想也可略知一個大概。

雖然這本小說所敘的也是英雄美人，悲離喜聚的事實，但他却有他的精神，與世界各國文學裏的這一類的作品有所不同。

他與李門托夫(Lermotov)一樣，雖然是滿含著『武士道』的精神，極敘爭城奪地之事，而人的氣味究竟是非常的濃厚。試舉一二個例：如彼得在白山砲台上，看總司令米羅諾夫他們奪開一個巴什亨爾人時，他就極言鞭撻之非人道，並且讚美肉體之刑的廢止，說：『最完善的改革都是本於人道，毫無強制的意思含在其中』。又如他對於布

⊖ 即『黑桃皇后』。

⊖ 即『射擊』。

格撤夫的悲憫的心腸，對奧什瓦布林的寬大的度量，都是可以十分看出普希金所含的人道的思想來的。

不惟在這本書裏，即他的別部小說裏也都翱翔着這種人的思想，微微的嗅得着這種人的氣味。

人道的情感，——實是俄國文學中最大的特色呀！即在這最早的文學家，普希金的著作裏，已包含着好些這個情感了！

一九二〇・九・十七・鄭振鐸・於北京・

郭沫若

向普希金看齊！^①

今天二月十日我們來舉行普希金逝世一百十年祭，這個日子在我是有雙重意義的紀念的。去年的二月十日我們在重慶較場口慶祝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揮打，到今天也恰恰一週年了。同時揮打，而且打得頭破血流的李公樸已經爲民主而犧牲了。今天我們在這兒紀念普希金，我怎麼也不能忘記我們的民主戰士李公樸。假使他今天還在的話，他可能是在今天的大會場上做總指揮的，然而他已經離開我們半年多了。

李公樸是卓越的社會教育家，民主運動的戰士，是誰也知道的。但李公樸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詩人，卓越的歌者，他也是喜歡普希金的一個人。在較場口事件後他有一次曾經向我說：「我們中國的詩人，文藝工作者，應該向普希金看齊！」今天這句話要算是我們的寶貴的遺訓了。

一點也不錯，我們應該向普希金看齊！不僅在作爲詩人，作爲文藝工作者，在寫作詩文上應該向普希金看齊。就在做人上，在立身處世上，我們尤其是應該向普希金看齊。普希金和我們相隔雖然已經一百多年了，但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和普希金的時代很相彷彿，他所走過的路，他在文藝上和人格上的光輝的成就，的確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作爲詩人，作爲文藝作家，普希金是俄羅斯新文學的開山，他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地位等於意大利的但丁，英國的莎士比亞，德國的歌德。同這些光輝的名字一樣，他也不單僅是俄國的大詩人，而是超越過國境了。

他的成就是很宏大而且廣泛的，他寫詩，寫小說，寫劇本，寫歷史研究，在各方面

① 這是郭沫若先生在上海各文藝團體聯合舉行的普希金逝世一百十週年紀念會上的演講詞。

的成績不僅多而且精。他是有名的博學多能的作者，他的寫作的態度非常謙嚴，手稿要經過四五次的修改，一點也不肯苟且。但他一經寫定之後，就是沙皇的命令要叫他改變，也是不能聽從的。他的作品風格是異常地清新俊逸的，有莫扎爾特的小曲中的愉快的活躍，拉斐羅的繪畫中的生動的氣韻，這些當然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但這些並不是專靠他的天才得來，而是主要地靠着他的努力而得來的。

他的做人的態度，在我認為有幾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學習：第一是他的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第二是他的為革命服務的志趣；第三是在兩種生活原則之下，他發揮達致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的氣概。

普希金雖然是貴族出身，但他的生活態度首先就是反對貴族的。他是人民的朋友，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場，以文藝的武器來誠心誠意地替人民服務。他採用着人民的語言，利用着民間的傳說，歷史上於人民翻身有關的故事，作為他的創作工具和材料，以促進人民的解放。所以在普希金的創作中，他是把俄羅斯的人民意識，俄羅斯的語言，俄羅斯的歷史，整個復活了。盧那恰爾斯基說過這樣的話：「在貴族普希金的心中，覺悟了的並不是貴族階級，而是人民，國家，語言，歷史的必然性」。這是對於普希金的最正確的認識，也是普希金的本質。我們要了解普希金，就要了解這人民的普希金。這種人民本位的精神是最先值得我們學習的。

普希金當然並不是職業的革命家，但他在俄國革命的推動上，在解放農奴，推翻沙皇政權的近代俄國的產生上，他本人和他的作品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根據他那為人民服務的立場，當然是革命的朋友，是為革命事業而服務的。他以其那叛逆的思想被沙皇政府監視，過流放的生活，遭受種種的迫害，然而他始終是站在革命隊伍的一邊。有這樣的一個故事值得我們敘述：

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彼得堡曾經有過一次十二月黨人的叛變。黨人們鼓動起士兵在元老院的廣場反對新即位的尼古拉一世，要他退位。尼古拉一世用武力來把這件事鎮壓下去了。領導者五人受了絞刑，一百二十多個人充軍到西伯利亞。那時候普希金正被繫禁在他的故鄉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受着看管。但到第二年的九月沙皇尼古拉一世很想施點仁惠來籠絡人民，他命人從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就像選擇囚犯一樣，把普希金星夜兼程地送到莫斯科。沙皇寬大的接受着他，宣稱已經把他赦免了。那時沙皇問他：「假如去年十二月你在彼得堡，你是不是會參加十二月黨人的事件？」普希金答應得很直率。他說：「陛下，無疑，我是一定會參加的，因為在造反的陣營裏的都是我的朋友」。這樣的一個插話，不正表示着普希金的革命精神嗎？普希金的這種革命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而同時在這個插話裏面我們倒感覺着一些驚奇。普希金那樣的答案，尼古拉一世倒沒有說立刻把他關起來。這位沙皇的寬大倒是值得我們羨慕的了。

普希金雖然是貴族，但他的家境是很式微的。特別在他結了婚之後，他的夫人拉泰利亞是一位交際花，只顧她自己在社交場的出入，而不管普希金的死活。普希金就爲了他的太太揀了一身債，靠着寫作來償還，他有時是被逼得走頭無路的。然而他不曾爲了貧賤而改變節操。

他的夫人拉泰利亞是一位美人，尼古拉一世也喜歡她。爲了得以時常和她親近，得以讓她在宮裏參加舞會，他賞賜了普希金一個小小的官職，便是宮庭近侍。還假如是坐在一些攀龍附鳳的卑鄙文人手裏，就是做了一名小小的『卒子』，都是要感恩戴德受寵若驚的，然而在普希金把這件事看成了莫大的恥辱。所謂『富貴不能淫』，他確實是不折不扣地做到了的。

他在彼得堡的生活是受着沙皇和憲兵隊長班肯多爾夫的雙重監視，連寫作和發表也沒有絲毫的自由。普希金有名的歷史悲劇『波里斯·戈都諾夫』，打算要出版，要送呈給尼古拉一世親自審查。那位真是名實相符的『傻皇』，竟把別人的悲劇誤譯成喜劇，而下一條手諭，要普希金仿照司各特的作風把它改變成歷史小說或故事，普希金坦然地拒絕了。他說：『他並不想改變自己所已經寫成的東西，對此事他不能不表示遺憾』。這應該是『威武不能屈』的一個很好的證據吧？

這樣有叛逆思想的人，在沙皇政治之下當然是不會容許安然存在的。借刀殺人的陰謀便在縱容、掩飾，甚至暗中敲斃之下發生了。法國的一位保皇黨，名叫丹特士，逃亡到俄國。沙皇任命他爲騎兵近衛隊的一個軍官。這丹特士同時又被荷蘭公使格克倫收爲養子。丹特士和普希金夫人發生了戀愛。此外又有人寫匿名信去嘲笑普希金。因此便把普希金激怒了，終於向丹特士投出了手套，而遭了丹特士殺人犯的卑鄙的槍殺。

這事情照我們東方的觀點上看來，或許會嫌普希金過於輕率吧，但這也正是普希金的精神。普希金他自己知道，他是俄羅斯人民的代表，是俄羅斯文化的代表，他的受了侮辱，也就是俄羅斯人民受了侮辱，俄羅斯文化受了侮辱，故爾他不惜把自己的血和生命來做抵押，要把俄羅斯人民，俄羅斯文化的名譽爭取回來。他雖然受了卑鄙的暗殺，死了，但他真是死了嗎？死了的是普希金的身體，永遠活潑的是由普希金所代表着的俄羅斯文化，俄羅斯精神。

由於普希金的死，俄羅斯人民的確是從幾千年的睡夢當中醒來了。無數的青年學生，工人，農人，小市民，都關切着普希金的受傷，而悲痛着他的死。參加了他的葬儀的，一共有三四萬人。這是俄羅斯人民所第一次表示的集體行動。這行動却把沙皇震驚了。他起先本來是沒有把事件重視的，丹特士已經被宣告無罪，然而看到了這羣衆的威力，衆怒難犯，被逼得不能不把丹特士免職而驅逐出境。荷蘭公使格克倫也被他本國的政府撤職召回了。就這樣，我們臆看，普希金是死了嗎？普希金是永遠沒有死的。

我們今天來紀念普希金，就要認識他這些精神。這爲人民服務的精神，爲革命服務的精神，『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有了這些精神，所以才能有普希金的在文藝上的成就。只要有了這些精神，就從事於文藝以外的其他任何工作，我們都可以保證是可以產生出無數的普希金來的。

我們今天要向普希金看齊，站定人民本位的立場，爲人民解放，民主實現而努力。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地步。假如有丹特士、格克倫那樣的外國流氓，要侮辱我們中國人民，我們中國人民的姊妹，我們要不惜以血和生命作榮譽的保證。

普希金精神不死！

人民解放萬歲！

民主成功萬歲！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

茅 盾

記列寧格勒的普希金博物館

普希金的采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及其鄰近的村莊曾經被德國法西斯強盜侵入而且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成爲一片焦土，普希金生前住過多年的老屋（後來改爲「普希金博物館」的），現在已經不存在了。普希金的若干重要作品是在這老屋內完成的：『波里斯·戈都諾夫』，前四卷的『奧尼金』以及其他無數的詩篇。德國法西斯強盜把這老屋（博物館）的大石柱拆做防禦工事的材料，把門宅當作床板用，把書籍和珍貴的文獻偷的偷，糟塌的糟塌，最後一把大火將這房子燒得精光。

當蘇聯軍隊克復這村莊的時候，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尤琴妮亞·伏羅波娃對紅軍士兵講她目擊的德寇暴行道：『我看見德寇把博物館的東西拿走。他們用了十輛貨車裝載那些傢具什物，其中就有普希金的坐椅，有他的手槍，書籍和原稿……我那時覺得就好像是普希金本人被他們押到德國做苦工去了』。

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的普希金博物館，——這位大詩人生平游釣之地，而也是這位大詩人度過了兩年的禁閉生活聽他的老乳母講故事的地方，現在是被德國法西斯強盜燒成一片焦土了。然而普希金逝世的屋子，——現在是列寧格勒的普希金博物館，——尚幸無恙。德寇的鐵蹄在列寧格勒的大門口被英勇的列寧格勒人民所阻住；德寇包圍了這英勇的城三年之久，成天成夜炸彈和大砲彈落在城區，然而普希金博物館安然無恙。今年二月，正當這位大詩人逝世一百十週年紀念，列寧格勒的普希金博物館在停閉五年之後重復開放。二月十日下午兩點四十五分，列寧格勒人民代表到這位大詩人逝世的屋子（現在的博物館）獻花奏樂致敬，筆者於二月二十八日參觀這博物館時還看見那些花園裡

在普希金生前的臥室。

一八三六年十月初，普希金及其家人始租住此屋。當時的租房契約，現尚保存。普希金在這屋裏只住了四個月光景，就因決鬥而負傷逝世。

這屋子本為十二月黨人伏爾孔斯基的母親的產業，伏爾孔斯基流徙西伯利亞時，和父母及夫人告別，即在此屋。這是一八二六年的事，十年之後，恰好普希金來住了。這時候，此屋早已易主。普希金死後，夫人亦遷出，房東把這屋租給別人，此人與文學無緣，任意改變了普希金居住時各房所有的裝修；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請入內憑弔，亦不獲允許。其後，此屋又作為沙皇警察的分駐所。十月革命後，成立為普希金博物館。一九三七年蘇聯政府命令改建此屋，恢復普希金居住時的舊觀。當時幸而得了普希金生前好友茹柯夫斯基所作的圖樣，略示普希金當時各房的裝修及佈置的狀況，因此恢復工作乃得有所依據。又普希金住此屋時，大門口有游廊及大圓柱數根，後來那房東為了要多得房金，把大圓柱拆掉，游廊改為房間；這一點，現在尚未恢復原樣。

普希金於一八三六年十月間搬進此屋，十一月四日早晨就收到一封由郵局寄來的匿名信，裏頭說到當時盛傳的他的夫人和丹特士的曖昧關係。這是普希金生活中那個隱痛的癢癢點。經過三個月後，到了一八三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普希金終於忍無可忍，向丹特士要求決鬥。而在此決鬥中，他負了重傷，終於死了。所以，普希金住在此屋的三四個月，可以說是他一生最苦痛的日子。

現在的列寧格勒普希金博物館所陳列的材料，主要也是表現了這位大詩人最後幾個月的生活。進門第一室有特羅比寧所作的未完成的普希金像，又有普希金死後在意大利所作的塑像。有一張沙皇的檢查官的肖像，還官兒專門檢查普希金的作品。

普希金生前，此第一室與廚房通，餐事先在此室佈置，然後搬進隔壁的餐室。

第二室即為餐室。原來的傢俱，今已散失。壁上有參加『現代人』雜誌的那些作家的畫像。普希金是這雜誌的主編。

普希金和丹特士沙門後受傷，唐扎斯（決鬥時普希金的證人）來告此惡消息時，普希金夫人及夫人之姊正在此餐室等候普希金回來吃午飯，聽了唐扎斯的話，急出視，則老僕尼吉泰·科茲洛夫已經抱了重傷的普希金進來了。

第三室為原來之客廳。這裏有鋼琴，小寫字檯，小型三折屏風，圓桌，沙發等等。這些傢俱，都是遺物。這裏又有吉勃爾斯基所作普希金畫像的摹本，有娜奈利·薩格路茲卡夏（供給『黑桃皇后』的材料的）小畫像。

第四室是原來的臥室，這是前後套房。壁上有普希金在貴冑幼年學校的同學的肖像。又有普希金夫人的畫像，夫人的姊妹的畫像。特羅比寧所作普希金畫像。丹特士夫婦畫像。丹的太太就是普希金夫人的姊妹。一八三六年十一月四日普希金接到了匿名的鴉

刺信後，就把決鬥的挑戰書——這是第一次的——送給丹特士。然而丹特士和他的義父荷蘭公使格克倫却不敢接受這挑戰，而想出了「顧全面子」的辦法。這辦法就是使丹特士向普希金夫人的姊姊葉加傑林娜求婚。葉卡傑林娜早就屬意於丹特士，這婚事自然一拍就成功了。格克倫和丹特士想借此「解釋」丹特士所追求者，實在是那還沒出嫁的葉加傑林娜而不是有夫之婦的拉泰利亞，因而「證明」普希金的「吃醋」只是一種誤會罷了。

但事實是：丹特士釘着不放的，實在是拉泰利亞。丹特士和葉加傑林娜結婚後，丹依然瘋狂似的而且故意地挑逗拉泰利亞，並且以能激怒普希金為娛樂。普希金忍無可忍，乃第二次投出了決鬥的挑戰，

決鬥時普希金證人唐扎斯的肖像，決鬥志願書，以及促償普希金決鬥的嘲笑他戴了「綠頭巾」的匿名信多封，——全陳列在一處。

普希金受傷返家後，他的女友惠若斯卡夏立即來探視，並寫了法文字條個茹柯夫斯基（普希金的好友）急來商量醫治方法。這法文字條現在也保存着。

這裏又有普希金決鬥時所穿的衣服，和惠若斯卡夏的一隻白羊皮手套。這一副手套的另一隻陪着普希金一同殮在棺內了。

第五室是書房。沿牆壁都是書架。但架上的書已非原物。原物保藏在科學院的文學研究所。

這裏有很多東西是留有普希金的手澤的：書桌，火油燈，叫人鈴，鵝毛筆，放原稿的盒子（祖傳古物），印章（普希金的），作為擺設用的小瓷黑人。又有手杖和馬刀，這是普希金放逐在高加索時當地的將軍送給他的。

普希金有一個習慣，寫稿時喜倚桌而立。這裏有一張方几，比普通桌子要高一些，就是他站着寫稿用的。

普希金最後的手續也陳列在此室。這是他在決鬥前一小時所寫的一封信。受信人是當時的一個女作家伊希莫娃。伊希莫娃曾請普希金翻譯英人康洛奈爾的劇本，普希金的回信說，可惜沒有時間，不能遵命，請自譯之。

壁爐架上有一鐘，鐘上指着兩點四十五分。這就是普希金逝世的時間。書架前有一皮墊長沙發，普希金就是死在這沙發上的。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三日記）

胡 風

A. S. 普希金與中國

還在四十年前，普希金底名字已經被介紹到中國來了。他是作爲一個反抗舊的制度而歌頌自由的詩人，一個被沙皇俄國虐待、放逐、以至陰謀殺害了的詩人而被中國讀者認識的。從那以來，他底作品又陸續地有了一些介紹，他底名字就深被中國讀者和作家們所熟悉，終於被當作我們自己的詩人看待了。

在進行着激動的歷史大變革的這四十年間，先進的中國人民和他們底代言人羣體的知識份子，經歷着舊社會底痛苦的黑暗，和對於這個舊社會的反抗，以及對於新的人生目標的追求。在生活底一切領域都有了激烈的變動的中國社會，這一切都導源於而又歸趣到人民革命的總的歷史潮流里面，這就是革命鬥爭本身底發生和發展；而在這當中，新的人民的文藝，開始是潛在的革命要求底反映，因而推動了革命鬥爭，接着也就因而被實際的革命鬥爭所豐富所培養了。中國新文藝一開始就秉賦了這個戰鬥的人民的性格，它底欲望一直是從現實的人民生活和世界的人民文藝思想裏面爭取這個性格底發展和完成。從這一點上，而且僅僅只能從這一點上，我們才不難理解爲什麼普希金終於被當作我們自己的詩人看待了的原因。

在普希金所生活的俄羅斯，第一次發動了近代的民主革命運動，而且，和這相應，俄羅斯底國民文藝，才在深沉的民族性和人民性裏面建立了它底基礎。由當時的『人民之花』所發動的這一民主革命運動，是俄羅斯歷史發展上的春醒時期，它表現了新生的熱情和樂觀的夢想，他代表了俄羅斯人民底不但不會被生活底痛苦所消滅，反而在痛苦的生活裏面鍛鍊得更加堅韌的、向更高的目標追求的特性。普希金就正是這一民主革命

運動底詩人，旗手，而在俄羅斯國民文藝底歷史上，他又是開創者，奠基者，和輝煌的勝利者。是這樣的普希金，當他被介紹進來了以後的中國，我們歷史上的一切的人民底鬥爭，才最初地在近代民主革命底性質上找着了它底意義，也表現了它底力量，而和這相應，或者說，從這發源又向這歸趨，在基本的思想上推翻了兩千年的封建文藝底統治，輝煌地從民族底現實和人民要求裏面建立了民主思想的人民的文藝。普希金和中國的會合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好像歷史有時候故意要讓我們看一看它並非無情，第一個介紹了普希金的，正是後來成了中國人民文藝底開創者，奠基者，和輝煌的勝利者的青年魯迅。

然而，雖然如此，我們對於普希金的理解，一向是非常貧弱的。直到十多年以前，他底少數作品才有了可讀的翻譯，同時也介紹了蘇聯作家關於他的若干評論，他底大著『大尉底女兒』和『歌根·奧涅金』還是三四年以前才開始有了比較可讀的譯本；就是現在，普希金也還沒有全面地向着中國讀者。這是容易看到的我們還沒有能夠深知普希金的原因。

但這還不是根本的原因。像普希金似的偉大的人民的作家，他底精神力量，他底對於讀者的影響，作品底數量並不一定是絕對的條件。一個分枝包含着生理機造底性質，一個表情也可以使人感知精神生命底特點的。

普希金底時代和我們相隔了一個世紀，他所身受的革命思潮，還是從法蘭西革命發源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實際的十二月黨人革命運動，也只是由進步的貴族們所領導的，而我們底革命運動，很快地匯合了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的潮流，實際的鬥爭已經以人民（特別是農民）為主體而發展，而壯大了。我們有了他所不能夠有的時代底恩惠，對於他的真切的理解，應該是不難達到的事情。

但實際上並不如此。那麼，我們就試看一看罷。

在普希金所生活的俄羅斯，人們已經開始感到了封建貴族統治底黑暗和愚昧，然而，俄羅斯不但沒有一個長遠而深厚的封建文化底傳統，而且，自彼得大帝改革以來，在青年們隨着亞歷山大第一向西歐大進軍以後，在有着所謂文化生活的社會裏面，西歐的資產階級文化逐漸地取得了優勢。在那時候的俄羅斯，西歐的資產階級文化並沒有完全失去進步性，雖然也被封建貴族當作了社會生活的裝飾，但同時也成了民主要求和民主革命底種子。普希金是從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庭出生的，而且，終他底一生，也沒有能夠離開封建貴族底社會生活，然而，從幼年期開始，他沉入了農奴生活底深處，他從這個深入裏面接觸了人生，感受了人生，認識了人生。到後來，他從西歐的資產階級文化所接受所汲取的，自然不能不是那進步的因素，革命的因素了。

人生戰鬥底根源，也是藝術創造底根源。有誰能夠想像得出這個沒落的貴族之子從

那個農奴老乳母河林娜·羅地翁諾夫娜 (Arina Rodionovna) 和那個農奴伴侶尼古泰·柯茲洛夫 (Nikita Timofeyevich Kozlov) 感知了多麼豐富的人民生活實況和多麼深邃的人民底生活欲求？又有誰能夠想像得出這個嚮慕自由的青年從那個充溢着無畏的智力的法蘭西百科全書派，那個播毀權威和痛擊虛偽的伏爾泰 (F. M. A. Voltaire) ，那個火一樣地在全歐洲噴射着反抗的烈焰的拜倫變成了怎樣強的對於壓迫和虛偽的仇恨，怎樣深的對於自由和革命的渴求？

從這裏，天才的普希金就不得不通過艱苦的搏鬥的路，俄羅斯人民文藝底勝利的路：

第一，他底追求的熱情不但不能從人民生活實況和生活欲求游離，恰恰相反，怎樣追求俄羅斯國民生活底將來，怎樣安置自己，只有從這個強大的現實出發才使他不會感到虛浮。

第二，因此，西歐的文化思潮在他身上所產生的革命要求，就非常強烈地成為對於同一文化思潮在封建貴族社會裏面所形成的裝飾性和虛偽性的反抗了；而爲了這個反抗，結果又變成了原因，真實而有力的反抗只有更深入人民底現實才能够使他達到。

第三，那麼，當他通過藝術創造來證實並且提昇他所追求到的現實的人生真理的時候，那風靡當時的擬古典主義不過是損害生命的枷鎖，而反抗這個擬古典主義的浪漫主義，雖然開始也幫助了他從這個傳統解放出來，但這個上流社會的抒情世界，對於普希金是太溫柔也太虛偽了。他得重新開創，他得從現實的血肉的人民生活裏面的他底血肉的感受去追求藝術的生命，這就形成了他底現實主義，爲俄羅斯的人民文藝開發了源頭的偉大的現實主義。

第四，從這裏，我們看到了普希金是經歷着怎樣艱苦的自我考驗的路。他底火一樣的反抗的熱情就不能不只是深入生活現實的力量，不能不是反抗任何自我姑恤和自我陶醉的、向生活現實深處搏鬥的力量；他用火一樣的反抗的熱情所追求到的生活現實，一面通向過去一面通向未來的俄羅斯人民底真實而活潑的生活形象，就能够現出一種質樸而明晰的藝術世界了。我們應該能夠理解，對於生活現實的追求，是需要多麼強的自我考驗的搏鬥的。

這是普希金所以達到了深刻的人民性，深刻的民族性，也就是深刻的真實性的原因。人民性、民族性、真實性，脫出對於它們的反動的和庸俗的理解，在我們底思想要求的尺度上，原來是同一內容底不同的稱呼。如果說，十二黨入底革命運動雖然是發源於資產階級的民主要求，但在資產階級還沒有強大，因而沒有現出尖銳的階級鬥爭的外貌，反而被看成了全俄羅斯人民底改革願望底表現，那麼，普希金，這個十二黨底詩人，就透過這個改革願望而突入了俄羅斯封建時期底深刻的歷史內容，遠遠地超過十二黨人

革命運動或資產階級的民主要求底限界了。普希金底輝煌的成功和一直達到現在以至將來的巨大的影響或力量，只能夠這樣得到理解的。

但在中國讀者看來，一般地說，普希金只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反抗的詩人。雖然是偉大的反抗的詩人，但也依然是一般意義上的反抗的詩人。如此而已。因為是反抗的詩人，而且是偉大的反抗的詩人，所以被看成了我們自己的詩人，如此而已。

中國革命是從兩千多年的深厚得可怕的封建文化底統治下面發生的，是從已經腐爛了的西歐資本主義文化在殖民地的地盤上和這個封建文化醜惡地結合了的過程下面發生的，所以，作為中國革命要求底反映的新的人民文藝，不得不接受着沉重的負擔，不得不進行着艱苦的搏鬥。要這個搏鬥能夠真正征服壓在我們身上的沉重的負擔，那唯一的道路只有對於人民底生活現實的深刻的追求；在作家底實踐過程上說，通過這個追求來嚴肅地考驗自己，通過對於自己的不斷的考驗來達到這個追求所要達到的深度。實際的道路也正是這樣的，我們底文化巨人魯迅底發端和他底艱苦的歷程，就是一個輝煌的例證。

然而，不管中國革命是被成長期的資產階級文化底進步的因素以及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的思潮所喚醒所推發的，也不管中國革命一直在深入和發展，但在中國社會所涵浸的，我們底封建文化是這樣地沉重而濃厚，奔湧而來的腐爛了的資產階級文化又是這樣地多采和多姿，對於人民文藝底戰鬥者們，那些從地主、紳、商、士大夫階級反叛出來了的子弟們，依然是狂熱以後或沉悶之餘的可以懷舊或可以慰情的適境。那麼，對於人民底生活現實的追求就自然地會適可而止，推動這個追求又要被這個追求所加深的自我考驗，也就不難被自我姑憤或自我陶醉的樂趣所代替了。

所以，在我們底文藝地理上面，多少年以來，雖然有着魯迅底堅強而巨大的力量和他所發的傳統，但遮沒了我們讀者底視線的却是這樣的森林：或者是，對於封建文化和腐爛了的資產階級文化都給以持平的「民主」的態度，把人民當作了自作多情地從容揆撫的身外對象，或者是，兼收了封建文化裏面的放縱和腐爛了的資產階級文化裏面的虛浮，使人民變形為一種自我表現底符號，一到被激動的現實鬥爭所刺激，觀念的焦燥就愈強，反而取得了猛烈地反抗封建文化和資產階級文化的外貌了。它們相反而又相成，用不著也絕不可能突入人民生活底深處，用不著深剝地把自己向生活結合，更不可能從這種結合當中進行自我考驗的艱苦的搏鬥了。

革命在前進，一般地說，我們底人民文藝就通過這樣的道路在外貌上呼應了革命。緊緊走在前面的魯迅和他所開示的人民生活底深沉的真實和他底自我搏鬥的偉大的經驗，都受到了歪曲，受到了漠視，那麼，一個世紀以前的異國的詩人普希金所受到的待遇，不是毫不足怪的麼？

然而，革命在深入，在前進，這深入和前進當然是在人民底深遠的生活內容底展示裏面進行的。我們底人民文藝，會緊接着魯迅底傳統而爭取發展，實際上也已經在向着人民生活深處突進。那麼，同時也就能够再回到普希金了，他不僅滿足我們底反抗的心情，只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偉大的反抗的詩人，而是一個由人生戰鬥到藝術創造的真誠的戰士，他底實際的搏鬥過程會成爲我們底經驗；他底作品會成爲我們底能够化爲血肉的遺產的。

一九四七·十一月，十六日深夜，在上海期樓。

目 錄

詩 的 氣 質

我讀普希金，是從他的小說開始的。

他的『拜爾金小說集』裏的『射擊』，『暴風雪』，『棺材匠』，『驛站長』，『村姑小姐』，除去純樸的真實之外，還有一些詩的什麼，引我去讀它們；他的『蘇羅辛諾村的歷史』，『杜布羅夫斯基』，『希勒德沙里』，在這些詩的什麼之外，還有更明亮的什麼，引我時時想到它們。

可是這詩的什麼和明亮的什麼，當時是片斷的，模糊的，後來，在讀了『歐根·奧涅金』和別的詩作之後，詩人和他詩的氣質，才漸漸有了比較明朗的接觸。

普希金生活寫作的時代，正是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的风暴過去不久的日子，這個風暴摧毀了古老的專制的歐洲的秩序。法國鎮壓下去了，可是西班牙，義大利，希臘搖蕩起來，甚至遙遠的俄國，也開始受到動盪。

『比利牛斯山脈雷聲地震顛了，
那不勒斯的火山燃燒了，
魯莽的公爵向他的摩里亞的朋友們
已經從吉希紐夫眯了眼睛。

.....

短劍.....陰影.....』

（『奧涅金』，十章九節）

新的時代到來了，舊的政制必須滅亡。

詩人把他的熱情，理想，詩，獻給這個戰鬥。他參加十二月黨人的團體，他寫了『鄉村』，攻擊黑暗的殘酷的農奴制度；他寫了『自由頌』，歌唱：『動搖，顛抖罷，世界的暴君！』他的諷刺詩和革命詩，成千的手抄本傳播了開去。

詩人終於被放逐出去，到了南方，到高加索，克里米亞，拜薩拉比亞，奧德薩。在這期間，詩人走出彼得堡的宮庭和社交界，到了人民中間，詩人的繆司接觸到了人民的生活和語言，而她變得粗野起來：

『忘記了遙遠的京都
和豪華和喧囂的宴會，
在悲涼的摩爾達維亞的荒野
她訪問流浪的民族們，
簡陋的帳篷，
並且在他們中間變粗野了，
並且忘記了神的語言，
爲了那些蠻荒的奇怪的話語，
爲了她喜愛的那些草原的歌……』

後來被放逐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詩人從老乳母和農民那裏，重溫鄉下的傳說和神話；人民的思想和意念給了詩人啓示，詩人於是『在詩的酒樽裏』滲進了許多的水。

詩人這樣的成長着，開闢他自己的路。他嘲笑假古典主義者。他譴責李卑德森和盧騷的小說，稱它們爲『幻想』，『幻景』。他不滿爲人狂熱崇拜的拜倫：

『拜倫爵士由於幸運的幻想，
用悲傷的浪漫主義遮蓋着
絕望的自我主義』。

他的詩不是貴族的擺飾，道德的教本，浪漫的故事，他寫真實。

在當時，寫平凡無味的日常生活，這是卑微的題材。這是『一個蕭條綠肥蟲子的傢伙，穿件黃灰色的農民外套，樹皮草鞋，闖進莫斯科貴族的俱樂部，尖起嗓子大聲的喊道：『好哇，伙計們！』』可是普希金靜靜地回答一切的責難道：『社會生活的風雲也在走進詩的領域』（一八二五年一月給李萊耶夫的信）。

普希金這樣寫了詩和小說。

普希金在『奧涅金』裏說，他要和荷馬相比，寫一部二十五章的詩篇。

普希金在『郭羅辛諾村的歷史』裏藉着書裏人物的口說：

『爲了真實的偉大的歷史事件而放棄瑣細的難信的逸事，這種意念，從早就擾亂着他底構思。說實說，要做一個觀察家和時代與人民底預言者在我看來是著作家所能踏到的最高的階級』。

普希金在『奧涅金』的草稿裏說，他的小說是要給門房裏的讀者去評判的：

『但是或者——而這個甚至於
有一百回的可能，
被撕碎了，扔在灰塵和煤污裏了，
我的沒有讀完的小說，
和柯茲羅夫一起從化粧室裏驅逐出來，
(終身)羞辱的在門房裏，
像「傷兵」，或者曆書，
或者弄髒了的三字經……
……………」

我不是第一個，我不是最後的一個……
但是還有什麼？在客廳裏或是在門房裏
讀者都是一樣(聰明)，
對於書他們的權利是平等的。
我不是第一個，我不是最後的一個
我要傾聽他們對我的評判，
嫉妬的，嚴格的，和愚笨的』。

(『奧涅金』，二章四十節草稿)

這測定了詩的真實的深度和廣度。

在這樣的作品裏，於是有純樸的，親切的，使人感動，深深響住的語言和形象；於是時代的浪潮沉重地搏擊的聲音，有歷史的車輪迅速地前進的聲音，有詩的火種在輕微的爆發的聲音。

自然，這裏面存在着舊的藝術的遺留，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痕跡；自然，普希金在生活上在思想上存在着矛盾和苦悶。但是，詩人，『他的驚人的純潔清新的天才，開花在一個冬天還沒有過去的凜冽的俄國，在那個差不多完全黑暗溜的俄國』(盧那却爾斯基)，這首先非得突破環境和自己，突破矛盾和苦悶的雲霧以及舊的傳統不可的。

詩人說：

【在光榮與至善的希望中，
我無畏的向前遠眺】。

這遠眺的，光榮與至善的希望，是專制政制的顛覆，是自由的勝利。
在這樣的詩裏，於是有重大的，嚴肅的，非常明亮的什麼，使詩放光，照着人。

景 宋

頌 普 希 金

普希金，在中國，他的名字並不陌生。
高爾基之外，也是我們熟識的一人：
敢於撕破專制魔王的假面，
怒斥他的佯臣。
被放逐於高加索，
醉心拜倫、
自由主義表現到宗教上，
致力於純無神；
雖認為大逆不道，
免職，充軍而無恨。
敢於直接參加革命，
承認是十二月黨的詩人；
沙皇還想轉變他，
說是：『一位新的普希金』。
且看他自己怎樣回答
那『軟弱又狡猾，不似人看』——
『我將對民眾長相親近，

以我的詩來激發善心，
在這殘酷時代裏歌頌自由，
為淪落者祈求寬仁』。⊖
這就是專制壓迫者的叛逆，
人民歌手的真音。
丹特士的挑戰，
誰都相信是沙皇替身。
但到如今——
『俄羅斯』已『從睡夢中蘇醒』，
在專制政體的廢墟上，
寫著我們（普希金）的姓名。⊖

⊖ 普希金所作『紀念碑』一詩中的句子。

⊖ 普希金致蘇爾維耶夫一詩的末三句，原文『俄羅斯』之後是『將』字，現在的確可以算是『已』了。末句『我們』之後，原文沒有括弧內的『普希金』三字，但原詩確有此義。

滅克家

豎立了起來

——豎立起來的不是銅像，
而是普希金他本人——

一百一十年前的沙皇，
他的骨頭
已經腐爛在
他統治過的那塊土地上；
他的聲名
也慢慢地黯淡了，
像一顆大星
沒落在歷史的黎明。
然而，當年他却是那麼威風，
把天地掛在一個小指頭上
叫它旋轉，
舉起一隻巴掌來，
可以遮蓋整個的天空！

一百一十年後的普希金，
生命才開始展開，
把精神鑄成銅像
以世界作基地
一個又一個地豎立了起來。
你高高地站立着，
給人類的良心立一個標準，
你隨着時間上升，
直升到日月一般高，
也和日月一般光明。

你站在那兒
向苦難的人羣招手，
把溫暖大量地拋給；
你站在那兒
向鬥爭的行列指示，
給他們以全力的支持！
你站在那兒
像一個諷刺，
把卑視，厭惡，憎恨，
唾向那一張一張的面孔，
那些面孔就是陰險，殘酷，庸俗和自私。

小孩子們
在你腳底下的草地上玩耍，
仰頭望着你，
叫一聲『普希金伯伯』，
你微笑着要走下來，
加入他們的隊伍，一道去嬉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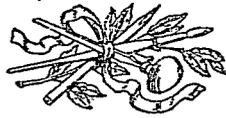
走過你身旁的人們
忽然停下步子，
你，默默地在想什麼？
想給他們朗誦一篇自己的詩？

你那麼莊嚴又那麼和藹地
站在那兒，
彷彿可以聽到你心的跳動，
和透露出喜怒哀樂的呼吸。

我，一個中國寒儉的詩人，
你身前遭遇過的，在我也全不稀奇，
剪刀和監牢向我張開大口，
譏笑和窮困永遠跟在我後頭。
我愛祖國的人民和土地，
和你愛得一樣深切，
可是，這也是一樣的呀，
這種愛，在眼前的中國
是犯法而且有罪！

一百一十年的時間。
却校正了一點：
當年，在俄羅斯，是詩人領導著人民向前走，
在中國，今天，是人民走到了詩人的前頭。

——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於滬——



中國畫家所作的
普希金畫像
(ПУШКИН В ГРА-
ВЮРАХ КИТАЙСКИХ
ХУДОЖНИКОВ)





普 著 全 像 (木 刻 畫)

戎 戈 作



普希金像(木刻畫)

刃 鋒 作



普希金在中國
(ПУШКИН В КИТАЕ)



普希金畫像

B.馬岱作(1819年)

戈 寶 權

普 希 金 在 中 國^①

(П У Ш К И Н В К И Т А Е)

對於中國的讀者們，俄國大詩人普希金並不是一個生疏的名字。他的作品被我們的讀者廣泛地傳誦着，他的石膏像和畫像常掛在我們文藝愛好者的牆壁上。他很多的詩歌和散文作品，都早已被譯為中文，甚至還有了好幾種譯文：像他所寫的『杜勃羅夫斯基』和『黑桃皇后』兩篇小說，就各有四種譯文；像他最著名的一個詩篇『葉甫格尼·奧尼金』和長篇歷史小說『甲必丹之女』，也各有兩種譯本；他的作品的集子，計有三四種之多，從此就可以看出普希金的作品在我國流行的情形了。

普希金的作品最初在什麼時候介紹到中國來的呢？這直到現在，還是一個沒有被人研究過的問題。我們平常都以爲最早的翻譯，是安壽頤所譯的『甲必丹之女』（一九二一年），但從寒峯在一九三六年所輯的『中譯高爾基作品編目』的引言中（載當年第一卷第二期的『光明』）看來，我們才知道遠在清末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時，就已經有過普希金的作品翻譯。引言中這樣寫着：

『俄國文學的輸入中國，據可考者，最早是清朝末年，那時翻譯得最多的，是關於虛無黨人的小說。名作的翻譯，祇有普希金、萊芒托夫、托爾斯泰、柴霍甫、迦爾詢、梭羅古卜、安德列夫而已。以普希金之『俄國情史斯密士瑪利傳』（一名『花心蝶夢錄』，玳寶銀譯）爲最早，是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其次爲萊芒托夫的『銀鈕釦』，柴霍甫的『黑衣教士』，並爲吳橋譯，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該報。現在此地所發表的，與原文略有出入，並增補了一些新資料。

七年)出版。……」

可惜我們現在無法見到普希金的這本作品的最早的譯本，一窺究竟，若從書名上來推測它，也許這就是普希金的短篇小說『暴風雪』的中譯，甚至說不定就是『杜勃羅夫斯基』或是『甲必丹之女』^㉑。

假如我們說一九〇三年所出的這本『瑪利傳』，是普希金作品最早的中譯，那麼最早論述普希金的文字，也許就當推魯迅先生在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所寫的『摩羅詩力說』中的一段文字了^㉒。魯迅先生所寫的這篇文字，本來是泛論拜倫思想和浪漫主義在西歐各國文學中流行的情形，其中第七節專論普希金（魯迅先生譯為普式庚）及萊蒙托夫兩人，特別是指出了拜倫和普希金的思想的差別，就是在今天看起來，這依然還是一篇相當有意義的文字。

至於普希金的作品正式被介紹到中國來，則是『五四』運動之後的事。這時隨着輸入西洋文化的工作，俄國作家的作品也就被介紹過來。像一九二〇年北京新中國雜誌社所出的『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第一集』當中，就載有沈穎根據俄文所譯的兩篇普希金的小說：『驛站監察史』（即『驛站長』）及『雪煤』（即『暴風雪』），瞿秋白先生還專為前一篇小說寫了序文^㉓。同時，共學社所編譯的一套『俄羅斯文學叢書』，也先後介紹過果戈理、屠格涅夫、契訶夫等人的作品。這套叢書的第一本，就是安壽顯所譯的『甲必丹之女』，於一九二一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前附有耿濟之、鄭振鐸兩人所寫的序文^㉔，和耿濟之所輯的一篇『普希金略傳』，更值得提及的，就是這本小說也是根據俄文譯出的。這樣到了一九二四年，亞東圖書館出版了趙誠之根據俄文翻譯的『普希金小說集』，書前並附有譯者所寫的『普希金傳略』。這本書，實際上就是普希金的『兩篇小說集』，收有『一個驛站的站長』、『假農女』、『射擊』、『風雪』、『棺材匠』、『情盜』、『鐘形的王后紙牌』等九篇小說，書後還附有原作者寫的『別爾金小說集跋』。從這個時候起，普希金的作品就陸續地被介紹到中國來，普希金的詩歌的中譯，也開始出現在我國的報章刊物上。及至魯迅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創刊『譯文』雜誌之後，中國的讀者更有可能經常讀到普希金的作品。『譯文』除零星地介紹他的作品之外，還專出過幾次關於他的特輯。

㉑ 在普希金的散文作品當中，有三篇小說的女主人公是名叫瑪利亞的，『暴風雪』中的是瑪利亞·迦甫里洛夫娜；『杜勃羅夫斯基』中的是瑪利亞·吉里洛夫娜；『甲必丹之女』中的是瑪利亞·伊凡諾夫娜。

㉒ 見本集三一六——三一七頁。

㉓ 見本集三一八——三一九頁。

㉔ 見本集三二〇——三二五頁。

一九三七年的二月十日，是普希金這位大詩人的百年逝世忌辰，這不只是蘇聯人民的一個盛節，同時也成為全世界愛好文藝的人們的一個盛節。上海方面，中蘇文化協會的上海分會，曾在上海大戲院舉行了一次紀念會，作了關於普希金的報告、演講並朗誦和演奏了他的作品；各影戲院放映過「詩人的青年時代」和「復仇驢遇」（即「杜勃羅夫斯基」）等影片；俄國僑民還在舊法租界新濟路買兩菜愛路口建立了詩人的銅像。

在出版物方面，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中蘇文化協會上海分會編的「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紀念集」，其中譯了魏列勃耶夫的「普式庚傳」，高爾基的「論普式庚」，還譯了普希金的短詩及「高加索囚徒」和「強盜兄弟」等長詩，「漁夫和金魚的故事」及「金雄雞的故事」等故事詩，和「黑桃皇后」及「杜勃羅夫斯基」等小說，書前並附有很多精印的插圖。生活書店出版了「普式庚研究」和小說「復仇驢遇」，前者是「譯文」上所載的許多有關普希金的文字的彙輯，黃源編輯，分論文及作品兩部分，亦附有插圖多幅。光明書局出版了羅洛夫所選輯的「普式庚創作集」，分詩歌與散文作品兩大部分，是彙集各種已發表過的譯文而編成的。文化生活社出版了孟十選譯的「普式庚短篇小說集」。此外，像「譯文」、「文學」、「中蘇文化」等文藝刊物，都出了特刊或專號。「譯文」遠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中旬，就已經出過一次特輯（新二卷第一期）；當普希金百年祭時，又出了一個「普式庚逝世百年紀念號」（新二卷第六期），「中蘇文化」第二卷第二期也改為「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這兩種刊物全本所載的都是論普希金的文字和普希金的作品。除此之外，「譯文叢書」中本來還準備出四本「普式庚選集」——「甲必丹的女兒」（黃源譯），「短篇小說集」（孟十選譯），「歐根·奧涅庚」（孫用譯），「詩選」（克夫譯），可惜後來未能全部實現。

在普希金逝世百年祭之後和抗戰期間，還有人不斷在翻譯他的作品，像文林社出版過一本詩集「戀歌」；穆木天譯過他的「高加索的俘虜」，「巴赫契沙拉伊的水泉」等長詩；孫用根據世界語重譯了「甲必丹之女」；魏夫譯的「奧尼金」和呂英譯的「奧涅金」，也都是在抗戰期間出版的。

假如我們把普希金的作品譯成中文的情形，作一個全面的鳥瞰，那麼直到我們編輯這本「普希金文集」為止，詩歌被譯成中文的，還只佔很小的一部分，普希金一生寫過將近八百首詩，譯成中文的差不多才一百首，並且很多代表的詩，都還沒有被介紹過來。長詩譯成中文的，有孟十選譯的「高加索囚徒」和「強盜兄弟」（見商務版的「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紀念集」）；有穆木天譯的「青銅騎士」（見桂林書社出的單行本），「巴赫契沙拉伊的水泉」（見「文化雜誌」），「諾林伯爵」（見「文學創作」），「迦路伯」（見「文藝雜誌」）；有瞿秋白譯的「茨岡」（萬葉書店版）。瞿氏的譯文，是根據原文直譯的，無論在音節和風格上，都做盡保存著原文的特色，這個譯文雖未譯完

，但直到今天爲止，還被視爲是一個不能超越的譯品。普希金最著名的詩篇「葉甫格尼·奧尼金」，過去我們只有麗尼、夏玄英、融媛等人片斷的節譯，但在抗戰期間，我們出現了兩種新的全譯；一種是魏夫根據世界語和日文翻譯的（桂林綠文社出版），譯文較差，錯誤亦多；還有一種是呂榮根據原文翻譯的（靈圃書屋版，一九四四年），譯文較忠實，且有詳細的註釋，對讀者甚有裨益。

在故事詩方面，「漁夫和金魚的故事」有克夫和孟十還的譯文，「牧師及其工役巴爾達的故事」有克夫的譯文，「金雄雞的故事」也有孟十還的譯文。

在戲劇作品方面，有楊驥譯的「鮑里斯·高都諾夫」（載「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耿濟之翻譯的「石客」（載「文學」第八卷第一期「新詩專號」），和鄭振鐸譯的「莫扎特與沙列里」（見「小說月報」俄國文學研究專號）。

在散文作品方面，單行本有趙誠之譯的「普希金小說集」（亞東版）和孟十還譯的「普式庚短篇小說集」（文化生活社版）。除此之外，普希金的短篇小說，差不多每種都有一兩種以至四五種譯文，散見各處。在長篇小說中，「甲必丹之女」早有安壽顯的譯本，抗戰期間又出版了孫用的譯本（東南出版社版），是根據世界語翻譯的。

在論文集方面，有兩本根據蘇聯對外文化協會所編的「普希金紀念論文集」的中譯：一是呂榮譯的，新知版；一是李巖和鄭維正譯的，商務出版。此外呂榮還譯了一本吉爾波丁寫的「普式庚傳」，去年在上海出版。

到了今年二月十日普希金逝世一百一十週年祭時，中蘇文化協會上海分會及其他七個文藝團體，在光華大戲院舉行了一次盛大的紀念會，各種報章雜誌都出了紀念特刊，天下圖書公司選出了葛一虹和戈資權合編的「普希金畫傳」。蘇聯僑民並組織了普希金紀念碑重建委員會，廣募捐款，請蘇聯的名彫刻家多瑪加茲基重鑄一新的普希金銅像，來代替上海淪陷時期被敵人盜走的那個在一九三七年所樹的銅像。時代畫報社則準備印一本「普希金文集」（即本集），希望這本綜合普希金作品與論述普希金的文字的彙集，能幫助中國的讀者更多多地認識普希金。

普希金的逝世已是一百一十年了，回想當他生前時（一八三六年），他曾經這樣預言過：

「我的名聲將遍滿整個偉大的俄羅斯，
它現存的一切語言，都會講到我的名字，
無論是驕傲的斯拉夫人的子孫，是芬蘭人，
以及現在還是野蠻的亞吉斯人，和草原上的朋友——卡爾邁克人」。

其實他這個預言是早已實現了，並且他的名字也早已越出了俄羅斯的邊疆，活在全



普希金逝世一百週年紀念在上海

世界上每一個愛自由的人的心中。同時還有一件事值得提及的，就是普希金生前對於中國很感興趣，甚至想到中國來，他在一八三〇年正月間這樣寫給意兵長官班肯多爾夫將軍道：『我現在還沒有結婚，也沒有負什麼職務，我很想到法國或是意大利去旅行；假如這不可能得到同意的話，我懇求允許我跟派往中國去的使節一同到中國去』。不用說，在沙皇專治暴政的條件之下，普希金的這個願望是永遠無法實現的，而他甚至也不能想像到，就是在他逝世百年後的今日，他的作品也成了中國讀者的一份珍貴的精神食糧。普希金一生的著作是異常豐富的，怎樣使得他全部豐富的作品能為我們所欣賞，還還有待中國翻譯界的更進一步的努力。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戈 寶 權

普希金作品中譯本編目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ПЕРЕЧЕНЬ КИТАЙСКИХ
ПЕРЕВОДО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А. С. ПУШКИНА)

普希金的作品被大量地介紹到我國來，是近十多年來的事，但直到目前為止，却還很少有人為這些譯本做過編目的工作，因此這裏所刊的這個編目，只能算是一個初步的嘗試。這個編目共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單行本為單位的，其中包括普希金作品的中譯單行本，研究普希金的著作及各種雜誌所出的紀念特刊等；第二部分則是以作品為單位的，其中按詩歌作品、戲劇作品、散文作品的分類來編目。又這一個編目，係在匆忙中編成，遺漏之處在所不免，尚望各方多多與以指正及賜示。

編者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

第一部分 以單行本爲單位的編目

一 普希金作品的中譯單行本

詩 歌 作 品

普 式 庚 詩 抄

蒲風·葉可根合譯

（這本詩集似乎是當普希金逝世百年祭時在華南出版的，抗戰初時曾在漢口見過，全書係橫排，譯文可能是根據日文。此書早絕版，現已無法覓得）。

戀 歌

孟十還等譯 曹辛編 重慶文林出版社 1942年。

茨 岡

嬰秋白譯 根據俄文 上海萬葉書店 1940年3月 93面。

書後附有錫金所寫的校訂後記，及鐵弦所譯的「普式庚·俄國文學語言的創造者」（R.高甫曼作）和陳真所譯的「普式庚怎樣寫作」（N.阿胥金作）兩篇文字。

奧 尼 金

魏夫譯 根據世界語及日文 桂林絲文社版 1942年。

歐 根·奧 涅 金

呂筭譯 根據俄文 最初有重慶雲圖書屋版 1944年2月 近有上海希望社版 1947年2月。

散 文 作 品

普 希 金 小 說 集

趙誠之譯 根據俄文 上海亞東圖書館 1924年12月 430面。

內容：1,普希金路傳；2,一個驛站的站長；3,假農女；4,射擊；5,風雪；6,郭留興

編村的歷史；7, 奚勒得沙里；8, 棺材匠；9, 情盜；10, 鑷形的王后紙牌；11, 別爾金小說集跋。

普式庚短篇小說集

孟十還譯 根據俄文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37年5月 184面。

內容：1, 射擊；2, 風雪；3, 棺材商；4, 站長；5, 小姐——農村姑娘；6, 郭洛亨諾村底歷史；7, 鑷形的皇后；8, 基爾德沙里；9, 譯者後記。

杜勃洛夫斯基

孟十還譯 根據俄文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37年5月 144面。

附譯者後記。

復仇豔遇（又名杜布羅夫斯基）

立波譯 根據英文 上海生活書店 1937年 135面。

書前附譯者序言，12面。

此書在重慶時有過學藝出版社版。

驛站長（中俄文對照本）

水夫譯 上海時代書報出版社 1947年11月 45面。

村姑小姐（中俄文對照本）

磊然譯 上海時代書報出版社 1947年11月 69面。

暴風雪（中俄文對照本）

梁香譯 上海時代書報出版社 1947年11月 47面。

甲必丹之女

安壽顯譯 根據俄文 上海商務印書館 1921年 254面。

書前附歌濟之及鄭振鐸兩人所寫的序文，及歌濟之所寫的普希金略傳。

上尉的女兒

孫川譯 根據世界語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47年4月 207面。

書前附M. 希特·洛·毛斯加亞所寫的世界語譯本序，書後附譯者後記。

當抗戰期間時，此書先有過福建東南出版社的版本，題名為『甲必丹之女』。

大尉之女

徐聖機譯 根據俄文 待出。

二 普希金作品的選集及彙編

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紀念集

中蘇文化協會上海分會主編 章蕙編輯 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7年2月
621面。

內容：

第一篇 總論

1, 普式庚傳(章列沙野夫著, 張西曼譯); 2, 普式庚論(高爾基著, 王季愚譯);
3, 普式庚的生平和藝術(徐中玉); 4, 葉夫結尼·奧爾金之檢討(孫素璋)。

第二編 詩集

1, 戀歌; 2, 哀歌; 3, 北風; 4, 冬季的早晨; 5, 冬季的黃昏; 6, 赴西比利亞; 7, 寫給海; 8, 蘇格蘭的小曲; 9, 哥薩克; 10, 水妖; 11, 漁夫和金魚的故事; 12, 金雞的故事; 13, 哥盜兄弟; 14, 高加索的俘虜(以上孟十還譯); 15, 酒神祭歌(張西曼譯); 16, 無國遊民曲(盛成譯)。

第三編 戲劇與小說集

1, 莫薩特與沙萊甲(鄭振鐸譯); 2, 黑桃皇后(陳占元譯); 3, 驕兵(陳占元譯); 4, 杜布查夫斯基(秦澐譯)。

書前附插圖三十二幅。

普式庚創作集

瞿洛夫選編 上海光明書店經售 1937年3月 190面。

內容：書前附式采爾巴柯夫作和馬品新譯的「普式庚評傳」及瞿洛夫編的「普式庚年譜」。

正文：

第一篇 金雞的故事及其他韻文作品

1, 金雞的故事(孟十還譯); 2, 漁夫與魚的故事(克夫譯); 3, 牧師及其工役巴爾達的故事(克夫譯); 4, 哥薩克(孟十還譯); 5, 抒情詩(麗尼譯); 6, 士丁卡·拉辛之歌(林林譯); 7, 鄉村(苗亭譯); 8, 自由(林林譯); 9, 給批評家的信(雷石橋譯); 10, 馬車的生活(林蒂譯); 11, 再會吧, 熱情的羅林哈(林蒂譯); 12, 冬天的道路(陳君爾譯); 13, 亞里昂(一非譯); 14, 戲給查達愛夫(任鈞譯); 15, 寄腓力呷支益夫伯爵(林蒂譯); 16, 給西比利亞的消息(一

· 菲譯)；17, 工作；18, 先知；19, 秋天(17至19三首俱係孫用譯)；20, 魔力的奧列格頌(紫秋譯)；21, 我是孤獨的自由播種者(魏晉譯)；22, 悲歌(戴何勿譯)；23, 紀念碑(黃源譯)；24, 三泉；25, 給普斯真；26, 回想；27, 冬夜；28, 預感(24至28等五首俱係蒲風葉可根合譯)；29, 毒樹(艾昂甫譯)；30, 夜鶯；31, 夜(此兩首俱係李文望譯)；32, 詩章(木子譯)；33, 給詩人(彭澎譯)；34, 歐根·奧涅庚(其一, 融毅譯)；35, 歐根·奧涅庚(其二, 夏玄英譯)；36, 歐根·奧涅庚(其三, 麗尼譯)。

第二篇 射擊及其他散文創作

1, 射擊(孟十還譯)；2, 假農女(趙誠之譯)；3, 風雪(孟十還譯)；4, 驛長(陳占元譯)；5, 郭洛亨諾村的歷史(孟十還譯)；6, 埃及之夜(陳冥譯)；7, 突勒得沙黑(趙誠之譯)；8, 波希米人(黎烈文譯)；9, 鐮形的皇后(孟十還譯)；10, 棺材商人(羅世彌譯)；11, 舊磚(孟十還譯)。

普希金文集(即本書)

羅果夫主編 戈賓維負責編輯 上海時代書報出版社 1947年12月。

三 研究普希金的論著

普式庚研究

A·亞尼克斯德等著 茅盾等譯 生活書店版 1937年2月 330面。

內容：前記(黃源)

上篇：1, 普式庚是我輩中間的一員(蘇聯A·亞尼克斯德作, 茅盾譯)；2, 普式庚略傳(蘇聯N·涅克拉索夫作, 孫用譯)；3, 普式庚怎樣寫作(蘇聯N·阿管作, 克夫譯)；4, 普式庚論(俄國F·杜思退益夫斯基作, 麗尼譯)；5, 論普式庚的童話(蘇聯A·史洛尼姆斯基作, 克夫譯)；6, 普式庚與拜倫主義(日本昇曙夢作, 雨田譯)；7, 普式庚之死(俄國M·列爾孟託夫作, 孫用譯)。

下篇：1, 波希米人(黎烈文譯)；2, 鐮形的皇后(孟十還譯)；3, 棺材商人(世彌譯)；4, 驛長(陳占元譯)；5, 射擊(孟十還譯)；6, 秋天及其他(孫用譯)；7, 漁夫與魚的故事(克夫譯)。

書前附插圖九幅。

普式庚論

盧那卡爾斯基等著 呂焚譯 根據英文 新知書店 1946年6月 251面

附譯註及後記。

內容： 1, A. V. 盧那卡爾斯基：俄國的春天；2, M. 高爾基：『普式庚論』草稿；3, I. 盧波爾：普式庚的偉大；4, I. 萊茲涅夫：現代俄國文學的父親；5, A. 古爾斯坦：『歐根·奧涅金』；6, L. 吉摩菲葉夫：普式庚的抒情詩；7, M. 赫拉普琴珂：普式庚的敘事詩；8, V. 希克羅夫斯基：普式庚的散文；9, G. 維經古爾：劇作家的普式庚；10, M. 阿沙朵夫斯基：普式庚與民間傳說；11, S. 巴魯哈弟：高爾基論普式庚；12, V. 吉爾明斯基：普式庚與西方文學；13, V. 紐斯達特：西歐與普式庚。

(註)這本書是一九三八年蘇聯對外文化協會所出版的英文本的『Pushkin: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and Essays on the Great Russian Poet A. S. Pushkin』的譯譯。

普式庚論

李茲·鄒綠芷合譯 重慶商務印書館版 即上書的另一種譯本。

四 普希金的評傳及其他

普式庚評傳

吉爾波丁著 呂榮譯 根據英文 國際文化服務社 1947年。

普希金畫傳

葛一虹編輯 戈賓權說明 上海天下圖書公司 1947年2月 42面。

五 各雜誌所出的紀念普希金的專號及特輯

譯文(新二卷第一期)——普式庚特輯

黃源編 上海雜誌公司 1936年9月16日 127面。

內容：1, 普式庚怎樣寫作(N.阿晉金作, 陳冥譯)；2, 高爾基論普式庚(I. 雪紀衣夫斯基作, 春雷譯)；3, 紀德論普式庚(L.G.作, 王然譯)；4, 論普式庚的童話(A.史洛尼姆斯基作, 克夫譯)；5, 歐根·奧涅金導言(N.涅克拉斯夫作, 孫用譯)；6, 普式庚在音樂中(N.亞爾登斯作, 王西道譯)；7, 郭洛亨諾村的歷史(普式庚作, 孟十還譯)；8, 埃及之夜(普式庚作, 陳冥譯)。

附圖十五幅。

譯文(新二卷第六期)——普式庚逝世百年紀念號

黃 源編、上海雜誌公司 1937年2月16日 314面。

內容：1, 普式庚的一生(V. 萬曼賽耶夫作, 克夫譯)；2, 十二月黨的詩人(V. 李倍賢夫·波爾耶斯基作, 茅盾譯)；3, 普式庚之生涯與作品(A. 雅爾摩林斯基作, 厲尼譯)；4, 普式庚的流行之基礎(L. 格勞司曼, 唐波譯)；5, 普式庚之死(O. 克拉楚考夫卡耶作, 趙家壁譯)；自6以下全為普氏作品之中譯：6, 絞架之歌及其他(孫用譯)；7, 吉卜西及其他(劉盛亞譯)；8, 鄉村(勞曼譯)；9, 我底家譜(茵亭譯)；10, 強盜兄弟(蒙沙譯)；11, 杜勃洛夫斯基(孟十還譯)；12, 普式庚年譜(曹嘯暉)；13, 「甲必丹之女」讀後記(孫用)；14, 編者後記。書前附插圖二十七幅。(此外, 「譯文」的終刊號〔1935年9月〕及新三卷第二期〔1937年5月〕中, 亦載有關於普希金之文字及其作品譯文多種)。

中蘇文化(第二卷第二期)——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

中蘇文化雜誌編輯部編 1927年2月1日 193面

內容：1, 普希金的生涯(V. Veresnev著, 沈起予卜道明合譯)；2, 普希金——自由的戰士(姚蓬子)；3, 叛逆的靈魂(王任叔)；4, 俄羅斯新文學的始祖——普希金(I. Leshnev, 會鼎譯)；5, 普希金——批評者(張樹枏·仲曉)；6, 普希金在詩壇上的地位(抱朴)；7, 普希金詩選(共五十九首, 張君川譯)；8, 普希金詩四首(張西曼試譯)；9, 波利斯·哥東諾夫(楊慶譯)；10, 彼得大帝的黑奴(李爾重譯)；11, 普希金走向現實主義之路(I. Vinogradov, 曉戈摘譯)；12, 普希金的遺產(柴脫林, 賀之俊摘譯)；13, 評普希金的「波利斯·哥東諾夫」(白恩斯坦作, 文修譯)；14, 寫在普希金百年紀念之前(呂律)；15, 普希金百年祭前夜在蘇聯(記者)；16, 論普希金之新材料(啓明)；17, 普希金的文學建設(石夫)；18, 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雜訊(啓明)；19, 關於普希金決鬥與慘死之新材料(賀運之)。

雜誌前附圖三幅。

普希金百年祭紀念冊(Пушкинские дни в Шанхае; Pushkin Centenary, 1837—1937)

此書係普希金逝世百年祭時俄國僑民在上海出版者, 全書分俄, 法, 英, 中等四部, 中文部分有下列各詩文:

- A, 普希金評傳; B, 普希金詩抄: 1, 給保母(孫女士譯); 2, 冬天道上(孫女士譯); 3, 毒樹(艾昂甫譯); 4, 先知(艾昂甫譯); 5, 三姊妹(沙爾當王之一節, 艾昂甫譯); 6, 夜(李文望譯); 7, 夜鶯(李文望譯)。

第二部分 以作品爲單位的編目

一 詩 歌 作 品

詩(СТИХИ)⊖

• 1814年 •

哥薩克(Казак)

1. 孟十還譯 根據俄文 見商務版『普希金逝世百週年紀念集』231—237面
並見羅編『普式庚創作集』26—28面。

給娜姿麗(К Наташе)

1. 戈賓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54—55面。

羅曼司(Романс)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73—74面。
2. 孟十還譯 根據俄文 題名爲『戀歌』 見商務版『普式庚逝世百年紀念集』199—205面。
3. 劉盛亞譯 根據德文 題名爲『戀歌』 見『譯文』新二卷第六期1230—1234面。

• 1815年 •

給她(К ней)

1. 劉盛亞譯 根據德文 題名爲『給愛爾維娜』 見『譯文』新二卷第六期1236—1237面。

我的墓誌銘(Моя эпитафия)

1. 戈賓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53面。

⊖ 詩全以寫作先後的年代爲序。又此地所列舉的譯文，主要以商務出版的『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紀念冊』，羅洛夫編的『普式庚傑作集』，『譯文』新二卷第六期及『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所載的譯詩爲限。此外散見其他報章期刊者，儘就編者所知道的亦一併列入。

玫瑰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74面。
2. 劉盛亞譯 根據德文 見『譯文』新二卷第六期1234—1235面。
3. 戈寶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56面。

• 1816年 •

歌者 (Певец)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題名為『度曲人』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74面。

哀歌 (Элегия, 我看見了死亡)

1. 孟十還譯 根據俄文 見商務版『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紀念集』206—208面。

• 1814—1817年 •

給戴麗亞 (К Делии)

1. 劉盛亞譯 根據德文 見『譯文』新二卷第六期1228—1230面。
2. 戈寶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57—58面。

諷刺詩 (Эпиграмма, 告訴我, 有什麼新聞)

1. 劉盛亞譯 根據德文 題名為『新聞』 見『譯文』新二卷第六期1235面。

• 1817年 •

再見吧, 真誠的櫟樹林 (Простите, верные дубравы!)

1. 林蒂譯 根據日文 題名為『再會吧, 熱情的櫟林啊!』 見瞿編『普式庚創作集』49面。
2.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74面。
3. 黎焚燦譯 根據?文 見桂林出版的『詩創作』第八期72面。
4. 戈寶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59面。

自由頌 (Вольность, Уда)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74—76面。
2. 林林譯 根據日文 見瞿編『普式庚創作集』37—41面。

• 1818年 •

故事 (Сказка, 萬歲, 在俄國奔馳着……)

1. 玉季恩譯 根據俄文 見商務版『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紀念集』79—82面。

致察爾達耶夫(К Чаадаеву)

1. 任鈞譯 根據日文 題名為『獻給查達耶夫』— 見羅編『普式庚創作集』53面。

2. 張西還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 98面。

3. 企雲譯 根據俄文 見『蘇聯文藝』第三期137—138面。

4. 戈實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60—61面。

• 1819年 •

鄉村(Деревня)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題名為『農村』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76—77面。

2. 苗亭譯 根據?文 見羅編『普式庚創作集』34—36面。

3. 勞曼譯 根據世界語 見『譯文』新二卷第六期1251—1256面。

歡宴(Ресельный пир)

1. 劉盛亞譯 根據德文 見『譯文』新二卷第六期1237—1238面。

女水仙(Русалка)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77—78面。

1. 孟十還譯 根據俄文 題名為『水妖』 見商務版『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紀念集』238—243面。

• 1820年 •

題阿拉克契耶夫伯爵(На гр. А. А. Аракчеева)

1. 林蒂譯 根據日文 題名為『寄腓力即支益夫伯爵』 見羅編『普式庚創作集』54面。

(這原是一首諷刺詩，關於阿拉克契耶夫伯爵的生平，請見本集『普希金略傳』15面。林蒂的譯文與原文有出入，首先是譯名不對，又如末句『是個平凡的大兵』，林蒂譯：『是一無所長的伊加沙瑪的取人遊』，其中伊加沙瑪加有私名錢，不知何解)。

唉，爲什麼她輝耀得……(Увы, зачем она блистает……)

1. 孟十還譯 根據俄文 見商務版『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紀念集』208—209面。

黑圍巾(Черная шаль)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78面。

• 1821 年 •

我體驗了自已的願望 (Я пережил свои желания)

1. 孟十還譯 根據俄文 見商務版「普希金逝世百週年紀念集」210—210面。
2.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79面。
3. 劉盛亞譯 根據德文 題名為「悲歌」 見「譯文」新二卷第六期1238—1239面。
4. 戈賓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62面。

誰見過那地方 (Кто видел край, где роскошь природы)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79面。

· 穆斯 (Муза)

1. 塞克譯 根據俄文 題名為「萊莎」 見「蘇聯文藝」第三期第139面。
2. 戈賓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63面。

拿破崙 (Наполеон)

孫用譯 根據英文 見「譯文」新二卷第六期1223—1224面。

(此時僅譯了最後的三段)。

• 1822 年 •

賢明的奧列格之歌 (Песнь о вощем Олеге)

1. 紫秋譯 根據世界語 題名為「魔力的奧列格頌」 見羅編「普希金創作集」62—66面。

給審查官的信 (Послание цензору)

1. 雷石棉譯 根據俄文 題名為「給批評家的信」 見羅編「普希金創作集」42—47面。

囚徒 (Узник)

1. 宗萃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100面。
2. 張西曼譯 根據俄文 初載「逸經」 後見「蘇聯文藝」第三期140面。
3. 戈賓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64面。

只剩下我孤獨的一個人 (Один, один остался я)

1. 戈賓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65面。

· 真誠的希臘女郎呀! (Гречанна верная!)

1. 戈實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66面。

• 1823 年 •

小鳥 (Птичка)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79面。
2. 劉盛珺譯 根據德文 見『譯文』新二卷第六期1-40面。
3. 戈實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67面。

夜 (Ночь)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79—80面。
2. 李文望譯 根據?文 見聖編『普式庚創作集』78面。

荒漠中的自由的播種者 (Свободы сеятель пустынный)

1. 魏晉譯 根據日文 題名為『我是孤獨的自由播種者』 見聖編『普式庚創作集』67面。
2. 孫用譯 根據英文 題名為『見一播種人向前播種』 見『譯文』新二卷第六期1221—1222面。
3. 戈實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68—69面。

魔鬼 (Демон)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80面。

生命之車 (Телега жизни)

1. 林蒂譯 根據日文 題名為『馬車的生活』 見聖編『普式庚創作集』48面。

• 1824 年 •

蝗蟲飛呀飛 (Саранча летела)

1. 戈實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70面。

致大海 (К морю)

1. 孟十還譯 根據俄文 見商務版『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紀念集』222—228面。
2. 戈實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71—74面。

致巴赫契沙拉伊宮水泉 (Фонтану Бахчисарайского дворца)

1. 張西曼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98—99面。
2.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同刊80面。
3. 戈實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75—76面。

北風 (Арктика)

1. 孟十還譯 根據俄文 見商務版『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紀念集』221—222面。

• 1825年 •

光榮的想望 (Желание славы)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80—81面。

給凱恩 (К А. П. Керн)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題名為『給克琳』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81面。
2. 羅尼譯 根據英文 題名為『抒情詩』 見羅編『普式庚創作集』29—30面。
3. 戈賓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77—78面。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Если жизнь тебя обманет)

1. 苗亭譯 根據?文 見『譯文』新二卷第六期1265面。
2. 戈賓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79面。

酒神祭歌 (Ванхическая песня)

1. 張西曼譯 根據俄文 見商務版『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紀念集』378—379面。
2. 王季愚譯 根據俄文 見商務版『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紀念集』126—128面。
3. 戈賓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80面。

冬天的黃昏 (Зимний вечер)

1. 孟十還譯 根據俄文 見商務版『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紀念集』216—218面。
2.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81—82面。
3. 蒲風葉可根合譯 根據日文 見羅編『普式庚創作集』73—74面。
4. 劉盛亞譯 根據德文 題名為『冬夜』 見『譯文』新二卷第六期1241—1242面。
5. 戈賓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81—82面。

風暴 (Буря)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81面。
2. 戈賓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83面。

普式庚創集



Александр С. Пушкин. Издание

普式庚詩鈔



1799-1837.

★ SHGO CHUBANSHE CHUBAN



普式庚研究

普希金逝世百年祭時所出的幾種研究普希金的書刊

• 1826 年 •

士卡坦·拉辛之歌 (Песни о Стеньке Разине)

1. 林林譯 根據日文 見羅編『普式庚創作集』31—33面。

先知 (Пророк)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82面。
2. 王季愚譯 根據俄文 見商務版『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紀念集』119—121面。
3. 孫用譯 根據英文 見羅編『普式庚創作集』57—58面。
4. 艾昂甫譯 根據法文 見『普希金百年紀念冊』108面。
5. 戈賈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84—85面。

給普希欽 (И. И. Пущину)

1. 蒲風葉可根合譯 根據日文 見羅編『普式庚創作集』21面。
2. 戈賈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86—87面。

五節詩 (Стансы)

1. 王季愚譯 根據俄文 見商務版『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紀念集』82—84面。

冬天的道路 (Зимняя Дорога)

1. 帥君涵譯 根據?文 見羅編『普式庚創作集』50—51面。
2. 孫女士譯 根據?文 見『普希金百年紀念冊』107面。

金與鐵 (Золото и булат)

1. 劉盛雷譯 根據德文 見『譯文』新二卷第六期1244面 後收入『少年遊』詩集中。
(『譯文』中所載的譯文，是把原詩的含義譯反了，及至收入『少年遊』詩集時方才改正)。

• 1827 年 •

致西伯利亞的囚徒 (В Сибирь)

1. 孟十遺譯 根據俄文 題名為『赴西伯利亞』 見商務版『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紀念集』220—221面。
2. 一菲譯 根據?文 題名為『給西伯利亞的消息』 見羅編『普式庚創作集』55面。
3. 王季愚譯 根據俄文 見商務版『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紀念集』90—92面。

4. 巴金譯 根據英文 題名為「寄西伯利亞的普信」 見文化生活社版巴金譯『叛逆者之歌』15—17面。

5. 張西曼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99頁。

6. 屠岸譯 根據？文 見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一日『文匯報』。

7. 任鈞譯 根據日文 見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一日『聯合日報』。

8. 戈寶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88—89面。

夜鶯和玫瑰 (Соловей и роза)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88面。

2. 李文望譯 根據？文 見羅編『普式庚創作集』78面。

3. 劉盛亞譯 根據德文 見『譯文』新二卷第六期1248—1244頁。

4. 戈寶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90面。

三泉 (Три ключа)

1. 蒲風葉可根合譯 根據日文 見羅編『普式庚創作集』70面。

2. 戈寶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91面。

阿里昂 (Арион)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83—84面。

2. 一菲譯 根據？文 見羅編『普式庚創作集』52面。

3. 戈寶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92—93面。

天使 (Ангел)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83面。

奶娘 (Няня)

1. 孫女士譯 根據？文 題名為「給保母」 見『普希金百年紀念冊』107面。

1. 戈寶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89—95面。

詩人 (Поэт)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84面。

2. 黎焚蕪譯 根據？文 見桂林出版的『詩創作』第八期72面。

護符 (Талисман)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84面。

保護我，我的護符（Храни меня, мой талисман）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84—85面。

• 1928年 •

八節詩（Стансы）

1. 王季愚譯 根據俄文 見商務版『普希金逝世百週年紀念集』84—86面。

回憶（Воспоминание）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85面。
2. 蒲風葉可根合譯 根據日文 見瞿編『普希金詩集』72面。

你和您（Ты и Вы）

1. 劉盛亞譯 根據德文 見『譯文』新二卷第六期1246—1247面。

一八二八年五月二十六日（26 мая 1828 г.）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85面。

美人，不要在我的面前再唱吧（Не пой, красавица, при мне）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86—87面。
2. 戈實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93—98面。

預感（Предчувствие）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85—86面。
2. 蒲風葉可根合譯 根據日文 見瞿編『普希金詩集』75面。
3. 戈實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98—99面。

毒樹（Анчар）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86面。
2. 艾昂甫譯 根據法文 見瞿編『普希金詩集』76—77面。

詩人和羣衆（Поэт и толпа）

1. 王季愚譯 根據俄文 見商務版『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集』101—106面。

小花（Цветок）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87面。
2. 劉盛亞譯 根據德文 見『譯文』新二卷第六期1245—1246面。
3. 戈實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100面。

• 1929 年 •

高加索 (Кавказ)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87面。

加茲白克山上的僧院 (Монастырь на Казбене)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87—88面。

頓河 (Дон)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89面。
2. 戈賓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101—102面。

崩落 (Обвал)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88面。

冬天的早晨 (Зимнее утро)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88面。
2. 孟十還譯 根據俄文 見商務版『普希金逝世百週年紀念集』213—215面。
3. 戈賓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103—104面。

我曾經愛過你 (Я вас любил)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89面。
2. 劉盛亞譯 根據德文 見『譯文』新二卷第六期1247—1248面。
3. 戈賓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105面。

我沿著喧鬧的街道徘徊 (Брожу ли я вдоль улиц шумных)

1. 張西曼譯 根據俄文 題名為『八節詩』(Stanzas)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99—100面。
2. 木子譯 根據俄文 題名為『詩章』 見羣編『普希金創作集』80—81面。

• 1830 年 •

回答 (Ответ)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89面。

致詩人 (Поэту)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88—89面。
2. 彭 澐譯 根據?文 見叢編版「普式庚創作集」82面。
3. 王季愚譯 根據俄文 見商務版「普式庚逝世百年紀念集」97—99面。
4. 任 鈞譯 根據日文 見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一日「新民夜報」。
5. 戈賓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106—107面。

鬼怪 (Бесы)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90—91面。

哀歌 (Элегия)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91面。
2. 戴何勿譯 根據日文 見叢編「普式庚創作集」68面。

工作 (Труд)

1. 孫 用譯 根據英文 見叢編「普式庚創作集」56面。

最後一次你可愛的形象 (В последний раз твой образ милый)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91面。

誓詞 (Заклинание)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92面。

爲了遙遠的故鄉的岸邊 (Для берегов отчизны дальной)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91—92面。

我的家譜 (Моя родословная)

1. 苗 亨譯 根據?文 見「譯文」新二卷第六期1257—1264面。

茨岡 (Цыганы)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題名爲「東方遊民」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92面。
2. 劉盛亞譯 根據德文 題名爲「吉卜西人」 見「譯文」新二卷第六期1248—1249面。
3. 戈賓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108—109面。

• 1831年 •

回聲 (Эхо)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92面。

2. 王季恩譯 根據俄文 見商務版『普希金逝世百週年紀念冊』118面。
 (這首譯詩與原文有出入，將原詩的意義全譯反了)。
3. 戈寶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110面。

• 1832年 •

紀念冊 (В альбом)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92—93面。

夜鶯 (Соловей, 自西斯拉夫人之歌)

1. 戈寶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111—112面。

• 1833年 •

秋 (Осень)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93—94面。
 2. 孫用譯 根據英文 見羅錫『普希金創作集』59—61面。

• 1835年 •

烏雲 (Туча)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94—95面。
 2. 孫用譯 根據英文 見『譯文』新二卷第六期1222—1223面。

我又重新造訪 (Вновь я посетил)

1. 戈寶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113—115面。

那一位上帝使他歸還到我這裏 (Кто из богов мне возвратил)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95面。

哦，貧乏 (О, бедность!)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95面。

• 1836年 •

致藝術家 (Художнику)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95—96面。

從樹上落下了叛徒的學生 (Как с дерева сорвался предатель-ученик)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96面。

世上的當權者 (Мирская власть)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96面。
父親隱士，妻子潔純（Отцы-пустынники и жены непорочны）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96面。

是時候啦，我的朋友，是時候啦（Пора, мой друг, пора!）

1. 苗 亭譯 根據?文 題名為『够了，朋友喲』 見『譯文』新二卷第六期1264—1265面。

紀念碑（Памятник）

1. 張君川譯 根據俄文 題名為『紀念自己』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96—97面。

2. 黃 源譯 根據?文 見臺灣『普式庚傑作集』69面。

（這首譯詩少譯了最後的四行。又第四句的『亞歷山大紀念柱』被誤譯為『亞歷山大城裏的建築』）。

3. 王季愚譯 根據俄文 見商務版『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紀念集』121—123面。

（第四句中的『亞歷山大的紀念柱』被誤譯為『亞列克山大的寶塔』）。

4. 唯 楚譯 根據?文 見桂林出版的『詩創作』第八期72面。

（第四句中的『亞歷山大的紀念柱』被誤譯為『亞力山大的塔橋』）。

5. 戈賓揚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116—117面。

長 詩（ПОЭМЫ）

高加索的囚徒（Кавказский пленник, 1821）

1. 孟十還譯 根據俄文 題名為『高加索的俘虜』 見商務版『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紀念集』307—377面。

2. 穆木天譯 根據俄文 見桂林出版的『文學譯叢』?期11—30面。

強盜兄弟（Братья-разбойники, 1821）

1. 孟十還譯 根據俄文 見商務版『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紀念集』283—306面。

2. 蒙 沙譯 根據世界語 見『譯文』新二卷第六期1266—1276面。

巴蓋契沙拉伊的水泉（Бахчисарайский фонтан, 1822）

1. 穆木天譯 根據俄文 見桂林出版的『文化雜誌』第二卷第六期54—60面。

茨岡（Цыганы, 1824）

1. 裴烈文譯 根據梅里美的法譯本 題名為「波希米人」 見「譯文」創刊號，後收在生活版的「普式庚研究」中，並見選編「普式庚創作集」119—134面。
2. 盛成譯 根據法文 題名為「無國游民曲」 見商務版「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紀念集」380—427面。
3. 聶秋白譯 根據俄文 上海萬葉書店版 並見本集121—148面。

諾林伯爵(Граф Нулин, 1825)

1. 穆木天譯 根據俄文 見桂林出版的「文學創作」?期45—49面。

迦路伯(Галуб, 1829)

1. 穆木天譯 根據俄文 見桂林出版的「文藝雜誌」?期63—66面。

銅騎士(Медный всадник, 1833)

1. 穆木天譯 根據俄英兩種文字 題名為「青銅騎士」 見1942年10月15日桂林出版的「世界文藝」(陳原主編)1—41面。

故事詩(Сказки)

牧師和他的工人巴爾達故事(Сказка о поле и работнике его Балде, 18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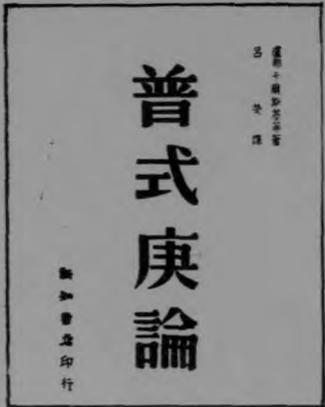
1. 克夫譯 根據俄文 題名為「牧師及其工役巴爾達的故事」 見選編「普式庚創作集」18—25面。
2. 戈實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159—166面。

漁夫和金魚的故事(Сказка о рыбаке и рыбке, 1833)

1. 孟十還譯 根據俄文 題名為「漁夫和魚的故事」 見商務版「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紀念集」244—262面。
2. 克夫譯 根據俄文 見選編「普式庚創作集」10—17面。
3. 戈實權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151—158面。

金雞鶩的故事(Сказка о золотом петушке, 1834)

1. 孟十還譯 根據俄文 題名為「金雞鶩的故事」 見商務版「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紀念集」263—282面。
2. 陳伯吹譯 根據英文 題名為「小公雞的故事」 見1947年「文藝春秋



普希金逝世一百十週年祭時所出的幾種有關普希金的書刊

】新年特大號22—80面。

詩 體 小 說 (РОМАН В СТИХАХ)

葉甫格尼·奧尼金 (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1823—1830)

節譯：

1. 融 毅譯 根據世界語 題名為「歐根·奧涅庚」 僅譯第一章1—24段 見羅編「普式庚創作集」83—100面。
2. 夏玄英譯 根據?文 題名為「歐根·奧涅庚」 譯第一章45—50等段 見羅編「普式庚創作集」101—104面。
3. 龐 尼譯 根據英文 題名為「歐根·奧涅庚」 僅譯第八章43—47等段 見羅編「普式庚創作集」105—107面。

全譯本：

1. 甦 夫譯 根據世界語及日文 題名為「奧尼金」 單行本 桂林絲文社版。
2. 呂葵譯 根據俄文 題名為「歐根·奧涅金」 單行本 上海希望社版。

二 戲 劇 作 品

波里斯·戈都諾夫 (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 1824—1825)

1. 楊 毅譯 根據日文 題名為「波利斯·哥東諾夫」 見「中蘇文化」第二卷第二三兩期中。
2. 林陵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167—207面。

莫扎爾特和沙萊里 (Моцарт и Сальери, 1830)

1. 鄭振鐸譯 根據英文 題名為「莫薩特與沙萊里」 最初發表在「小說月報」第十二卷俄國文學專號中 後見商務「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紀念集」429—438面。

石窖 (Каменный гость, 1830)

1. 秋濟之譯 根據俄文 初載「文學」新詩專號 現見本集208—231面。

三 散 文 作 品

彼得大帝的黑奴 (Арап Петра Великого)

1. 李蘭譯 根據英文 見『中蘇文化』普希金逝世百年紀念號110—138面。

射擊 (Выстрел, 1830)

1. 趙誠之譯 根據俄文 見亞東版『普希金小說集』67—93面。
2. 周愛真譯 根據英文 題名為『蒲軒根氏著：遊俠兒』 見1947年大東書局出版的周譯『世界名家短篇小說全集』第四卷。
3. 孟十還譯 根據俄文 見文化生活社版『普式庚短篇小說集』1—20面。

暴風雪 (Метель, 1830)

1. 沈 穎譯 根據俄文 題名為『雪媒』 見1920年7月北京新中國雜誌社出版的『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第一集』。
2. 趙誠之譯 根據俄文 題名為『風雪』 見亞東版『普希金小說集』95—122面。
3. 孟十還譯 根據俄文 題名為『風雪』 見文化生活社版『普式庚短篇小說集』21—42面。
4. 梁 香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260—268面 並見時代社所出中俄文對照本。

棺材匠 (Гробовщик, 1830)

1. 趙誠之譯 根據俄文 見亞東版『普希金小說集』177—191面。
2. 愈 之譯 根據英文 題名為『喪事承辦人』 見1923年商務版東方文庫『近代俄國小說集』第一冊。
3. 羅世瀾譯 根據法文 題名為『棺材商人』 初載『譯文』終刊號 後見生活版『普式庚研究』，並見羅編『普式庚創作集』172—182面。
4. 孟十還譯 根據俄文 見文化生活社版『普式庚短篇小說集』43—54面。

驛站長 (Станционный смотритель, 1830)

1. 沈 穎譯 根據俄文 題名為『驛站監察史』 見1920年7月北京新中國雜誌社出版的『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第一集』
2. 趙誠之譯 根據俄文 題名為『一個驛站的站長』 見亞東版『普希金

小說集】1—26面。

3. 陳占元譯 根據法文 見商務版『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紀念冊』486—505面。
4. 孟十還譯 根據俄文 題名為『站長』 見文化生活出版社『普式庚短篇小說集』55—72面。
5. 水夫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236—243面 並見時代社所出的中俄文對照本。

村姑小姐 (Барышня-крестьянка, 1830)

1. 趙誠之譯 根據俄文 題名為『假農女』 見亞東版『普希金小說集』27—65面。
2. 仲持譯 根據英文 題名為『一個莊主的女兒』 見1923年商務版東方文庫『近代俄國小說集』第一冊。
3. 孟十還譯 根據俄文 題名為『小姐——農家姑娘』 見文化生活出版社『普式庚短篇小說集』73—104面。
4. 磊然譯 根據俄文 見本集246—258面 並見時代社所出的中俄文對照本。

郭洛辛諾村的歷史 (История села Горюхина, 1830)

1. 趙誠之譯 根據俄文 見亞東版『普希金小說集』123—159面。
2. 孟十還譯 根據俄文 題名為『郭洛辛諾村的歷史』 見文化生活出版社『普式庚短篇小說集』105—130面。

杜勃羅夫斯基 (Дубровский, 1832)

1. 趙誠之譯 根據俄文 題名為『情盜』 見亞東版『普希金小說集』193—348面。
2. 秦漱清譯 根據俄文 見商務版『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紀念冊』506—621面。
3. 立波譯 根據英文 題名為『復仇贊遇』 單行本 生活版。
4. 孟十還譯 根據俄文 單行本文化生活出版社版。

黑桃皇后 (Пиковая дама, 1833)

1. 趙誠之譯 根據俄文 題名為『鐘形的王后紙牌』 見亞東版『普希金小說集』349—408面。

2. 馮省三譯 根據?文 題名為「海皇后」 見1924年「文學週報」第130,132,133,134,135等期。
3. 陳占元譯 根據法文 初載「時事類編」 後見商務版「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紀念集」439—482面。
4. 孟十還譯 根據俄文 題名為「鏟形的皇后」 見文化生活社版「普式庚短篇小說集」131—172面。

吉爾扎里 (Кирджали, 1834)

1. 趙誠之譯 根據俄文 題名為「奚爾得沙里」 見亞東版「普希金小說集」161—176面。
2. 孟十還譯 根據俄文 題名為「基爾德沙里」 見文化生活社版「普式庚短篇小說集」173—182面。

埃及之夜 (Египетские ночи, 1835)

1. 陳 冥譯 根據英文 初載「譯文」 後見鑿鑿「普式庚創作集」93—110面。

舊事 (Старинные русские странности, 1830)

1. 孟十還譯 根據俄文 見鑿鑿「普式庚創作集」183—189面。
 (這篇小說的原文，在俄文版的普希金全集中〔如1913年聖彼得堡希密特書店出版者〕可以覓得，但在1936及1940的兩種新版全集中俱未收入)。

甲必丹之女 (Капитанская дочка, 1836)

1. 安壽鳳譯 根據俄文 單行本 商務版。
2. 孫 用譯 根據世界語 先有福建東南社版，題名為「甲必丹之女」 現有上海文化生活社版，題名為「上尉的女兒」。
3. 徐型儀譯 根據俄文 待出。

編 目 補 遺[⊖]

(ДОПОЛНЕНИЕ К БИБЛИОГРАФИИ)

(插入本集第357面「普式庚詩鈔」項下)

普式庚詩鈔

蒲風·葉可根合譯 根據日文 廣州詩歌出版社版 1938年 98面。

內容：1816年：歌者；1817年：再會吧，多情的檉樹林喻，致大主教贈送過果實的奧互摩華夫人，自由；1818年：給嗟河隸夫；1819年：農村；1820年：白天的日光消失了，雲峯崩潰了，在空懸的夢中過去了，給伯爵揀絲帶愛夫；1821年：希望消逝了；1822年：給柯琳卡；1823年：小島，我是孤獨的自由播種者，惡魔，似銅像般的衛兵；1824年：給耶粹柯夫，給海，沉重的日子暮了，Epigram；1825年：給奧姬賓華，給克崙夫人，雖然生活欺騙了你，冬夜；1826年：在故國的蒼空下，斯登卡·拉朔的歌，給普斯其，冬天的道路；1827年：阿里恩，向西伯利亞歌唱，三泉；1828年：回想，預感，溺死者，毒樹；1829年：旅途上的殘筆，冬天來了，冬天的早晨；1830年：給詩人，妖怪，悲歌，我的家譜，咒詞，失眠夜的詩；1833年：秋；1835年：Epigram，我再度來訪了；1836年：沉思着徘徊在郊外，Ex: gl monumentum，够了，朋友；其他：做阿剌伯的歌詞，做蘇羅門的雅歌。
書後附有蒲風所寫的「普式庚在歌唱着」一文及「後記」一篇。

(這本詩鈔，可說是我國出版最早的一本普希金詩集，共譯了五十二首詩，據譯者說，其中五十首全是根據上田進的日譯本『普希金詩抄』〔東京 Nauka 社版〕譯出的，只有後兩首是譯自日文的『近代詩人集』。又譯詩有半數以上係出自葉可根之手)。

- ⊖ 當本文集初版本出版後，我們又得到一些關於普希金作品中譯的新資料，其中最為珍貴的，就是蒲風和葉可根合譯的『普式庚詩鈔』，此外又蒙段若青先生告訴我們他根據法文譯出的詩劇『石客』，現一併作為補遺發表於此。當然，此地所刊的這個編目，其中遺漏尚多，因此我們希望各位讀者能經常提供我們這類新資料，如蒙惠贈這類書刊則尤為感激。——編者

(插入本集第377面「石客」項下)

石 客

2. 段若青譯 根據屠格涅夫的法譯本 題名為「被誣的石客」 載1942年10月5日桂林出版的『文藝雜誌』第一卷第六期。

羅 泉 夫

(В. Рогов)

普希金紀念碑在上海

(ПАМЯТНИК А. С. ПУШКИНУ В ШАНХАЕ)

十年前（一九三七年），當俄國大詩人普希金逝世百年祭時，這位詩人的節日才初次在中國被廣泛地紀念着。當時出版了很多普希金作品的中譯本，初次以中文編印了『普希金逝世百週年紀念集』，舉行了紀念這位俄國大詩人的盛會，此外上海的俄國僑民還在舊法租界建立了一座詩人的紀念碑。回想普希金生前，爲了脫避沙皇專制政體的迫害，曾一度想到中國來，而現在當他逝世百年之後，他所嚮往的這個國度的人民竟這樣熱烈地紀念他，這可說是他在中國的一個大勝利，尤其在這許多紀念節目當中，上海所建立的普希金紀念碑，更佔有一個重要的位置。這是在中國所建立的僅有的一座外國作家的紀念碑。它成了中蘇兩大鄰邦文化不斷交流的象徵，和中蘇兩大民族的深切友誼的象徵。

上海的普希金紀念碑，是按照建築師格朗（Э. М. Гран）的圖樣建立的。在米色花崗岩的台座上，安放着一座不很大的詩人的胸像，這是上海的藝術家波德古爾斯基（В. С. П. дгурский）的作品。這座紀念碑，是在舊法租界當局的好意的贊助之下，建立在舊法租界的祿壽路口和畢助路口。紀念碑的揭幕典禮，則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舉行的。

現在我們不妨先稍微講一講當時建立這座紀念碑的經過情形。十年前，上海的俄國僑民中間已經開始了分化。因此，當時在異邦的土地上建立一座俄國大詩人的紀念碑的意見，並沒有像在今天所提出的重建這個紀念碑的意見一樣地得到一致的反響。正因爲

這樣，這座紀念碑並不是由全體俄國僑民建立的，而只是由組成修建詩人紀念碑委員會的一小羣人建立的。紀念碑的費用，並不是在人數衆多的俄國僑民的各階層中徵募來的，它是靠了個別的幾個人的錢。在當時，上海的俄國僑民並不感覺得自身是統一的整體，在他們的心中，並沒有感覺到要在異邦的土地上建立一座普希金的紀念碑，正是全體俄國僑民的一樁事業。

這位俄國大詩人的樸素的紀念碑，平靜地矗立在上海的一個幽雅的小廣場上。平時不只是俄國人帶鮮花到這座紀念碑前而來，並且還有很多的中國普希金詩歌的崇拜者來拜謁這座紀念碑。中國的作家和新聞記者則更常常地稱頌齊踏和舉動路口的這個小廣場為「詩人角」。

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愛國主義的烈焰，握住了散居在祖國邊境之外的所有真誠的俄國人士的心。這時候，祖國的人民正和不共戴天之仇的敵人——德國法西斯主義——進行着神聖的衛國戰爭，而他們每個人都各自地感覺到自己是和祖國人民不可分割的。在衛國戰爭的嚴峻的日子裏，普希金這位大詩人的樸素的紀念碑，有如永不熄滅的「俄國詩歌的太陽」的光綫，對於我們那些住在異邦的人是更為親切。我們的紅軍戰勝希特勒德國法西斯軍隊的最初的勝利，使得在異邦的土地上，在為德國法西斯的同盟者日寇所佔領的地區中的普希金紀念碑，更成爲一個俄國光榮的象徵，成爲一個戰勝法西斯黑暗勢力的勝利的象徵。

這時候，日本法西斯就在黑暗的掩蔽之下，正像夜間的盜賊一樣，盜走了和毀壞了詩人的銅像，侮辱了俄羅斯人民的驕傲，和一切與俄羅斯人民並肩作戰的愛自由的人士的感情。

上海的這座普希金紀念碑，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間被毀的。日本法西斯毀壞我們大詩人的樸素的紀念碑，正是他們在全世界的文化前面所作的一大罪行。在這種地方，在掠奪、暴行和搶劫各種行爲上，日本的法西斯武士們和他們的德國同伴們，是沒有任何區別的。全世界各國的法西斯，不管他們怎樣稱呼自己，不管他們穿什麼服裝，他們都具有着同樣的憎恨人類，迫害其他種族、暴力掠奪和對進步的科學、文學與藝術採取獸性憎惡的思想。他們都是普希金這位永世不朽的詩人的敵人。

兩年來，普希金的紀念碑上的那個空虛的台座，就像一個沒有完口的創傷在流着血。當日寇佔領期間，每一個俄國人都不能平心靜氣地走過這座被侮辱和褻瀆了的紀念碑。因此，當同盟國家戰勝東西方的法西斯之後，在上海的蘇聯僑民的心中立刻就起了一個重建詩人紀念碑的思想。

因此，當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時，就有「一羣蘇聯公民」這樣寫信給「新生活日報」的編輯部：



被日寇盜去銅像後的普希金紀念碑

『請允許我們借用 貴報的篇幅，提醒大眾注意一件可悲的亦情，為什麼我們俄國人士對這件事表示了漠不關心。』

『我們此地所指的，就是十年前上海的俄國僑民爲了紀念俄國大詩人亞歷山大·塞爾格耶維奇·普希金所建立的那座紀念碑的目前的情況。』

『大家都知道，當日軍佔領期間，普希金的銅像被日寇從台座上蓋走了，直到現在都沒有恢復原狀。紀念碑的周圍則是一片滿目荒涼。』

『可是，這位俄國大詩人的紀念碑是具有重大的文化意義的。在各國人士雜處的海上所建立的這座普希金的紀念碑，也是中蘇兩國文化交流的象徵。』

『中國的人民非常敬愛和珍視普希金，因此，在上海所建的這個紀念碑，不僅應合着俄國人的，同時也應合着中國人民的最好的感情。我們能夠再容忍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嗎，就是說爲中俄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所污辱了的這座普希金紀念碑，還像今天這樣的情況存在下去嗎？』

『我們能夠平心靜氣地無視這件事實嗎？』

『我們覺得，在每一個俄國人的心裏，對於這些問題只有一個回答，就是：

『這座紀念碑應該在普希金逝世一百週年紀念之前重建起來！』

『我們，僑居在上海的一羣蘇聯公民，舉召貴報集募重建普希金紀念碑的基金，好使得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之前，將爲日寇所毀壞和荒蕪了的紀念碑重新回復原狀，這是本地的全體蘇聯僑民可以引爲驕傲的。』

——羣蘇聯公民啓——

這個崇高的號召，立即在僑居於上海和中國其他各城市的蘇聯僑民中間，得到了最真切而熱烈的反應。

就在這一天，上海蘇聯僑民協會的理事會，寫了一封信給『新生活日報』的總編輯賴利士（М. Н. Кулеш）：

『蘇聯僑民協會的理事會，在研究和討論了一羣蘇聯公民所提出的集募基金重建俄國大詩人普希金紀念碑的建議之後，立即贊成這個計劃，認爲這個建議是非常合時的，並且號召上海的蘇聯僑民以全力支持這個計劃。』

『協會的理事會深信，蘇聯僑民會熱烈地響應這幾個發起人的號召，和消滅掉日本佔領軍的野蠻行爲所留下的痕跡。』

上海蘇聯僑民協會理事會啓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再過了三天，當十一月十七日時，由『新生活日報』通知各文化與社會團體以及國

別的人士之後，就組織了一個「重建普希金紀念碑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後來簡稱爲「普希金委員會」，其中參加的，都是上海蘇聯僑民的所有文化與社會團體的代表。委員會的名譽主席是蘇聯駐華大使亞歷山大·阿波龍諾維奇·彼得羅夫(А. А. Петров)。委員會的主席是羅果夫，秘書是頸利士，會計是謝甫青柯(П. П. Шевченко)。全委員會共二十二名。參加委員會的組織會議的共二十五人，係來自十六個不同的團體。

彼得羅夫大使當時曾經寫信祝賀這個委員會：

「重建普希金紀念碑委員會主席羅果夫同志鑒：

「我謹在此祝賀上海蘇聯僑民社會團體及「新生活日報」的最好的發起。

「我深信由於全體蘇聯公民的努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大詩人普希金的紀念碑就會在上海重建起來。

「俄國人民這位不朽的大詩人，在中國是非常知名和被人尊敬的，因此他的紀念碑，將成爲中蘇兩國人民的友誼的一個最好的象徵。

「最後並感謝你們選舉我爲名譽主席。

蘇聯駐華大使 А. А. 彼得羅夫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於南京」

重建俄國大詩人普希金的紀念碑和消滅日本軍閥的野蠻行爲的痕跡的這個意見，立即得到上海蘇聯僑民各階層人士的支持。本地的作家、新聞記者、藝術家、演員、教師、以及其他各種職業的人士，都表示出願意熱烈地參加重建紀念碑的工作。女詩人及女作家伊耶甫萊娃(В. Н. Иевлева)這樣寫道：

「我們在遠離祖國之外的地方，度過了戰爭的時期，我們所遭受的那些小損失，和我們祖國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難比較起來，那是遠不足道的。

「普希金紀念碑的毀壞，是我們此地的文化遺產遭受損害的唯一的例子。它曾經一度是個象徵，因此我們重建這個紀念碑的意志和決心，也應該成爲我們在自己身上所要發展的那些東西的象徵：這就是發展蘇維埃的堅毅的精神，專心一致的精神，和從事創造的集體意志。」

新聞記者蕭戈萊夫(Н. Щеголев)在爲「新生活日報」所寫的一篇文章「這是我們的事業」當中這樣說道：

「我們偉大的人民，已爲爲了敵人們侮辱俄國的疆地和俄國文化的遺骸而報了仇，現在他



221

普希金彫像

B. 多瑪加茲基作

們已經把它們又重建起來了。

『偉大的人民也爲了上海的普希金紀念碑復仇，但是重建它的工作，這是我們的事業，是居住在這個城市裏的所有俄國僑民的事業』。

俄國作家阿克莎柯夫的曾孫——作曲家阿克薩柯夫教授（Проф. С. С. Аксаков），他十年前是建立普希金紀念碑委員會的委員之一，現在又是重建普希金紀念碑委員會的委員之一，他這樣對『新生活日報』的編輯同人講道：

『在整個的俄國藝術當中，沒有人再比普希金值得永遠紀念的了。

『普希金是俄國人民精神的天才性，深邃性與勇敢性的最優秀的表現者。我想，在每一個俄國人的心靈中，都自覺地或是不自覺地存在着對普希金這位天才崇拜的感情。

『而我更引以爲特別親近的，因爲我榮幸出生在阿克莎柯夫這個文學的家族中，在我們這個家庭裏，永世存在着對於普希金的崇拜，並且還有兩件與普希金有關的遺物，被作爲寶蹟一樣地保留着：其中一件是有他親筆題字的一卷小詩集，此外還有一件就是他在莫斯科我祖國父家裏用來題字的那枝羽毛筆。

『我希望建立新紀念碑的這個美好的意見，能以真正的蘇維埃的速度實現起來』。

本地作家巴威爾·塞威爾尼（Павел Северный）在『俄文日報』（«Новости Дня»）上這樣寫道：

『青銅製的普希金像，觀察着這個中國城市的雜沓的景象，而青銅在太陽下射出的光亮，更使我們回想起偉大的祖邦。

『當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法西斯衝進我們祖國的邊疆時，他還是立在溫帶的陽光下。

『當希特勒匪徒以獸性的惡毒消滅毀壞了俄國人民所珍貴的一切歷史寶藏時，他依然站立在那兒。

『當「希特勒文化的具現者」毀壞了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和焚掉普希金的博物館時；當德蘭坦克車的槍帶滾過普希金領地的古老的花園，焚燒掉他的奶娘阿林娜·羅地翁諾夫娜的小屋時；當聖山鎮教堂的尖頂披滿了大砲射彈的創傷時；當敵人的污穢的手毀了詩人的墳墓時，他當時依然站立在那兒。希特勒匪徒知道普希金對於俄國人民是怎樣的一個象徵。

『在上海，同樣也發生了一件竊取強物的事情。

『某一個出身自武士道族的愚妄的盜賊，失掉一切人性的盜賊，或者就是武士們的禽畜，盜走了紀念碑上的普希金影像……』

「第二次衛國戰爭終以我們偉大祖國的勝利而結束了。

「蘇聯的人民以雄偉的勞動激情，從軍事破壞中開始全國復興的工作，並且並以特別的熱忱恢復了各歷史地點的遺蹟，在人民的黨議中，我們無比的文化的天才的創造者的一切遺蹟都是永遠被記住的。

「在我們的祖國，舉凡一切與紀念普希金有關的果實都恢復起來了！

「那麼我們期待在上海的蘇聯僑民的心中重建普希金紀念碑的激情的覺醒，還要期待多久呢？

「我們要在此地把我們偉大的蘇維埃國家願承給別的民族者，因此我們要與我們的祖國並步前進，——我們必須儘快地消滅敵人盜竊聖物的恥辱，並且在詩人逝世一百十週年紀念時，在花岗岩的台座上重新安上普希金的新的影像，再要奠定下俄國詩歌的天才的偉大的永恒性。

「親愛的公民們，我們可以並且應該完成這件事！」

此外像老畫家吉契庚(М. А. Кичигин)、青年畫家及雕塑家雅柯武萊夫(Виктор Яковлев)、名演員蘇石林(В. Г. Шушлин)、米吉特丘克(Л. В. Микитчук)、伐林(В. Е. Валн)、音樂家賴伊斯基(Б. Райский)、教師安拉斯泰謝夫(В. М. Анастасьев)、洛巴金娜(К. З. Лопатина)等人，都先後發表了談話，對重建紀念碑的事表示了反應。

中國的作家、畫家、新聞記者及演員等，對於重建紀念碑外號召，也有所反應。中蘇文化協會及其他七個文藝團體，曾當普希金逝世一百十週年時舉行了一次盛大的紀念會。中國的報章雜誌上都登載了關於重建普希金紀念碑的消息。

上海市長吳國楨先生對於蘇聯僑民發起重建紀念碑的建議，極表贊助。他在和「新生活日報」記者的談話中這樣表示道：

「在上海重建 貴國大詩人普希金的紀念碑，這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我自己也曾閱讀過他的作品的一些篇章。這位大詩人的真誠和對自由的摯愛，曾深深地觸動了我的心。

「我慶祝你們在重建為日寇所毀的俄國大詩人的紀念碑的這件重大的文化事業上獲得全部成功」。

在寫給普希金委員會主席的信中，吳國楨市長這樣寫道。

「我非常高興，就是大詩人普希金的紀念碑將重新修建。真誠地希望這個重建的紀念碑，將成為中蘇兩國友誼與文化密切交流的一個象徵，並對你們的工作與以一切的精神上的支援」。



普希金銅像揭幕典禮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在重建普希金紀念碑委員會組成之後，立即開始了徵募重建紀念碑的基金的運動。爲了這個目的，普希金委員會曾在關心大戲院舉行過一次大規模的文藝音樂晚會。「俄僑業餘戲劇藝術協會」則上演了根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白癡』所改編的劇本。

募基金的號召，在各方面得到了熱烈的反應，在四五個月中間，靠了志願捐款的方法就集齊了重建紀念碑所必需的費用。捐款人士的姓名，都刊載在『新生活日報』及『俄文日報』兩種報紙上。其中除掉很小一部分是中國人和其他國家的人士捐贈之外，重建普希金紀念碑的基金是由全上海的蘇聯僑民集募起來的。徵募基金的盛大成功，使得普希金委員會有可能向莫斯科定購俄國名雕刻家多莫加茲基(В. Н. Домогацкий)所作的銅像。

講到向莫斯科定製普希金的銅像一事，一九三七年所建的紀念碑上的普希金的銅像的作者波德古爾斯基曾發表了非常有意義的意見。當他和『新生活日報』的編輯同人談話時，他這樣說道，當他塑造這位大詩人的胸像時，他是以吉普爾斯基(О. Кипренский)所作的著名的畫像和雕刻家多莫加茲基所作的普希金胸像的照片爲藍本的。而現在爲了重建詩人的紀念碑，從莫斯科所訂製的就正是這位雕刻家的作品。波德古爾斯基接着就同意道：

『十年前徵求普希金銅像時，參加這個競賽的，一共只有兩位藝術家。我的作品被委員會通過採用。當時他們向我定貨。於是我就開始塑造銅像的工作。就在這時候，建築師格別向委員會提出了自己的紀念碑台基的圖樣。圖樣也通過採用了。塑造銅像的工作，我一共化了一個禮拜。在十年當中，很多的事情都改變了。十年前也舉行過『普希金紀念日』，但那時的僑民是各管各的，『普希金紀念日』是各管各的，建造紀念碑的藝術家、建築師和委員會的工作，也是各管各的……。當時沒有一個人感覺到，建立普希金的紀念碑是我們大家的事業』。

經過種種技術與運輸上的困難，在莫斯科定鑄的普希金的銅質胸像，終於在八月十日運抵上海，十月十六日委員會方才接到。於是立刻就在普希金委員會技術委員會的領導之下(參加者爲建築師彼得羅夫〔Б. Петров〕、藝術家河拉斯泰謝夫及馬哈拉哉〔Махарадзе〕等人)開始改造紀念碑台座的工程。

重建普希金紀念碑委員會所作的其他各種工作，就是舉行了徵求紀念碑揭幕典禮時用的『普希金大合唱』的歌詞(《Пушкинская кантата》)和中國畫家所作的普希金畫像。前一項徵求工作是由上海的蘇聯新聞記者及文藝工作者協會主持的。評判員最後決定將詩人符拉奇米爾·史洛鮑德契柯夫(В. Слободчиков)和波波娃·奧熱良斯卡亞(О. Попова- Озырянская)兩人的歌詞合併起來，作爲大合唱歌詞的最後

定稿。『普希金大會唱』的歌曲，是由作曲阿克莎柯夫寫的。後一項徵求工作是『時代日報』主持的。參加競賽的，有上海、天津、桂林及成都等地的畫家，其中最好的作品是沈同衡所作的墨筆畫的普希金像和戎戈及刃鋒兩人所作的木刻畫像。

普希金的紀念碑，於一九四七年的十二月二十八日舉行揭幕典禮。無疑地，這個重建的紀念碑，將成爲中蘇兩國文化交流和兩大民族深切友愛的一個最好的象徵。



戈 寶 權

普希金生活與著作年表[⊖]

(ДАТЫ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А. С. ПУШКИНА)

一 七 九 九 年

六月六日(舊曆爲五月二十六日)普希金誕生於莫斯科之德國人街(Немецкая Улица, 現名鮑烏曼街〔Бауманская Улица〕)。幼年時在家庭中受教育,由法國教師教管,故其法文之造詣甚深。

一 八 一 一 年

六月間,隨其叔父華西里·勒伏維奇(Василий Львович)前往彼得堡,考入彼得堡近郊專爲貴胄子弟新建立之皇村中學(Царскосельский лицей)。十月底入學。在中學時,普希金即開始寫詩,並與其他愛好文藝之同學組織文藝團體及發行手抄之刊物等。

一 八 一 四 年

七月中旬,普希金所作之『致詩友』(«К другу стихотворцу»)一詩,刊載

⊖ 這個年表,主要是參考一九三七年蘇聯社會經濟書籍出版局(Соцээнгиз)所出的『普希金日歷』(«Пушкинский календарь»)及同年國家文藝書籍出版局(Гослитиздат)所出的『普希金紀念手冊』(«А. С. Пушкин, памятка»)中的兩種年表編成的。帝俄時代俄國通用舊曆,現爲方便起見,俱改爲新曆,但同時亦註明舊曆的年月日,以便作爲參考之用。

在『歐羅巴通報』（«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第十三期上。

一八一五年

一月二十日（舊歷爲八日），普希金在中學之升級考試中，當衆朗誦其所作『皇村回憶』（«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 Царском селе»）一詩，深得大詩人傑爾若文（Державин）之讚許，稱普希金爲彼之承繼者。

一八一七年

六月二十二日（舊歷爲九日），普希金畢業於皇村中學，旋以十等文官資格入外交部服務。七月間初訪其父母在普斯科夫省（Псков）之領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Михайловское），九月間返莫斯科。當年寫成『自由頌』（«Вольность»），暗示沙皇應奉公守法，此詩爲普希金反對沙皇暴政之始。

一八一九年

七月間，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寫成『鄉村』（«Деревня»）一詩，暴露出農奴的艱苦的生活情況。

一八二〇年

四月間，完成第一部長詩『羅斯朗與露德米娜』（«Руслан и Людмила»）。同月，普希金因寫作『自由頌』及『致察爾達耶夫』（«К Чаадаеву»）等詩，爲彼得堡總督米洛拉多維奇（Милорадович）傳訊，五月十八日（舊歷爲六日），即爲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放逐至南俄。在放逐期間，普希金會隨頓耶夫斯基（Раевский）全家入邊遊高加索及克里米亞等地，十月三日（舊歷爲九月二十一日）抵拜沙拉比亞的吉辛達夫（Кишинев），即定居當地。八月上旬，『羅斯朗與露德米娜』出版。十一月中旬，普希金至基輔之卡曼加（Село Каменка）村，訪問其友大衛多夫（Давыдов），並參加在當地舉行的秘密集社的會議。

一八二一年

三月間，寫成『高加索的囚徒』（«Кавказский пленник»）一詩。四月間，在吉辛達夫得識秘密集社南方派的領袖派斯傑里（Пестель）上校。

一八二二年

九月間，長詩『高加索的囚徒』出版。此時又完成長詩『強盜兄弟』（«Братья разбойники»）。

一八二三年

五月二十一日（舊歷爲九日），在吉辛遼夫開始寫長篇詩體小說『葉甫格尼·奧尼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七月中旬至奧德薩，服務於當地之新總督伏維卓夫伯爵（Воронцов）處。八月間寫成長詩『巴赫切沙拉伊的水泉』（«Бахчисарайский фонтан»）。

一八二四年

三月間，長詩『巴赫切沙拉伊的水泉』出版。六月間，普希金準備逃往君士坦丁堡。八月十一日（舊歷爲七月三十日），普希金因與德薩總督向沙皇遞呈非難其行爲之公文，遂被逐出當地，並在憲警押送之下，遣送至其父母在普斯科夫省之領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幽禁。十月間，寫成『茨岡』（«Цыганы»）一詩。

一八二五年

一月二十五日（舊歷爲十一日），普希金中學時代之同學普希欽（Пушкин），至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訪問普希金。二月間，長詩『葉甫格尼·奧尼金』之第一章出版。十一月十九日（舊歷爲七日），完成歷史悲劇『波里斯·戈都諾夫』（«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十一月間，沙皇亞歷山大一世逝世。十二月二十六日（舊歷爲十四日），彼得堡發生十二月黨人之事變，新皇尼古拉一世登位。同月寫成長詩『魯林伯爵』（«Граф Нулин»）。

一八二六年

一月十一日（舊歷爲十二月三十日），『普希金詩集』出版。九月初，新皇尼古拉一世赦免普希金之罪，召其至莫斯科覲見。九月二十日（舊歷爲八日），普希金抵莫斯科。此次覲見後，沙皇允許普希金自由寫作，但必須經過當局審奪方可印行。

一八二七年

年初，普希金寫成『致西伯利亞的囚徒』（«Послание в Сибирь»）一詩，托

十二月黨人摩拉維約夫(Мурáвьев)之妻帶至西伯利亞，交與放逐在當地之十二月黨人。二月至三月間，畫家特羅比寧(Тропинин)爲普希金作畫像。五月間長詩『茨岡』出版。

一八二八年

四月間，開始寫長詩『波爾泰瓦』(«Полтава»)。五月間，普希金請求出國，未准。六月至十月間，普希金又因『安得萊·謝尼愛』(«Андрей Шенье»)及反宗教之『加甫利里亞德』(«Гавриида»)兩詩，爲當局審訊。十二月十八日(舊歷爲六日)，普希金在莫斯科一舞會中與拉泰利亞·尼古拉耶夫娜·翼佳羅娃(Наталья Николаевна Гончарова)相識，時其年僅十六歲。

一八二九年

四月初旬，長詩『波爾泰瓦』出版。五月中旬，普希金向拉泰利亞求婚，遭拒絕。普希金旋即啓程往高加索，隨巴斯胡維奇(Паскевич)將軍之部隊前往土耳其之愛爾塞魯姆(Арзерум)參加作戰。十月初返莫斯科。

一八三〇年

正月間，普希金呈請班肯多夫將軍(Бенкендорф)，允其隨俄國使節，前往中國，未允。四月間，普希金再向拉泰利亞求婚，得允諾，五月十八日(舊歷爲六日)舉行訂婚典禮。九月十五日(舊歷爲三日)，普希金赴波爾金諾村(Болдино)處理田產，時適各地瘟疫流行，交通阻隔，遂在當地留居三個月之久，十二月十七日(舊歷爲五日)方返莫斯科。在此期間，普希金寫成『驛站長』(«Станционный смотритель»)、『射擊』(«Выстрел»)、『棺材匠』(«Гробовщик»)、『村姑小姐』(«Барышня-крестьянка»)及『暴風雪』(«Метель»)等短篇小說，以及『吝嗇的騎士』(«Скупой рыцарь»)、『石客』(«Каменный гость»)、『莫扎爾特和沙萊里』(«Моцарт и Сальери»)及『瘟疫流行時的宴會』(«Пир во время чумы»)等小悲劇。

一八三一年

年初，歷史悲劇『波里斯·戈都諾夫』出版。三月二日(舊歷爲二月十七日)普希金與拉泰利亞在莫斯科舉行婚禮。五月間，攜其妻遷往彼得堡。六月一日(舊歷爲五月二十日)與果戈理相識。八月間，寫成『薩爾丹的故事』(«Сказка о царе Салтане»)

)。九月間，寫成『牧師和他的工人巴爾達的故事』(«Сказка о попе и о работнике его Балде»)。十一月間，『拜爾奎小說集』(«Повести Белкина»)出版，其中收有前在波爾金諾村所寫之各小說，拜爾奎係其出版此小說集時所用之筆名。

一 八 三 二 年

六月初，普希金之長女瑪利亞(Мария)誕生。

一 八 三 三 年

二月間，寫小說『杜勃羅夫斯基』(«Дубровский») ，但未完成。四月四日(舊曆爲三月二十三日)，『葉甫格尼·奧尼金』全書出版。七月間，普希金之長子亞歷山大(Александр)誕生。八月間，普希金爲收集有關俄國農民革命領袖布加喬夫(Пугачев)叛亂之材料，特至伏爾加河及奧倫堡(Оренбург)一帶旅行。十月及十一月間，普希金住在波爾金諾村，寫成『漁夫和金魚的故事』(«Сказка о рыбаке и рыбке»)及『死公主的故事』(«Сказка о мертвой царевне») 。完成長詩『銅騎士』(«Медный всадник») ，中篇小說『黑桃皇后』(«Пиковая дама»)及『布加喬夫叛亂史』(«История пугачевского бунта») 。

一 八 三 四 年

年初，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普希金爲宮廷近侍，引起普希金的異常的憤恨。三月間，小說『黑桃皇后』出版。十月間，寫成『金雄雞的故事』(«Сказка о золотом петушке») 。十一月間，『布加喬夫叛亂史』出版。

一 八 三 五 年

三月間，『西斯拉夫人之歌』(«Песни западных славян»)出版。五月間，普希金之次子格利高里(Григорий)誕生。

一 八 三 六 年

四月間，普希金主編之『現代人』雜誌(«Современник»)出版。六月初，普希金之次女拉泰利亞(Наталья)誕生。十月底，完成以布加喬夫叛亂爲背景之長篇歷史小說『甲必丹之女』(«Капитанская дочка») 。十一月間，普希金接到稱彼爲『烏龜團副團長及會史編修』之匿名信，氣憤之下，乃於同月十七日(舊曆爲五日)，向荷蘭駐彼得堡公使格克倫之義子丹特士提出挑戰書，因丹特士追求其妻，乃要求決鬥

· 此事經友人之多方勸阻，方作罷。

一 八 三 七 年

一月間，丹特士與普希金夫人之姙葉加傑林娜（Екатерина）結婚，但仍繼續追求普希金夫人，普希金再度請求決鬥，決鬥於二月八日（舊歷為正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在彼得堡近郊之黑河（Черная речка）地方舉行，普希金受重傷。二月十日（舊歷為正月二十九日）下午二時四十五分普希金逝世。其遺體於二月十七日（舊歷為五日）在憲警秘密河邊下運抵其故居米哈伊洛夫斯克村附近之聖山鎮（Святогорское），二月十八日（舊歷為六日），黎明時分葬於聖山鎮教堂之墳場中。

榮 譽 顧 問

郭 沫 若
茅 盾
葉 聖 陶
鄭 振 鐸
田 漢
胡 風
臧 克 家
袁 水 拍

編 輯 委 員 會

羅 泉 夫
戈 寶 權
林 陵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初版：1800本 • 一九四八年十月再版：2200本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版：2000本 •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版：10,000本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